





姑溪居士文集序



李公端叔以詞翰著名元祐間余始得其尺牘頗愛其
言思清婉有晉宋人風味恨未覩他製也乾道丁亥假
守當塗因訪古來文士居此邦而卓然有聲于世者惟
李太白郭功父與端叔三人郡舊有太白功父集而端
叔獨闕然求于其家而子孫往往散落無復遺稿間得
之邦人類而聚之命即士載輦訂正釐為五十卷鋟板
于學昔二蘇于文章少許可允稱重端叔始與黃魯直
晁無咎張文潛秦少游峯頴頴于時今觀其文信可知

已或謂端叔晚節銳于進取有所附麗雖若可疑然范忠宣公遺奏極于鯁切詆斥不顧一時用事者欲寘忠宣之子于理端叔慨然自列謂實出其手既而公所為忠宣行狀復出由是得罪南遷廢錮終身曾不少悔其勇於義若此詎可以微瑕掩之哉余固愛其文又表其行誼之可嘉者併以詔于後云端叔名之儀其先景城人既謫而南始居姑溪自號姑溪居士今以名其集天台吳薰序

附錄

李端叔真贊

龍眠居士畫

東坡

須髮之拳然眉宇之淵然披胷腹之欣然以為可得而見歛則漠乎其無言以為不可得而見歛則乙見盡于龍眠矣嗚呼其將為不雨之雲以抱其全乎其將為既琢之玉以役其天乎抑將遊戲比世而時出乎兩者之間也

夜直玉堂攜李之儀端叔詩百餘首讀至夜半

書其後

玉堂清冷不成眠，伴值難呼孟浩然。
豐借好詩消永夜，每逢佳處輒參禪。
愁侵硯滴初含凍，喜入燈花欲闌妍。
寄語君家小兒子，他時此句一時編。

贈別李端叔

我觀江南山如身，不受垢穢食江南。
薇子獨于我厚在，北思江山如懷冰。
雪顏千峯上雲雨，岑絕何由攀富時。
喜文章各有兒子氣，爾來領湏白有兒。
能解起讀書浩湖海，解意開春冰成山。
更崇嶺頽我醜立陵白玉著石中，
與物太落、浮渭相將流世不名清濁。
乞言既不易

贈言良，獨難古來得道人。挂舌屋壁間，牧羊金華道。
載酒大玄宅，支願所晤語。願君啄玉尺，我行風雨夜。
舡牕閣遠，鳴故人不可見。故人心可知。

寄李端叔編修

旗亭解手屢，冬春聞道歸。耒白髮新，馬草裹屍心未艾。
金龜換酒氣，方振夢魂偷。遶邊城月，導從公穿禁路塵。
知有新編号，橫槩為憑東使寄淮濱。

跋李端叔帖

端叔從故侯蘇公耒鄉里，倡酬題記處，有烏端叔六

自有蕪子同时之语观此書帖撫事懷人惘然久之紹
興癸丑八月朔定武王安中履道題

姑溪居士文集目錄

卷第一

古賦

閒居賦

古詩一

謁李太白祠

次韻君俞見寄

題渭濱亭

送儲子椿



梅花詩

題步雲亭

題小堂

贈振亭老

和郭功父遊采石

捉月亭

賞詠亭

鑑然亭

卷第二

古詩二

題逍遙閣

送芝老

題王德循書院

胡伯鎮石菖蒲

丁德孺置酒

贈刘九思

題孝爰亭

次韻處度

次韻君俞見過

迎暉閣

和遊一人泉

秀遠堂

中隱菴

莊居

卷第三

古詩三 歌行附

揚子儀虎園

送人

書長干僧房

和人雪意

和人感懷

東坡雪浪石

甘露堂歌

琵琶歌

雷塘行

卷第四

律詩一七言

讀吳思道詩

東坡雪浪石

次韻東坡

寄邵賜叔

東坡沈香石

送曾端伯

濟上閑居

告別子通

和子椿竹

和子椿七夕

題蘭鼻

戲子微

題誓老小軒

齋僧值雪

送宣上人

遊白雲寺

題白紵山

寄丁希韓

再領玉局

次韻葛大川

吉甫第雙檜

題張湛然壁

答李去言

懷珪元白

儲子椿作別

次韻子椿

又次韻子椿

遊雨花臺

次韻子椿庄居

卷第五

律詩二

用聖行韻

澄虛堂

和子椿

和友人見寄

送人入館閣

金陵懷古

邯鄲叢臺

次韻君俞端香

堤上閑步

和人見寄

莊居寄友人

懷旧

解后故人

和人見寄

从兩次韻君俞

次韻君俞

韋深道寄傲軒

次韻君俞

現東坡集

卷第六

律詩

次人字韻

再次韻簡少孫

次韻雪

長春閣

後圃

子椿野軒

逃暑過君俞

歸自錢塘

贈榮天和

解后刘君

伯鎮傷春

夾竹桃花

次韻同笛

贈陳待制

和人

次韻採蓮

次韻子椿述懷

次韻早秋

次韻子椿

陪曾延之泛舟

宿太乘

卷第七

律詩四七言

賞心亭

城南張氏園

偶書

贈人

西翁軒

次韻珪首座

錦鏤亭

同思道宿崇因

寄僧

思道橫翠堂

簡劉君秉

夢趙仲強

水中登月閣

勉王德循

遊禪岳

藏雲山居

山居夏日

誠上人

宿青山坊

黃池道中

次韻俞希賢

卷第八

律詩五 五言

和荅友人

謝無已相訪

回酒

無題

湯泉道中

宿滴水巖

題李欽之宅

秋日遊青山

食笋

北觀

長干僧房

自然菴

雨中過明覺

夜行鞏洛道上

離宣城

過西庄

遊石城

題齊雲亭

謝送魚

卷第九

絕句

次韻范景仁

又次韻

西庄久雨

宿采石

偶言

次韻景仁西還

栢臺自述

路西庄絕句

寄梅道者

瑞竹

書扇

題郭熙畫扇

畫夫子扇

座上書事

天寧即事

題于子高宅

寫裙帶

浴南寺

訪臻山主不過

次韻東坡

立秋日書扇

又書扇

題畫扇

訪僧不過

李古堂

俞秀老詩卷

采石

源上人硯

次韻韋深道

贈呂煥

卷第十

絕句二七言

舟泊采石

當利樓勸酒

延之置酒南園

書延之侍人裙帶

口占呈延之

書龔彥本庄壁

書彥本鄰庄屏

曾延之置酒

書延之扇

何子溫家

謝延之館置

雜詠

同彥本泛舟

龔深之遺像

初入褒禪山

答褒禪知客

褒禪齋後獨出

遊華陽洞

大乘路中

寄祖登

晚過大乘

呈湯泉長老

苦竹寺後亭

再過苦竹寺

絕句

和張文潛

宿觀音寺

謝范守惠鸞

四鴨

畫鵝兒

畫鵝

卷第十一

絕句 三七言 五言

書羅氏屏風

謝荊州太守酒

題隱者壁

題漁家壁

偶題六絕

訪瑄上人

七夕

東山

閑生

登月閣

遊洪福

遊石城

謁錢公振

憶李希武

金影軒

題黃蘗泉

次韻贈谷洪竟範

并序

題画扇

挽詞

東坡挽詞

石敏若挽詞

李希武挽詞

沈道甫挽詞

功人妻挽詞

李府君挽詞

予王叔儀

卷第十二

贊

自作傳神贊

折渭州画像贊

沈存中畫像贊

杞道者傳神贊

崇因欽老贊

淨慧璘老贊

西菴璞老贊

儲居士贊

李太白画像贊

東坡贊

灵巖愿老真贊

灵源真贊

邦禪師真贊

李伯時馬贊

畫龜贊

須菩提贊

慧林正老真贊

布袋和尚贊

俞秀老函贊

俞清老真贊

昕長老函贊

書寧宣老贊

石菖蒲贊

為人作真贊

文忠公贊

為僧作真贊

吳思道函贊

銘

欵硯銘

常深道硯銘

圓硯銘

斷硯銘

硯銘

卷第十三

表

賀德音表

賀正表

賀聖節表

代范忠宣遺表

啟

賀致政太傅

賀樞相轉官

賀樞密太宰

賀運使大卿

謝癸解奉人

謝太守奉人

謝郭樞密

回賀新及第

卷第十四

啟

回章丞

轉官謝漕使

回黃通判

謝人詩

賀王解元

謝陶師中

謝金陵牽人

謝涇州教授

謝知縣

賀薛左轄

謝常深道

賀轉官

卷第十五

啟三

謝君俞

答謝解

謝時宰

答監司

卷第十六

書

答李幾重

答吳子陽

謝仲輝

上少傅

賀時相

先狀

答求詩文

謝寄詩

代与薛金陵

卷第十七

雜書

書鄰人紙

書趙鳳事

書牛李事

書揚館事

書刘元平事

書柳村筆

又試筆

書陳格石刊

戲揚元發

偶書

贈人

書建茶硯屏

卷第十八

手簡一

与蕪黃門

与龔侍郎

与蔡侍郎 四

与吳朝奉

与叔論提奉

与宋榮州 四

与俞教授 五

与何給事 六

卷第十九

手簡二

与何給事 二

与賈朝奉 二

与金馬部

与蕭知錄

与彭丞

与孫知縣

卷第二十

手簡二

上宰批十九

卷第二十一

手簡四

上时宰七

与朱元章四

与祝提奉

九

与朱元暉

与彭季士

与刘廷仲

卷第二十二

手簡五

与姚漕

与周漕

与魯廷之

与元法曹

与龔平国

卷第二十三

手簡六

与龔平国

与吳醫

与龔秀質

与荣天和

与刘延仲

卷第二十四

手简七

与荣天和

与刘延仲

与刘君东

与赵仲强

卷第二十五

手简八

与赵仲强

与储子椿

卷第二十六

手简九

与储子椿

与友人

卷第二十七

手简十

与赵德麟

与彭丞

与孙知

与成德餘

卷第二十八

手简十一

与楊彦濟

与韋深道

与孫肖之

卷第二十九

手簡十二

与孫肖之

与李去言

与楊元發

与胡淵明

卷第三十

手簡十三

与吳思道

与吳禹功

卷第三十一

手簡十四

与吳禹功

与友

卷第三十二

手簡十五

与翟給事

与楊晦叔

与俞秘校

与彥文侍禁

与主簿秘校

卷第三十三

手簡十六

与翟子惠

与王君瑞

与董無冰

与何知縣

卷第三十四

手簡十七

与明祖印

与洪竟範

与珪首座

与資福堂頭

与崇因老

与改書記

与吉祥聰老

与天寧訾老

与慈愛深禅师二

卷第三十五

序

折清州文集

送鄭穎叔

張覺夫字序

决山語錄

祥瑛上人字序

送戴道人

卷第三十六

記一

渡松道院記

藏海齋記

善應軒記

昭默堂記

壽寧院記

卷第三十七

記二

崇寧黃牒記

褒禪拾四記

天禧法堂記

張氏壁記

卷第三十八

題跋一

跋東坡四詩

又跋東坡詩帖八

跋蘄黃帖

跋蘇黃陳帖

跋米坡十一偈

跋戚氏

卷第三十九

題跋二

跋山谷雜帖

跋米元章帖

跋黃米帖

卷第四十

題跋三

跋米石山亭詩

跋吳思道帖

跋石曼卿帖

跋黃正叔帖

跋小董山詞

題賀方回詞

跋魯公帖

跋瘞瘵銘

跋樂毅論

跋荆公書

跋李衛公書

卷第四十一

題跋四

跋荆公書

跋君謨帖

跋文安國篆

跋蘭亭記

跋遺教經

跋麻姑壇記

跋陳伯修帖

跋論坐位圖

跋趙汝霖帖

跋慎伯筠帖

跋沈睿達帖

跋懷素書

跋古栢行

卷第四十二

題跋五

跋洛神贊

跋春秋

跋邵仲恭書

跋醉吟先生帖

跋歐陽率更書

古帖

跋吳仲鹿書

跋儲子椿書

跋聖俞詩

題子原三戒後

題高平詩

題和詩後

跋劉君錫畫

書林逋詩後

題范巨卿傳後

卷第四十三

祭文 疏 意 附

祭秦少游

祭祈渭州

又祭文

齋僧疏

卷第四十四

青祠 疏 文 附

還醮青祠

請長老住

青小蓮菴疏

藏室齋僧

禪岳修造疏

化度牒

修水府行宮

水陸疏

畢悟宗緣化

天寧千佛疏

還願水陸齋疏

南禪推藏

采石修殿

化三衣

黃山修廟

廣濟修造

卷第四十五

詞曲一

水龍吟

暮山溪

滿庭芳

玉蝴蝶

早梅芳

謝池春

千秋歲

春光好

江神子

臨江仙

清平樂

浪淘沙

卜筮子

憶秦娥

卷第四十六

詞曲二

蝶戀花

浣溪沙

西江月

鵲橋仙

踏莎行

鷓鴣天

朝中措

阮郎歸

採桑子

如夢令

臨江仙

醜奴兒

青玉案

更漏子

漁家傲

南鄉子

驀山溪

減字木蘭花

卷第四十七

詞曲三樂語附

減字木蘭花

天門謠

好事近

浣溪沙

菩薩蠻

雨中花令

白春令

踏莎行二

萬年歡

南鄉子

賞心亭致語口號

卷第四十八

墓誌銘壹

羅大夫墓誌銘

卷第四十九

墓誌銘二

楊判官墓誌銘

林太君墓誌銘

卷第五十

墓誌銘三

胡夫人墓誌銘

李氏歸葬記

附後集二十卷

姑溪居士文集目錄終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一



趙郡李之儀端叔

古賦

閒居賦



嗚呼閒居之為樂也樂其所可樂也樂非其可樂不為
閒居也樂其居之間然後知閒居之為可樂也迹雖是
而心不在焉與夫故為其迹而資以藉口者乃閒居之
戮民非樂閒居者也樂其樂者君子之樂也未始知其
樂而益有其名者小人之樂也潘岳之賦名則是矣而

心則不間也夫志自寓其無可奈何而形容其不得已者也戮民不足以言之也陶淵明歸去來似無頃刻休息而超然自放于造物之外陶然自得于言意之表居不間而得間居之樂也有一念不為間有一境界不為居形如槁木心如死灰尸居而翫見雷声而淵默得其一未知其二也終日言而未嘗言終日行而未嘗行其庶幾乎孔子居鄉黨似不能言者其言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又曰予欲無言又曰吾与回言終日不違如愚申：如也夫、如也累、然如喪家之犬也魯人則曰

此東家丘耳夫是謂之間居而樂不足以言之也漢儒所記間居燕居是其日用之常而非其所得之樂也惟彼不類造次必偽于以行已狼藉自棄蒙不潔而反以術鬻縮荆棘而不知所避務淺陋之為夸而不識人間有羞耻事方且忽婁猪艾豨之歎而擁宋朝之弊歸安燕婉蘧蔭之刺而歸河水而高峙杜門却掃而閭里坐視其左右動容变色而肉食率懷其可畏一顰一笑惟我之從則言谷而利害隨之一動一靜立我之異則頤指而百罹斯植以是而日輸月賦如征鳥以是而山積海

納如歸鳥乃曰我間居者也是人潘岳之罪人而謂聖
日在上為可免則予不知其所以也

古詩一

謁李太白詞

愛君独酌板橋句想君不向嵇山時千載風流同一轍
孤墳數尺埋蒿藜文章誤人豈當日声名雖好終何為
譬之花卉自開落又如時鳥啼高低行吟漫葬江魚腹
鵬來空賦予何之君不見吾腰耻為小兒折或車或棹
聊為期又不見羸顛劉蹶不到耳採花摘實相維持春

寒漠、青山路厚顏已覺歸來遲一塵尚翼容此老与
君朽骨分東西

累日氣候差暖梅花輒已弄色聊課童僕芟削
培灌以助其發戲成小詩

京洛三十年作客每見梅花欲忘食時、魂夢到江南
足跡塵埃未不得嗅香嚼藥不忍捨為憐絕韻真顏色
誰知晚得江南身特此一株當舍北寒根老折初不辨
几与桑榆同棄擲殷勤地主故指示頓覺儵然超眼域
幾山氣候也深春戴、枝頭危欲折呼奴隣家借刀斧

穿斷目之聊拂拭便宜邀月作嘉賓不借林漓慰疇昔
解后梅花同作客此理難龜亦難食道人無眼自超群
定裏規之想應得為惜花開將及時枕上朝：問天色
自是春工力尚堅一向風頭來自北昨夜雪深几一尺
不覓起來欲躑躅雪過春回固可期聊与此花為吟域
今朝奉頭消息別物理人情原未折綠萼柔條宛相契
正色真香淨如拭更煩妙語為詮評莫遣塵根迷夙昔
花是主人身是客更欲花前羅酒食花應笑我強相親
畢竟人花誰是得金樽到手我自醉道人何妨且現色

三界現來即是空醉裏寧知漸遊北寺為圓鏡隨身現
認著分明却虛擲持此問花：不答嗟我与君徒入域
不如收却閑眼坐萬鏡紛々任披折一番風雨便紛飛
念垢情塵漫磨拭今年春盡有明年花落花開幾今昔

彥行和梅詩甚工輒次元韻

春風不揀尊前客未必黎羹輸肉食玲瓏点缀移月窟
誰謂吾家最先得直從去臘約為伴旦々相看無倦色朝
枝日彩爛迎東夜插斗杓寒挂北擬將西子作孤注对
与春工分一擲又疑妖冶瀆清真子細等量信唯域矣

狂不意落紙上勝句爭來共推折諸郎獨殿語尤老似
欲塵埃劇湔拭不唯詩社頓光輝技上分明過于昔

次韻君俞病中見寄

老眼逢春如有隔不覓花前手頻拭昔陪常杜尺五天
此地去天今几尺東家有客貪春甚酒作衾裯花作枕
瘦逼休文臂漸消渴近相如尤殢飲賞心直以花為命
醉頭只恐扶難正春歸每恨太忙生不惜一春常似病
我老無用終安之屢欲從君獨較遲方將結束窮勝致
投惟祇許春相知詩來苦訴不自樂春固惱人多索寞何

妨強襲起應到問促扁舟尋李郭君不見樂羊功名方
燁燁歸來謗書已盈篋爭如隨地任低昂漫浪倚行盡
元結

題步雲亭

昨夜風高蟬半咽起來知是向露節玉面少年窄袖衫
袖裏新詩似冰雪幾日炎、如甌中今朝忽覓超樊籠
不惟氣候已八月更得冰雪開心曾謝公山人詩筆奇
問君何緣得此詩報我、欲步雲去山人許我因留題
君作斯亭几許高擬推皓魄翻銀涛誰謂姮娥落君手

坐遣山人詩思勞君不見梅老句出天地窄曾謂小人
真太白采石月下憶相逢笑披錦袍弄明月十年明月
歸謫仙姮娥豈得在君邊何妨邀取小人去卒歲扶携
醉笑間

題渭濱亭

廣張三千六百鈞太公欲與文王親文王不為熊羆獵
卜年七百終何人開元天子降步輦當日何如渭濱見
是同是異不可結一等風雲符虎變吾君好賢軼前古
處、鵝鸞刷修羽現君命意非苟然他日風流須再覩

題山堂

二年江南客對面不見山負我愛山心兀、塵埃間一
聞說山心便喜欲揀修翰遽飛起君家乃是山中居永
日青山同徙倚流泉涓、薜蘿暗明月時、窺枕簟三
伏清霜帶雪來不斷烟雲擁欄檻只恐居山且易闌萬
壑波濤翻等閑知有心期難得否憑居借與畫圖看

送儲子椿叅假太孀時泊舟金陵風亭

金陵二月春江上連日雨暖風初振一番晴綠淺紅深
行數與君已是隔年別相逢又作臨分語感君情重故

可歎送居心折不成舞五年相從如一日物、講評窮
髮縷愛君正如韝上鷹畏君何翅文中虎未飯已知必
下趙憑軾會覲終報楚途巡昭眼綠袍新更約十分同
一舉

走筆贈報寧老

半山老人筆如椽落筆直欲擘雲烟東亭石軍不復見
龍跳虎卧誰爭先姑溪六月汗流水解后清風頓如洗
他時問法到山前應許神先得吾髓

和郭功甫遊采石

卒歲惜、無地雪三首新詩報明發使君近作采石遊
勝踐傳聞驚久缺元陽便有欲雪意和氣先期振巖穴
想見旌旗錦繡張如從元君朝北闕後攜一老何奇哉
朱顏雀髮超塵埃嗷呼以上來席上迤邐萬古隨雲開
騎鯨仙人不敢避玉鏡臺即俄復迴分明月下遇賞嘆
將軍新自天邊來途巡落筆轟春雷落花亂点荒池臺
沉埋蓁莽見一旦名高此地真當才從來不許說前輩
寄聲魚鳥休驚猜直疑乘槎叩月窟又若登臨望天台
酒行已徹更須酌醉倒寧辭無算杯卓然一段極則事

遣我擊節回誰催

采石三題

捉月亭 李太白

我昔揚帆下廬阜落帆采石春欲暮江南江北只見山
歌識錦袍無問處夜深明月來青天天水茫茫月連霧
想見扁舟捉月時江心見月如相遇醉魂不制月可捉
捉得便將天外去月在人亡天莫詰髣髴風流誰與晤
迤來水落洲渚出隅岸潮迴疑可步聒耳啁啾不得聞
對案腥臊難下筋多情禪客饒佳趣粉飾餘光扶墜緒

欲回古月換今人到此脩然忘世慮從來喜誦騎鯨句
亦復買田相近住會當載酒十分圓同指虛無問征路

賞詠亭 袁孝伯

爨下得餘薪便可歌南風參差長路鐸鼓樂俄相同一
棄一流落悠然會天工始知盛衰際遇與不遇中風清
月正好無晤仰從容豈意接心期賞嘆如雲起千載瞬
息爾轉盼歸虛空何適非適然神交付冥鴻

鑑然亭 太真

溫公天下士百計與艱危大厦勢已傾意欲一木支功

名等山岳德澤均雨露奈何談笑間而取鬼神怒鬼神
豈不鑒忠義當扶持一見示何傷冥路俄與期似非理
所安端恐數應盡邂逅不可逃份、遂為信孔子者省
言既敬亦須遠三復而三思臨風更三嘆

姑溪居士文集卷之一終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二

趙郡李之儀端叔

古詩二

七言古風寄題薛公尉氏逍遙閣兼送伯成知
縣宣德解印當塗直書民言耳非所謂詩也

長身少髯復多骨憶在兒時獲相識滿朝善類推老成
鄉曲名流誦才德尔來契濶四十年停鸞峙鹄欣相傳
我方却歸不自得但覓和氣如春天光日朝門炙可熱
今朝吏爨几無烟追呼輩伍殆十指一旦束手蚕如眠

父老相傳語且泣爰、流離遽安集省事以來無此君
豫恐他時莫能及尺依胡為來北關樂境危城俄見歛
覆盆雖光亦蹙尔所惜時間未能雪稍傳遠近或歎喜
嘆者吾民喜者吏、至酌酒更相賀畢竟卷舒須在我
父老沾襟嗟薄福此理真、定誰坐異時得君逾所聞
杳、健鷗盤霜是信矣此地不可久空使遺愛傳邦人
邦人姑止听我語逍遙閣去天尺五長身仙翁昔遊戲
日、烟雲泛罇俎仙翁久已朝紫皇功行不泯鍾諸郎
扶疎密蔭被所至遂令此間如甘棠我昔西畿數來往

日脚闌干猶可想塵埃滿袂阻登臨白髮心期負真賞
六月炎、汗如洗江南雨多拍隄水旗開鼓響舡欲發
超然爽意因君起驂騑一跌愈莫止大鵬会展滄溟翅
何妨閣下敞高門更看陰功動閭里

送芝老

江頭春色已可掬風雨惱人常不足筆刀俱來紙上春
牆外落紅爭藪、忽然別我下廬山蓮社風流指顧間
為我寄聲陶五柳少苗佳處共追攀

題王循書院壁

謝韓君錫小會

燕不就惡木枝渴不飲盜泉水古人不可期歲月姑相
委不愛爾井泉百尺深不愛爾遲樹千里陰相看豈計
一飯振長嘯聊為猛虎吟

近得石菖蒲胡伯鎮見之謂必以錦石資藉乃
可以久遽報所有為既仍枉佳句輒次韻奉謝
倒甍得小異不下四時脩遺我百明珠書窓遽增氣石
盃叢秀轉光輝携挈哀慵絕塵世更煩藻思玄維持紙
上盃中盡珍琲他時相對臂鱗脯何必方平為紹介
丁德儒置酒適與陳君俞聯坐聊賦小詩為君

俞謝同以贖先起之罪

春風不解事吼地如雷霆誰知一席間咲語燈熒熒
人意弥敦設置不少停而我槁木然感慨時自驚多情
接勝友孤朗如初星微吟間相警似欲慰獨醒我老百
不堪已分如漂萍解后因事樂尚或有此形下慙引去
走得意耳暫青展轉尋斷夢間閑媿微生何當万里浪
相與同滄溟

贈劉九思山人

我行亦偶然君求定何謂風高浪如山聞者亦已畏而

君從一葉過我乃時地郵亭六日俱臨別尤自媿朝出
纔辨色夜歸或露醉殘燈不見人待我獨忽睡語款多
破顏情極几屑涕屈指再相從便作新井計我擔既弛
肩君駕亦方稅不覓涉四年俛仰終一喟每見意每加
終始不少替願匪求名願豈不懷此義凡生等飄蓬何
物非委蛇為我謝故人隨方聊自慰

題繁川徐氏孝嚴亭

奕々欲報恩歲月猶過隙常恐寸草暉終負陽和力万
鍾非所養所重在以色庶几參與騫不獨慕今昔千尋

用或短乃未及只赤哀哉過隙心淚尽坟草碧坐見食
亦覩幽明固無隔蒸嘗雖其時要是未為得詩書聖人
事力久真自積卷舒豈他人悲孝均我哉尚容表龜趺
過者必此式長江會生塵德澤何可極

次韻秦處度同登黃山

艰生縲紲餘特尔晚矐魁殊方窟飄蓬未免遊戲事眼
力到毛髮扶剔盡奇秘邂逅平生歡快語當歌吹曲環
豈人謀明威殆天使慰我雲烟期有醜鴻鵠志百年一
瞬尔幸此半日地聊攄廣莫心無作雍門淚

處度再和前詩見寄復次韻報之頃有所約今
不逮悲愴無已題于褒禪方丈

愛山平生心殆若鬼所魅茲遊媿不早危至失吾事佳
辰秋正晴有物不自秘晶熒麗初陽浮動薦微吹幅巾
方袍接固可稱傲吏躋攀敢惜力卜築豈無志稽首定
明老願借一席地何在眼中人不覓衣上淚

次韻陳君俞携酒見過

野人欣莫逆君子戒多上幸尔違朝市聊復圖蕙帳薄
田几負郭山水分背向中車俯秋成碎嘯會隨伏吾友

真可人輕舟數相訪投懷失枯槁達意信搖蕩時哉固
难得觸境沉波浪謂我來歲寒種、不少創杯盤挽氣
類論辨極戶量敢辭屢奉白自喜老弥壯回頭易陳迹
傾倒乃惆悵樂事須勉旃何遠非醞釀

迎暉閣

霜風吹我衣日短歸路長放懷即可家何遠非吾鄉稍
聞東南偶勝致寓一方超然止外人鷄黍隨低昂簷瓦
闌無際戶牖延初光孰云日月久但知歲時康每逢會
心處万境不得藏何當駕修翰飛雲共回翔淋漓非所

期遠目聊倘佯庶几解眼白打出驚兒黃
張君好藏茶多能識上人
歲入頁必迂路以致
其新故名閩江上

和遊一人泉

新詩解人願秀若披雲鬢突然不可揖平地翻波濶褰
衣媿招携每見輒汗顏况茲天際遊物理知難攀一來
金陵居終歲不得聞勝踐固時昔欲往獨見刪命駕等
人尔底事独我慳豈非勒移靈不許汚名山同詩想其
爰四來直仍寧裂臍那復惜頓足已滯頑清甘似可飽
忽遽誰其还何當强扶老寄迹雪霞間要須君意果莫

遣我盟寒曉來兩脚斷去夢已班

秀遠堂次趙德儒韻

韓君錫起秀遠堂結中隱菴趙太傅德儒賦詩秀遠

堂詩云

翰林李諱仙埋骨青山下平生爰此山老去終不捨故
迹鵝鷺行追隨鷄黍社文來今尚存英風滿松檟寥々
五百年好尚世所寡韓子荊州後為裘襲良治乃袒當
時輩異代同瀟洒結堂山之陽真趣非少假秀色來天
外遠勢包平野烟嵐浮翠黛攬之不容把徜徉盤谷遊

屢請秣吾馬時無請仙人登臨時賦者九原如可作一
莫招兔罅

爰山依山住如小不少下山中所有多惟取不容捨烟
雲實交遊松竹乃保社尚欠日所窮披翦寧尚擗廓然
宇宙寬信矣和無寡隱微四垂万象入坯冶初疑彩
間錯又若墨勻洒造化非適然一一類見假吾友端可
人韻勝不少野更將桃李俱參差移拱把時哉頃自勉
歲月甚奔馬得難來易失詎有長年者何妨例載歸日
無虛筭

中隱菴次趙德儒韻

德儒中隱菴詩云在昔避世賢隱居豈自喜甘守西山
飢清洗頰陽耳一旦事高尚萬古激貪鄙孰謂樂山林
便可輕朝市竊笑效顰人不知捧心美妾將凡庸姿敢
希明哲軌盜此嘉趣名粉若干時子仕途指捷徑矯偽
汙清史聖朝陽側陋采綠無遐迹不遺下体葑况乃中
卿芑多士生此時負且賤焉恥夢自傳巖來獵從渭濱
起隱居聞北風翻然鳥可已聊為知者道庶達名

退之以文鳴詩反得侯喜聲名力與俱雖尊未勇耳潢
池詎青山孰辨都与鄙菴成誰振之句出闌如市千仞
寧我高克實信我美坐令菴內人前車云可執祀樂有
先後一進則君子執方而昧圓俱野那復史伐柯固執
柯疇克求諸通莖之既匪薪采焉又非芑近交韓與侯
步驟亦常耻一醫消息近布毛自何起要須六月息不
息不為己敢問三詩人如何得意旨

庄居值雨偶得十詩示秦處度

累日雨不止風高如作寒三分難過二忽一便向闌一

身百憂集况可計先權不見是無悶念此聊自寬
滿眼都是水歲事從可知早時謂有餘今空未免飢一
雨又三日見者皆攢眉天作人承之到此終何為
我雖非故候通籍三十年孰不夷險半而我終歲難念
非甦弗視不覓乘波濶餘生豈所期我君信如天
平生三四友一人中英况逢不世主唾手可太平參
差十年間契濶而死生相見復何語但有淚如傾
死生固可嗟一譎輒不返君恩非不深奈尔道路遠及
初不忍歎折臂信能遣已矣何足論季子真入眼

念我宜州兄見時論弟昆詩書固分路翰墨俄同門人
誰不歸來独沾死後恩萬里一銘旌犹能葬家原
夕郎天下士異同親見之欲掩不可得交口終何為百
汰剛愈精魑魅今尚疑浮雲空去來皎々端所期
不返故鄉義何妨陸子居昔遊既有約是豈人所囿我
當邀此卜躔蹙不自如憑將一掬淚聊寄夜臺書
向晚風斗轉場上稻已芽問兩何薄相偏來戲吾家
蟋蟀床下吟戒寒謂稍疎行矣逢此嗟
競爽聯夜光一筒乃明月吾友不可見賴尔相怡悅薰

葭空非倚声聞乃不輟啜菽安暮年足以絕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二終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

趙郡李之儀端叔

古詩三 歌行附

題揚子儀虎園

秋陰振初寒慘々日遽晚有客自宣城明燕叩昏懶手
持兩巨軸六幅從而展披罔四如生竟軸詩盡選平生
說色鼎今日真到眼何止辨駟駟于烏識淄澠愛之不
能已欲挂恨壁短猶冀逢他時更疑探深遠

送人

冥、天邊鴻蕩、風中雲一咲偶相逢擊節聊送君我
室豈無酒胡為不開樽所貴樂文字固非異藹薰天門
直午渚南北如相文想君月下吟未厭俚聞霜空夜
自明江日寒微昏會當借餘鯨永謝五濁澤

書長干僧房

昨日方得書徑年不相見書來必累幅分明如見面雖
同兩干花不通一線誰云非吉祥便是金毛現

和人雪意

雪意每春約野情因物裁輒將無窮思聊際有限才雲

容忽破碎山色如招回携持固夙昔端為此際來歲晚
君羈旅微君誰我陪祇恐造化工特地吹葭灰一剖不
復收寂尔為之眙戢、競秀奪翩、德嫌猜恍然徙倚
間浩蕩心曾開境界適何許次第分隅隈高足起日現
塗如下離堆四顧始無問忽覺驚初雷有形均難悉無
物非蒿萊却應求仙失路迷天台波臣復咲屈市門徒
德梅庶幾未始得撥拾同奉杯攘袂即千古一醉姑相
媒

和人感懷

高山在平地高山地焉 明珠出深淵明珠淵豈期高
明在人 要須其時物理固如此了不差毫厘 端自
窮歲月相奔馳所以得免勉吾人惟能詩我非知詩者
平昔竊好之每出每可愧未易皆損篋而君不我鄙論
極牙解頤六年如一日不取咲則疑彼烏足為計有類
寧同唯一朝召命閭里增光輝不曰人可賢但從外物
移我賢君亦賢誰能窮是非我欲挽君留君竟何為
聊作感慨別肯効兒女悲陳人不自信流品須維持誰
謂廊廟姿如我品乃宜江充與丙吉厚薄惟異施其後

七葉貂陰功終表儀是等代不乏浪尔分騶驪時哉君
何失儀鳳方臨池為我寄聲謝擊壤正自嬉勉旃夔龍
事廢載冀勿隳立賢本無方莫為陳言欺

次韻東坡所和滕希靖官浪石詩古律各一律
詩見後卷

風波末路方奔叱屹然不動誰如尊豈知胷中繳十日
顧盼不接無重昏東觀海市俯弱水南登赤壁凌江村
斯文未喪天豈遠出沒狐鼠徒千門綸巾羽扇晚自得
已聞漢此几亡魂由来妙趣入造化地灵特出雲濤根

生平到處若再歷隱，似有屐齒痕。玻璃鏡裏万象，
金粟堂中千揭論。會湏白玉漱寒水，更借落月傾金盃。
吐嗟羨溪成底物，混沌空夸竅鑿存。

甘露堂歌

炎天熇，如湧湯。使君置酒甘露堂，無風但覺冷徹骨。
坐來彷彿飛青霜，使君顧客指新榜。天假此應來輝光，
八十里叟感盛事，獻頌請名相。激昂我非取專已，上報
堯仁舜智方當陽。迺來瑞應發處，中臺第一彤雲章。吾
邦雖僻，三影響明德所祐，真無疆。已而轉盼欲受簡，慙

非臾比，疇能當。輒曰勝遇強，佞倂庶几擊壤同。揄揚吾
君之澤，不可象。使君之惠，何可忘。才高名重，偶暫居遺
愛。他日逾甘棠，嗟予落莫徒自成。乍鳴乍已如寒蟬，安
時逐境姑委化。隨緣致力聊為御，時逢載酒問難字。未
擬持筇操群羊，但知今日不易得。縱不能飲，湏空觴。

白鈴轄席上琵琶

青海傳烽沙遠塞，謀將橐戈身不介。却携紅袖弄烟月，
醉咲溪山窮物外。文章聲名家，世事投筆收功無十載。
天子几嗟相見晚，暫許南來聊曠快。一時賓客多可人，

生令五月如深春，四棟潭，一簾半捲濛，一香霧，无纖塵。
雲披霞散，爛紅綠，滉漾無處投精神。秦樓風輕，雁初泊，
玉指如流，乍前却，捍撥當胸拍屢催。一段風光，未獲索，
雖無儀鳳，与舞獸擊拊，分明諧振躍。緱嶺排空，午夜涼，
杳，一鸞吟上寥廓。逡巡舞袖，迴飛雪，紅茸毡。觀鴉頭鞞，
落花飛絮，互續紛流星掣，電爭明滅。主人情不也，下客
歡正濃，更邀姪姪，持金鐘，從來酒戶，落人後，斂灑不奄，
隨手空金張燕接，平生慣。矧眼今朝，真未見，敢辭醉，
倒菊花，偏只恐銀潢低，曉箭鈞天一夢，固依稀，欲問挑

源路已迷，何時再到紅茸地，更遣游絲惹住伊。

雷塘行

鞭長不能及，馬腹有限生。涯時苦促，宣使後人悲。後人
雷塘春草年，一綠誰知秀色。若可餐，風光付与初凭肩。
力彈四海吹未已，眉黛一螺當几錢。君不見黃金棟，樑
回首蠹藻，一胡沙青冢暮。么絃欲斷空自知，千金漫買
長門賦，膏油續盡天頭曉。石土餘纍，可長保。就令並帶
永不分也，應終恨雷塘草。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終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四

趙郡李之儼端叔

律詩一

讀吳思道藏海詩集倣其体

唐末詩人自一家剪裁風月間
鶯花憑陵墜緒篇、勝
点綴餘妍字、斜遠水連天
未怨笛爛霞烘日帶棲鴉
法書警句真如此流落槍榆重嘆嗟

次韻東坡和滕希靖雪浪石詩

古詩見前卷

平生所願識荊州
別乘還容接勝流
異日奔騰驚海面

新詩清絕似槎頭常嗟盛事千年隔誰謂餘光一旦收
便覺時源得三昧日中無復有金牛

次韻東坡還自嶺南

憑陵歲月固難堪食藥多來味却甘時雨徂聞徧中外
卧龍相繼起東南天邊雀駕瞻仙袂雲裏詩牋帶海嵐
重見門生應不識雪髯霜鬢兩鬢

寄邵暘叔癸運

德門平昔仰高陽自是芝蘭根本香未許藩籬承妙晤
聊同文字借餘光蟻舟月下逢桓守盤馬樓前見庾郎

冬杪相期 如約為君雪影認鸞皇

次韻東坡沉香石詩

海南枯朽挿天長歲久峯巒帶蘚蒼變化那知斲山骨
儀刑兀只在人腸几因皦日疑鑄蠟試沃清泉竟弄香
折莫輕珉亡十襲須防偷眼誤催剛

送魯端伯之官濟北

貂蟬七葉想前人四世三公表一門虎步龍驤推贊冊
瑤環瑜珥見旁孫琅々廟器真無敵衮々淮流信有源
敝帚不堪終日物吐茵行欲奉餘尊

濟上閒居

閣閣焚香萬慮澄莫云身似打包僧功名了未榮三事
理性容先契一燈丹灶雀歸休炷火茶甌容訪旋獻冰
僂來却有登臨興上徹層樓最上層

告別子通

之儂早從粹翁子權遊于門下實為旧物也而子通
之賢蓋願見者非一朝夕于是踰月既蒙分榻延挹
又獲旦暮親炙告別適有期懷感不能已小詩以致

感遇

謝庭蘭玉旧聞名早歲風流接二兄白壁無瑕尊士望
青雲有路藹卿評簞瓢弗改真天梁簪笏相高半學生
授館不為經宿去心知黃憲異表閑

和儲子椿竹

何物能令意灑然陰森常對出簷竿排槍立戟誰為况
招月吟風好細看几度驚回窓下夢新來添得雨中寒
傷心不見東坡老縱有鵝溪下筆難

楚、相親豈偶然依、隨處自成竿固應表見風塵外
莫作尋常草木看好事借名真有謂多言雖巧不能寒

相思乍可食無肉一日無君恰似難

和子椿七夕

何用封侯曲似鉤且將膚寸等岑樓佳時未用傾河鼓
爽氣先期勝蓍收月彩正迷千古恨雨聲還助五更愁
王孫賞詠元無敵又見詩中第一流

題蘭皋

萬綠交陰別有天蟻舟重到尚依然回頭白髮三千丈
倒指青編二十年賞詠未論臺閣日維持今見子孫賢
何當披陳迹再把重衾託醉眠

戲子微兼次韻陳君俞寄題蘭皋

和風煖日作霜天冰雪相投豈偶然特枉新詩詠塵迹
便同佳趣賞當年季優曼倩三冬足才過荊州十部賢
為問醉衾應好在莫教癡望似蚕眠

題詒老小軒

高步毗廬頂上自旋開窓牖外風塵石菖蒲是從來友
龍焙茶為近日親不見同行木上座常留伴睡竹夫人
艱難歷盡無餘事問佛方知有此因

因過故山齋僧值雪遂賦小詩

霜露悲傷老益增
微憑精意記真乘
舞花忽報難遭瑞
佳氣真符不盡燈
簷葡萄園中紛一色
兜羅世界結千層
五天應供非虛語
從此雲頭日日生

送宣上人遊方

七軸蓬經誦已通
定將何事作家風
當知法界重生意
盡在雲遊步
中金臂見時
猶是安玉毫光處
未為功
路頭全記文殊指
須着工夫子細窮

次韻郭功甫從何守遊白雲寺

已仕因循已過三
買田歸去不須參
高明漸擬凌清漢

皎潔方知在碧潭
試酌甘泉未覺晚
已躋絕頂尚猶貪
便應從此都無事
祇有君恩未報慙

題白紵山

回見黃梅雨後天
相林常在咲談邊
早時欲到不自果
今日初來端有緣
無復新聲傳玉齒
空餘殘照滿金田
不知誰是雲霞侶
聊揖高風一悵然

石端若似朱綠蘭
見邀作而偶失所在久
方得之喜而賦詩寄丁希韓
因以見及遂申前志次

韻

斷雁沉蹤共倚欄定應齊客解偷閑忽驚遠雁排空至
何啻庶珠昨夜還假寵已慚名下誤強顏終愧筆頭慳
江流有盡情無盡須把高風付子山

再領玉局昔東坡翰林作詩送戴蒙有玉局他
年第几人之句後自嶺外歸遂領玉局予復官
亦得之坡今亡矣悵然有懷

東坡因地夙相親玉局終為寄戴人祿仕豈知承未軌
息光又許襲前塵青蠅附驥原非援白玉無瑕晚更真
泉下有靈應首肯不隨凡劣易淄磷

次韻葛大川喜王君相遇并寄吳思道

君思魯未振纖埃倦緒淹時鬱不開高義不忘轅下日
好音常自日邊來欣逢雅好非空至頓感陽春泛酒迴
早晚退朝紅藥下細談陳迹共餘盃

呂吉甫第乃謝鎮西故居中間常為佛剎而獲
檜則旧物也劉夢得有詩曰賦其韻

故園悲涼古木奇勢分庭下蔚相差霜根半露出林虎
晝影全舒破賊旗宝界曾迴鋪地色節旄還映挿雲枝
刘郎夙韻知難敵儒帥端能表異時

題張湛然兄弟所居壁時謁之不見

樂全老子如星月真一仙人似鳳鸞
早歲光明均照耀
異時文彩避高寒
低回氣類迥千劫
解后風流得二難
環堵蕭然清徹骨
却疑深雪卧袁安

湛然乃安道之孫

李去言相別二年忽得書知在吳中
荅書偶成

官路相逢一咲休
共知身世兩虛舟
楚材有用誰青眼
趙將無功枉白頭
會見姓名通此闕
何妨風韻冠南州
求田接武如鳧鷖
只欠元龜百尺樓

与珪元白相別之次日大雪火邊有懷其人

上人偶作十日苗才別便覺如三秋
應覺擁炉華藏客
不知对雪姑溪愁
清詩字字吟可老
冷日惜誰見
投媿我霜鬢不容剪
寒灰搭尽欲何求

次儲子椿金陵作別韻

千里波濤一葉中
急難平日但聞風
自非積習有天得
那復間關特地同
樂事放懷須命酒
生涯何處不飄蓬
先歸只作尋常別
折莫樽前感斷鴻

又次子椿同君俞三詩

倦途回首已無牛
獨向田間涉半秋
倚杖固知同失馬

攀援猶恐昧操舟漸逢陌上相推醉尚有空中未下鷗
可是道邊無墓地肯將身世曲如鉤
西來不復見青牛問遍生涯兩鬢秋但受郢人夸鼻斲
豈知蒙叟是腰舟柱頭寂寞千年宿波面分明一點鷗
不向虛中問消息磻溪終老但垂鉤
隱々山林似卧牛紛紛鑿擔喜逢秋虛名漫託三春柳
實際須歸万斛舟未信此身真野馬且將餘日寄江鷗
崎嶇精衛人空嘆終恐長鯨上直鉤

次韻子椿金陵相會詩

濛々小雨落征帆漠々烟雲遠近山屬意几回真入夢
欲來常恨澁如灣家程豈復嗟留滯物外何妨且往還
便恐都人入圖畫却應難寫是高閑

次韻子椿遊雨花臺同長老德正

勝遊自有經年約佳客難同信步來無復風烟翳寒日
漸摧花柳映高臺雲光故事空陳迹玉樹遺音失旧哀
今昔猶還等相視欲尋歸路更遲回

又次莊居見貽佳什

茫茫巨浸托船歸風不充帆氣易衰猶喜歲寒逢送旅

不將人事異當時從他老去知何用由是終焉莫自遺
獨有東所南陌意英辭扶杖數相期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四終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五

趙郡李之儀端叔

律詩

用聖行韻和呈幾仲

牢落郊原正早收書來起我顛風流絃歌韻裏識琴賦
鴻鵠飛時逢爽秋極目烟雲來指顧何時談笑共沉浮
文章落筆驚人眼新有聲名旧姓侯

和人見寄二首

雍容閑雅許君都萬緒相逢一笑無休把盛衰現世歸

且將言語共詩囚
人亡人得同吹吹
潮落潮生等據梧
只恐後庭歌不盡
曲終翻被鬼椰榆
傾蓋相逢惜別離
等閑談笑盡心期
它年終解如今日
此念常應寄異時
餘事不妨多蠟屐
放懷贏得盛留詩
早攜桃葉寄歸路
準擬花間倒接籬

澄虛堂

公子高明悟劫灰
鼎開軒語致函懷
縈雲疊嶽鏹天去
極目滄波入坐來
千首詩成談笑裏
百分酒盡筦絃催
自憐曾是高唐客
欲賦慚無宋玉才

和子椿

一番霖雨下商巖
末路方收破家帆
鷄肋未能忘則詠
驪珠選見發囊函
潤分餘浸回枯轍
色借陽春起陋絨
自是亨加相際會
便應從此出塵凡

陋絨一作病衫

莊居寄友人

槐黃時節早相期
畝滯田園阻豐依
聞道程文大起軼
却因詩句接光輝
居能活計如公理
我愧生涯負表微
已向青山託遺老
不應專有謝元暉

和友人見寄三首

明月平時敢自同，特高蘭玉信吾人。
便從猴嶺如無媿，更許毗耶約問津。
每見似醺十日酒，不言常備四時春。
妙雲豈獨南遊契，又喜鍾山近得鄰。
俗駕難回固有因，勒移終愧北山人。
不辭冒雨投歸步，始信忘形是要津。
一笑未容披軟語，十分先覓報新春。
定應偏契王郎便，消得從來願卜鄰。
除却吟詩總是塵，道人應笑可憐人。
同知泰清能成佛，未到身騰且咽津。
村落風煙常似臘，禪房燈火已如春。
會須隨例餐餽子，聊借明窓作暫鄰。

舊懷二首

陳迹回頭似夢餘，花應常好但人無。
詩成固已名千古，墓上誰傾飯一盂。
流落丹青驚始見，形容筆墨竟難圖。
公孫自是天同派，謾託同人載頌膚。
花存人往祇天知，日暗心搖却自疑。
尚想漢庭傳詔令，如登魯廟見樽彝。
一時鸚鵡娛賓賦，百世甘棠羨呂詩。
安得殘春逢海上，盡傾哀淚灑新枝。

送人入錦閣

天祿崢嶸北斗齊，亨窮人欲去無梯。
自非終賈名偏重，

祇恐蓬瀛到却迷
鉛槧異時森杞梓
功名他日看虹蜺
中朝若問姑溪老
但道摧頽一木鷄

解后故人二首

湖山勝處得君家
懷祖曾于膝上誇
不見多年應宦遠
相逢何事却天涯
朱絃無復來湘水
駿骨分明產渥洼
聞道賢勞多野處
新醅聊寄敵霜花
已將身世等浮雲
又向江邊得故人
數日暝寒埋雪意
一番佳境為時新
村醪淡薄聊資笑
洞戶深閑自有春
已幸鄰封同寄老
却應風月費精神

金陵懷古二首

焰燧何勞鼓万牛
聊將一帶付幽流
纔聞浮鷁來波上
已見牽羊出石頭
旧穴依然披信汐
古祠誰為薦時羞
功成到了成何事
擾攘空移夜壑舟
霜天日晚独沉吟
潮上風来别是音
恃險戰爭休想旧
凭高臨眺且論今
数声雁蹙千年恨
一片帆驚萬里心
不是江山解磨折
却應人物自升沉

和人見寄

壯志崢嶸不自伸
低回聊此接波臣
雖非腰重真騎鶴

猶勝途窮強泣麟擊節久懷江上晚空樽未放網邊春
固知遺老能相契翻愧公輸作幸民

邯鄲叢臺

禾黍離離露一丘淡烟輕靄夕陽秋微基西枕邯鄲山盡
往事東隨漳水流御輦金車何處去閑花野草几時休
可憐全趙繁華地因作行人千古愁

久雨次韻君俞

塵埃肺腑屢更時淫雨平欺素領垂忽覓光輝慰岑寂
坐令華茂轉離披中痛未厭徒空壁雅意安能系赤墀

独有晴明陪擊節回腸尤在不為詩

次韻君俞瑞香

占尽韶華異衆芳分明絕艷降昭陽肯同繁杏換春色
謾道幽蘭有國香大葉尚疑攢屢髻馬嵬猶認去時囊
牡丹獨賞慈恩句只解金盃比茶粳

次韻君俞四首

文章老去豈能神猶有殘膏占旧名賦就賈生空自感
詩成侯喜近聞声拾塵已信非嘗飯撤豆終知不是兵
多谢佳篇慰岑寂便思約伴問歸程

合浦圓光降下胎
豫章千尺本天材
未能海運參搏翼
聊復舟行共覆杯
白髮情懷雖草莽
青春消息自條枚
何妨接武窮幽致
莫待風光却見推
語解驚人固有神
始知無不是虛名
方覩去接天邊翼
何事猶諧爨下聲
齊晉近能迹軟血
江黃詎敢議鏖兵
老來肺腑多荆棘
頓欲薶鋤不計程
熊掌如何得豹胎
棄常嗜異信難材
端能不季邯鄲步
正可同嘗沆漑杯
有意良圖休我老
他年吉卜佇若枚
雲間日下容相契
且置然其特地摧

堤上閑步二首

風旌江木信漂浮
散策騰々亦謬悠
未必縈回能擢勝
却疑平遠解供愁
年衰易感難留日
机盡應無不下鷗
渡口舟橫晚潮急
一番佳意憶蘓州
暖風輕戲浪花浮
苗滯江城媿謝悠
吟若宜多屈原恨
賦殘猶剝庾郎愁
漸回卜築投歸鷺
聊托潺湲習戲鷗
可咲麤官殺風景
滿舡絲管載涼州

題韋深道寄傲軒

南憲何似北憲涼
寄傲來風各有方
千古光輝如昨日

一時收拾付新堂已驚醜裏酷初綠更覓籬邊菊漸黃
就使主人官即顯此間高興定難忘

次韻君俞兼簡少孫六首

連壁兼金盡出倫雪髯霜鬢信陳人能忘杓鑿方圓異
許接風雲變化新絕韻淹時勞極目虛齋窮日但凝塵
何當一笑披環堵賴月吟哦未厭貧
殘編弊稿掩還開好意經年不暫來伏檻已應真款段
脫鞵終擬謝依回頗傳共坐侵斜月更想微吟薦罰杯
居士從來少風味獨將愁眼望初梅

莫羨財多石季倫任從閭里笑長人五湖浪迹名終在
六印懸腰眼暫新且樂歌呼隨漚岸不妨文字洗留塵
年來頓覓珠璣富方戶侯家却是貧
惜、懷抱不曾開忽、還添一歲來燈火香花隨贊祝
兒孫福勝共衰回休誇路寢當前畔誰得屠蘇最後杯
何物相期同一醉為君催茶盞前梅
定應春到今日几但覓耳邊多醉人已分餘生不如旧
却應佳句漸能新悲來徒有縈心淚、空空驚滿眼塵
到得雖無真我輩一簞犹是作家貧

書空懶作吐，語催老祇怪駿，來斷夢已將愁共遠
離魂不覺淚驚回病餘想見蘄巖玉歡處猶懷宛轉杯
能伴晴和著屐否深山應有未凋梅

覲東坡集

今朝又讀東坡集記得原川鞫獄時千首高吟廢欲遍
几多強韻押無遺固知才氣元非敵獨有心期老不欺
淚盡几原無路見冰霜化日看青枝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五終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六

趙郡李之儀端叔

律詩

再次韻人字韻奉送禹欽且堅再來之約

冷、梅雨漲江濱耿、僧房借鉢人秀色驚回隨念到
孤懷贏得暫時新何妨一笑空諸有更覺三摩淨六塵
憂患年來倍傷感送君哀淚不容貧

相逢懷抱各全開蔚結才舒條又來傾倒已辜時進酒
追隨休賦上林回臨分莫作楚愁歎故事須詢河朔杯

看取滁翁宜自警空將遺感蘓梅

襲前韻再簡少孫

由來氣類即天倫孰謂劉琨獨可人稍隔相從更無味
几回拈起又還新席間誰致龙皮異雪裏常懷雀羽塵
祇欲期君拾瑤草庾郎三韭未為貧

雪意埋雲蔚不開新春還傍故春來未堪翫驪倚門立
聊復嗟池接羽回得喪但知求失馬盛衰羸取付傳杯
風流二妙天憐我種玉秧中更挿梅

子默清真本絕倫羊曇曾是個中人林泉不作南風競

旗幟還因對壘新金鑪躍鑪元有艷冰壺瑩月日無塵
何妨再葺昆陽戟尋邑師行固不貧

記得金樽持地開舉頭新歲又重來銀燭已分經年隔
玉節猶期日臘回千汲浪迷雲表夢百分愁寄燭殘杯
醉鄉誰謂無消息已竟歌聲傍落梅

次韻雪

臘日頻年未嘗雪今春雪與臘俱來暖歸白傳金蕉葉
寒逼溫即玉鏡臺幾處歡聲動綠竹一番佳思近離堆
新詩不以尋見万里豈登氣已回

題張約之長春閣

江山信美亦人同
寒暑隨時興易窮
寓意果能超物境
養花長欲占春風
何須戶外屣常滿
自樂尊中酒不空
可笑道人猶有恨
一番紅盡一番紅

後園

鶉鳩呼婦天欲雨
杏子退花鶯未離
遲前已覓綠半毯
酒面忽有紅雙鳧
芳物戀客不忍去
主人好賢誰復如
會應百歲亨此樂
何妨尽作重屏圖

寄題子儂野軒

江山秀氣表吾人
輦下開軒得趣新
不擬日遊離几席
常令每况隔埃塵
客來談笑無非楚
紙上文章近過秦
分我一枝頻見約
乘槎行欲問通津

逃暑無地偶過君
俞聊資葦屋廣蔭以
揖主人之勝綢繆
礼意遂至抵暮君俞
有詩因次韻二首

無功衛霍偶乘軒
虛暑從誰解倒懸
頓覺御風凌絕境
似逢調瑟認華年
四光已幸叅東壁
裂地河頭得酒泉
自惜抑揚非九礫
倦途終愧失陶甄

十輪揚輝旧軒、四壁相如似磬懸豈謂投懷忘晚節
每容佳處共流年笑談璀璨風生坐翰墨縱橫思湧泉
土苴固難重就器轉鈞犹幸識精甄

歸自錢塘復蒙君俞佳句欽嘆不已更兼持枉
聊賦來韻

吳山塵點已飛埃投老还驚病眼開似泛灵槎海邊去
却回華表雀歸來情移客枕收殘夢恨看江梅恋故臺
便覓新篇資六翮飄、真是子虛才

贈金陵榮天和

生涯已定不干时收拾工夫且作詩瀨水方來予東野
同安初喜識立遲兼將佛事資三昧又見風騷出一支
投老相逢能几許何堪得句每相期

劉君以地里之季各解后相遇求詩為別曰賦
長句

久聞秘術独超群肯向青囊季景純解使山川如在堂
須知禍福不由人論功合附天仙籍底事犹隨客路塵
滿眼峯巒應有待何妨裁剪出精神

伯鎮客居傷春佳句輒賦元韻二首

休論莫，与休，老眼逢春且暫留。未必餘寒更能久。
祇因殘藥易為揉。及時行樂何妨剩。感物興懷謾自愁。
南北生涯等羈旅。定應無著是清流。

終，到底不如休。空把開心見便留。昨日白消行處去。
今朝綠遍定誰揉。且從寂寞翻千偈。安用深湛詠四愁。
我生言多欲無語。每慙佳思枉詩流。

次韻夾竹桃花

料理愁懷落那边。桃花烘日竹含烟。清紅密約連昌晚。
夏木深藏繡嶺天。籃輦造門如會面。漁舟失路想當年。

曰君咏出黃筌筆。從此風光生彩牋。黃筌作夾竹桃花
屏風。東川西川節
度使廳皆有之。筌今不在。以真花片補其缺處。凡
不能辦。枝上地下相契不差毫髮。天下傳以為二

次韻閔笛

涓：水咽衆山哀。隱，雷驚二月天。共喜春工能應候。
方知節物似烹鮮。倦途所欠無多子。勝日相逢又一年。
好是群花應競發。不須留待柳三眠。

和郭二甫贈陳待制致仕二首

十年朝馬望前程。晚作琳宮物外人。徹骨清風真有韻。
醉心常得本來淳。新栽松菊開三徑。日檢方書備六陳。

不是詩翁形美頌丹青難寫自由身
南北終、不覓塵鴛鴦湖水解留人乳浮香焙誰同試
蠟泛家笏分外溥禪寂久因師粲可婚姻便可繼朱陳
莫從旧路尋歸夢占取東籬採菊身

和人三首

昂、野雀固難群皎、冰壺不受塵一咲每逢青眼日
多情空媿白頭新西風未用高紈扇東道應容岸角巾
珍重長瑤倚雲瑟瀟湘誰是賞音人
徑年牢落別離群準擬歸來拂路塵妙語獨從書上得

歡棕猶欠坐中新頗聞洛下傳佳句更喜嵩陽識墊巾
几歎軍門示中悃老耒猶更不如人
荆溪風物記當時吹絮何豚下著遲綠滿金田朝應供
紅殘朱檻夜論詩幅巾已託遺民後杓柄猶懷象骨羸
早晚雲間見金臂空慚翠竹謾抽枝

次韻採蓮

聞道裁成十畝蓮便思挑出杖頭錢定知苻萋參差處
不是決明顏色鮮紅日半移芳草岸清歌祇泛木蘭舡
驚心未得同真賞空媿諸豪白玉篇

復次韻

國西華麗占池蓮
曾記開樽奉賜錢
几欲漂流勞滯念
又驚紅綠映登鮮
主人無間容聯步
勝日何妨更買船
滿挹香風振歸袂
更煩佳思出新篇
幕府風流日泛蓮
高孫豪世掩青錢
別開眼界霞爭爛
分得秋光菊未鮮
燈障有心吹醉帽
珠盤何日瀉歸船
錦囊示我鏘金句
空媿已吟綴後篇

次韻子椿庄居述懷

偶因秋藥記初春
增損元無尔
自貧病骨肅條驚歲晚

新詩來往媿情親
未應謝傳終有涕
誰謂刘公是可人
艾火呻吟对搖落
不堪庭草又还新

次韻早秋

衝、时序一郵亭
睡美從今氣不蒸
便好心期金葉酒
乍驚夢在玉壺冰
栽松種竹來三徑
效策輸龜待十朋
百尺樓高誰与共
倦途初喜接登陳

同子椿遊三品石得井尋三閣故基久之回以
次韻

桑柘丘墟輦路長
景陽依旧在山陽
石標官品名常在

并記胭脂迹半荒
吊古謾勞吳感慨
寄懷聊以共彷徨
相看等是未推枕
何日回鷺夢後梁

陪延之泛舟歷湖至苦竹寺次韻陳致君席上

竹賦

已涼時節未霜前
十里平湖共酒船
巖岫湧寒精徹水
芰荷翻浪綠連天
百年過眼真聊尔
一笑投懷豈造然
独有黃花似迴避
空綠紅粉不能先

宿太乘贈初燈

倦游知止未知還
平日生涯只在山
金碧喜逢雲外境

文章重見管中斑
篆烟縈曉笛無寐
空鐸吟風咲不開
他日誰歸棲有地
勝遊終寄夢魂間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六終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七

趙郡李之儀端叔

律詩

賞心亭

賞心亭角倚欄杆
虎往虬蹲自屈蟠
無復埋金銷勝氣
空餘飛鷺識前灘
百年名在人何處
万里潮平兩送寒
几向後庭更白紵
不堪殘照下漁竿

延之云累日把酒正在相近處殊不快人意坐
間會編索城內外可以延處之地將往因之得

城南張氏園秋花斑駁可喜遂劇飲待月上戴
花作樂而歸市猶未徹觀者如堵次致君韻
累日相看似處陰今朝乘興共追尋曲榭方沼爭苗步
秀色新啼總令心酒面屢從羅綺奈花心休被雪霜侵
燭城醉路凌初月但覓人山一徑深

偶書二首

閉門只欲渾無事門外何嘗有事來
生計不須憂水旱
仕途休更問梯媒身安種、皆三樂
客到時、共一杯
此外華嚴是歸處眼前樓閣竟誰開

小山相對數椽地樂與心期境自多有酒未妨同客醉
無情到了任君魔採薇行歌亦勞矣飲水曲肱還會麼
只恐時來把不住更着究竟事如何

贈人

落得清閑與物疎扃門終日似山居
案頭新有歸田賦
架上元由緯世書紫府未須穿秘簡
丹山重見引名雛
詔恩只赤來相繼還許頻為賀客無

和兩翁軒

何處又傳金碗出凡人爭看玉山顏
幽情不是風期日

異境難從指顧開，猿猴已回塵外駕。烟雲休造眼中哀，未妨一老同巾履。香火終年謝劫灰。

次韻珪首座

陰重炉紅欲雪天，氤氳香篆不藏烟。南遊步，如同歷西竺層，有旧緣未竟。鷓鴣声驚戶外，似傳梅信到窓前。老來酒量無消息，負此佳時一慨然。

和錦繡亭

漂泊生涯寄一萍，勝遊長記錦花亭。山來已訝天能巧，春到方知地更灵。雖許登臨追曳尾，却應顏色未忘形。

何妨共保千年約，白帽回頭笑管寧。

吳思道相送同宿崇回二首

端門風月十年拋，垂老山林寄一瓢。可得故人來市脚，共尋疎迹到江郊。麥黃且置塵中累，眉白欣投世外交。只恐話長清夜短，明朝去路不相饒。形單影隻久相拋，鼎食端能勝飲瓢。已分餘材辜此闕，元非不雨自西郊。來田聊復同中隱，玩世寧嫌瀆下交。千古平泉有遺恨，慢勞精爽畏 饒。

寄僧

得皮得髓謾多門
實際圓融理自存
論意當時總一笑
還鄉千日見三孫
維持佛法元無事
建立家山盡有文
占斷乾坤今鼎足
會多哮吼慰傳聞

寄題吳思道橫翠堂

紅塵擾、功名地不礙
詩人得趣幽何必千巖連
万壑
解令六月似三秋
茶甌變乳隨陽泛
香篆縈雲盡日浮
時覓東城添紙價
應知得句勝封侯

簡劉君秉

劉郎本是風塵外
凶舸新從越上來
閑說露芽如瓜活

更多溪楮截
昉開雪消鼎滿
聲頻涌
鷺轉池心
首屢回
洗滌睡魔臨三景
敢辭九磔換瓊瑰

黃庭有內外景

八月十一日九月六日二十四日三夢遇趙仲

強家坐中人物
笑語一、如平時
回寄長句庶
蒙藻思見酬
因投一會面之慰也

憶陪金醖醉紅顏
回首風光香霽間
老去未忘三汲浪
近來頻夢八重關
雲烟旧路到何日
燈火虛堂直似山
只恐斷魂收不得
更須佳思与招還

水中登王德循月閣

龍宮海藏固聞誇，偶襲初涼泛客槎。
層檻迴高臨落日，洞房無數盡浮家。
問閭可想知何在，天水相連杳莫涯。
借我華嚴記殘帙，欲將因地付袈裟。

德循詩律甚佳，方幸拭目，因作拙句以勉之。

唐人好詩乃風俗，語出工夫各一家。
前輩相因多自任，後來無復更相誇。
半山老子偏遊戲，其一仙人每嘆嗟。
傍出豫章登一格，憑君細與辨虺蛇。

律詩

之儀家當塗七年矣，屢過禪岳山下望高小塔。

欲一遊，轍不果。異時山主慙公大師，與其子宣上人相遇，因往振之。取路回遠，薄晚方到。遂留宿棟宇一新，舍次皆得，且便而宏麗。高朗唯見者，知烏又復規範。齊南鍾鼓應接，問之乃慙。一力所就，絲蓄粒聚未。
嘗毫髮資之人，此尤難者。感嘆不已，因賦二小詩。

窳緒頻經眼，伽藍未息肩。
多情兩父子，同住一雲烟。
繚繞尋幽徑，逍容慰昔年。
本無留客意，投分且迂延。
去住如流水，興衰似轉肩。
新二儿奪目，旧愛僅留烟。
願起三千劫，功收十八年。
兒孫盡尅象，家世自綿延。

藏雲山居

鳥語晚更好
山風秋轉涼
心閑日自永
單冷夢尤長
赤菴新春稻
清添旧蔭香
此身歸有地
去路尚何妨
雨後山尤好
秋來方此時
心清竟老健
步懶欲歸遲
林響驚鼯鼠
風閑叫畫眉
善人吾豈敢
去此尚何之

山居夏日

金鏤籠窓日
黃繒蔽柳蟬
窓鶯忘日轉
借榻就涼偏
好作宿山計
難堪被俗牽
歸途迎晚照
豫促渡頭舡

誠上人遊方既歸林下焚香誦經以嚴振地相見欣然苗不欲去遂賦小詩

委曲披高下
虛明得靜深
佛香平日願
經卷本來心地
據三車上塵
無一点侵出山
應有恨何處
似如今

宿青山坊居錫館置甚款時方吳圩

命駕追彭澤
開懷得士尤
殘寒偏惱客
小雨未妨農
已幸同歸轍
何勞更賃春
川原如故里
疑是旧栽松

將過黃池中路寒甚風猛不可行復歸香山坊

投宿

過午風雖惡此心難自安如何一時頃遂愛十分寒忍
听僵夫訴还思昨夜欢祇應賢地主犹作故侯看

次韻俞希賢大暑家居寄天寧二老

靜退陶彭澤風流支道林論欢雖暫阻投分本來深客
舍汗如洗僧軒雪正陰莫因俗眼礙終負勝遊心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七終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八

趙郡李之儀端叔

律詩

和荅友人

此日逢春社占龍得賁山雖能素願合未放老身閑家
世綿延遠功名指顧間自應天有助一到一開顏
春来自多雨行處只逢山賦分皆可樂貪生常不閑人
歸批菜處鳥語落梅間翻恨新增酒何從解醉顏

食笋

燕雀初為友烽烟近卜鄰不嫌千語聒只怕一籠新病
眼常如睡歸心喜似人样餐猶見笋未省已無春牆外
是西

閨每夜得
應烽火

踈簾不碍日缺甃宛如塘默坐千名佛忘形一炷香卷
中貪味永鏡裏任顏蒼飲後德推枕遠巡又夕陽

謝陳無已相訪

下直來天祿紫荆故遠求論心日恨短歸路兩何憂紅
葉續紛晚黃花爛漫秋會須尋此况擊節再相酬

昨日偶到北观蒙君命元載元奩明叔惠然見

過

勝日欣相得曠懷誰與同如何四君子肯顧一衰翁林
杪收殘雨簷牙遮好風歸時不須問更待月如弓

回酒

莫嘆和州酒和州酒却醇聊資千歲祝用贊一陽春柳
信滿將振梨晴點向真醉尋平日路好在武陵人

書長干僧房

異日延禪地今朝選佛場真身瘞堅固層級韻琅璫兩
灑家、潤燈傳起、光曾將一則語要路截諸方

無題三首

解后俱清眼，拓搗媿白頭。
穿林猶畏日，坐石忽驚秋。
不作崎嶇倦，几成汗漫遊。
臨分懷杜老，月湧大江流。
步武高低外，生涯夢寐中。
方知三徑足，信是一生窮。
觸目如逢旧，隨緣似有功。
便應翬羽翼，何異注魚虫。
軒廡千尋碧，江山一抹紅。
微吟接僚友，健啖趁群童。
慙別猶能暫，論惟昔已通。
更憑將此况，遠問雪溪翁。

題歷陽天慶觀自然庵

一日復一日，新年即旧年。
本来無欠少，強自起攀緣。
妙

悟通三境清，風寄七絃昇。
騰如未果且，作地行仙。

自大乘將遊湯泉道中

迢迢山路永，漠漠曉風昏。
兩歌鳩呼婦，年豐稻有孫。
秋懷悲暮齒，野飯寄前村。
只恐今宵夢，憑誰續斷魂。

雨中遇明竟招上人輟笛小詩

兩路如投洗，小行似踏繩。
深閑逢竹院，欢喜得詩僧。
語款疑憐壘，心明自有燈。
難忘惜別處，高義竚丘陵。

宿滴水庵懷趙德麟和壁間韻

瀑水瀉靈竇，銛鏘韶濩音。
樹深猿嘯月，山迥鳥歸林。
一

曲廣陵散再歌梁甫吟
天邊有鴻雁莫寄此時心

夜行翠洛道上

夜久露華重寒鴉不肯棲
月推銀海上斗過玉繩西
風晚林衣庾山擎雲帽
低流螢三四點起隊過前溪

題李欽之承事宅

松竹廡公宅丘坎倚相家
和聲敷雁序秀色茂蘭芽
魯秉方如昔淮流詎可涯
躊躇不欲去寒日任西斜

離宣城

倦客登舟際江城欲暮時
恨長山自遠心速棹歸遲
村

市明魚火爇城起鼓聲
詩成真有助新月上天涯

秋日遊青山訪太白墓二首

潦倒忘哀日風流襲墊巾
未能分朽骨還此挹餘塵
吊古無千載傷心為一顰
依稀如到眼氣類信吾人
淹時苦炎暑此日過初秋
旧籍存千畝彞倫詠九疇
但能尋曠蕩何必事深幽
未媿遼東笑真成知此遊

游青山因過西庄

青山忽相值一笑脫征衫
未就三都賦聊尋五柳潛
並遊雖得意作瀾更愁兼
問字終忘倦言歸但小慚
旁求

須作相未聘具耕爨贈別無多語提身要律貪

同榮天和遊石城

茲遊久寂寞勝士偶陪隨竹暗笋初熟江深鱸正肥但
須頻結社何必訪題詩會有重來日还应記此時

謝送魚

珍重黃池秀風流迥出塵多情念羈旅旣徇寄鮮鱗
動龍蛟宅驚回七箸春丹青如得便更擬問通津

題齊雲亭

凌空登白紵此地與雲齊一覽衆小小方知人世低暫

蝴蝶蝶夢終負杜鵑啼回向禪閣客何當別有梯

賀時相生辰

錫美來徑世儲休表降神雲間瞻鸞鷲天上識麒麟
蘊藉三冬學形容万古春班庭傾玉筍鎮廟契金人帝載
熙明格朝簽絕擬倫洞漢參密幄同德在斯民有作皆
前用無言不緒陳光華榮壽筭蕃錫會昌辰寵接張侯
異年頌衛武均江干空引睇無路襲餘塵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九

趙郎李之儀端叔

絕句一

登山未還范景仁以詩見促次韻二首

撲面烟霞曉更加
偶隨藜杖訪仙家
斜陽不見登山屐
獨遶長溪折夜花

危墻烟際聳層城
潮落沙頭眼更明
不覺歸舟犯牛斗
天風吹下步虛聲

次韻景仁海次西還二首

留滯初春寂寞濱
眼明歸路一番新
何妨更作重來計
枝上微紅解惱人
二月春陰到水濱
秋風重見玉蟾新
無端擾擾來還去
只恐沙鷗解笑人

又次韻

尋春何惜駐征鞍
只怕春歸不怕寒
故國山川無限思
我來仍得雨中看

柏臺自述四首

窮日惜、已死灰似沉習井
念昭回一聲霹靂起平地

頓覺青天万里開

鑽龜打尾不曾休
金注昏人豈自由
誰謂純誠無感格
會逢公議振私讎

一夢揚州似隔生
徑舟來往但貪程
莫年穀觫見童念
風物依稀媿此情

熬、內火戰驕陽
宦淚風聲使着忙
波浪翻天誰與渡
却應甘井是慈航

江西庄上久雨

去秋歆雨不得雨
今春望晴还未晴
樓蟻尚知為自便

強將私意与天争

路西庄絕句

麦未登場已揀袂更憂雨過水还傷
一生能着几量屐
白髮蕭々祇管忙

宿采石

江声隱々風前恨
鴈陣喧々枕畔愁
更覓孤衾如澹水
始知今夜宿山頭

寄西庄梅道者

因緣時節本相期
只恐蹉跎醉似泥
洗尽從前留意处

何憂金臂不提携

偶書

元寶灯火鬧遊人
偶向忪中得此身
淨几明窓塵不到
弄黃先見一枝春
通中玉冷夢偏長
花影籠階月浸廊
挽斷羅中曲不住
覓來犹有去時香

瑞竹即事

芭蕉葉密柿陰濃
散髮西窓到晚鐘
霹靂一聲三尺水
早天方信有真龍

織絨不挂汗如傾一霎風來夢乍驚自是人心有涼思
強將遮葉作秋聲
鴨脚初成綠未齊芭蕉仍在柿陰西推迂節物均如此
眼界何須苦自迷

書扇

今稽陳跡久荒蕪流落江成墨未枯好向溪邊示行客
向人能出百錢無

立秋日書唐行成扇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勝春朝晴空一鶚排雲上

便引詩情到碧霄

題郭希畫扇

蹇驢破帽聳鸞肩石裏長松欲到天六月塵埃汗如洗
始知立意不徒然
嫋々涼風八月初試揮掾筆寫江湖還家預想迎門喜
爭向今年得意無

又書扇

几年無事在江湖醉倒黃公日酒垆
竟後不知新月上
滿身花影倩人扶

画夫子扇

烟稍雲頂石藏根溪歷輿梁曉乍分車蓋定尋何處路
皇天猶想為斯文

題画扇

曾記終南雪裏山玉峯瓊岫聳巔岼風流轉八丹青手
画作江城六月寒

落筆無因似退之每逢佳致却如癡孤高全露秋來骨
無復山紅間壁時

庄上書事

柱礎犹蒸濕未休懸知雨意未全收只憂場上芽生稻
不厭田間水拍溝

訪僧不值

我来独爱南天竺公去誰烹北苑茶賴有清風犹好客
掃門楊柳影交加

天寧衆寮即事

不看徑也不叅禪時去時来又一年祇願闍黎終有信
大家啻取艸鞋錢

宿吉先之孝古堂

停驂假館雪初晴
季古堂中氣象新
多謝故人無棄我
一爐軟火煖如春

書于子高宅

兒童鳴犬語聲喧
桑柘縈紆綠蔽川
斗斲門庭蘭玉盛
更將蕭鼓樂豐年

書俞秀老書卷後

荆公賓客晚多奇
休嘆穰侯見事遲
兩過羊山初睡足

何如蚤力負山時
荆公晚有佳客乃其自
云魯直遂回為故事

寫裙帶

次韻湖陰韋深道五小詩

鬢鬢滿頰面嶙峋
怪我多非旧日人
百里挈舟誰復尔
却應情重故情親

書去書來又一年
祇應提處是虛鞭
相逢會得華頭語

莫惜頻尋酒裏天

江頭風濤似重關
几許行人限往還
不是多情遇相与

肯將一葉犯銀山

三山矧兩列山風
我亦頻年強自雄
不負蛟虯竟何事

祇疑身世屬江東

新來句法宛如陰端與哀公伴陸沉未易偏師壯秦系
劉郎科甲旧成林

次東坡梅花詩韻十絕

誰人月下奏雲和一夜繁枝向北多長笛未須論旧恨
且笛笛思待陰何

姦雄投老憲層臺隨得分香散處開枝上休論歌舞旧
尊中且泛綠千苔

弄藥攀條日北回依稀長記雪中開塵埃滿袂家山遠
底事多情拂眼來

輕群碎摺曉風微弱柳腰肢穩稱衣更剪垂紅平索地
渡鳧似恐見人飛

采石

雲小夾岸去層々來往扁舟恨未能更有尋常最佳處
無風一日到金陵

鳴籠山下是和州隔岸問呼見點頭不見東歸夜郎客
錦袍誰共醉扁舟

浴南寺園頭求詩

一重洗盡一重生塵垢昏人不自醒會得栽茄種瓜意

始知松竹本來青

源上人研

過嶺傳衣不傳鉢何事眼裏更着些欲識黃梅半夜心
踏著梅樵硬似鉄

訪采石臻山主不遇

入門不見主人公座具袈裟在眼中更有小童會人意
畧無一事許相同

十年采石寄漂蓬廣濟雖名寺六空將為新來有消息
依前山不結蓮籠

軟火明窓酒一尊餘盃未減日兀昏誰人為折東來閣
續得何即日斷魂

黯黯危腸独九回故園誰對此時開撚來聊把倚孤枕
更擬應慙入夢來

病餘憔悴附空尊子細思量意却昏便覺陽和振枯槁
不須方士致函鬼

初見今年報信花定從清淺綴橫斜無言對我應惆
不復當時處士家

玉作肌膚雪作衣剪裁風月微寒枝上池可飲偶無路

空愧當年帶下醫

漏泄天工意不輕
傍春依臘獨分明
孤高不作繁紅伴
造化須知別有情

姑射山前日卜家
天香真色倚風斜
不須簷蔔分高下
要是東皇第一花

贈呂煥

紅炉欢坐臘灯長
豫借春風發艷粧
流水落花無恨好
却應双鬢恨刘郎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九終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十

趙昞李之儀端叔

絕句二

舟泊采石

經年欲到竟無繇
便路今朝得暫留
弄月燃犀俱未暇
潮平且欲過西川

和州太守魯延之置酒鼓角樓

樓臺烟樹接平蕪
水墨丹青十幅圖
認得黃山家住處
雲中相對似相呼

延之置酒當利接待人勸酒

雲山遠近淺深宛轉愁顏須不任獨有倚羅知此意
故拈金盞十分斟

延之置酒連雲現此望立壚掩翳相与凭欄感
嘆延之以所持扇見授云不可不記也因書之
後瓏前岡一色松飯舍冠劍几悲風今朝吳語明朝哭
莫厭尊中酒不空

延之置酒南園因書柱上

尊前景氣朝朝別醉裏歌呼處處新一度枯來一回好

主人須信異于人

何子家有巨竹數頃因成絕句

老綠陰森鎖畫寒兒孫延裔不知年欲歸損失來時路
一似烏風暗雨天

曾延之置酒後閣供帳酒饌物皆內出侍人
以裙帶求書

御醅盞畔千頭菊椽燭光中四和香紅粉莫嗟霜滿頰
也應歌處似周郎

延之問及當塗近事云君殆能容忍我不及也

胡不遷居于此便治館因口占為謝

勝下淹時豈不知故人疑我似陽瘕一廬固願受陳相
只恐鋒車便見追

延之云久遲公來不謂迫之乃肯顧我既聞此
路却當以匪人為津梁矣致我佳客敢忘其德
口占為戲

一水相忘輟自疲青氈情厚失先期從今不比鸕鵂數
更欲棠陰借異時

雜詠

人間所樂寧過此一事都無有俸錢更向豐年覘割稻
須知身是地行仙

老呼穉舞報豐年極目黃雲欲際天旅攜新粳供晚飯
只愁間夢攪安眠

解籜新篁綠未分弄晴啼鳥語如文翻風葭莢全疑兩
對岸峯窠便是雲

平生粥飯寄茄藍老日田園強自添豈自着靴踏泥客
如何不許豐深借

青黃赤白千畦稻遠近高低四面山
日約買鄰今已决却憂無力伴
躋攀

重陽過了十二日階下黃花方盛
開節物參差何足較且浮新藥共
銜杯

同彦本兄弟泛舟過北山

橫截西山一葉輕晚奩初發鏡中
行異时常作玻璃現却恐丹青画不
成

彦本鄰庄有欲售其所舍之屋者
相与就閱遂

而書其屏上与彦本為約

求田問舍太遲生棟手倦逢眼便
明憑伏經營須占早連牆祗恐負柴
荆

夔深之曾約相從偶不及而深之
逝矣獨過其所約之地遺像儼然感
愴不已因書其事

德公期我此聯裾
獨舍扁舟斷夢初
蕙帳一燈如晤語
淚痕空對兩龍駒

初入褒禪山

近山回抱錦為屏
金碧高低始眼明
四十年来勞夢想
白頭方喜慰平生

褒禪知客求書因以荅之

霜林班駁抱園田
曉日初昇宿霧開
憶得日遊懷小杜
分明四望掃成堆

褒禪齋後獨出三門步深山久之

兩脚却忘力不勝
穿雲度壑信騰騰
林深鳥獸知無迹
時見遊山一兩僧

遊華陽洞行十餘步水阻而回

洞在褒禪側有
呂公去華陽後

門
字

篝火宵深與轉濃
可堪潭水斷來踪
祇疑終有蛟虺護

玉室金堂未許逢

自褒禪寺東轉將過大乘路中

不覺離家二十日
山林城市恣延緣
足回曾作和州客
長見鳴籠在眼前

欲過大乘先寄祖燈禪師大乘甚貧新開堂

大乘此去有几里
問道祇園近布金
但恐鉢中無客飯
止期經宿謝知音

將過大乘薄晚不能到既見祖灯以寄一嘆

踏盡田塍轉盡小
芥塘犹在夕陽間
主人縮地无多術

何事今朝時見慳

芥塘名大

湯泉德到便聞浴

處何在戲呈長老

欲從曠口過金陵
不惜湯泉兩日程
固就故人求一浴
何妨隨例得身輕

題苦竹寺後亭

竹映丹楓轉短籬
有花開處空枝春
風想見如鋪錦
惆悵來遊不是時

再過苦竹殿于寺前客却

隼旂誇呼引紅粧
花帽追隨入醉鄉
今日再來如斷夢

主人依旧進黃梁

絕句七首

海燕初飛掠水輕
醪醱開就招人明
旋傾煮酒常香杏
惟有風光不世情

万腔腰鼓打梁州
舞罷還推步打球
更借纏頭三百万
阿奴安徽第三筹

情隨榆莢不勝飄
心似楊花暖欲銷
借擬瓊林大盈庫
約君孤注賭妖燒

謾尋蝴蝶却成癡
欲趁蜂兒轉更疑
自是心情怕時節

不如閑處伴黃鸝
程氏園當尺五天千金爭賞並未欄莫回今日家、有
便与常時兩樣看
的、枝頭淺、黃禾先顏色占年芳任是剪成香更裂
鼻根眼界謾商量
齋盂洗罷日方中簾影依回破睡風試問新浮一甌乳
何須親到廣寒宮

和張文潛贈楊妹

草、声名等漏危相逢佳處暫舒眉我方擊節聊乘興

君可忘憂莫見疑

宿觀音寺

倦听簷間点滴聲樓禽初振曉來晴分明市合人爭語
清濁高低各有情

鳥啼鵲噪趁初晴百舌新調燕羽輕滑、竹鷄催布谷
声、鷓鴣喚流鶯

留滯江南又一年燕巢初就鵲声喧一番風竹揉窻水
犹冀曾來紫玉軒

謝范守惠鵝

玉翎紅嘴小池中
雙入筠籠寄病翁
不是山陰親換得
自慚書字久無工

画鴨

野塘溶漾夕陽時
風淡雲閑草半欹
會得騰身振衣否
不教春色在花枝
道人筆力與春爭
五彩都將墨染成
新浴羽毛猶更茸
似疑顏色未分明

四鵝兒

殼裏生涯殼外天
真難判尚茫然
只應未解長依母

每向沙頭獨自眠

四鷺

人間今復見丹青
生意初侵造物靈
却笑山陰何所得
尚須辛苦寫黃庭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十一

趙郡李之儀端叔

絕句三

書羅氏屏風

淨練平鋪月上時
無人吟得謝郎詩
酒酣直欲投倒影
千古風流几个知

鼓聲絕罷香烟起
湧出潮音滿座寒
為問如何第一義
等閑拈却面前山

一到山頭却下山
終朝只在翠微間
白雲本是無心物

何事高低伴往还

日、春禽百轉新明憲
柴几淨無塵平生
有叢林分
禿髮何為尚滿中

謝荊州太守送白玉泉酒兼詩云第一荊州白
玉泉蘭舟載與酒中仙且須捉住鯨魚尾恐怕
醉來騎上天次韻答之

荊州太守紫薇仙遠寄漢翁白玉泉長釣久垂魚未食
為君一醉卧長川

題隱者壁

閑道全家隱鹿門竹籬茅屋寄江村
龐公事業无多字
只有平安遺子孫

題漁家壁

賣酒罾魚止數家卜鄰还在水之涯
扁舟定向桃源去
斜日紅開兩岸花

偶題

霜風刮地雁連天野舍衾寒感日年
獨有多情夜來探
床頭滴、慰眠孤

洛陽城裏見秋風欲作家書意万重
復恐忽、說不尽

行人臨發又開封
行人猶未有歸期
千里初程日暮時
唯愛門前雙柳樹
枝枝葉葉不相離
長溪新雨色如泥
野水陰寒盡向西
楚客天南行漸遠
山、樹裏鷓鴣啼
數卷新遊蜀宛詩
長安僻巷得相隨
草堂雪夜携琴處
况是青城館裏時
不覺六月初八日
還是去年瓜熟時
鞭藉竟誰能致曲
定自昭、終可期

訪瑄上人值吃蔥茶

軟火明窓紙帳低
一聲初振午來鳴
蔥茶未必能留坐
為愛高人手自提

七夕

銀漢風休月對絃
靈橋長挂羅星填
從今祇恐期先老
無復佳期又隔年

東山

南山不見、東山白鷺時、
自往還為問天公、
几時雨定、因薄相故能慳

閑坐

鴉銜遺粟趁飢鷹老時時傳喚犢聲凡物有生皆有樂
不堪孤坐淚縱橫

壬辰春試終場王德循置酒登月閣邀了希韓
甚歡夜分方罷

宝炷芬敷散瑞烟月移花影上欄杆角聲又報梅花弄
只恐歸時夜更寒

清明日淨回庄早飯羅遊洪福有懷巨載元
確目致別約

老禪期客煮團蔬少憩西鄰日轉初万白千紅好時節
斷魂空付兩危駒

憶尋春色過何郎西寺傳來墨有香安得薰葭真倚玉
再邀花影上迴廊

同榮天和遊石城

樹密山深鎮兩涼西州陳迹旧丹陽相逢莫話當時事
且約清心感妙香

謁錢公振李与幾

軟火明窓一炷香歲交時節夜來霜須知錢李饒風味

却媿巴歌污錦囊

再過李欽之宅憶希武

客寔孤被探深寒一夢從來已六年
独有可人無復見尊前談笑尚依然

題李仲小金影軒

金影風光小洞天藍橋有路隔雲烟
玉壺叩盡應能語早晚光明炤座邊

題黃蘗泉

住菴老子不復見傳法阿師追不回
飲水能知大愚意

一拳真是打爺來

次韻贈答洪奄範并序

奄範以余有收成之行作六字詩五首叙別既解后
于崇因遂出以相示而句中謂余東坡客也頗復推
借淳實旧章又有玉堂之約因次韻

念尽已知未偶多聞早慰詩流北海幸君知
奉東家未我為丘

豈為弥天盖世却來作戲逢場可是因人尔
耳要非皆我堂

問舍求田底事乘流遇坎方時且向忙中作樂敢從作者論詩

立玉無因再倚坐荆偶此同班老去誰關東閣朝來空對西山

僅俯誰為荆棘崢嶸漫自波濤休說花磚步日且尋烟雨飛舡

五言絕句

題扇

白頰饒春思梅梢喜可知
声声催嬾慢定是雪情時

挽詞

東坡挽詞

從來憂患許追隨末路文詞特見知
肯向虞兮悲蓋世空慚賜也可言詩
炎荒不死疑陰相漢水相招本素期
月墮星沉豈人力輝光他日看豐碑

石敏刑石定挽詞

萬年風采屬當時墮地能班世有兒夢筆方傳符昔應
玉樓何事遽先期無由負擊瞻前導空嘆騎鯨去不疑
老矣無從忘肉味餘音猶幸接吹篴

李希武挽詞

十年枯木不知春，每問尊前得可人。
申叔共瞻雲外翼，元賓豈是轍中鱗。
揚帆巨浸方期遠，推輻窮途定有因。
後季從誰識頭角，祇應遺稿是通津。

濮道甫挽詞二首

暮雨江邊寄一犁，多情鄰老共差池。
平生意氣兒如俠，晚日詩書更有兒。
社酒方期終歲樂，葵蕭俄感送人悲。
終、窮達都歸盡，誰復聲名是旧時。

個儻胸襟孰可侔，生平行樂自優遊。
坐望更漏碁盤局，

醉徹笙歌月滿樓，十頃田園常富足。
几朝冠蓋日交遊，佳城今日悲埋玉。
亘古傳名信不休。

郭功甫妻孫夫人挽詞

率已名無媿，成家德可尊。
蘋蘩招婿婦，翰墨見兒孫。
孰不承意訓，俱來哭寢門。
詩人難再得，彤管負詳論。

李府君挽詞

賣藥韓康伯，著書何上公。
幻同聊復尔，緣散却歸空。
独有鄉人淚，難勝薤露風。
我來嗟已晚，犹及想真鴻。

弔王承議二首

崎嶇南北旧相尚晚因羈縲託後塵盜賊餘風如振槁
里閭和氣似深春雀巢絕探終能擊烏啄雖長自不伸
所去見思犹可想九泉齋恨彼何人
征西墓上木成園伯氏傳孤出更奇皂蓋未輪誰不擁
青天白日晚方知功名不挂非由種贖賈終辭信有兒
空指丹青訪陳迹僂懷尤恨得君遲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十一終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十二

贊

自作傳神贊

李伯時畫

似則似是則不是縱使擠之九泉下也須出得一頭地
休論捉月騎鯨到了眾人皆醉

又

時雌時雄時白時黑不是徐翁異身又非豈于指出蓋
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浮沉于物而不膠于物者也



趙郡李之儀端叔

又
孰從而圖孰從而狀大千俱空况尔幻妄直須壁力千
仞要且事無一向雖然覲面相呈便是本來形相

又

意中迥有千般思筆下原無一点塵自咲頑真一村老
忽從今日換精神

折渭州画像贊

龍章鳳姿燕頷虎頭巍々堂々弗嚴而整山納海容霜
根雪節可畏而親力莫之幹吾私淑諸一代之英多取

益給欲掩滋明長庚未艾白氣何來精爽如在佳城不
開出卯則角墮地而班豈無所遺駮驥方閑高牙赤馬
惟叔惟虎有之似之千載一式起々植々彼徒見謂他
日凌烟實光前詔

沈存中画像贊

先天弗違聖時以乘人謀鬼謀其誰与能彼雖淵密我
則揆叙万目交張維綱之舉展也吾人一世絕擬孰友
多文死在中址用此以通亦以是穷自崖反矣凜然孤
風

保寧机道者傳神贊

一回拈起一回新
覲面相逢那處親
口似含珠声似虎
情如止水氣如春
一心為法無餘事
四海如公有几人
祇恐丹青傳未盡
更須圓相助精神

又

万点寒鴉一輪秋月
時節因緣因誰漏泄
眼光如電舌
如雷
遶額鬚眉滿頭雪
若問人間大導師
踏著稱鎚硬
似鉄

崇因欽老贊

真如會中相見了也
崇因堂上因甚出來
一滴曹溪初
無二味大冶精金
豈有他色
雖然画得分明
要須重新
注出十二面相
忽然開不是僧繇
誰會得

淨慧璘老贊

法雲會中多聞第一
瑞竹堂上說法無雙
降徑小龍則
兩必應候祝崇寧
壽則香不妄拈
將謂有多少
神通元
來只這般面目

西菴璞老真贊

一住姑熟溪頭
三據宝華玉座
草木無不沾恩
緇素儿

多證果世人盡愛西菴璞誰知屢試紅炉火雖然覲面
相呈也要從頭覷破吐銚置殺人

儲居士真贊

敏以自求仁而樂施鄉党懷其恕朋友畏其義悟幻妄
之不啻惟精進之是利故能告所厚而表其行歛衆笑
以昌其嗣尚慮吾志之未孚遂復有形于夢寐嗚呼斯
豈今人之願力歟見者寧不知愧

李太白画像贊

奉目一世空無人當時何有高將軍龍騫鳳翥固莫群

晴天万里惟孤雲冥、何地非埃塵我欲從之嗟此身
形容不到浪自分坐今魯叟悲獲麟

東坡先生贊

東坡仙人岷峨異稟導日而升弗類斯擴有繼皇、期
之奠枕誰其止之成是貝錦天作人遠言何從論罔已
聳然見孰不凜

又

天作斯文万物所印時慘時舒與天同運其誰特立卓
哉吾人黃且落矣蔚然常春見險弗止自信無悶求仁

得仁于我何怨先时顯被外薄四夷載瞻載仰百世之
師

靈巖愿老真贊

法不孤起隨處有人一花既開無地不春現滿月相轉
大法輪似雷雨作解如山川出雲不向人偏衫襟裏喫
飯而于孤峯頂上化身

靈源禪師真贊

滔々泪々莫知其出汪々洋々隨圓隨方故八万四千
偈不離于當處而五千四十八卷皆作戲于逢場山谷

老人所以強名之而無媿姑溪居士又從而雪上加霜
咄只這便是靈源叟何須更上炤默堂

报思邦禪師真贊

荆山美璞霜天一鷄百薦郊廟志存寥廓逢場作戲隨
病予藥信与祖佛齊肩直是摸索不着

李伯时馬贊

竹批雙耳風激四蹄振尾頓鬣會于一时惟伯时父神
而明之千載相遇非公而誰

画龜贊

鱗介所宗壽無與京納錫以薦曳尾而行與其託之于
死骨孰若遂性以為生余私淑諸蓋將卒歲以沉冥

須菩提贊

敷坐而坐如日初曉護念付屬一時俱了非此老人其
誰能表漫自形容本無欠少

慧林正老真贊

高坐清涼道場截斷東南路口一万菩薩列在下風天
下衲僧闍者稽首挺超佛越祖之意氣有抽釘拔楔之
妙手拶得額頭汗出又向王舍城中哮吼

布袋和尚贊

盛著底是病拈出底是藥衆生以相見我却道風狂顛
錯秋來葉落歸根春去鳥啼花落只這便是生涯說甚
重々樓閣

俞秀老画贊

青山白雲中人對面若不相識笑我吟咏自如終

居士身得度住平常人窠窟誰謂半山多 却作

豐子指出

俞清老画贊

說着便知姓名見者誰不欢喜雖如自起自倒要乃無
此無彼冥、三板緣中隨處逢場作戲欲問涅槃一路
頭、只在這裏

寶鏡所長老贊

法雲地中得度慧炬光裏法身在處淘金揀玉隨緣運
祇通津偏解抽釘拔楔更能回語識人且道有相無相
休云是真非真

壽寧宣老贊

石霜山中二虎後世兒孫無數堂、大瀉古佛一身普

昭寰宇別出壽寧一枝又作慈雲法雨他時侍立坐邊
往、呵佛罵祖

為僧作石菖蒲贊

葉磨數仞劍惟有清風剪不斷根亂一窩絲纏定白雲
寒不散水無沙石無苔師乎一片心清哉

為人作真贊

王良不作世絕麟麒是可欺邪豈無後人誰其似之維
烈武孫武測似矣而濟以文氣已万里方尔就株風雲
其時會如兔脫儼然是則現居士身福中白拂無一点

塵以無塵故始終一如顯忘數功固非兩塗

又

茅茨為居脫粟為餐牛衣自煖徒行赤鞵凡人皆友是
酒可歡畧不踐迹未嘗恤言山林城市隨遇即安一旦
義重殺生非唯彼強增飾寧知吾全蓋庶几不淫不移
不屈者而以樂吾之天

文忠公画像贊

霜空無雲秋天澄霧熇然政通何勞鐘簴儼然望之希
世一過万邪方春逢坡益注

為僧作真贊

虎頭燕額將軍之相雪檜霜松山僧之容以是而見胡
來漠現挨轉面目瞻之不足盛哉七日聚徒何殊在網
之魚若也向此提撕却成土上加泥

吳思道朝服画像贊

可畏而親不扶而直執表士林望高王國如在廣庭鵠
立柱石翼、眉間嘗滿黃色

又道服贊

濃眉深眼出塵之相幅巾燕服經世之狀有时收沙界

于一粒粟忽然乘長風破万里浪固知透過六輪可謂
森羅万象本誰鼻端揮斤先生信是神匠

銘

銘予所携歛硯黃池張氏故物其子現遺

有暎好事儲以資玩謂予可享輒犢而薦我不能書亦
匪解文愧尔誤投時出于溫煤將童山筆或可蒙庶吾
之傳有見必拱

韋深道硯銘

馬肝色荆玉璞爛然一星如出海角來萬

圓硯銘

惡圓喜方乃士之常隨方而圓以救其偏方圓以時有
矩有規不失吾中則方有時而不通固以濟用則圓有
時而為重故君子方以守之圓以行之本末相推而自
達于規矩之外夫是之謂深道之研而姑溪居士所以
銘之而不疑

予所用旧砚已断復接相從三十年偶洗之覓其衰相已見為作銘

分荆秀之所鍾漱荆湍之所激賦理瑩質如削瓜而加拭售吾之所狂狷共吾之所穷寂間墜而裂旋亦無隔豈同吾朽壤之化乎抑奕世之所典則不吾見于矣揮終安得而汝識

砚銘

理密而質堅体潤而形圓不知得墨之难易但見隨手臺生雲烟心必資之而乃見言必俟之而後傳非吾

人孰克有之永宝用之無穷年

又

比德君子温潤如玉肉好畧分中实具足穷天下之智巧必資人以形容尽万物之变遷曾不繫其盈縮惟其有以称之庶几力行而不齟

又

以相而見聖逢之硯益之以銘未免曲断雖則如是事無一边筆頭落處万象燦然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十二終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十三

趙郡李之儀端叔

表

代人賀德音表

上帝降康已昨無疆之址大君有命俄覃在宥之仁精
誠已格于天人德澤遂均于動植中賀竊以視民如傷
則纖悉畢煩于一覽舍已從衆則勤勞兼任于人難既
思慮之弗忘故節宣之或爽皇天后土灼知宵旰之所
曰珍劑妙工為得晨昏而促効不更累日遽已親朝噓

枯吹生大布風霆之令滌瑕蕩垢一新雨露之恩欢忻
雖阻于周行抃蹈實同于蠡類恭惟皇帝陛下平恕御
下清明在躬發揮累丕以收功度越百王而圖治幸今
親覩亘古未逢自然協氣之符致茲勿藥之喜仰惟魏
闕愈知舜日之明加與邦人載效華封之祝

代賀正表

端辰謹始盛典正容表万里之咸寧肅群工而在御榮
敷動植慶浹華夷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六藝之宗百世
所俟潤色大成之業發輝通駿之聲放于會圖籍之朝

而乃修禮樂之事景風遙應方蟄戶之回春黼座中嚴
燦繁星之拱極非特知天子之貴于是識聖人之時就
日瞻堯己幸躋仁而共域同心戴舜更期保寿于無疆
臣偶假麾符阻趨軒陛嘉与肖翹之類交深忭舞之誠
代賀聖節表

惟天降命為民作君式屆令辰挺生元聖瞻童腫于舜
日想盛礼于漢廷謳歌蚤協于當時夷夏同傾于此日
恭惟皇帝陛下仁舒化國道御時龍如大川之坊增出
庶物而独運善述寧豐之典則久符堯禹之安榮故能

廣文王適駿之聲脩既醉太平之福卜年過曆保壽無疆臣嘗忝從班超叨帥節賴一人之慶方均被于羣黎上万年之觴阻進陪于列辟但同華祝遙慶嵩呼

代范忠宣公遺表

生也有涯難逃定數死之將至願畢餘忠輒留垂盡之期仰瀆益高之听中謝伏念臣賦性拙直稟生艰危忠孝雖得之家傳利害率同于己欲未始苟作以干譽不敢患得以營私蓋嘗先天下之憂期不負聖人之孝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粵自治平擢為御史

繼逢神考進列諫垣荏苒五十二年首尾四十六任分符擁節持橐守邊晚叨宥宥之求再席鈞衡之任遇事輒發曾不顧身曰時有為止欲及物固知盈滿之當戒弗思禍釁之陰乘万里風濤僅脫江魚之腹三山瘴癘几從小兒之遊心逢睿聖之臨朝省及穢芥之旧物復官易地遣使宣恩而臣目已不明無復仰瞻于舜日身孰可免或能親奉于堯年豈事理之能諧果神明之見畜未獲九重之入覲卒然四体之不隨空慚田畝之還上負乾坤之造孰且強親藥石貪戀歲時僥粗釋于沉

迷或稍舒于報効今則膏肓已逼氣息僅存泉路非遙
至時永隔恐印閣之靡及雖結草以何為是以假漏偷
生剝心歷懇庶皇慈之俯鑒亮愚意之無他臣若不言
死有餘恨伏望皇帝陛下清心寡欲約己便民遠孝道
于情微擴仁心于廣遠深絕朋黨之論詳察邪正之歸
搜抉幽隱以盡人材屏斥奇巧以厚風俗愛惜生靈而
無輕議邊事包容狂直而無易逐言官若宣仁之誣謗
未明致保佑之憂勤不顯本權臣務快其私忿非泰陵
實謂之當然以至未寬流人之往愆悉以赦恩而特叙

尚使存沒抗汚瑕疵又復未解疆場之嚴遂空帑藏之
積有城必守得地難畊此此數端願留至念無令後患
常軫淵衷臣所惜者陛下上至之資臣所愛者宗社無
疆之業苟斯言之可採則雖死而猶生淚尽辭窮形留
神往

啟

賀致政太傅

伏審寵辭寧鉉榮陟公槐從優佚于燕申稱褒崇之典
策式揚大号允服輿情竊以經為帝師而輔太平之基

行應世表而全廉尚之節載籍所紀振古罕俦都門粗
二疏之行功名孰見昌黎賢佐丞之去體貌未隆又曷
若伊尹致堯舜之君告歸于亳周公成文武之事情光
于豐茲大臣出處之遠猷實達人止足之高致恭惟致
政太傅相公受天間氣為國元臣德茂典型智周體用
蚤由旧季夾至日于虞淵進秉鴻鈞調化元于商鼎泰
山北斗雅望素高崑玉秋霜清標可仰濟功成名遂之
方激頑廉懦立之心神明想其壽考華夷想其風采大
雅卓尔榮規超然某假守江隴竊依鈞庇徒劇何風之

慕阻修擁篲之誠厲炎景之屆辰蘄天倪之多祉

賀樞相轉官

恭審孚号揚廷策勲錫命巖瞻昏悅燕賀均驩竊以國
家登政施仁均布蓂蕭之澤修文偃武一陶行葺之風
豈險固之是圖偶閉防之弗戒蕞尔蟻聚肆彼狼貪上
軫潤潤衷僉言謀師震旗直指過者化而存者神廟笑出
奇戰必勝而政必取爰整鷹揚之旅坐觀鼠技之穷雪
見現而曰消竹迎办而自解迅驅雷電誰當赫々之王
師生致渠魁豈漏恢々之天網帶礪益壯衮繡有輝恭

惟樞密相公蘊命世之宏材韜經邦之遠畧敦詩書德
義之本密告加猷無將相威儀之式多昭異數挺忠誠
以許國運精神而折衝勲德俱高邦家永賴用錫爾祉
召公揚江漢之休惟斷乃成裴相建淮蔡之績某備員
遠部竊仰焚躔欣罔七德之定功共慶万邦之為憲

賀樞密太宰

伏審寵膺帝制正領樞廷渙号式頒師言允協恭惟樞
密太宰相公季通精稔才瞻經綸衮衣補裳久繫巖瞻
之重高牙大纛夙嚴閭寄之威遂膺夢卜之求入提謀

猷之要文武是憲久為百辟之師將相多儀實作万邦
之屏折衝惟惺論道廟堂俾庶物各遂其生無匹夫不
獲其所某希夙有素依屢實深雖叱馭以驅馳尚據鞍
而矍鑠遯聞除命倍切驩悰

賀運使大卿轉官賜金紫

伏審光膺宸命峻陟華資煥然章綬之使蕃穆若絲綸
之褒拂凡蒙庇賴實佩欣愉恭惟運使大卿嶽降特才
天生良佐騫翔棘寺綽著声猷總領漕臺獨高筹畫不
絕糧道如見錢流存被渙恩榮加晉錫德可久而業可

天自結主知衣之美而佩之光允符與儀佇聞鋒召亟
踐禁嚴某代墮下僚久依屬部未展望塵之拜已馳賀
厦之誠

謝茶解奉人

榮貽瑰瑋光賁衡茆載佩謙冲殊深感戴迪以先輩道
惟務本奉必逢源廣坐劇談固已折徑生之角運斤善
劉蓋嘗汙巧郢之頑揆万選万中之文勵一飛一鳴之
志登龍好語方傾耳而听之畫繡言歸更拭目于观者

任河中府万全縣令謝太守奉

雪見現而自消魚隨陽而必躍蓋公明而仁恕俾惡沮
而善揚輒傾悃誠上黷嚴听伏念某季慚製錦政謝割
雞第知王事之勤劳寧恤衆情之翕訛卓茂廢置嘗貽
笑于寮人子產章程亦見汎于鄭国矧茲綿薄驟領劇
煩才既無長性多忤物孰能飯蔬而無怨固多謝影以
司職利舌如刀斐辭若錦原其所自請試叙陳大姓強
宗披門資以凌貧弱假衣詭辨託儒名而蔑善良外則
遊談過客之邀需下則浮惰未業之縱博一切杜絕俾
迪規繩非曰能之盡其職也然寒鄉僻宇弱植易搖投

朽可虞市虎足畏儆非特達之眷孰推比覆之仁伏惟
知府待制盛德薰容華博昭菲葑不遺于下体荼苦必
察于人言薦禰之章已蒙提掖与点之志不替初終某
敢不銘加惠于肌膚書格言于紳帶勉听驅策用答生
成

謝郭樞密

一麾出守慚應變之非長千室鳴絲藹餘風之未遠有
規于前者必隨于後圖政于旧者當告于新仰贖高明
輒伸悃素恭惟樞密太中季探性妙識造竟先仁也柔

而義也剛直其内而方其外至誠格物踵尚父之風猷
遺澤在民樂細侯之惠化首燕臺之衆俊揭漢鑿之高
探左掖南臺踐揚滋久北門東馬敷納居多粵自出殿
大邦逢時多故惟蓄垣屏翰之重寄資水牙心膂之元
臣扞禦實勤寇攘遠屏春滋潜邸之旧簡于側席之求
俄名節之促臨慶繡裳之入覲某迂踈無取矜式有依
丁茲振政之初採于遺老之誦汰樂在復徒勞撫字之
循々着鞭已先景仰声先之赫々馳詠良劇固既敷先

回賀新及第

被恩北闕擢第南宮凡與交游俱增慶慰伏惟新恩宣
德才當數而筆掃千軍早歲飛聲頭角已踈于間隊青
春射策文章果中于甲科愧賀牘之未遑辱高文之先
及銘懷感篆幅楮奚陳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十三終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十四

趙郡李之儀端叔

啓

權知開封府開封縣回章丞

士論推稱久欽雅望官塗南北未覲清標方嗟會遇之
難適有叅承之便傾依所激瞻詠弥深恭惟知承宣德
地曹高華大姿爽接溫之德裕然而有容聲之才
卓爾而無敵早登臚仕亟著能聲豈無契合於當塗行
見翱翔於要路暫丞一邑聊畜遠圖某幸此同僚將獲

連事協心戮力期共濟千公家妙語高談當款陪于暇
日

回謝涇州教授

誦風雨之詩恨未識面辱瓊瑤之贈曠若披雲諒惟公
餘默有神相伏惟教授宣義性天清昶門地高華季深
游夏之淵源文挾卿雲之黼黻早揚令聞自陟魏科謂
當金馬之游尚屈絳紗之擁佇膺紫詔即步丹墀愧賀
幅之未修辱飛緘之光及永言感佩曷究敷陳

任河中府萬全縣令轉宣德郎謝漕使

切以任版官聯茂有絲毫之補勲司考績誤收歲月之
勞法雖循常恩實忝冒此蓋伏遇運使郎中兼容有德
延譽及人肆如哀朽之微亦辱吹噓之重致蒙帝渥濫
被官蹤某祇奉簡書莫遂登門之謝仰瞻祭戟但增引
領之誠

主管定州安撫司机官文字回謝諸縣知縣

英声夙著未諧披霧之瞻謙柄自持遽辱朵雲之賜退
循孱瑣第切驚慚伏惟知縣宣義間氣受天清標映物
氷鑑洞知其宿弊剛淬發于新硎目轉花陰不聞一

犬之吠風搖麥浪即看獲雉之馴行奉璽書入趨丹禁
其衣冠冷齋蓬梗餘生慚無霹靂之才猥贊芙蓉之幕
仁鄰可仗願分霄烛之光德宇非遙更以靈河之潤

回賀越州黃通判

伏審顯膺帝語榮貳侯邦公論攸歸輿情胥悅伏惟通
判季士才兼文武季洞古今睿眷益隆宸衷簡在未遂
攀龍之志少施展驥之才雖遇盤根豈勞游刃致海沂
之大治深賴王祥與峴首以並傳當嘆鄒湛其向夙惟
日慕義實深未遑柔訥之修先辱華緘之既

謝人啓事并寄詩

湖海地偏雲泥路絕已分廢人之淪落難忘聖日之光
華間遇便風獲承近問惟方今取舍之惟義知吾君親
信之得人矯、天馬之軼群堂、寶鼎之瑞世獨先流
輩允屬高明恭惟某官以自天降之材值不世出之主
精神會聚無非道德之几微朝夕討論博尽典謨之淵
懿展衍緒餘之暇低回吟詠之娛篇篇可奴僕以命騷
句、真瑚璉之為器始終於季詞林由是而愈光遠近
趨風善類倚之而增重載惟晚偶以此親逢居常想像

以馳情几歎滯田而莫覲敢圖委睦遽辱賜書何啻賢
十部之夸不覓在万人之上伯樂既顧几成冀北之空
毛遂何堪頓感囊中之効門庭屢阻歲月易遙尚稽叅
際之榮倍劇傾依之悵江干犹熱都下已涼益街寢興
永扶昌盛

賀薛左轄移鎮洛陽

伏審光奉命書寵司甸鑰便道將承于密對流恩还序
于近班夷夏所期天人胥慶恭惟某官以自得之學值
有為之時即之也温無一瑕之可指屹然不轉徑百汰

以弥精故能進退之間尤見表儀之正暫均勞于巨屏
已振政于丹朶虽魚草木靡不識其至誠教令條章皆
可師為永法方歆廉而有託欲借冠而未遑雖衮衣赤
舄久已佇于公歸而白叟黃童想難勝于綈戀某本鷹
棄物適寄異鄉追路莫從朔風增喜行將制麻之降續
申賀牘之勤残暑未除履寧是祝

賀王憲解元

平世往还不過數时懷詠常有餘思樂馳騫者世之本
情安退常者人之难事蓋有諸中者則固分金務在外

者或未免于絲蘿是故居朝之心以在家必聞為可賢
所以科場之設乃因時制宜而不廢果諧遴選首得吉
人恭惟某人言行相章氣質甚茂非知之而亦允其蹈
是達也而不苟于閎榜名既傳士論胥樂皆謂積年之
考察寧免有妨遂收一日之優長未為過奉式符賢路
之無取不碍季製之審求然此時遇窘于他從但閎振
喜至于不寐欲圖慶厲以戒行庶申不腆之陳獲托承
言之際用輒踴躍尤劇傾馳不虞艤楫之初遽辱長牋
之既雍容盛服若拔先進之絕倫璀璨高文弥愧過情

而非據讀之而飽足人意服之而增重心期由余入秦
驚府庫之未宣子適魯知典禮之六存僅迹舞馬之成
妖劣似飛蠅之識赦雖已嚴于報謝尚有負于修裁依
徊抱岑鞠魚之嗟荏苒几夙馬牛之逸文獻不類悚報
何堪于是勉焉其已晚矣實來虛往固難瓊玖之酬誠
確望專行听雲龍之會願附霜鍾之應別馳燕之
秋

謝韋深道賀復官

伏念某間閔晚節流落倦途加之憂患相仍所以志氣

頓盡雖然竹柏之操不以時遷其如歲月之遙何以自
處尚賴二三君子方懷九萬鵬程每容接翼以扶搖惟
恐素志之挫折笑談委曲簡牘周旋遂忘失路之嗟豈
復異鄉之感烟雲朝暮坐視去來魚鳥林泉分甘終始
比得此處莫非見貽不圖例奉于詔音驟使復還于任
籍衣冠顛倒無復儀型賓客過從恍疑夢寐載循蚕冒
敢昧依歸此孟伏遇深道居士資粹中和季非俯仰好
義若飢之欲食設一如水之在盤回其自得之長致此
爰忘之遇首頌慶問脩寫至情字、有徑真可謂之辭

達句、不苟尤佩服于夙期適作應于群來故稍稽于
修振庶几全度未遽嚴誅春物正繁德門密跂更希調
御下副傾馳

謝陶師中貢士

天下之患常係乎不得其人聖王之心所貴乎無為而
治雖名分之必正或事理之相違詰所以馴至此途蓋
在天未嘗留意先皇帝肇新科奉之制今天子嗣成教
育之方謹其月書季考之文叅以里評卷議之實討論
如是以明脩後造自然而次升靡一介之濫居果多才

之彙進况乎首貢豈是常珍乃所謂鳴則驚人似非徒
季以干祿伏惟某人身雖家食心則天遊白黑中分故
談者之辨卓尔而默識英雄外發蓋君子之道闇然而
日章陋彈鋏之興嗟不輟耕而取用彼勤謹積成其効
我纔出使占其先糊名既開士論胥慶鄉先生則云見
面有數郡太守亦曰聞風甚高不辱其勸駕之恭將表
乎絕類之奉寧居中下徑跡優長佇騰大對之雄深切
當世之務黃香來從江夏終号無双杜牧賦就阿房豈
止第五某早蒙垂顧繼幸通名適期款曲以相從孰謂

倉卒而引去修途茲戒大軸遽臨感佩不遺之誠但深
非據之愧寒暄未定保衛是持欽遲光輝別圖裁叙

賀入搏官

切審顯被命書寵遷連帥伏惟慶慰竊以賞罰人主之
綱紀用舍要在乎適中是非國論之權衡輕重務歸于
至當故居上者操之以御其衆在下者体之以見其長
實万類之依昂保一時之休戚今天子別邪辨正有當
皎日之當中諸近侍効德協忠何異大川之方至既抑
揚之無愧願授受以寧慙恭惟某官色正而芒寒業茂

而器博總五材而並用駕六藝以相先片言之傳得之者率皆心服每事之奉聞之者莫不景從是宜朝夕以輔聖明詎意頃刻而遠左右天下望之如山岳衆流赴之猶江湖佇覩麻制之行趨進齋壇之拜某寄身窮壤託此後塵雖未識荆州之賢然不廢子虛之頌哀顏末路瞻望何時適逢隆盛之期獨鬱贊揚之願尚應餘日獲遂趨風欣忭所深仰馳滋甚

謝金陵奉人

頃從眉山兄弟之遊獲承禮部文章之美竊謂龍蟠虎

踞之地信多金声玉振之英萍泛異時悵餘塵之已隔風流別壤驚晚秀之方榮典刑如存嘆慕何已亟欲乘関而會面又慮以闔而投人展轉此時相詠增愜殊四百數之較藝殆一二人之中程凜乎誰敢自期巍然果在高選遂將趨賀客之後冀能紓積日之懷有田一廛適居收成之際聞風數舍遽與留滯之嗟不虞還家解鞍之初輒當盛服長牋之禮造語警拔蔚有緒風寓言周旋過委無似惟素期之已晚幸來日之可圖伏惟某人先輩不愧名家善緝新斧絕黏頭綴尾之陋有失口

載筆之成鄉校以居諸生目已歛社祀闡既闢濟聲皆
謂得人上不負朝廷養育之深下足慰有司考定之審
竚現軒陛鼎傳賜第之優越在里閭獨能側耳以候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十四終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十五

趙郡李之儀瑞叔

啓

謝君俞

此階勅旨例改官稱息出非常愧莫能已竊以浮沉江
上粗安魚鳥之遊繼篋籍中何異縲紲之繫自知罪大
而不赦聊從漏盡以偷生雖天日無咫尺之違而氣息
僅須臾之保姪不烟者屢矣衣不時則常然尚恃仁聖
之足依終無魑魅之或禦不謂匪人乘間凶焰輒加幸

其疾病之餘几成鋒刃之迫殘齡不負毒手遽回偶迹
出勝之羞尚虛嘗瞻之效方且散收魂魄粗葺田園誓
將老焉豈復地也果吾君之軫慮因禮以推恩既使名
不挂于刑書又畀澤均蒙于士類固常情無足道者在
鄙分不其榮哉非交遊曲賜週全則哀墮寧容叨忝此
盖某人先輩高明絕儷道義相先以其常參博約之餘
遂乃頌借齒牙之論指陳人而竊笑孰不為曹閔失路
以無徒或能加恤疾風勁草独不顧以見收弔影孤鴻
獲相依而苟免適囹中叙遽辱籠臨端蔓苦腴真詞人

之法則包羅引據備前輩之工夫豈惟禮意之俯投抑
亦楷模之遠借續膏友復夕鼠恠其驚嗟緩筆抄謄鄰
鷄忽尔彈唱既已成誦更當深藏藹然祥光之燭人當
知至宝之在筭永言委眷未易為酬

又謝仲輝

伏蒙仁私以某例進一官特賜慶問者切以用不用固
有其时才不才各言尔志然昧者多失于遜之尾厲而
君子常罹乎羿之彀中匪兕匪虎而終樂于不容之相
安如玉如瑩則未免乎爰變之或異盖得自是而不得

自是故知亦囂而不知亦囂就使再思而後行未若三
已之而無愠莫、葛藟惟條枚是施之、揚舟姑浮沉
與俱誦言冀保于終身改遇務勤于爰日間閔白首
勉清時敢與牛後之嗟但有鷄鳴之畏竊謂庶几免矣
不圖忽尔及之自觸駭机上 恩貸遷之善地假以餘
生方逮係之初駭聞中外及既行之後孰不嘆嗟總辭
縲絏之艱遽攬溪山之勝矣疇昔願到而不可得豈羈
縲所在而輒見投書處不疑人之略無少問循習既久
種、靡不相宜所賴者方時善類之尤親所得者昔人陳

述之可見遂使六年之久不殊三組之歸殆此序迂出
于望外求其冒昧亦有端倪此蓋某人先輩氣識曲敦
矜憐俯逮察其介而不僻忘其老以奚為每至游從之
間過辱吹噓之重淄渑何辨安乃同流笙磬各音終成
合奏致茲孱漏更得褒揚載搜子建之波瀾宛若燕公
之黼黻字、有據如古人特為推排表、愈工非衰緒
所能窺則但驚口角之流沫又知華下之生風用謹家
傳永為又格

答人謝解

伏覩解名可謂精選眷言歆艷莫不嘆嗟凡在流傳猶
為企仰况与游從之末惟深欣忭之私竊以經術取人
其効固以久矣文章選士方時尤見卓然非有司所眷
不凡則賢者安能至此先皇帝作類新善類王荆公啓迪
士心尚貽未盡之謀鼎傳將至之子登揮大智協濟徽
猷遂使青都紫府之仙于時輩出坐令黃茅白蒿之論
無復誤談光昭三代之風超出百王之上念塲屋之省
素未欲驟更幸羅網之無遺特存此奉孰光吾党果獲
當仁伏惟先輩天馬軼群寶鼎瑞世華端稼穡未嘗螟

蟻以傷年腹裏陽秋能使蠻髦之右衽雖無上舍下帷
親切之對乃有東奔北徇縱橫之才魯人易丘蓋亦流
俗之常態吳軍入郢始知智士之收功更期休此以自
強會見排空而直上禹門三級已覩頭角之成魏闕九
重行接羽儀之次竊憐哀陋雅荷眷存迄听鄉評實逾
已得崎嶇猥事適慚修慶之未遑煥爛雄文遽辱寵臨
而俯及既餘光之旧挹非鄙語之能酬但驚首肯之屢
形可信擊節之不暇敢輒騰于紙貴姑自謹于家藏庶
几兒孫得為資藉

上少傅相公啓

伏審惟天降命隨世效珍克協令辰肇登至宝眷言國
器通稟睿謨遂膺誕告之榮兼邁聲華之寵非他人之
可得蓋此義之兩俱是豈苟然者哉定應卓爾故也竊
以荆人之璞曼出古今秦相之書實侈圖書尤為曠世
之遇獨高傳圖之稱曾未若地貢而時乘之天作而聖
名者昔未嘗覩斯能有閔審昭錫于特鍾置靈承于顯
佑適丁元日方丕叛之增嚴臨受端朝擁袞區之交祚
信乃非常之盛事允為不朽之宏規洪惟六藝之宗迥

超一旦之選果偕幽贊首被畴庸殆無官可以為酬姑
易地稍茲序拜叨光有素伸慶當先僅能踴躍于鋤犁
之間不獲俯偃于賓客之後門庭在望誠意則通恭以
少傅相公以天下第一之材叅域中寡二之舉經綸康
濟莫非行可之逢緝熙光明率皆自得之孝每奏則如
水赴壑凡用則猶陶搏鈞可謂腹心之親何止羽翼而
已粵自薦名于上帝莫懿冊于方丘合宮奏功路寢
侈旧尽前人之所覃恩恢歷代之所靡遑以至摠覈便
御之儲發揮太上之秘遂致天人交格用能教化廓新

竟符河洛之祥益隆廟社之鎮餘才蕪豎小物必勤炳
如耳目之傳傑出詩書之載然晝九州者禹也堯享其
成而播百穀則棄烏舜曰以重君臣相遇之如是道德
不謀而自同但知嘆頌于無窮詎復形容而可究暄融
已屆叅侍尚遙永介壽祺愈康賢業

覃恩謝時宰

駒犢雖從既已還于天性乾坤委鑒蓋深察于人情眷
言資藉之階敢昧依投之素是為再造固非徒然伏念
某頃失防閑自昭罪累荏苒桑榆之迫逡巡溝壑之歸

先世之傳統餘一子孤老所托更無兩兒零丁門戶之
僅存展轉蒸嘗之可惧切謂吳戚繼絕者本先王之盛
事且復祈哀請命則幸先生之親逢加之廟堂輔相之
巨志同伊尹与夫帷幄親信之士道契唐堯莫非忠厚
以疇咨悉繫仁孝而將順輒忘幽遠莫效誠忱重惟綠
木以求魚孰為脫罟而解網載念勢可乘而易失深虞
辰去速而難回然支離壞臂已自分于終捐而固象求
珠几無心而偶得比騰符報宛類夢驚雪涕拜恩何啻
死生而肉骨有識更嘆不知造物之同人此蓋伏遇某

官遂万物以為心恥一夫之弗獲奉鼎絕臚而不遺餘
力操刀必割而適契斯時于事如飲食之須以自任風
教之率從容宥密得衆人之所未聞潤色淵微皆曠古
之所不到輔成一王之法蔚為百世之師倘非傑出之
差同安能相遇之至此雲間可想行自慰于掃門泉下
有知豈不懷于結草况在孱瑣已誓糜捐何止今生更
期他世

賀時相徐少保

伏審誕告在庭寵優建節既重元戎之責增嚴亞保之

崇弼予一人榮被四表流傳所暨推忭實均辱記齒牙
之間可量頂踵之慶肖翹雖類踴躍遽知竊以有為之
君必得有為之助非常之事必協非常之謀是以雷動
而風行故曰雲騰而雨降方冠百王而絕詣將超万世
以永圖若非周公其人曷副成王之志堂々宏構肇新
帝者之居翼翼々旧章奉出至謨之斷上侔乾象俯合禮
徑先皇帝神灵在天固應顯佑諸執事智慧乘勢自然
景從初無億兆之離心允厲二三之同德總提制度尤
仰高明伏惟對越恩書鼎開華覲歆激士夫之功闡揚

宗社之儲孰不奔走于下風可謂希潤之盛際恭以少
保相公惇大閱遠充實輝光自始繼承即荷腹心之寄
迨躋秘近愈隆旦暮之親所與者潤色之先驅所臨者
輩流之殊軌主上倚多聞之益季者宗獨步之師蓋非
克舜道德弗陳于前而捨文武謨烈不啓于用代夫工
而惟一贊皇極以履中矢言皆載籍之精微動容真列
位之標則譬之射者至之又解中之况于樂鳥尽矣不
可加矣信一代之豪傑乃六藝之津梁適于斯时爰契
休命祖述憲章之大脩簣已無虧时成輔相以得宜美
茲為久人事至此物理可斯体貌固殊都俞斯在眷言
德望之集豈特私淑之歸庚伏正炎鈞履增衛傾馳向
徃倍万等夷

答監司

竊伏海濱聞暴公子之名惟旧不願侯爵識韓荆州之
而為難異时旒節之來臨適幸里閭之托芘方行臺之
便道偶南畝之告工阻陪父老之迎倍結蓬筍之恨繼
因申款獲奉誤加敢虞名姓之踈輒與齒牙之錄退惟
忝冒進有依承某人表瑞特鍾為時間出所過則化每

奉則優獨高衆允以安修常覓化人之惠少固當垂紳
正笏都俞軒陛之崇孰謂掌漕即戎展轉江湖之外定
應有待少俟奏成將幕府之暫開已鋒車之促駕雍容
法從袖釋廟謨尽將未究之奇申錫無疆之祉側聞去
旆行就遇家有可望之程而復此差池懷危得之逢而
何當慰况情斯愈固心弗謂遐其例竄漂浮適從逃避
願承賓客之後輒物道路之難犹意俯存曲垂矜亮其
為慮慕實異等倫火老金柔小悠川遠更希保重以大
光明

先狀

偶乘扁舟將叩會府雖類剡溪之訪戴矣期荆渚之見
韓叅奉可涯欣榮無喻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十六

趙郡李之儀端叔

書

答李幾重司戶書

秋暑不審迩來起居何似不圖變故伏承遽鍾琅罰相
遠且復未獲披奉故情又有所不達想蒙見察其知先
公才望久矣得之于賢士大夫之誣每以未見為不足
今其已矣何愴如之昆仲競爽而足下峭崿人物之上
其來亶見逼耳熱心搖恨未能促膝握手以慰欣慕專

門之令昔聞其語而今見其人矣敢虞反我之懷而遽先臨問六月十八日得所附書未答已見其人而喜甚亟發之不暇既答乃綿連相屬前之以相開之久申之以過情之語終之以諸可人之詩文且復見跡于其間而責其不腆之詞展轉至此不覺慄然汗下哀晚不類得罪廢棄浮沉魚鳥間不復自齒于抑揚之地鼎為惠顧特相收來茫然不知所以為控方少年讀書時祇知古人所言為可師所踐履為必可力行以及之故諸可人皆疇昔相與厚善相勉以至于是者一旦奔迸流落

七八年間在者無几燦然到眼恍如相投于夢寐之際而紬繹其欽挹之語則知高明不妄取予凜然信不為外物一毫髮低昂真我輩人也足下所養既尔而乃不遠數千里輕以人言俯暨蹇淺敏而好夸不耻下問自期則重矣委非所據有類倒置雖然來既不可以虛故輒附諸可人以報盛德之及論省恕在人在我之厚薄以遠于不愧不作則至完之言是也論以已責人不居以已恕人以責人之心責己以恕己之心恕人則予夷傳家之言是也論未常以世不用而廢季問則魯直

之言是也論尊所聞則高明行所知則光大而折衷于
董子而不可以足以賢于衆人而盡焉則子開之言是
也論乃所願則孝孔子自期于孟子之志則定國之言
是也論僅知古今實愧博洽而浪得名遂以既嗣宗之
歎為之證則明略之言是也合諸可人之論而反之于
適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及其用
也有時而過涉滅鼎足下高材遠識固不待崎嶇所獻
而當以深造而自得之矣然方且汲汲于此而幸庶几
焉者不敢不以告也適以疾悴偶在墳山程督工役避

適元翼回使姑致其略馳此當不輟交馳惟數學半居
子其無意否耶瞻望未間千万抑節自重

答人求所為詩文書

以不獲歎近秋暑伏惟起居佳勝日者蒙面諭墳山諸
石刻欲盡見之此自當墨以為獻偶刻字人招致不來
尚有未完慮參差不足以奉省閱故亦踴蹙因循晚矣
負愧無量山中去城市遠耳目有間程督之外隨所遇
輒牽課僅得十餘詩二賦一銘一青詞一書欲錄出以
千斤斧然素非所工加之老倦退縮略無可意處遂復

猶豫又以不待有求而遽進則為銜鬻禽犢之季也君子之所深恥不固過听特枉書問引據談洽見微甚勤初則茫然不知其對既謝不能謂必見察而來使接或至于三四而不已仰承厚義愧汗如洗遂不復自新而袖繹前日之所欲獻者以報專委之辱資藉疇昔庶几匠手繩墨之餘或遂管中之窺欽踈欽跋頃未与批事相接但聞在朝廷奉職事屢有所建明不知者則為有所謂久而得其實則皆一時之先務不得已者比涉傳一二稿則徃々人所不敢言異同之論無時無之要

在我無愧足矣其涉蓋足以知一商之珍至于屬餐于所鯖富則寤寐不忘而未有所見期者一月前有錄得泛舟賦永慕堂詩清曠亭記讀之累日乃知鯖与富未易形容端若快意于九鼎之烹自非完卷停蓄登諸家之秘而又琢削礪砢以會于懷奇則起伏能到既而端倪探賸果知留意于此甚篤古人糟粕固已在所去竊聞平居專以歐陽永叔王介甫之文脩時後之索甚矣二人之文乃一時之宗也長江秋霽千里一道滔々滾滾到海無尽其如風雷雨電之驟作崩騰洶湧之掀擊

暫形忽狀出沒後先聳一時之壯氣極天地之變化則
吾東坡老人未可以輕議雖時所禁要亦不得而捨淺
陋所造妄爾塵瀆實則于執事所遊羿之穀中中央之
中地而得之不審果以為然否如其未也無吝見教未
有叅晤涯信深傾想

答吳子陽尚翰林李士帶制誥書

春末辱惠書尔後欲作振不暇及來太平遂如在井底
姑隨地苟生聊復尔耳豈復更煩久遊紀錄然亦未嘗
輒奉忘也忽披手示尤佩見存伏審燕居雍容動履清

勝欣慰所諭今翰林李士帶知制誥蓋因唐故事耳昨
奉行官制未嘗申明姑相同而行唐自開元末更翰林
供奉為李士罷遇益重其地益親上自六曹尚書下至
秘書省校書郎皆可與選入院一歲遷知制誥未知制
誥不作文書但待詔備顧問叅侍行幸而已其在廷班
次只隨本官若侍宴則序位極高座在宰相下一品上
雖弘文館集賢院各有所隸獨翰林院無所隸李士帶
天子私人又曰內相今既行文書遂帶知制誥其如制
誥則中書舍人職事也中書舍人乃中書後省官則是

宰相屬官豈有天子私人号内相而及兼宰相屬官職
事乎既專代人至敷告以言主行制誥批荅口宣凡應
和文書自不相干當時止謂知制誥遂还中書舍人犹
以季士所常制为相妨故不去今之謂中書舍人为外
制翰林季士为内制則是也舍人止行誥词押案遇有所
命則因而申之於言嗣以達所以命之之意而行下至
于制命則用白麻寫從内降付外廷宣讀其詔書批荅
口宣等或直批送三省或往付所差使命事体不同官
制行後凡此等合改正未及者甚多至赦書則曰尚書

省牒刑部刑部尚書省一曹耳何牒之有只當如麻制
季士行畢從内降出宣讀罷付尚書省授刑部符下諸
道乃为允當足下謂不肖昔嘗任茲事故委曲見訪亦
似有所見責當時固嘗力言之矣會急欲成書在上者
云未暇及故因循至今論必也正名則不得為小事終
必有類聚而時止之者老廢寧復及此來意既厚不敢
不報亦不須廣也未相見尚惟加愛

謝人寄詩并尚詩中格目小紙

伏讀別紙悖論作詩之意遂以佳句見寵委非其據流

汗竟趾不腆一介蓋嘗涉獵而老無所就但時得一章
一句或可人意則如盲人索塗而俄与之策日者有傳
執事旧詩數篇拭目而現首前而吟充然飽足使一齋
之嘗如快意于九鼎也于是真有以寵之殆將屬饜矣
欽佩何已亟欲有所形容不免謂為過情而取近謏之
訐要之是詩也作者久不到此當于正元之和以前求
之而復過有延揖使得條其前人所作之目而責其所
以為是目井蛙之生豈足副九万里而圖南者其如高
議既及不敢不報因風雅頌分為四詩言一國之事言

天下之事形容盛德以告于神明又以政之太小而分
二雅政較然已見者凡所謂古而近体格與半格及曰
嘆曰行曰歌曰曲曰謠之類皆出于作者一時之所寓
比方四詩而強名之耳方其意有所可浩然發于句之
長短聲之高下則為歌欲有所達而意未能見必遵而
引之以致其所欲達則為行事有所感形于嗟嘆之不
足則為嘆千岐万轍非詰屈折旋則不可盡則為曲未
知其寔而遽欲驟見始彷彿傳聞之得而會于必至則
為謠篇者奉其全也章者次第陳之互見而相明也近

体見于唐初賦平声為韻而平側協其律六曰律詩由
有近体遂分往体就以賦側声為韻從而列之六曰古詩
格如律半格鋪叙抑揚間作儷句如老杜古柏行者此
管中之見妄以為同異恐古人自有佳處既無所傳六
不可槩知姑以其妄意者區處為獻不惜委曲見教幸
甚幸甚

代人与薛金陵小紙二

遠去侍席已復累月粹然如春之和氣儼然可畏之德
威翼然挽之不斷之誠意未嘗一日而忘于懷者也

此特小己所得之私耳至其深淺不可以意測形器不
可以物拘習之者則曰善人君子也驟見者則曰不撓
而有常者也曾不知刑不加峻而頑猾屏息談笑自若
而百廢具奉昔無夕不驚盜也而今乃外戶不閉昔一
月率三四回火也今未嘗有醉人橫路則歌笑扶攜無
一語相凌拂方且雍容燕席登覽陣迹与二三要人握
手傾蓋周旋于氣類中而往來賓客無問細麤莫不滿
足而志不忍捨去是豈沽激而然乎是豈緣飾而然
乎乃知小己之所得乃眾人之所得也魯使樂正子為

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有問之者則曰其为人也好善好善之效乃能如是耶心曰至誠而已至誠可以參天地之化育於是益知昔人之言為可仰也其曰惟是而行之于廟堂之上則公已效之曰但褊迫自吝者率以迄求而不知以道而現是未足為知公者之曰公將歸正鼎鉉遂一德以享天心而沛然下膏澤于民則今日之政信可見于天下矣是則有造物焉其如是以有衮衣兮無使我公歸矣無使我心悲矣此愚與眾人同也早遊門下特不敢自許于見知而中間恩恤之勤

似非咫尺可得而擬議雖仁厚造次必于是然蒙被之獲固然不知其况也不圖晚暮獲奉均勞之便拊循有加礼意逾厚益信前日之不敢自許與夫輒謂造次必于是者皆私己皮膚之見也今夫寒暑之變有生所同而有得之深有得之淺者非天使然其所遇之地適然耳以是而推則所謂皮膚之見者亦非盛德之所期也碩大光明匹夫匹婦不得其所則如推已而納之溝中此伊尹之志而乃公之心也一介所吝不復繼續以致其感然亦不得而已也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十六終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十七

雜書

趙郡李之儀端叔

莊居阻兩隣人以紙求書因而信筆

日近詔求遺書乃太平甚盛之奉本朝書最不備巨庶之家亦多苟簡不以為事自昔隋蕪南北兩朝經籍時富其所藏之地號嘉則殿其卷至三十七万大業之乱存者無几武德初纔有八万卷又平王世克得加則曰書八千卷自黃河水運入京師至砥柱舟覆而亡開元

中置使置院專治其事然著于錄者又減武德三分之一通一時季者自為之書僅補其闕以甲乙丙丁分經史子集為四庫安祿山之亂尺簡不存元載當固請以千錢購二卷分遣使徧天下搜索稍全復遂增四庫為十二庫一目為四庫矣文宗尤所留意而十二庫方充滿復經廣明播遷迄于天復遷都乃蕩然無遺又更五代之亂臣庶之家救死不暇豈復以此自表見故本朝書籍殆今未振宋後李淑二家所藏書亦不過一二万卷而已綬家又為火所盡其孫景年方展轉固足未

几輒死豈其數耶抑有所待也

又

油拳紙之所用法乃澄心之緒餘也但其料或雜而吳人多參以竹筋故色下而韻微劣其如莖滑受墨耐舒卷適人意處非一種今夏末涉秋多暴雨潮水大圩田之水不能洩吾之野舍侵及外限戶內着屐乃可行會在天以收成告既來復值雨寸步不能施終日臨几案忽、無况雲破山出時、若相慰藉者解后隣人出此紙見邀作字既與素意相扶几數十番不覺寫遍安得

能文詞者相與周旋既為之太息而又字畫不工似是此紙厄會所招也

又

東坡每屬詞研墨凡如糊方染筆又握筆近下而行之遲然未嘗停輟渙如流水逡巡盈紙或思未盡有續至十餘紙不已議者或以其喜濃墨行筆遲烏同異蓋不知諦思乃在其間也揚文公與人對非飲酒次人或以文為請即以方角小紙幘頭細字運筆如飛而每飲奕不相妨其詞又皆實以前世事對偶精密引據審確

所命意燦然如掌握中而利害明白不容有所增損二公皆一時異人固未易優劣要之東坡之濃與遲出于習熟而文公之小紙細字亦非有所必也故知熟則生之生則熟之貴乎無所滯閼尔至其飲奕相參而各能辨則東坡不善飲奕一小杯則竟醉睡或斝三未嘗放筆既竟讀其所屬詞有應東而西者必曰錯也但更易數字因其西而終之初不辨其當如是也

書趙鳳事

劉知几吳兢撰武后實錄書張易之昌宗誣魏元忠子

齋私謁廬陵王事嘗邀張說為證而說已許諾賴平璟力止之說得冒以為忠後說當因讀之而內因屈嘗語說曰劉子元叙此事太不假借說曰子元已死不可受誣于地下此事實說所書其稿故在說後屢祈刊削而說終不許世皆以為今日之董狐也至趙鳳為莊宗實錄乃將何挺論劉胸疏不載胸既相遂引鳳共政事去古侵遠所謂董狐者果何人哉

書牛李事

長慶初錢嶽典貢奉李宗閔以所親托之李德裕李紳

元稹在翰林密啓其事宗閔坐貶嫌隙自此遂結至太和宗閔為宰相會德裕召為兵部侍郎宗閔協牛僧孺併力擠之并罷裴度政事而僧孺尤力朋黨至不可破侵尋四十餘年縉紳之禍不能解乃有牛李之号武宗立專任德裕而為一時名相唐祚几至中興力去朋黨卒為白敏中令狐絢所中傷豈無心始可立事而有心則說不能濟使德裕不以前日為念而一心所事唐祚固未艾也

書揚綰事

楊綰少孤貧，独处一室，左右圖書，凝塵滿席，泊如也。雅不好名，有所論著，未嘗示人。後為相，時郭子儀再造唐室，勲德方盛，時為之裁損驕從，以避其高名。清節名者，實之賓也。招之，不來；麾之，不去。豈在汲汲自炫鬻以沾之耶？內不足者，急于人知，詎不諒哉！是等人也，尚何足云。聊以知有其實，而名自至，有之已非是，况無而自為有者乎？

書劉元平事

唐霍王元軌，太宗子，与處士劉元平為布衣交。或問王

所長，于元平答曰：無長。問者不解，元平曰：人有短所，乃見其長；君王無所不備，吾何以稱之？人不見其長，則為全人矣。蓋其質既美，則動容周旋，莫不如是。譬之加木，本立則枝條根節大小短長，皆中規矩，絕墨見者一一知其為可用也。已何釋焉？

書柳材筆

元祐中，錢塘倪本敦復通守常塗。一日抵書，相問勞籍，以十筆具籤云：河東柳材，予時方奉書，得筆試之，頗相入。是後訪柳不可得，而念忘不少。軫異，時予得罪流是

邦既到首幸自償所念而材乃歷陽人死已久矣為之
悵然久之過少廣書室得柳東所藝宛轉抑揚二十年
之負恍然見慰問之蓋材族人于是知典刑淵源不無
所自来也但予老矣字畫日退良有愧于疇昔臨紙一
歎

又試筆

手和筆調作字乃佳迫促取能未見其可前人任為一
事蓋藏終身踐蹈悲嘆窮通未始不在也退之序高閑
謂遼之于九秋之于爽詎不涼哉雖曰一枝要須如是

方尺僕知而不能行故白首如逆風駕船進寸退尺不
固誤有見索每臨紙必為見奪况手未知筆未調又迫
促勉強耶以是此紙逢厄會定將覆醬甕矣可勝感嘆

書陳格石刻

予少時客廬山見諸刻石字皆有精神遂而求其真蹟
率不迨也乃知模勒之妙有以假借致然是後每作字
必歎息不得其人相与表發比過金陵所見如廬山時
至其畫筆則又過之迨詰其所自蓋南康人陳姓名格
從事于此十二世矣予因知他人必不能至是必以信

予平日一見為不可易也凡技之善如庖丁解牛輪人
斲輪直以神遇而不以力會然後為得况十二世傳習
之久耶彼徼幸于一旦之遇者雖資藉展轉豈得不自愧
哉

戲揚元祭

楚令尹子西將死家老請立子玉為之後子玉直視則
則于是遂定昭奚恤過宋有饋彘肩者昭奚恤呵之以
謝尔後何何則則更為歎息声嘗究其所自乃得于此
元祭偶有系蒼黃失據屢詰之輒阿之則予固知元

祭非二人者不知其声從何而致請知者注出

偶書

俊傑廉悍雅健雄深蓋嘗見其人矣既独立于千仞之
上則下視万物如在掌握間足一跌遂致于訖死不復
振故曰知所愛則知所養也不有其養則無異自卧于
地以望百尺樓上其免于物役固難矣所謂俊傑廉悍
雅健雄深者尚何足云總一間耳而相反如是所以擇
術不可不謹也

贈人

丙戌正月九日過彥回明憲稍理蘊火取爐焚香烹茶
脩然相向欲歸而德威遽至復坐笑語徐視几上散帙
得老杜詩五代史廬陵歐公集宗文選不覓駭愕輒謂
彥回曰子之膽過身矣已而抵掌相顧曰膽未足大始
我孛孛尤為有罪姑溪老人

書劉九思建茶硯屏

番陽鍾弱翁少有出塵意中間輒崢嶸戎馬間以功名
互表裏晚乃致位通顯然無妻妾所與俱者終一族子
似已不自得于半塗之失矣故每于世外人必從容展

卷若相氣類者上饒劉思道以術名于世嘗得其建茶
硯屏云昔嘗相遇于京師臨分以之為別其義不可忘
也遂命王成就之予方有所適思道冒大江特見訪予
歷陽出以相示因以記其所自來亦以尋吾弱翁之旧
地崇寧五年九月十二日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十八

趙郡李之儀端叔

手簡

與蘇黃門子由

久不獲修記師門雖穷在途然窃借餘光不忘自振惟
是耳忘日枯求一毫髮洗濯增斯無復可得以故系詠
拳不忘鑿寐秋深江上猶有暑氣不審燕居却掃尊体
動止何似茶惟神听冥符日有勝趣万事既不復徑意
則御風忌氣遂与造物者游矣不腆一介尚冀投老餘

息猶及款待不勝係吝之私更祈加愛

龔其深之

瞻望門牆僅隔一水然聲問不之而歲時殷勤所當展
盡于師仰者不應踈簡如是臨分雖不敢輒齟齬其馳
情繾綣不得為無憾也春候已深日來尊体動止何似
老境流落不圖遽遭此酷永日如夢寐中夜間則申旦
目不得交力量不充固深自愧惟是四十年艰苦相依
平時家事取給已不易堪而有一急難則委曲經營不
遺餘力情則夫婦義則朋友既使之到此地終不得同

歸念之祇欲下見蒙眷深厚未能執手號訴臨紙哽塞
不次

與蔡寬夫

不奉教晤已復累月懷詠重春朝夕以之早夏清潤恭
惟尊体万福于是遷徙已得所說亟因躬問動止屬乍
到不無應接之冗用輒踴躍尚幸少休獲踐鄙志瞻望
門第可量依仰

又

衰晚無堪實門下舊物永懷先公惇養之素与夫高誼

延挹之勤每以身主朝露不能少見毫髮為念異時東
坡老人則曰拱把必可以至于丈步驟方習能萬里里
者于左右常一二數流落遐遠勢地日光明一見豈復
可得不因倦緒遽投挽引雖未畏從容景暮所期然欣
幸之深未易展叙也臨筆欣

又

比到采石遽聞已過城中輒投先書具道欣懌持書人
回方審所得之妄已而又傳遂同何明道徑過金陵矣
悵然不知其况久之乃承尚留湖陰頗得求田之適即

欲修謝不謂汨沒竟尔淹晚初以此地或可少延窈祿
之頃偏陋易得以乘加之宿咏犹遲渠可一日以苟安耶
雖墳墓所寄亦將營葺就緒再理舊轍万一舍館定庶
獲忝隨杖履之後也他俟躬致

又

不腆之役已滿任前期轍再請猶未報可遲暮窈祿覲
顏何控然負綠覬幸祖寬待哺者之責尔召用未間尚
冀周旋勝踐之餘連蹇不類定應果慰此意否向風增

各

與吳朝奉

前日郊外拜別後二日有傳舟人未解者比再出城已不及見相仍幼稚多病未卜行李所之早失脩記可勝愧仰計程當已定館乍脫塵垢利害之役而有溪山隣里之歡想劇慰懷不為加損固非待晚生縷之獻愚者竟不免西行冒暑就陸其味可知俟至閩中時得通問次

與叔倫提孝朝奉

久不親盛義問欲致一書或復不果所以系詠之深固不如是也比承終制還朝稍幸班者獲奉餘晤進聞舍

館所寓時得通記不謂前日方遂邂逅斯須仰奉教益開浣亦多矣已而得家門伯母下世哀苦累日不勝見在式假早來出就諸兄議成服歸得陸刺乃辱臨屈謹謝重意且夫迎展感激復深愧恨向晚尊履何似無緣造謁幽僅促膝庸致久別之懷臨紙不任眷

與宋榮州

伏審顯膺寵數榮進崇資叨願有東聞報增忭伏恨阻遠不遑陪下交以相先竊借光明但能知盛事之難值謹具狀賀

又

久不獲嗣音門下每于思道書中得聞動靜踈遠且復
廢棄之餘色々然理幾何其能自接也不審一顧之舊
尚且記鐘已否初暄恭惟日來台候萬福新恩之寵非
才望有以稱之豈能至是無緣從賀客之後而又得之
已晚比復當前而反贈茲登憐々倍深愧負想像一時
歌艷何量引詠

又

喬松巨柏非高峯絕壁未易為託以所托之如是宜

干雲霄直日而未已也又况日聞所未聞日見所未見
其資藉宜何如哉非肺腑惟義慰有自來豈能至此更
期際遇終契超特欽欽欽

又

晉卿家必常往還兄弟想皆顯達矣聞有尚主者得非
完相乎別當修慶次因會叙為寄聲平時班々一見之
而未嘗接語料亦不復記省但寶坊一培土未易忘懷
也臨紙哽愴

與俞叔通教授

暑中不審旅舍何似瞻企盛義無從請叩區區可知高
文聳動榮現然未敢廣傳朝入匪暮遍天下矣何時再
幸占疑病恭修布疎略

又

寒色伏惟尊候清勝眷聚無恙至節日阻陪樽_下為壽
可量傾禱不肖戰事粗尔乍到冗瑣病恭不佳每愧誨
言馳情不已早晚而來奉有道君子引企且旦不知其
勞耳盛寒珍重時既玉音

又

前日連獲手教并盛文二篇曛黑索燭未及恍如在日
園中矣既而研味高致非特如僕命騷人不知三代以
來作者尚可分路揚鑿已否神遊不遠疎然數日脾氣
作憤如醉人無緣款曲承誨以悉別後牢結可知舟
從定在何日路行毒熱踰伏不易處吾生不如意事十
常八九每于左右眷眷尚覲新春東去再尋杖履之通
自餘不惜音驛交馳惟君子勉強于我也千万垂亮

又

近附遞修記當晚左右兩日連捧賜教爛然禮意魚幅

不能盡畧其過陋尋繹所况浩乎若決天漢之瀦而注
之廣漠之野唯堪眷過重為愧戴伏惟待敵里中德况
佳裕眷衆寧勝昔庖士元為南州士人之冠以世論之
則兵戈之際與夫一道德同風俗盖今日之盛也吾不
知賢士大人能相先高明以掠士元之美否區區願親
之誠非尺書可道指日以俟言歎

又

伏蒙不鄙孤陋過示盛文人編衍溢眩然雖前日蹈海
未能若此文章久不到此惜乎先帝不與見也然神遊

不遂固當有享輒已傳錄願少寬似數日偶誦一二對
于同舍中徵索者紛々日不自給瓌傑倖麗一至于此
尤劇賞慕

與吳給事

遠去門下遽涉改屐詠德懷眷尤甚平昔氣候未定不
審台候起居何似哀晚一介雖說敝帚之末而從容敦
篤尚懷素志其如傾倒絕世之蘊欵暮出處之正盖尚
為左右頌之矣庶几鋒車未命猶及旦暮之歎

又

早以山陽舊坎稍低下不免雨甚水不能洩河漲凌注
念欲遷者久之于是得卜適介盛德臨附一方與夫當
塗令公部屬之使固知仁人周恤必以是為急難而赴
之必克然常情所期近在咫尺隨事應見而已不圖光
明俯暨委曲是同而令公不遺餘力恐已事未必能爾
纖悉畢奉上下翕然素隨存歿仰佩未知所以為報雖
已躬致其勤如是此念何時可忘系詠之深責具申展

又

急足迴倉猝具書當獲塵浼稍不果嗣音推重在先引

詠舊眷不忘顧屬早春不審起居何似久為人物所先
加之有勞簡在淵察豈外計可以違回者流落倦途尚
期擊節迅除少慰向暮尔朔風耿々

又

罪廢沉溺無復舉頭之望解后舊遊仍值提按之始恍
如斷夢感慰可知歸來幸畢葬事然望德門自是愈遠
矣與言所暨倍深依邑胡族淪落聞振拂不惜力是亦
仁厚所期要之于時猶不可及也的便中卒尔馳附瞻
望弭節仰冀善衛

又

前日獲侍樽俎新築落成瑞應表發仰佩不遺與覩成
美感激不在言也依回里巷雖側聞盛事而哀遲不振
愧無以形容燕陋之語以致一時之遇過蒙延挹置其
不逮而曲與之進敢不矜勉以是勤眷持斧般門則已
非據而老筆在前姑投一笑之地而遂覆醬甌乃出望
外矣適在坎山不果躬致賤懇仰冀深照

又

分餉柔毛何以克當但恐餉德之餘藏神見夢羊蹴蔬

耳某物若干謾實回奩非敢為報也餘遲旦夕面謝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十九

趙郡李之儀端叔

手簡

與何給事

某為公家客久矣雍容談笑雖粗領風味獨未得于利害之途盤旋多事之際心因疑之而誠或未盡傾向也于是炳然乃知所疑為自失蓋德度之接無不至于至誠而加惠哀蹇迫出常矩古人謂感愧則有之知己則未也不虞一旦兼獲蒙被而其自失者愈知為可媿矣

霜候甚寒恭惟台候起居萬福方遠參近期以時保
練即慶遷擢

又

此來不謂已晚汲汲所役僅能勸事故早時所願得于
參承之日三分不及其一末路何堪廢于此念或不見
負合亦爾耳則其他可知不審高明亦知梗槩否浮雲
去來星日固在殊命之慶定在新正不妨激昂懽緒自
放未去之日為邦人不可及之思也獨不果竟投勝韻
執

又

稍不獲瞻近懷詠高明尤甚平日冬候浸寒恭惟起居
佳勝衰晚待盡而已既遂參承之願則其諸一付度外
尚幸再約趨風以竟款叩爾屬心門墻筆下何可是也

與楚守賈朝奉

託姻疇昔常謂淪落異地無復參承之幸遲暮何堪遽
在末執欣佩固已不貲而歲晚相求可量欽系江山苦寒
履况當復何似借地為容咫尺即在要頭尚稽展晤倍
劇傾馳

又

日者馳控特未卜見錄也否書來悖叙流渥豈勝愧哉
里中人情易擾風物飲食粗如人意伏計坐嘯之餘居
有多樂老境何日獲從井上出過庶幾政績超騰徑躋
華近而缺甃之間擊節為應也

與金馬部中玉

願視固久冗路低回無階自達而復不當行李之便留
連鄙念蓋不待說而後知也于是遂有叅承之幸則疇
昔湮鬱始將一洗無餘矣求之異時端若有數霜候早

寒際戟間閔近來不審尊体動止何似見上應根相見
之晚斯民懷慕非一朝夕不妨就陞顯職暫為一方之
福雍容少日經席蕪近以協僉言也區區尤劇欣跂

又

自承命下累次屬印吏候大旆所舍皆報以未得其詳
繼聞已赴汝陰即紛走介修慶就闕起居尋獲印申方
知遂席新渥猶未諭取道之方今日覩公移乃知由毫
宿以赴國門竊計朝晚入覲徐卜所向區區上記淹遲
庶在矜惻

又

陝右古郡風物飲食皆可人意雖曰道御賓客多自城外往來可想及者有數固右左即可之地而偃藩之勝似亦少能過之者筆史已遣接人并什物供帳等一一如昔誨謹已嚴備為待矣州宅深觀老木頽頽相錯北顧大河天下之絕觀也不妨暫快登覽之適遂還寵要在人實為蕙盡他有所戒敬服來命

又

日者得漕檄至長安既到而諸公皆並邊矣邊承此委

欲訴以免不可得且不謂住此許久方其往尚有殘暑凡禦冬之具皆不隨此已盛寒營葺不及甚以為懷大旆之來非特非人僦設而愚者叅承為至幸遂獲早歸自是私分上一不易得之事伏望稍從行軒不勝朝夕引詠

又

此距京西才數十里界候最為淺促凡事隣邑不相關如大旆果欲少慰斯民之望故期出郡之日豫戒邸吏或隨行人急走一振州郡迎候自有常數不宜使之失

備且不及也皇恐

又

門中貴眷伏惟万福今必同行矣東玉金玉想不輟通
問二舍各計安勝近皆相會已否容另附承動靜

又

近專遣人至京師上祀竊計塵境瞻望來旆我勞如何
適得振雷將叩境上方此盛寒尊履佳勝諸懷非侍坐
不展朔風眷

又

承大旆已過國門日南斯民跂望玉趾淹回敬問蓋不
豫知遠近皇恐不能堪亦望有以見亮苦寒伏惟步履
之餘尊候万福諸所欲言畧具前記要非促膝不展前
驅在我眉睫間矣欣慰渠可名哉

又

方欲修問專介遽被翰墨存拊愈厚感佩無已牙兵衛
從州郡常礼但愧遣行差緩尔或尚缺用當以見告應
命更佇委報

又

違去門下忽行投之拘不時上記三意有以察其過而
懷詠眷存當在依邑獵寒比日不審尊候起居何似高
明豈今日持節明日擁旄者從容上前極口論天下事
使在廷聳然有疑得質遂皆信悉以席華近以慰一時
頌想而久未我契者願豈遠哉修慶綏釋執筆敬各

又

鄙拙早不如人蕭颯異時詎敢覬幸于知遇然往來伯
仲間亦久矣其如解后綵衣之餘猶記彷彿而契義自
求又將輾轉蒙冒迄未可得悵然此懷每惧終失孰謂

一見欣然遂叩資藉延揖之盛以所獲于動容周旋而
遺靈假寵之如此茲豈平、可見其盛遇耶至于樽俎
豈隆祖帳華茂傾一意于俯格而至巷無居人則剪烏
弗類其將何以為對歲晚致効幸或有得向風耿、

又

迂拙背馳自于吏議到蒲尚嚴黜尋欲泊家一面赴調
于法須候交代不免迤邐西來所至親旧由連又繼得
漕檄俾往長安凡四十日方到故復淹滯送還人不免
有妨差使恐懷無已不審雅眷能復矜照否然路中雖

苦寒傾恤亦備尽走失才数人耳代者在蜀中杳不闻
耗势当春初或得就道比中与比近有幹委事敢幸不
外至祝至禱

又

陝原僚友多佳士水鏡固不能逃其如春首有將替及
垂成者不得不仰圖門下敢望留念吳節推真实有守
敏而能文以其直实故人少知者司理董君介廣強果
事多頼之二人乃將替者其他尚可有待于異日僭易
展轉皇恐皇恐

又

速去麾戟遽復踰时歸計既尔蹭蹬又軍事擁来意况
实極惡有愧于牽官書問不继果信其如是哉春候寢
暄伏惟静鎮之餘尊候動止万福陳力四方使節少休
便當濶步華近尚尔低回是豈在我不及耶天人未
始相遠即慶儀異別對殊渥

又

願親固有日既幸資藉乃不得為從容計退訟歎然每
自日下來者皆能道經由瞻見比日起居之詳輒用為

慰區、代者不到四月中定獲參展未問更祈善衛

又

蒙約意亦忽、每因明窓軟火清坐相向間作無我語
以披氖翳之枯定將早晚可遂也陝服号當路然事絕
簡應接亦稀少向上之夫能不退轉否

又

昨日侍坐不甚款晚熱犹可畏勢难稍久然所得于盛
義亦多矣清晨恭惟尊履佳勝时序忽、曝衣乞巧遽
見節物豈老境歲月易得然即可喜亦可嘆也早晚再

圖展近

与蕭季文知錄

比承當路或不相容不敢仰叩所自此者遂知朝論取
直公理終不能屈果有是證君子不苟避就又復時評
在已耶然則超然遠奉似亦無足猶豫要之待其至而
復動無自皎、或取愧于從容也仰投氣類輒尔借洩
當塗風物自可領略果不屑其陋則旦暮周旋私幸一
何多耶襄陽固不惡盖剽問餘論故利害因得自警不
勝翹跂小兒官期未決亦欲月終遣行雖記庇不久要

亦資藉契好尤重攀緣之澤也偶作十餘書不暇謹悉
別圖申叙次

與彭丞

久不獲申致門下為力有限而所應不一忽易成荏
苒馳情眷旧未易咫尺可論也逼歲到家首辱流尚所
以不相忘之義尤見惇篤时序推遷恭審廬次支勝瞻
望一水未果躬叙其殷懇之深尚冀併得展展向風罔
然

既不入城無緣瞻謁來者頗能道見恤之語感愧無諭
秋爽伏推動履清勝旦夕遂歸系望軒屏倍深依向被
召北行庶几迎謁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二十

趙郡李之儀端叔

手簡

上宰批

罪廢苟生屏息窮遠瞻望門伋如在雲外固不當輒修
記室之問然息出一旦義均存歿是豈平、所得而擬
議者雖分同腐草其如餘息未殄則其情可容自己耶
庶几憐惻特賜省錄是身几何顧不足以論報効期于
結草則犹未離乎類也切謂隨所愛生此念常在一語

儻誣天實臨之引詠恩施形留神往

又

非意之醅莫此為甚儻非姓名猶在記錄則安能遽有
茲幸恩旨既臨奉家慟絕以所遇之如是則其感激銘
鏤不待形容而後可諒雨露不私于草木而草木蒙被
自有淺深自非力回造化未易有此服天地之仁佩鈞
陶之錫雖多言不過于此其憐之所系惟自信其無有
窮盡也

又

壬午歲聞被君自穎昌丞來獲見于國門外舟中蒙問
芳甚渥矜惻相仍未几自以罪去流落江之十五六年
方其來時一妻一女子与其婦一孫并身而六相繼哭
之念一身独在晚才有此兒實相与為命而交造者知
其如是遂用以快意果得其實固非所辭而乃繫風捕
影巧為訟端一隨橫逆又復五年不惟父子生離而特
以官年六十有八豫計當叙之年則已七十遂當致仕
祿食不繼固非所恤遂將自此以至屬纊終不能脱于
罪籍矣欽承至恩大德天地有盡而此則無盡使瞑目

得為全人捨息地尚何望哉向風不竟酸鼻

又

暑候滋熾恭惟雍容陟降鈞履万福某哀晚一介于世
不異疣贅流落既久不自知其生理可乘而日期朝露
之奄先每念獲齒門墻雖未得從衆人之後承顏接詞
周旋盛德之遇然所得所蒙固已如万鈞之重常在負
荷而若不能勝端所謂子在回何敢死尚以是僂俛而
苟在也隙馳荏苒忽、踰年霄壤變絕其交則氣與識
尔盖無時不在光明中亦間容借易轍通記室之間其如

破甑弊帚不以廢毀而居有眷、不忍終棄之意佩戴
之深尤竟未即仰承旦暮為可恨于是義益高矣情益
厚矣瞻望息席翼、不暫捨于眉睫間咫尺將自慰其
繼徠且覲束帛以見從而叙謝則方且圖之邇風倍劇
向往

又

此者伏蒙上恩特還愚息遂永祭祀之繼祇奉俛伏揮
涕不知其已闔門悲感真若再生九原不昧啣結仰可知
傳聞里巷一口嗟惻流布所及莫不聳動具承天地之

德不間迷側至深至厚而蝼蟻微生輩芥賤類驟尔四
蒙果有是事耶夢寐間也眷言此義倘非極渴展畫渠
能至于是哉訪古則或有之于時實未之見瞻詠門下
恨無羽翰可借而縮地之無術凡屬枯株但驚根葉損
有敷榮之向亟將自効于躬致一言之薦而未得尔臨
紙哽噎筆不得下者久之

又

自罹非橫五年于茲雖愚昧或致分同腐草而家世之
傳無斯須少忘因伏井底感惟飲恨忍死期于尺素之得

伸而有再瞻天日之幸然而捨門下其將何地可控耶
早日得報脩載生成之意出于特達故缺菴間睨、不
知自己夜以繼日尤如在沸鼎中前月又得報知德意
已輒而天日遂將矣目窮心潰閱月而方得之于未得
間其情可知既得之則其情又可知也姑急馳此介畧
布其端餘俟迺遷申展次

又

人与己雖父子之戚矣有时而不能同地与势若風雲
之會矣有时而不可合何則人各有所見而事亦有所

礎父子可同也乃或号泣而随之風雲必合也亦有去
來而相背况君臣朋友之際哉以是為不易必又以其
賤至微未嘗接眉目通語言遽蒙忘其不同与相背
一語之益如石投水遂使挾山起海不為之難而枯木
實灰果至于再作理固莫窮而世亦莫之遇也今日之
事是已蒙被已还惟自嗟駭不報之恩百身何據然上
雖不期報不其得而已耶百身有尽而志則無尽神理
其遠哉

又

竊伏草莽十五年矣殆若根蒂連結毫髮不容相遠自
冒齒錄即有請見親依之誠初不謂贈登至今已而不
腆之所懇惻或甫之展轉資藉上投極援既荷憫恤三
二年茲遂欲申其素志心往形留以日為歲尚尔差池
竟至不離尺寸而坐受大賜雖高照三撤其形跡之間
可得不愧不作已否止候措置目前猥瑣坐圖操筆平
陽之門矣仰冀重德厚恩終始矜察

又

久欲一望見門牆而淪廢孤外犹未得為全人故贈登

未果自達老日益迫一旦奄先朝露則賚恨九原而自
絕于一代人物也既付與遭遇之如是而不畀之以早
其造物者果有意耶抑無意耶雖誦其詩讀其書不失
于心期亦非得已而言尔幸同至日可使有憾于異時
乎溯詠之深罔然如失

又

窈伏榛莽瞻望門墻如隔霄壤然至日光明同在一照
臨而系懷覆盦之下私淑為深尚稽恭展伏覲上休春
注倍保崇重

恭審蔽自上心罔用博器遂膺制拜迎爰旌旄中外
惟
忭一口翕如是乃儲養有素理自應尔無階進陪賀客
之後延詠高牙倍馳丹悃

又

礼成樂作德化日新黼黻声名幅奏遠近权衡所倚則
端蔓若腰各得其通真所謂粲然如繁星麗天而舍次
之辨舍五行何分斯人望而畏者實仰盛德何日親被
提振向風罔然

又

近者輒以專介上境記室蕞尔樓蟻之誠諒獲塵控春
陽不期于私而得蒙被之歸寔均纖草疎外鄙朴不知
恭事之容但歛芹炙背知其愛而不知其有犯更在於
恤有以諒之

又

司勳張大亨旧季曾子同为文章整潔有程度而不妄
形容盖一时之秀也頗聞收采季者之幸

繼有所介冒塵記室特以未遂叅承心如欲墜雖可謂
激切然勢莫之應思地常有眉睫間定將何日獲瞻望
忽：初暑日來緝熙羽翼益被親信天人所符合候動
止万福造物既有以鍾之其必有以成已一代光明何
啻六五帝而四三王也所以周旋至是者復何人哉草
隨風靡不自知一介疎外之有間執筆耿々

又

伏承討論之暇儲思前日翰墨遊戲之蹟流傳所先想
已充叔絨襲而近时所期如眉陽老人龍眠宗子固非

俗格而似亦不易得者輒意列鼎之飲不能無澗沼之
毛山林之莖投閒而進日有老人戲墨六扇一硯屏所
寄所錄詩兩軸龍眠所畫松上道人一軸御馬粉本一
軸乃盡所有而得于散失之餘者奉以技賞鑿蓋平日
與二人稍款玩于朝夕不知為可貴隨得隨失不能保回
視既往遂竟不能多取而謹藏之深可憾者別有家傳
吳生畫天王一軸此則開卷便可知上乘恩遇殆以先
祖得之迄今百有餘年甫為茲日尔借易塵控諒矜賜
察

又

竊謂既為門下士則于門下種々不應有間方先公啓
手足以至奉窀穸皆不得自効于衆人之後哀挽挽所
相又後時銜恨抱慙無以為控乃僭易狂斐有託于紀
室不虞委春逾厚遇形謙謝伏讀愧畏莫知所容又復
一時迫于修附不果親寫雖情文未至鉅錙而私懷不
能無所負謹繕馬上呈伏冀恩私時垂矜亮

又

每承真翰未嘗不反復吟諷几至成誦紙散墨渝欲捨

不得語高而意尽藻績見于隨得信絕世之文雄也平
日頗有味于此自獲委眷頓諭乎日之習何止効顰愈
陋端如欲避影而走于日中其超然自有到處何可得
耶以是弥恨親依之晚而歎席之尚遠也

又

此者專人回跪奉親翰欽承隆厚揆非其據雖包荒固
不遐遺而佩服之重既崇且感輒欲効儼句申展又慮
接武記室五技易穷其繾綣一介之誠則其勤不過如
是瞻望思地但劇歸向

卷二十終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二十一

趙郡李之儀端叔

手簡

上時宰

初暑伏惟鈞履万福此者無前之宝鼎然傑出穎卓之
才因事尤振丕告列辟輝映相盛雖參以他務而并奉
之然超軼絕塵則在是也加之制語有法事詞為稱辱
在題品遂因諦味已復成誦于所能誦則如見其人惟
是不得從賀容之後倍深依向不宣

又

某自微声迄瀆二十年固能時見一斑于管窺文豹然
親承警策如前人雖万户侯有所不願者定能終有為
幸已否門庭愈不可及諸有志者投閒互進所長而規
矩繩墨各得于一顰一笑曰其所有亦或選掄之及拱
把便知其材可指日遂至于合抱也方中回首一柱特
表自揆則非其輩類如得一竊嘆于衆人之後足矣臨
筆增吝

又

某哀憊且復拙于養生而又傍無飲助故家食之日少
而晨務之力多是亦造物者所以什之要之竊慕耒耜
其日寓手應固當因時以勉者氣已不振而牽制復乘
之真見負于幸得之際而有憾于無窮之曠矣尚資竿
牘之賜肘輒興起願親之勤尤竟既高益遠矣

又慰疏

某疏言日月流逝伏審先政太傅已經除祥恭惟攀号
躡踊五内分崩糜潰額冤何所逮及孝思奈何罔極奈
何某伏限在遠不獲詣鈞屏祇候申慰瞻望摧哽可勝

欽系謹具疏不次

又

不審近日鈞履何似伏審上休眷注無或追遠之遇與
時御宜益茂久大

又

比者以所賜二經并寧先賜鍾銘見寄者欽承至性知
無以為泉下之振而上憑佛力以乘因地可勝畏仰先
公踐履之素不待資崇固應超特其如純孝之篤深休
增上有教而恨無以自端也謹當十襲時出而讀誦之

少助勤至忘自效其涓埃也鍾銘輒志其鄙而黃緣于
諸作者之次僭易呈覽

又

除祥之及以避遠豫不得其日故修叙獨後然礼意不
得而略庶几息炤有以加亮不遑致恭焚席仰承變服
但引詠巨槍遙深哽塞

与祝提奉無党

昨日庶几展晤不固鉏鋤良眷之也早來伏惟起居住
勝專介被問所以慰藉甚款感愧無論行李稍遽不獲

瞻望倍深約結介還方食具記草率皇恐皇恐

又

早來辱訪別少親妙晤尤慰披寫日高尚寒恭惟起居
佳勝于是大旆經行首賜臨問遂獲周旋燕俎所以存
拊款盡鄙陋何以為據非氣類曲敦疇克如此感服銘
佩倍深繼續適到津亭已失浮騷度其勢不得中教行
色系慮之迫庶几見亮

又

某流落屏處不復通好時日雖欽詠不少忘然門地日

益遠矣比辱暫屈使指但竊為一方致慶而不敢輒投
繯綵于是弭節尚意犹在省錄知躡願致之勤滋恨無
地不固加惠鼎臨遽先翰墨敷諭款悉如接盛遇秋冷
感激而已他佇續貢不次

又

詳別忽、逾時系詠雅瞻但深約結累日方治行主于
一見門下而北稍博按部將復經由以故少留仰俟瞻
叩遽先翰墨委諭詳悉尤佩不忘之意伏審乍令起居
佳勝百臆頌款席可究不勝奉、謹具奏問

又

日者大旆徑由丞走行府切承會食川中已而聞改轅
北去竟不獲一奉教督欲為鄙懷跋詠不少間庾伏途
日不審尊体動止何似瞻望祭戟有必可見之地未有
其涯向風可勝約結

又

準擬還自信州便道獲款蓋論不謂行李甚遽但劇引
詠相繼便囿上託五月中感寒疾已在必死之際偶爾
就安然汗雨復作淹回凡五十日矣今又愒々氣僅相

屬書問不特端係于此亦必有以見諒久聞府事嬰拂
雖一方蒙被德澤其如方暑小勞應接不無自累也達
吾之所自信者以所之固知無入而不自得也日期便道
忝近倍深聳向

又

某到太平四周年第一年喪子婦第二年病悴涉春徂
夏劣然脫死第三年亡妻子女相繼見捨第四年初則
癰瘡被体已而寒疾為苦於其中間人情不相當靡所
不有自忝冒叙復便欲迤邐北歸日復一日今幸苟生

勢不容更住矣輒不自外門下之曰濱二十年雅辱知
憐且非旦暮于是如在井中去死地間不容髮引睇尺
素何啻再造故忘其僭易上干使臺暫借一寬舟只至
山陽度往還無四十日自不妨別差使万一不在所絕
敢異此月下旬或二十間得之幸甚先望貶付照牒仍
得一寬潔差新者一家并亡妻靈柩同載不得不慮皇
悚皇悚

又

某賊累三房二十餘口又有靈柩先因唐欽叟處一舟

般載不盡又唐舟年深疎漏止可載輜重幸小子除服
合得一舟不得已上冒其詳筆下不能見但目即奉家
如炉炭上果蒙曲應殆非平日可比伏惟恩仁俯契真
切悚息悚息

又

某五月初寫下前啓相次得疾故修浼淹緩自取苗滯
之累前啓更不易庶几見念知其意非今日也皇恐皇
恐

八月八日某、頓首再拜連水使君元章公閣下伏自
拜違行四年矣書問不絕相遠之勢然也到京見交遊
尚未遍其見者道公動止與夫政事之在人口者十居八
九則知吾元章公有進而真不愧吾欽挹之素也如何
如何秋高氣清迺日不審尊体何似行有召命未間千
万加愛謹奉狀咨聞

又

某上啓元章連永使君節下近委叔貨遽當已塵浼京
師自六月至九月兩連晝夜不絕氣候已如冬月不審

淮上如何伏惟政成民樂履此初寒起居佳勝南來者
一口交譽謂自過揚子渡行路無不咨嗟頌詠每道及
公名姓則以手加額上不謂至此而猶未還召其勢亦
不能久矣更善希愛以付之

又

某啓末路間閔獨得于公為多不謂一別便不蒙寸紙
則平日眷、殆將委如草莽耶抑將有待于我而然也
近見子魯曾公書道公季術高明政事疊、挽之不斷
企仰可及漣漪古郡拒我松楸繞一水風化漸清我亦

公桑梓之民也未能輩父老申敬麾下可勝耿耿或未
見忘時賜盡教

又

改月伏推起居佳勝奈享傷感殆不容遣免以故先承
降問兼辱元暉下頌敦叙稠重尤劇佩荷見命晚集敬
當祇赴只是食素不必具肉幸甚輒欲更求十數幅字
如此紙可用否必欲得何色目乃入用先告示及常携
往也

与小米 元暉

納紙為請別自一段目錄恐兩移一蹇輒煩過庭為了
之仍早得之甚幸流落人間乃是超然之物不易得者
今日之遇也挂念挂念

与彭季士

某啓久別教席仰詠不能已暑伏舟行良苦尊候起居
何似區區欽佩緒餘常有願親不足之懷于特又將西
去瞻望數千里未卜承侍之期臨書黯黯敢冀委時自
衛鄙誠千万蓋非書所盡

自承召命日計行李須郊外迎見遽領教墨深愧已後
時矣將聞德誨咫尺欣浣可知

又

兩日少故阻奉教席瞻向盛德義不少忘恭惟從者無
恙承今日殿對遂即黼座問勞之際相慰淵衷佇望之
久方出局偶餞一旧僚出城明日當叩師几

又

久不承師誨雖再具書而瞻仰拳、蓋非紙墨可致者
其欲見之心朝夕東引伏辱手教曲記過存伏審赴召

已次都邑霜寒尊候起居万福出局遂造席末區區謹
俟侍坐

又

孤苦殆尽久不得君子之教雖餘喘不復自理然向往
之私惟日北詠逝至忽辱手筆藹然風義未忘罪罰而
遷官之處有愧為問之独緩比日後不審履既何似恭
惟庭闈康靖眷聚均福書成尚在改歲常格所拘稍滯
雄奮古者治定功成之際玩心神明而沉敏之才多後
于躡等良務寬大以矜類求

又

今早講罷即詣直舍承騶衛已出晚尤毒熱伏惟尊候
動止万福少暮下風比得親侍將一月切仰高明欽戴
無已會此遷改遂失依賴下情瞻恧何似可言拘文非
假不敢輒詣牆屏謹奉手啓

与刘延仲

前日遣問承暫出翹仰為懷連日出城倦甚適方見中
間所惠簡尋失為答悚仄悚仄秋暑欣審侍奉万福馬
以病足見借馬出入必無用矣他日望宿戒也一二

日相見有客才起草草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二十一終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二十二

趙郡李之儀端叔

手簡

與姚漕

某惶恐上啓運使戶部節下低回任路常在光明中地
偏人微無從瞻望比承振采一道而里舍所寓適依庇
昧欣慕所期實均有衆首夏清和恭惟尊体動止万福
系詠門墻未獲道名將命尚冀哀遲或在記錄不宣

又

屏處江上忽二十年曠昔難忘常在欵挹敏茲談合表
儀多中故省戶使臺繼膺寵數而勢地既阻無從脩記
其知懷德固不少懈也此多在墳山失于承候今已在
衆人後矣亦鄙分所應尔也餘塵未拂尚幸按臨得從
賓客之末乃所願言庶几侍坐披悉

又

退縮里巷實依德庇眷言曠昔蒙被有加拳、負荷之
深未易形容可寃也冬候未寒日來尊候動止何似委
寄固重而隨地振采下受甘賜上收其効日儻褒顯邊

膺柄任非特一介私淑而然乃公論之所歸也引詠門
牆可量傾逆

又

中間便人蒙枉教尋欲脩叙而持書人已不見差池重
意之辱寄顏無地哀晚兀、待尽而已比聞暫總帥事
輒期一見以酬素志蒼顏白髮仰附後車之載或能上
助仁者愛老念旧之樂私庭無助凡米鹽瑣屑率身履
之用是贈證向夙何已故都可擇之勝固多乘時抑揚
不妨自達順御而起見絕韻回以付之翰墨足為一方

無窮之美觀也恭為哀日實為榮為臨華倍增跋頌

又

溧水縣丞李宥者知文都尉家賢子弟也和文樂義尚
賢天下孝士大夫歸之具風流所暨至今凜然而宥不
獨有其家風又能悉心政事所可稱美幸託臨屬前有
改官狀四紙矣垂成之際一奉則其德倍于他日伏望
特達俯踐所請不勝企祝方此閉陋不當率爾為言其
如久荷眷遇亦以仰報也皇恐皇恐

與周漕

某皇恐上啓委質後塵雖不能旦暮師承然竊借光明
常如星日之下臨也不腆之役久益如冗故稍不獲
修記起居系詠拳、當不得講而後諒冬候微暄不審
尔日尊履何如早期數月間獲依門仞荏苒不知所計
殆無以自名其况尚冀未遷召問犹及俯慰

又

某三月到此稍為完葺塌陋以陟夏大病南秋即入墳
山前早後雨以物理特有以見制竟以工料不契暫歸
以俟春暖間承接卸經由每過必見問以至親屈大旆

臨碩蓬華所以加惠哀涼然嘗求比于古人而蕭焉何
堪未易負荷高明一時人物得一望已為遭遇而衷曲
瞻存之意有加無已非今日之事也臨筆倍深依向

又

逼至節方自墳山歸恭聞大旆徑過德信宿失此叅近重
以為塵已而捧所墜教存拊踰厚紬繹增愧退揆畧無
可採而盛德礼意日隆定將何地可酬茲幸向風罔然

又

伏蒙親寓別幅白旣朋樽飲君子之德而研味委意之

寵如奉款席可勝欣戴又後超世翰墨文詞之盛璀璨
溢目一時榮遇未易形容也不敢別具公狀為謝深恃
異瞻

與和州太守曾延之少監

某啓近遣專人通問上謝常晚鈴下乍晴遂有春思隨
時抑揚想多勝趣系詠雅春在極繾綣迹日復不審尊
體動止何似鄙陋還家濱一月愛民惜物之誓日有欽
向以革門圭竇得之已如此則士論騰播組織于文字
語言間竊謂君相已在納釋矣入奉禁嚴藻瀆世德是

乃一時之盛事也夙庇後塵弥用擊節

又

某到家即欲作書因冗瑣遂已淹晚前日方克展叙不
識果有以見亮已否游定父行欲申敬問適有少故輒
不暇及某家人回具言佳客憑陵連日醉笑竟使積陰
廓徹万卉紛敷以成同樂之勝独不得展轉末軌但深
引歎占高南望吾家山水實在樽俎間能復指頽俯及
衰旧而恨不得与之周旋否向風耿

与元祖慶法曹名憶

近聞行李之便謂得從容明爽展尽系各往見不遇辱
頽相失晚節僅能一接語遽驚操袂殆若有以主之于
今不自己也既而遽圖修記道此不滿荏苒不契于是
疾病乘之几成贈證高義可懷要須冰雪可鑿未間而
時御宜以期絕詣蓋君子相忘于道術非只天低昂所
計也

又

某自到貶所即聞盛義秀粹樂易應接無一罅可指固
願奉從容仰借振采敷因所往還以間舟車假道之際

久未我而可勝宇落異時投足治下私幸可以更僕承
教初則適有所未暇既而服食差爽稍謝通詣迄去僅
一識面追訟每日邑、比捨策又復草、搯袂然所得
度越所尚亦多矣晚節何堪定將邑、終不滿抑遂充
足捆載以歸即收之桑榆敢昧欣致

又

某再啓相距總百里地欽向既重自當接武申叙雖不
能旦暮亦足資藉他日之好目前徒擾殆人情所不堪
加之哀病固仍常若有以制之是宜取疎置遠而惠顧

曲敦鼎來翰墨累幅展轉如奉慙懇揆非所據不知愧
汗濡浹而景佩相先則君子之庭不肖之點可保其尚
在也更一月可以造請乃所願言糟粕不足以形容不
審終踐所期已否

又

伏讀別紙具道尊府盛意并錄示行伏俾得紀次大門
遺軌紬繹反覆愧不能已早時才卿崇班以雅素之過
亦當見及哀退久廢筆研加之巨題豈敢輒當具以是
辭矣于是君子過予竟不許迴避雖已聞命然乍病起

忽：未完更望少寬庶能牽課高文懿季自可表揚先
烈而乃問道于冥行借听于已曠似是倒置皇悚皇悚
又
竊承受代非晚亦有意相過佩服盛義豈所堪者八月
即在左右或前駕庶几猶及迎展尚幸迁就無致相失
也致向致向

與龔平國

一水系望無異鄰牆投懷之惟實托旧物固當乘間就
展与接武交馳乃曠日持久才一通問其情固不如是而

表見所期渠得無所負耶念之殆不容少自寬而亦觀
雅眷有以亮之至于相悖勉謂糟粕之傳不可以廢而
加警焉庶几翰墨間有一會而之慰也秋日曠爽伏惟
燕居優暇動履清勝老日不異平時姑几：取給前
以待尽耳尚冀摧頽或可支策遂有周旋披寫之幸未
間倍加倍畫苟可以寓之形容者無情猥及

又

去歲蒙賜教尋具報比辱垂諭乃知今夏方到定時何
處濡滯然耶因是再枉手筆累幅款尽如接更僕其為

感浣可量。繾綣依田為生。一水旱便。竟費力不腆之託。
二年沉沒。今秋粗理。又復暴漲。可慮待哺。嗷。不知所
以為策。德門隨遇為生計。亦如我之窘。常日佳况。必而
猥念多。豈造化別有所命。歟。不然。何特于我輩加喜也。
古人未始以此自旋。帶徑而鋤。尚安知以彼輒易政。須
吟哦妙悟。即牛角而為之。節低徊稍休。則寫之策下。豈
不綽。然有餘裕。恭為奉時。蓋門下旧物也。臨筆不
竟。縷。自餘非會晤不展。

又

別後雖再修馳。鄙懷曾未披寫。姑為目前所牽制。而然
要亦終何補于系念。我葛文川來聞。為况稍詳細。律賜
書。則情好有加。而不已。眷言欣慕。早朝于歲晚者。于是
彌厚。重嘆慕焉。何以仰對老秋。日來起居。万福。大水。弥
亘東南。依山占高。犹有幸免。独吾邦。渚为一大湖。始則微
茫木末。今更不知所涯際。昔所謂稽天者。其在是乎。徙
家墳寺。已几一月。來之不早。哀病遂為陰濕。氣憑陵。愒
。僅存視息。使不失故常。則別是一種境界。方其嘯咏
自適。過從不乏。頗復及此。搶攘否霜。候可期。日念歸壑。

蓋周旋勝踐實少素計要須還家乃克自浣大川忽相
顧山間粗得相溫日期甚迫而方病瘁加之醫晦不我
為地作書如在夢寐中所不到處與夫鋪序失次庶几
矜照亦恃大川必能詳悉也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二十二終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二十三

趙郡李之儀端叔

手簡

與龔平國

大川來如獲款奉方尔詠思為慰可知自藏雲距采石
才二十餘里意念固不捨以是滋不能已但系累相仍
第一以老病故殆似非人力也湯泉早晚成行平日恨
不能周覽其勝異時噴主人表矣又別是一段佳事將
為吾之別館矣彥矣諸郎同之否歷陽不異鄉閭邑人

欣慕頗承樂趣較之陋邦何啻千万里之遠老日所以
杜門却掃渠得已哉一出境便是樂國如獨力家務遽
脫不容暫何且以前者為計有至半年未嘗一通書未
論契好之厚於人情端有是乎因循苟且為患實大不
思不勉定誰之過庶几收之桑榆非為向我者乃为好
尔左右还亮之否耶

又

前日自墳山歸不虞駛足遽去急于具問兼慮巢書恐
遲又目前無可專委邂逅假托已而甚恐或沉浮得報

雖幸遂而及愧倉猝不謹肅為有負也彥質况味果尔
固不易遣得一氣更自能向安矣然巢君不可不延接
其術似都不与平二者等試邀致任之字周士記其的
乃名醫也到即想見遠近赴之不輟且云向日黃縣丞
請來太平州者乃是其人大川必留家而行慮江果有
劫否盜賊充斥豈不防耶柳集荷桂念可以轉借及幸
甚幸甚

又

只咫尺不謂声問踈隔如是三家难多故一向不復自理

屢欲渡江一見諸游日今尚未果非徒無暇亦自無况
來教遽臨伏審迩來起居佳勝邂逅三四遽督書而來
介云不可少待倉猝為報殊愧戚裂續當別馳附吹

又

蒙寄佳篇讀之几不能釋手別後勇進一至是自應超
然絕詣不作則已也便速酬報未及少頃異日不愧續
貂吹乘間必多佳製少日或得就覽徧徵既嘗一商則
九鼎之快可得已耶大川近病几不可救今已無恙質
中高雅但貧不醒奈何來既已示之矣必自有書去也

又

葛大川在歷陽否如在可勸令歸自廬至無為一帶盜
賊蜂起單獨携家徒納命尔且歸容有所處子厚集略
借并世說枕上遮眼可附胡君至水退自可檢討即遣
还次

又

前日歸自先壠得墜刺乃承歸舟甚遽初不計許連悵
然不知其控信宿体况復何似一水旱时系望固勞得
見非及而正尔檢據曾不得展意奉繼俟其懷詎可名

耶尊叔母症候如何胡醫果尽心門下然不問以一言
而坐待巢君可喜今有書可一往迎之取道亦不遠忽
、脩叙嗣當申致次

又

自改歲後無一日寧息厄會使然可量企仰旧于門下
不踈不圖頓尔阻絕自濰洲別後更無一点墨來似可
怪者其語眷愛生理如何彥發位必同居子弟各已長
立任事否諸處田園既析各有所系仰計食口不少無
甚餘矣所論昏姻事必侍郎位凡此尤當勉力也蹤跡

出入多在鄰邑或田畝間才有間即就見

又

某皇恐妄作姑奉教尔豈足矣揚高意但深塵晚之愧
過煩和諧尤不遑魚目換珠信不虛矣近著時望警策
老已無味且又比來多病家私多事未成定居每懷契
厚未嘗不作惡若歲暮遂成湯泉之行則徑可交馳自
是吾別館也不知仲永是遠近服紀既作大字便可作
淘米澗子客鑊一老不足道也呵、自是可頻上問但
只在此交馳貴彼此稍簡易而便至祝至祝

又

弥月雨如注营救不暇殆若魚在鉤禽被弋求脫于万
一者尚何及他哉然念君不少忘也忽被遣問承舟人
便道抑遂特来方时見及感佩尤不知其據雨復作体
履何似道絕安得一面謹先此問進他行款晤

又

大川来不惟得承踐履又得拭目佳句得我矜式殆非
小補審昆仲朝夕講貫于是甚惜不得投足後塵也此
事衆人方譚之非豪傑豈易特立欽跋彥本諸郎穎秀

不論德門自應如是諸墳想不輟檢校不为水所及否
彥質竟失伉儷料不易处彥淵也有美除否當遂留京
師大川雖不久計暫失過從企向企向自此相望差近
便由采石增坊展轉似可朝还暮晚犹有待于来日不
審頗見亮否

又与吴醫

一事借易龔平国承務以甘叔母彥質閣中也欲得左
右一過和州診視上醫固閱遍亦来太平就治不效竊
謂非高明不能起之和州距門下一宿之近必不难于

暫屈醫所以廣陰德而龔氏賢族切望不以有妨為阻
幸甚幸甚

与龔彦質

比間捨舟非特有慰瞻識周旋誨晤實有得于桑榆不
謂舍館累日竟不得一接語再枉玉趾及復出見不能
飲焉此懷何以自控前日以先親諱日前期命舟即墳
龍殿僧徑宿而後歸意謂終得少伸鄙素到家則問已
歸繼續類殆不知所荷不審久要頗矜察否日來
休况復何似目前粗理徑圖面叙悽之深茲畏其略

又

一見灑然徐輒自愧業已束裝而盛意几成虛委不惟
忽不不滿蓋欲輟行則不可遂搯袂則非所安曾次搶
攘殆不知所為控晦叔處文字犹未敢就請實未有此
暇尔以一力周遍無穷事加之老日支離良自感歎此
欲精意作書尔掣肘少待則慮後時定應促膝乃克
詳諦

又

投分最款所當旦暮而輒鉏鋤不契声問不乏特人能

為我傳道者親炙之私要須不少間斷而訛評商確遠
畚向上為棲止斯其志也亦所欣慕爾繼徕此念不謂
得之而遽失之追訟牽制何以自贖別後又復几日乃
就渡比列役次遂病幸免作殍爾逼節到家特為時享
与展掃墳墓解后雨不止家居不自安稍晴事竟又超
役次下第閱此月方克瞻叙申致已閣中差勝否胡醫
雖云然不可不廣營治也巢吳甚工今有書与平国一
徃迎之自舍小半日可到而舍山来城中一昔尔早时
黄元明邀致取此途甚徑為人極有理本季者須善遇

之也孫子实有子昔皆見之今官守何処

与荣天和

長至伏惟多享福慶徃来累月皆不果通問忽易久
别来之思不暫已也解后公倩得所寄書蒙示錄感佩
無已農家作勞不謂老境方得之因勞知逸深恨已晚
也蚤晚少休遂帰首固展近次

又

晚来体况佳適昨月荷垂顧为具疎簡非所以待吾老
友然晚日自是一種境界須得氣味同者乃能頷馮况

的慙信厚昔所畏仰者我既忘其儀物之不至又辱尺
量滿引至不可勉而止其為感佩可勝言耶方固且謝
專价被問一一欽領早暮得暇無吝下訪介还草、

又

霜暄伏惟起居住勝久不獲款近企仰為勞頗為猥冗
櫻拂致踈通問方竊自愧辱手示并枉佳句讀之聳然
高絕固以欽畏而思道旧相博約是真相知更得老先
生表荅敦勉為其欣助定在華顯矣感嘆無喻不腆朝
夕再當暫出十月未歸庶幾展尽

又

多日不展奉不忘瞻跂雨涼伏惟起居住勝辱手示感
佩無已連綿事緒殆不容揆遣甚欲稍從容竟尔相妨
良自愧歎碑刻荷珍示俟見思道問仔細然衰退豈能
自託于勝遊之末但深慚負尔

又

多日不相問竊知口瘡作梗別無甚苦否雨不止而終
未沾足不審体氣何似欲相招聚話少时又恐未能常
食甚跂渴也兼知新居完潔必称雅懷朝夕馳詣次

又

大暑伏惟起居佳勝近辱令似垂顧後數日方知即到
壽寧探候已落晚復牽迫不果一見甚眷二也此來聲
問頓踈殊以為懷一二日暫出二十日左右可歸亦當
而叙乃行也欽企欽企

與劉延仲

兩甚為况何似異地得相解后固為希有之事而適此
相妨極不滿意也少間食罷專遣人奉迎次有所幹委
千万不外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二十四

趙郡李之儀端叔

手簡

與榮天和

前日忽遽問迷不得一就別暑中奔馳勞倦殊不知其
况然頗有山水登覽之勝隨地樽酒之適極奉恩也昨
晚還家骨肉輩首及動靜伏承日來體力佳健病倦未
能接人事未果上謁庶几見亮比得劉孝嗣書委曲久
不見其人得書如面之款嶽崎磊落尤使人歎想不已

有問便當致報幸相及也吳思道到京必多凡得書否
不一不一

又

初寒伏惟起居住勝日者到家才二十日竟未得一相
見搶攘叢委殆不容應接雖嘗通問然不敏之愧無以
自控村落間別是一種意味忽々凡不欲捨之而去豈
鹿豕之遊天所賦耶無由屈致晤語但深悃結

又

素不習田畝間事既來頓覺有味似是本來境界亦不

自知其然也霜降風冷歲物崢嶸又將一年矣老人貪
生尤以為懼尔食貧不易支梧有求必應固不可忽高
介不与流俗拘豈点知非人所及啜菽飲水當取以為
樂而不厭前世孟東野賈闍仙輩蓋点如之推而上之
信所樂非穷通也

又

思道向借去兩画像已取其一東坡者欲煩天和為取
之千万留意恐其偶不記見还尔本欲作渠書為此事
又恐已來竊意天和居第不相遠可以必得雖其不在

亦可取如取得且留天和處候不肖歸見及專奉托幸
挂念

又

早寒伏惟起居住勝前日登門輒留刺擾不自給未
能從容相款極不滿意也辱手示欽佩眷厚作字素非
所工又多事之際恐累佳紙姑俟旦夕投隙尚幸應命
淹晚至愧介还方起枕草率滋畏不一

又

霜寒伏惟起居住勝累辱垂顧幸迫未果修謝愧詠不

展蒙手示具領厚意疏文極工必有副本姑留為矜式
苟不屑行當展翰之早晚上謁

又

累承垂顧至感日復一日竟未得卜一勝處為終日之
會未始忘懷也蒙問并疏軸先契勘作字軋大更尔奉
頌皇恐皇恐謹復上納甚愧有玷高文也得暇祇謁

又

多自不接語每見吳思道即問動靜寒色伏惟為况佳
適示諭愧感初亦未知也少年膺此重任能盡瘁体國

則親党与榮烏疇昔固可現也几日有太平之行前此
略相碩幸甚

与刘延仲

某啓大雨蒸湿伏惟起居佳勝累欲煩公作包釣魚者
江南羨为一日语笑病齒大瀉已而道絕不可出信佳
事为不易得也昨日領手帖存問周至感激無已穎昌
已有报得勅辞罷便行聞公使短未竟果了可来作同
官否乳泉賦等诸文并望付来介閩畢即馳还正本或
不在即所傳者尤佳不敢留多日也路通上謁次企渴

企渴

又

大暑伏惟侍奉起居万福久不奉周旋傾思固不能道
東歸屢款禪林已而稍接巨載兄弟且獲与誠父一往
还独遠君子念之常不自得然西来相知道雍容湖山
間直風塵外人矣想像佳句倍深耿々比得疾淹久衰
晚殆支持不能惟僅脱耳外事廢阻殊不聞舟御已
到先枉手筆佩荷慰懌可量鄙陋氣劣多写字未得累
年願見之懷且非尺牘可具也敬俟上謁

又
比登門不獲見累日方欲繼之特未暇也示問甚寵感
刺乍晴侍奉佳勝亂道上還一二日再奉見次

又
比幸經由不得奉款晤少別豈勝系仰霜晴為旣如何
佳期定何日無由進而席未但深傾向庶几回轅獲遂
相尽

又
風埃伏惟起居佳勝到此日欲展近帝迫殆不容出頭

初不謂至是也瞻企拳、可勝道哉蒙手示具領勤厚
三二日當前詣才歸草率至愧

又
早來欲詣見偶為賓客留連比到一二處不覺侵晚密
阻鄙豈勝拳、夜歸辱手筆恭審侍奉起居住佳勝約食
固佩勤厚屬二十七決成行尚有不得已人事勢須略
遍輟身不得遂失臨寵之意愧恨可知旦夕當幸承晤
燈下草率至悚

又

早來客在門起又差晚索書擁至對來使極戚裂慚負
可勝言耶少間不審起居何似佳楮固已過厚二在紙
紙極精但未知包藏如何耳一笑一笑亂道或未寫得
略告授去介少閱便歸納次尊公不敢率易上啓望侍
次申敬

又

風埃承為既甚佳極慰瞻企蒙問愧荷便欲祇遣而客
來不已殆未能輟身良眷也馬復自早出矣少間暫
遣所乘殆步到左右如何參寥聰師並煩申叙甚欲相

見能少留見待否

與劉君秉

拜別易得歲月雖東西相望然超世之韻常在眉睫間
兩附遞上記一次捧教筆自到京一向藏縮遂不復與
四方親旧講好然薄從東位諸君與承動靜晚又得文
思子舍尤為詳尽止初迄今日幸迎謁不謂遲回如此
比得寒疾四十餘日都不問外事忽披翰墨恍若寤寐
相接其為慰浣可勝眷也大暑恭審捨舟即安尊履佳
懷區區因劣兩日來方作字成勉強具報後出首當上

謁次

又

連日出城入夜方到家雨溽蒸熱徑就卧欲見既未能
自慰而執筆之間止復不果雖致問展叙因茲不逮蒙
手筆敬審尊体動止万福昨夜拜賜已二鼓後不時具
謝悚、一二日固奉款晤次欽跋欽

与趙仲強兄弟

某啓蒸溽意况從而不佳瞻思之勤茲不能已不審体
况復何似君求又有書附問今以小紙奉呈如問朝夕

過巨載蒙庶几獲逢款晤餘遲相見具道

又

累日不聞動靜馳仰無喻晴色漸融恭惟尊履万福辱
問懃懇欽佩寵眷而辭藻爛然尤畏不可及也投間修
敬門下入夜布叙草略皇恐

又

久不交馳方劇傾仰夢寐履投可見于公厚薄也方作
書欲晚左右忽而翰墨敦諭稠重可勝欣感兼知己赴
朝謁飲食起居如常日喜慰尤不能已然更宜過常持

攝無忘前日之灼艾用醫也不罪僭言區、本圖此月
一到京兩不止道路如江河勢湏少待骨肉輩未來獨
處不無寐落頰亦見念否一笑一笑

又

日欲望門遽有行色遂成鉏鋤然二十七日犹幸一見
而中途兩大作乃已累日尊履復何似區、最荷垂恤
既不得旦暮親近為不足于是又不得而別黷然其何
能已九月十月之交沿檄到京首圖展奉次餘惟千萬
加愛依戀依戀

又

間色山和尚背子段一枚潛易上獻仲強絕韻貴仕而
又文來足以相輝聊托雅好尚有緒餘偶索之未到手
至即附便次

又

比以東坡即世諸况不佳十許日來方有生意書問稀
阻端為此也然別來三月三夢追逐豈非高義相予之
厚有以致之不然別自有人見念故如此又恐只是自
家妄想也一笑一笑仲南往京少味捨公誰與周旋者

幸時溫之不妨投懽赴醉之際漉酒見向北窓迎新送
日外方小官况味甚惡未暇周悉續當別上問次瞻企
瞻企

又

仲強大慰必相見稍踈閑忙有間故應如是本欲作書
冗甚未及極思渴忘作得數詩錄寄不暇笑容後信也
江外酒如釀灰汁免強濡脣必暴下如注老來恐一飲
便脫可無念乎向才得一樽似減正澗風采一笑

此以親旧徃來南北多至郊外田連稍阻叅問亦苦乏
人通記瞻企夙義鄙心不問毫髮方圖早晚修敬澤之
見遇特荷存恤既非區、所素但皇恐不自勝而高明
或未亮者是将據我于炉炭之上也氣候蒸濕恭審清
晨尊履佳勝一二日徑造門第所懷當候躬致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二十五

趙郡李之儀端叔

手簡

與趙仲強兄弟

小詩特爲戲耳牽聯爲用自是無可作做搜索徃還豈
有他也元確兄弟曲相符同此正是措大家常茶飯過
蒙畝念慙悚不勝所以得罪左右但日欲登門而未及
并俟旦夕負荆次

又

月餘不奉款席思仰未始置懷抱氣候不定尊履當復
何似比苦脾疾極無聊加之親日間病者相繼勢湏且
徧省視故輟自不得深幸有以見亮也親庭必已歸後
圃陰合池面荷已離水園書環遠筆墨吟嘯參次而會
又復絕世獨立相與抑揚勝致方是時天下豈能彷彿
藩籬高明之豈知有天下事耶欽跋欽跋尚阻周旋不
勝向往之深謹具上問

又

季秋霜令恭惟台候万福雍容朝路孰不腰金珮玉煌

煌交映然文章足以表見議論足以稽考蔚為本支典
刑而士大夫想望願親近而不可得則拾高明數公復
何人哉流落何堪几三十年為何間賓客矣詠懷疇昔
恨無術可以縮地尚覲闕望愈隆建旌分社永為帝室
賢輔

又

相別不覓許久書問曠三二年才一講初意門下之迹
已掃不謂記錄不替毫髮而書來疊々有加風義久不
傳于世枯卉可復再榮惟風義不衰則乃有向榮之望

固知盛德所鍾不自愧不振一至是尔高文麗句頃獲
成誦別後不得一歷眼是不足訓耶抑因循所玩也哀
蕭或未見棄時弓筆吏傳為異鄉警策字假寵于我為
重狂狷或时有之私居乏筆力未果求教徐園上境因
幸之勝幸一、疏示所曰或得附名詠歎之後豈非至
願

又

荒梓流擯終乃几案間一物不謂一別便尔慙阻窮荒
裏陋無聞見無高確無固籍可考凡尔枯株但未死耳

每懷從仲康仲強談笑緒餘之末劇飲狂笑間形吟賦
初不計尚得生今日緬懷一夢可勝感歎越寄缺甃間
但以目前為遣免異時縱得真奉餘亦無頃昔人耳向
風几至酸鼻

又

薛夫人尊候万福後來更有几明珠平日嘗獲瞻望者
計独蒙不棄青氈異时樂院想多列屋而閑居但見思
道子椿諸君云孫竹未嘗少輟德美才秀而福与之俱
可只尺輕有所彷彿哉子舍必多在官守令弟想各進

擢矣令壻季士恨未參識書局料不能久仲惇諸姪當
已出仕

又

哀莫淪落如在井中奄、未絕時于缺甃間望見青天
白日心知其然而無一援之而出者故一得賜書未嘗
不感慨梗塞期尺索于可援而杳無與應終歸之于造
物亦未能果尔一決也歲去暮矣其懷抱可知此辱思
道處脚力所傳手筆惇諭疊、固已不勝負荷而思道
子椿書中具道周旋記錄誠義有加而不已及覆翰墨

細釋二君之傳但愕眙宛轉無地自控惟改易昔人詩
語以寫其憂云安得兩黃鵠携之置其傍暑候已深日
來復不審台候起居何似不腆之于門下殆非苟然者
十年漂泊親戚朋友号疇昔之厚者或近在咫尺或便
道吾廬尺紙之不通與來略叙寒溫既見而不情之語
如湧至掉臂而不顧者徃、而然独吾仲強莖如冰玉
無一瑕可指而凜、見固如一片天成地貢以表、稽
之物理未易形容似是佛語所謂百千万億劫相回以
至是也感激之深筆次不竟縷、何時一奉從臆之款

向往滋劇

又

清晨伏惟起居住勝到此主于一拜見既不得從容遂
計餘自獲尺鄙意昨日已具焉將北去遽報東坡喪丹
來亟往郊外致奠愴猝不即為問似于豫鮒鉏鋤極不
登所願也只合且歸無緣耳款門第歆焉急恚若不容
自控到穎昌時得申致次飲詠

又

經宿恭惟尊候万福少別思詠不暫忘于是得奉頃刻

固已甚慰而未獲傾盡尤不能已方圖修記遽枉手筆
敦叙稠重感服無已朝夕再當祇造百冗具振草略呈
悚欽跋欽跋

又

去冬了葬事今年三月遂徙家太平早時欲隨援而出
今復再墜豈造物者終使洞于于此無復可出之期耶
抑困之至極而訖有以副其必援也所冀無他姑欲一
至國門而平日所厚如吾仲強一二人傾倒數十日遂
別此生尔悵然未得之間可量繾綣方時炎酷拂雲之

擗皆有超世之趣歌舞醉笑之餘自傲于垂世立教與
亡治亂吟風詠月抑揚頓挫之際為河間東平所以為
樂則盡矣至于平臺賦就而鄒陽枚乘南風偃僕欲進
而不可得則不審尚能嘆息以期之已否三月末德捨
舟便為幕下所乘淹延四五十日至灼艾方小康今犹
目昏耳重不知所以為况故作書意不聯屬时有修改
處高明姑領其勤可也欽跋

每儲子椿

雨不止山居岑寂尤渴奉警策既難暫遠又不敢坐致

車馬可勝欽系忽辱手示伏審乍冷侍奉起居佳勝今
日本欲入城以分付少幹未有人可托勢須一二日間
可遂瞻奉小陽遷改日過又九百萃在一身念之如在
風浪中不知果能到岸已否良可惧也

又

節前奉專人賜教累紙稠重所以見求之義有加疇昔
方時與金陵諸老作緣欲作振不暇及轉展千許日總
了此一段勝事以故白連鄙誠似已緩矣當在深照踰
月不雪氣候如初春多作上壅咳唾痞噎赤目諸恙老

境極不自得不審履况當復何似傾馳歎甚于茲時
如欲插羽翰凌汗漫超出於形骸之外而不可得其所
以躋之于高明者可勝况哉歲晚牢落江山隔前促膝
握手歷叙前人經行之旧可慕可慕遂將延挹相安得
亟逢此朔風倍增歎慰

又

新陽固當一奉酒為君子之慶咫尺不遠我勞如何里
閉止以茲時為勝遇尽醉過從徹交歲無虛日不審能
有此樂事否客寓無一如所念者姑佛杜門与乘作佳

好要是穷途究竟如是尔每想像物外亟欲即之常若
有以紮之亦意投懷深尽或有得處于我不問一毫髮
也未間時幸寄声俯慰轉展之懷

又

睽奉忽踰月日有馳懷霜秋比想履中佳勝損書累
幅良愧見厚之意封吟非遠時听声聞為慰也餘惟事
外自將復謝悚略

又

少別瞻思不展到此首幸款奉然雨露牽率玉趾極不

遑昨日又煩迂碩雖投分置此形迹其如仰懷未易堪也方得紙筆作謝小童又出簡誨寓意太重遂欲據我于炉炭之上耶皇悚皇悚晚來承勳履清勝入城方得就見拳、之深當候面奉

又

高文讀之聳然豈出于誠意故尔條暢似是抑鬱既伸詞源自然澎湃也欽嘆而已某已令騰寫錯了又改故差遲耳更有一端須相見熟議副本謹已十齮

自當塗歸初不得一食頃休息長倩之所目擊也所幸形迹相忘故得以仰依誠照其如疎略一向不無可罪亦庶几有以自遣加之風波益可畏奉勳來于不測本圖歸保故棲回而卜一作蕭處今又鉏鋸不免听其去來始了一日為一日計尔稟賦不厚投老境界乃如此可嘆可嘆長倩美才既脫非橫當益刻礪進修率履古人不到之地是交遊之所懇測不妨屏他事粗進飭粥以激志操仕官固可指日為期要當自我而得為佳至于振效知已是亦為報奚其為、報我千万深亮無以

語直免罪

又

一月更欲再過當塗昨日事如蚕作繭愈纏愈縛更須入湯乃脫其何以堪耶故尔濡滯悶損悶損家居况味如何七日不奉箸十年不製衣忘未為負耳一笑一笑他須款致

又

近連奉書稠重累紙感佩無以為况伏審曲肱樂道与时御宜慰怍何已老倦疲于應接教次掇捨欲还庄居

因得展叙尚為事奪瞻跋瞻跋于是特枉專誨疊見屬深畏不忘之寵自非誠義相求終見寓于可托之地何以如此蕭焉不類但劇負荷止候一二事竟止圖造請練靴鞅便遣人咨候矣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二十六



趙郡李之儀端叔

手簡

與儲子椿

相別遽將七年初謂即在華要歲闌尚尔得非固為靜
退耶重于一時耶致致致致桂玉淹回自亦難處定復
何可以補外都城住久無適不宜外官豈易彷彿特俸
雖厚亦不知其為是乃不易酬对者更希裕必期之必
達而已哀悴旦暮人尔杳未有會晤之涯臨筆倍增依

黷萬一得再相見實所翹跂

又

伏蒙別紙諒貫弥認冰玉但密迹玉色常聞天上語晚
日豈不彈冠特如老病不調何宣城田例不復完良可
惜但無唱之者守令方時皆開爽通氣類似自棄之尔
重祿固難常有產則能長頗思之熟否思永告歸甚促
殊不逮意續別上記次

又

昨日獲奉厚眷几至抵暮從容緒言一一皆可人意而

置食精潔備盡懇款超然遠思頃还日覩盖到此未始
有此况也其為感慰可勝道哉晚歸南寺已失玉趾似
是無投足地故不及相待甚不遑祇極快悵方囿上記
遽被翰墨并佳閨清詩詞度前人韻至押到老鈍遂當
絕筆珍佩何已適約南僧約素飯餘後或蒙迂步何幸
如之然未敢必也

又

前日承見頌稍此阻潤遂獲周旋感激不能無所慰也
偶腹疾作不果款留至念之示問尤佩懇懇洞庭春色

詩画在監酒趙供奉處可託少孫就取此已無淨本而
游郭諸篇亦不曾留次第趙君卷中皆有或得少屈佳
思共成勝事不為小補旦夕上謁

又

时序催感加之雨又溽不解老病相乘殊不知所遣免
忽披手字并既和篇隱然振起尤愧前日之妄作也愧
佩無已伏審日來起居住勝倍慰瞻企來賜輒私有之
將時出吟詠以代良藥不免牽強筆墨別錄以致元
遂寄禹欽也路通首當上謁次坐客草略皇恐皇恐

又

昨日承教甚新警慰多矣早來起居何似濕熱意味尤
不佳玉趾所投庶几意諭北觀能不懈遠否不尔當尋
故步懶作字不果及元載元發明叔望就約也

又

昨日欲候門下竟夜起不得遂阻展近乃知老境如是
甚可歎也既審侍奉增虔辱手示并和篇咄咄見逼太
甚東坡嘗謂如我輩不勞逼而歐陽文忠公之和詩本
是襲人後而全俞每度越十步外何耶于是何止十步

益千万里之遠矣因博得玉又獲珍藏之盛感刺感利
少頃欲得就見宿惡未殄修振極草略皇恐

又

日者具聞至略亦謂事稍間可以巨細申叙中春後幻
穉輩例作寒壅無一日不用醫加之舟居不便無復佳
况遂成瘡登每以為念也故人來備聞履踐之勝慰仰
可知浮沉問巷人不我貴久矣然改觀生敬浸尋以致
于建旗壇上而一軍皆驚則擁篲負弩可指日而見欽向
無已家事漸宜區處有歸熟處便是迷境不可不豫制

也只尺尚阻面致糟粕之傳徒有愧于刀担尔

又

伏蒙就示長戕為禮甚重滋畏綿薄之难堪也袖繹營
緝當于天聖已前景德而後求与先後者盛矣蓋八十
餘年不復見此作矣頗欲僂倭追逐此特無異燭火之
于正午之日但復熟成誦永为矜式欽歎不足道也就
間遷止奪職雖于表斧廓勵为可喜然簿有簡書之累
得無拘綴應對稍劳否不映弊役更十許日即去此續
食西引不在淮上即于国門迎見千万以时加爱前揖

光大傾跂傾跂

又

涉春擾、目前畢竟不知何事欲作書不果欲一見館
下復不果踴躍端可愧也而豈第敦為樂義而無求蓋
未嘗一日不在念也漸暄日來體力何似雨不止終日
頑坐求一投足地猶豫之久卒致迤邐自是老年境界
如此且亦牽率使然以故相與接寫傾盡尤不能已方
且困之未間倍希珍璫擬冗修附殊不盡意

又

忝恩叙復方俟少間作書為附不謂專委在門連幅璫
璨非止佩服重意其警拔于我亦多矣至于延譽過情
滋畏非據來使不欲輒留正紛擾中附報下及想蒙加
亮日漸長雨不作乘吳門庭當使家老失声干驟到亦
一段佳事也如何

又

流落中君子周旋常謂隔遠不能旦暮追逐以投溝貫
之樂習閑易墮心雖不忘而力輒不契奈得已且已何
至是惟可付之形迹之外尔春暖或乘興一到館下亦

未定屢尋此味祇恐終到不免紛々遂中輟更俟袖鐸
豫求一可逃避處然後問道注意吾友更希為我熟計
之

又

新正已附見賀意不覺又添一歲畢竟成得何事這下
入那下出良可歎息惟少年節物爭新別有一種爭勝
難以語此爾一笑々撰述此來必多不蒙開錦何那
年來都不曾道得一句好言語源淺固易涸自是終不
復津矣可勝恨然

又

塊坐已如木石雖徃來太平不乏每到未嘗不嘆息君
子之不我懼也京師久任意况可樂處多聞見所博固
不在言而脚頭所到便可卒歲其如一時勝流如仲強
之好客聞復之多尚思道之勇于為善津正雖未相識
而其人未待見覆而知引詠高躡可勝欽仰

又

太夫人貴眷暨諸鳳雛嘗聞動靜甚安必時有書至左
右于全到必相見生事日進其術業則不待形容也思道

今次大祀必命官且得了當不晚定作閣或曾为之得一佳夢似此茲事作詩尤工今更般挈知一向寧處故鄉未必可樂也仲強書來每欽嘆高躡不已斯人不易得也頻相見否其季必富其家必愈非前比拆候書便作附上次第已作太平之行而此更甚迫適相妨尔非懈怠也子蒼本相識聞夙甚久太初况味如何聞復在甚處居皆欲作書偶未暇向蒙寄示教詩輒和得在思道書中可取發一爰年來無復好意所向多故人美况者不知再居太平後將如何尔所得葬地在藏雪寺邊

已用今冬舉事恨子椿不一見也終為太平人豈人力所能致哉其如文物極盛之際独留滯以老豈非命耶惟公等次第而進与自得無異尚冀事功表發時容一擊節稱頌尔

又

晚來起居佳勝久別遽尔瞻拂無異自天而下老倦衰病之餘所以警慰亦多矣逼行未暇從容請叩不能無悒悒伏辱手示感浣無已信物並領單騎陸行乃能周旋如此但有悚愧冠梳之惠尤出厚意俟歸專達別圖

上謝次藏雲地須至奉浼玉趾非細事也得一言乃定
尔千万以存歿為念不可以已成為問果可用就求一
因子分明將寄女兄蓋方時利害所同独此先尔林甥
其次也繞到家即具問忙甚不及展盡

又

別來兩附書一采石一范尉想已呈徹久別幸見而曾
未得少慰展叙可量眷之方暑不審日來侍奉起居何
似乍歸冗甚加之病倦不貸艰于應接以勞思佚翻愧
驟遠為不易堪也一動又是一事身雖寄此而念常縈

縈左右未能隨過即安批筆汗下

又

三有書方謂並不見答茲必山水有可疑者忽披手示
慰感無已漸熟伏審日來起居住勝乍歸應接必甚冗
已將閱月當就緒矣既不用入季自省一半事只是京
師一頭項却須經意恐放不下則家食不能安也治生
進取明是兩途且耕且戰特虛語耳想久在思慮老倦
比來益窘灼之數百壯歎未易見功次第發過或有驗
漸謀遷居舟則已備多日矣思奉周旋以日為歲未間

尤幸寄声

又

霜寒伏惟待奉起居佳勝一別五十日道路雖勞每想
像友愛以慰逆旅到此已信宿而奔走所事力不逮意
故交遊間未果申致遽切叨翰墨拊諭周悉欽諭至眷
可量繾綣只今遷灵柩上岸明日入山勢湏事畢乃果
瞻叩方时非遠適所宜尤當自愛千万不湏見臨也固願
從容展接于是似未可如所私吝也傾企

又

太夫人尊体万福荆釵輒附起居上都風物似非人間
世不知叔與貴遠適否

又

稍还秋暑为况何似前日遽遭講鼓所逐定于字說無
緣良可愧也兩日偵候出沐皆云且寓李中又云在宋
家方春源时不敢干見盖吾曹每聚首必欢呼傾倒不無
汨乱美意要稍踈遠为佳方因申叙蒙手示感服不已
定將何地可以奉周旋恐湏過試也二楊已上莊收刈
端坐極牢落

又

流落江湖遂與魚鳥相浮沉以老而不知歲月之遷轉
平日交遊恍如夢寐間得之亦不復相期于顯晦存亡
之際况鸞鳴高本秀特超邁如吾兄等輩者即引詠疇
昔雖不暫忘然聲問無從可致不圖記錄特先翰墨之
寵申味雅眷略無一毫髮低昂歲暮何堪益信金石之
不渝也感佩紬繹未易為據冬候苦寒不審近日台用
起居何似杳未有瞻望之日批筆可量悃邑

與友人

正居運判也田節下稍不獲瞻近村居隨所役不能無
事候問不講遂尔踴躍而高明之地亦或有嫌于僭易
也麥而不止氣候如臘中恭惟行臺豐稼慶侍万福系
望來音日覲再款促膝臨筆可量眷

又

通判朝奉座下屬心盛義我方西而君子處東若故相
迴避者以鄙念不捨則今日從容叅奉喜慰可知驟尔
異地系各尤不能已寒日益如不審履况復何似舟車
之衝圓方小大理難臆合而乃稱頌贊仰如出一口末

路何堪但擊節之不暇信乎高才博器有以得之也欽
遲顯擢俯契瞻溯

又

別後累欲作書所寓隨分牽迫不能自裕到日已數日
愈覺窘蹙其如相得雖晚而相期之意甚厚不應在衆
人之末也比已出閩風稍順即渡江荒僻無異逃空虛
者楚然之喜定將何日見投但濶步可期門庭日益峻
矣魚鳥廝友遂終不得一見耶亦或有邂逅之幸已否與
言至此倍深依悵更冀調護順適以符念向

又

一面歡若平生加遽致勤以失于不豫計方在宿醒卒
不獲少饗珍潔而厚意之隆則欽刺深矣方時坐間多
可喜事愧無一語以叙勝過庶几他日周旋猶能披寫
追錄相為掀髯一笑也

又

廊廷之別三十年矣一時人物顯晦存亡炳然如昨日
事眷言英特自當超出時譽為朝廷立不世之功紹續
元昆俯循樊蒂之微實借風采里舍推顏姑日復一日

苟玩时景势地相懸絕定應未死之日犹及瞻望已否

又

前日人回上記比所遣还審已呈晚霜重快晴而不甚
寒田家所共樂也伏惟起居佳勝再煩慰既勤厚累幅
如接款晤感佩之深固不在言也老境賦分單弱得辛
苦處更爽健一到家居温燠處百事叢萃疾病随之瞻
望只尺未有參奉之涯可勝耿耿

又

累月不聞動靜意必在易泰陶新往來應接累年枯槁

乍此暢茂良深慰喜日來为况復何似田間易得日過
一住路西几兩月殊非老年所堪其如眼耳俱靜所累
處極多要知有事無事多事少全在人尔倉廩既充
莫不出为金陵山水之遊否便道庶几瞻迎

姑溪居士文集卷二十七

趙郡李之儀端叔

手簡

與趙德麟

伏審藝季昭顯恩命殊持聳動宗藩起映士類素叨厚
眷聞報不勝欣跋全上雍睦族姓敦尚風教以粹美明
博之儲適契甚盛之際定應建旋樹纛旆恩大國使河
間東平不獨見稱于前世也尚冀老境未衰得從執筆
者之後歌詠休明鋪寫偉觀臨紙倍深馳叩

又

漂泊江山望中朝人物如在星斗間可見而不可親每
自嘆其淪落而未能遽忘疇昔之念也吳思道歸忽奉
手教悖諭勤懇如接款晤恭審朝謁之暇上体異眷讀
書為文日有勝趣台候起居萬福感佩不忘滋劇慰浣
于是老矣特与公結一振身之緣耳安知異時不復再
有相值之幸更新深討不倦忠義自許周旋寵數百歲
高顯佛會中庶儿一爰相屬

与彭丞

先人為門下客哀晚獲拜恩地荷先公委曲延挹別後
屢欲再尋未軌而僂俛一力殆不知日月之行而鄙意
不能自達也于是遽聞巨創適以營奉阡隴走山陽改
日即新用去年三分之一在道路与督役山間欲暫輟
以赴所哭之位竟不暇及亦不謂遂畢大事矯首愧歎
几不知所控訴方圖收之桑榆不謂略其所可責而察
其所不逮敦諭稠重伏讀汗下稍問庶几不失素期執
筆倍深摧哽

又

自去年正月得卜一向往來金陵當塗以理其務九日
前可應者之外累不及毫髮此特綿弱無助所致而不
當于門下今日之事輒緩吐不敏知借面之無從爾
曲蒙見素挽詞乃知并客尚可披求胃中以見也然牽
課終不能工姑不敢不如來命尔愧慙愧惡

與孫知縣希魯

到此如歸鄉里一番應接殆不容少休而辱寵臨尚未
果再詣門下鄙心固不自安然亦幸有以見亮也向晚
恭惟起居佳勝偶昨日飲酒過多醒思支持不得時荷

遣誨尋失其謝慙悚滋甚少頃上謁不勝拳

又

往來三屢矣尚未得一諸館下于是方欲事間稍慰鄙
念首辱遣問繼聞枉顧感佩繾綣尤知盛意為難堪也
日來履况復何似比以所事未就緒未欲入城更數日
乃克申致贈登固非得已想蒙深亮

又

微服到此初不計許久然不敢輒通問日來伏惟起居
佳勝不圖惠顧特先翰墨欽諭不忘感服何已無衣冠

以見門下但深傾溯

又

兩潯伏惟起居佳勝比以玄類乘間憤恚未伸密阻瞻
承不忘傾溯適門督獄九江戒行有日度還轅犹在一
月後而北歸之期近在旦暮恐不獲少待仰奉緒餘何
量依邑乍遠千万加愛俟息肩別圖上問

又

為別易以贈登不果具書日來伏惟動履佳勝忽披手
示仰佩不忘同循修振後時汨沒目前事不覓荏苒想

未訝也只尺未即瞻承倍希加愛

又

與君約同里開于遇從瀆四十年異鄉流落得遂相見
為喜亦既從容官守固無以累故人然常情所吝者可
勝道哉非意乘之几成秦人視越人肥瘠而彼善于此
有之矣方時亦足為高義也老日尚可激昂庶几俸遲
犹能束曾以見臨華姑奉一笑

又

久不通問伏惟動履清勝庄居只尺門奴既不入州中

遂不得一瞻見傾向固無已也初計野外可以苟閑少
日比益紛擾殊不知其况为时所棄固無憾而私營亦
倍費力豈艰生不容少貸而然耶可嘆可嘆尚冀投問
或奉一面

又

霜冷伏惟動履清勝徃來治下忽、累月但日与田夫
樵老相与祇回盍然不知身世之为累則仁者不擾之
政何以上之歎欲一見而贊其然竟尔未暇可量傾属
來問猥及欽佩至意事固有不得已者無間巨細六

知恤隱有加乃尔借冒無他異姑借威名以牽其來盖
私力已竭矣可媿可災他行異時請叩

与戒德餘

薄有人事之窘 奉起居伏惟侍奉曼福辱簡誨惠繪
脩仰精製感歎不已其如穷日力以尽巧思良未
易當也什物且留續令持納次餘俟旦夕占謝

又

相遠易久早时不得一具書固非懈怠特忽、不少暇
尔眷言俯求之義鄙懷其可忘耶于是再奉手筆所以

相与之意甚款佩服至情可勝纏綿秋晚日來体况復
何如相望只尺欲見杳未有期庶几者駟之便时叩深
密雨日風雨作寒千万以时增衛瞻跂、

又

相別凡一年系望館地才百餘里于是方款交馳既窈
自幸墮緒復振亦甚愧不逮也來既懃懃尤佩深厚伏
審秋晚漸寒日來起居佳勝故却搖落之餘高低遠近
種、皆飽足人意但恐厭飲習熟不復知难得为有負
耳何時追隨笑詠以極登覽之勝朔風可量眷、

累欲作書踴躍不果勝義难忘常在傾屬所示書累幅
諄厚如奉周旋伏審涉冬以來体力佳健感佩愧仰可
矚鄙陋一報緣中種、皆是虛假一毫髮依昂六鑿便
不得休息且如德餘美才好義乃俯首人後綴、恐有
所不逮則彼所以窘我者定將何以寓之興言至此但
有歎息而惟知为虛假乃所以無入而不自得也何時
叅承倍深歎、

又

至節不敢修敬勤祝過煩敦諭慙負何已前後新正盛
義感格對時交慶亦別當展叙次哀晚于一振綠無几
雖得君子于末路要是白首所期者不能旦暮周尽可
勝喟詠適有少冗作記不究所懷行固後便次

又

比奉累書方知前日踴蹙為可憾至于美詞妙翰資藉
相予之意則恨相得之晚古人所以深嘆而不已者益
信其有味也日用有餘更當展轉紬繹以極超詣他時
將所願望不及豈敢輒恨于世習而已自此當不乏矣

馳介還遽索不能尽千万加愛

又

日者速欲具謝作書極草略方因繼之以訟不敏随分
目前益搔益窘遂尔淹晚專委遽及愧佩眷勤滋負踴
蹙為可責也冬深苦寒体况當復何似屏居意味無異
一日風霜翳路只得晝灰春火以壽餘息前所謂窘者
点瀕于勉强身早晚一笑周旋未間時寓音駟似不乏
于糟粕之得也如何如何只赤穷臘倍希保衛

又

元章跋尾過承錄示至荷至荷必多得其字蓋數百年
無此作矣真可寶也鄙陋出于一時盛意所臨故輒狂
妄尚何足記錄悚息悚息

又

比蒙手示乃在區區所貢之前欽認眷勤可勝傾溯方
時故都盛麗想時有登覽追隨之適但以厭飲朝夕不
以難得為有憾也貶所褊陋略無与意苟者但愧死邑
而已頗見懷否

又

頃蒙詔息首被綸墨為札勤憊欲作報非精意不能少
展已而將一過故都庶几促膝可以布叙荏苒不契遂
茲淹晚愧負常若有所失方且圖之遽復委既有加不
已讀之不覓汗下于是不腆之罪不知所文矣不審久
要尚或見存已否兩不止日來侍奉起居何似瞻望舍
館倍深約結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二十八

趙郡李之儀端叔

手簡

與無為楊彥濟貢元名湊

早遊門下荷侍講暨諸貴相厚流落異時不能少自激
昂以投平者眷言追訟邑、不知所控而墻仞具存近
在只尺又復危駒鳳雛實相表發不謂至今纔能申叙
契照俯求尤愧先意之厚依回展轉殆將何言春春杪尚
寒間居進修動履增勝人物如是豈勃窣可久者接武

隆盛指日可期一介何堪亦覲餘光之旁振也連日衰
病支持不前作記極草率別圖上門次

累年家私多故今春以來疾病相尋中間至有殤女之
戚老日憑陵殆不知其可遣免然時見子願得尚美况
輒資以為慰于是遽枉翰墨博論稠重如接講席住太
平十三年墳墓在焉非不欲首丘以死而輒捨攘
比已就宣城得數椽地距此無宿不晚將遷徙以之
安但門_庭遼浸遠定何日披奉向風歎

又

密邇久不獲脩記且因循自忽而然所邇但
深約結雨不止秋物漸登固更為娛其得于名理蓋不
貲矣履茲勝候惟動止万福德門俊望不應淹恤如是
之久時未我与得無懷宝迷邦之滯乎允而盛時日聳
超軼實憐于傾耳以待也

又

屏寄蓋常投筵然而喜况德門俊望容叅承之
緩耶贈登其愧何以為如聞貢藉占先

赴續食田 間但日聳高明少慰疇昔繼綽尔自是
將不輟修馳庶几桑榆或在可錄

又

一任太平十年与 故門遶常在企頌異時先公
官守繞隔一水適遷金陵居未及相聞已絕明晦與言
至是何以為贖豈虞仲氏過与特迂玉趾使得袖釋遺
懿以信不朽拙漏僂俛方愧不逮而來諭稠重讀之粟
然汗下何時一奉周旋款臨筆耿

又

日者玉趾少留獲承款倍遽別不忘瞻改改歲尚寒不
審日來起居何似春試必在高名相遠聞之不时尚阻
慶問其如久屈軒奉似于德門俊望為未滿茲其時矣
得報即囑申叙

又

比承見諭俾得詮次先君子遺懿欽奉推厚不敢不以
敏辭然拙陋不足以形容 有愧于俯及也輒已錄出
謹遣人上呈 見子顧及圓首座云欲趁清明納壙
不復自緩幸加亮

又

投分世眷差池不能旦暮相款系懷疇昔每以之为有
負也子碩適在比舍而姻婭所薦故时得咨叩为慰既
踐前列想已具續食計只尺未有再奉諄悉之期臨筆
耿

又

愚昧無遠識晚節又失周防自貽伊戚尚復何言常情
之所共棄分當掃軌門下乃蒙停薦委問詳諦欽承至
義愈不知其所控也一水固叩旧館固不难勢輒未能

倍深引詠漸有凉思仰冀善衛

又

投分德門盖瀆五十年之旧师承友接实均上輩而晚
又獲見錄于賢伯仲間方且鏡刻澡濯以會器与不謂
有此汗辱殆将見絕于契好矣而乃爰有所忘始卒不
替永言深厚滋劇愧荷何日彼承臨筆可量依邑

与韋深道居士

累欲作書率为事奪馳情不少忘也辱問勤款如獲奉
周旋欲烏鄙懷尤为相尽冬煖氣候令人不爽不審尊

候起居何似老倦觸緒支持只尺又接新陽則一歲固無几矣占晤末期振筆固然不自勝尚冀不乏交馳時有一促膝之慰也

又

尊夫人壽考康寧貴眷万福令嗣力學進益且令一意讀書先五經子書史書未必可便打套姑置科奉而無心于進取自然本分學術見矣凡謂之流俗者為外物所制尔季者果流俗所制哉只要人道好所向無不合而流俗也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善者其今日所謂善

乎季者審其是而已孔子亦獵較隨俗而不制于俗亦何能輟我本分為學耶更須擇所與遊師友則正童子之命不待講而後知察令嗣有美質深道眷不在外而依回閭里宜有振施其自不在則子孫其承之

又

終日塊坐旋尋事邊免每有所屬又輒懶惰不能葺豈付予之薄不使預計有待而常叔于倉卒臨時之迫耶可嘆亦可笑也五經已如所命偶失子言之便皇悚皇悚十紙偶忘之得來諭極負愧悚即當救索鄙素塞

白為獻也時人簡帖亦未暇尋坐右繞有德素數番先
上納他旋有旋特呈次他時得歸當踐前約雖未必汙
惡牛馬亦可添助篋笥猥冗然其中未必無所得也親
情施朝請結收此等物甚博亦有可喜者其子益求君
得好事必常往還曾就閱否半月前朝請君過此出近
得李西臺三四紙甚佳去古遠晉魏諸人筆墨已不復
可得唐人班班可錄世既不以此為事故湮沒不傳不
妨隨意所嚮聊費舒卷作遮眼度日計何必一一精擇
耶未即披承不覺切切仰投一促膝之歎

又

貴聚萬福今兄安勝不及別書墨四餅皆自用者敬以
為獻魯直近得永州丁注云四月末方離永六七月間
可到南宜行亦甚緩兼荒遠所到處如見古人必少留
連相与作緣為况極不失所也蒙問及尤見風義有立
敦篤誠意之尽也欽企欽企亦不煩多語人中間蒙相
約乘興几時可以殘言季制自縣并州不知須用入州
季否審然遂有數月過從之幸于老人非細事也兒子
判官已一月骨肉輩荷存問乍着錦衣上盛服昏作字

絕艱恕不周悉

又

不通書已閱月吉祥師見過意其歸可以附記而遽行
遂相失鄙誠未達可勝缺溯專介被問敬審兩甚作寒
侍奉起居佳勝老倦援索意味欲自激昂差得復失信
不自然竟尔岨嶮可嘆亦可為相知一笑也何時瞻奉
千万保愛介還累具毫髮他時後記

又

相距甚近既阻瞻承亦不異數千里之遠也惟是雅

曠有加嘗得警慰為甚幸尔示諭侍暨稍迫服食必已
康復初不与知失于咨問皇恐家季自是一種意味以
美才過人蓋無入而不自得者想日有佳趣州季尚用
負入否犹冀資籍時從容也燈下作字殊草略庶几見
亮

又

蒙示諸帖除古人不可得而見具諸皆故旧也生死流落
拊卷增感少留披鋒遂當題記歲月續奉納次閑中懶
出頗資是等物以逍遣独荷見契而又疊々不已不止

仰欽雅致實六荷戴良重筆為油所滯牽率不行殊愧甚略

與孫肖之

相別時不謂許久計生理有經則茲地乃舟從往來之便而哀恭之家實幸得之不圖一水便成棄物且所幸得者遽委諸草莽眷言欣慕無時少忘秋冷日來起居復何似乘興扁舟固不在昔人之役而剡溪雪夜其能興盡而返乎不相交馳又時累月以賓客輻湊之地且皆好義而來諒不復一老系念特衡門棲遲懷詠渠能

已邪屬便併修諸書愧不逮意

又

附画贊人行有書累月矣猶未得報元白來雖不承書允所以願得于左右者種、皆滿足人意而又偏酬佳篇璀璨震駭蒙鄙不謂尺寸之楮斫額于雲霄之外欽嘆警策感慰可知日來復不審不出里閭動止何似謝庭蘭玉自有一種風氣况嶠嶂磊砢卓然自表見乎投分簪履之旧念每及之不覺兀然物株而神馳乃在步武杖履之未書所不能載者元白必能具道加之自是

當聲問稍密者適得此可人故足倚仗也

又

哀荜屨棄初不謂如墮井中終無可再倍語者杜門固
足自遣然久別或有幽憂之病蓋元白來相聚累日實
不易得之事寒擁輒問于方款密之時似是有以見嗇
益嘆奇寒之不款也儀真固佳處而諸可人適在焉累
辰拓延勢輒見繫但但齮舌自恨今則噬臍何及矣春
夏乘吳扁舟門遲之迹固在也未間時仰書誨

姑溪居士文集卷二十九

趙郡李之儀端叔

手簡

與孫肖之

暑後雨作輒如初秋日来体况復何似久不奉來問初
不知行李稍遠但翹系為勞亦不能無疑于見簡也忽
披手示諄諭有加慰釋兼之實畏見厚一墮井中目前
境界一切如寒灰枯木間不能排遣則追詠早日与前
輩從容時資以自浣况真得前輩之風軌邪扁舟取疾

才一宿一日事雖之繁之其情奈何便介如織不過煩
一揮毫之頃尔寔万金良藥也四月十八日

又

別後日計宣城緒餘從者未忘便道鳴飛真、杳不知
所跋屬中間元白周旋亦相親只尺間事雖慰總皮膚
則我輩豈期于此者哉老曰不貸近又為在事者私有
所挾故來相逼咄、良可怪者已決為宣城居姑俟目
前有間即上道不審吾友韶田果相終始否審尔則地
偏足以不偏何幸如之張居所附書已領前書忘記修

謝甚愧比來著述必多幸乘間多錄教首為模範至于
小冊竟未踐言何也欽仰欽仰

又

日來資福遇委辭不獲免夫于先請繩墨而模斲有玷
雅眷負愧無量資福人初甚勝會中皆氣類想見別是
一區處尚阻城日逝風增吝

又

去年必在揚州且安居將復入浙新語想益工深幸傳
寄宣城天下佳處只是鹽法太嚴異時玉趾有妨尔一

吳岑倅世日尚在官幸為申意久別未敢輒作書其昆
仲各安否

又

元白政兄嘗作書專人留書後一去月餘方回昏夜叩
門黎明戒途所以不及改限未相見白則願見之勤具
如前紙但恨力所不逮迫于便速尔

又

昨日得不愚書方知閣中全似今皆服藥料憂懷相接
不易遣免也失于上問悚仄悚仄今次季中可住几日

甚有促膝事非筆下可見深道向來書可以密封示否
日近連有書去也連脫二齒極為之邑々都不曉其所
自前蒙示及讀淵明詩有味乃是才業稍進尔兼長者
正宜深讀陶詩也此境界難入如東坡萬好之然所和
只是其詩加閑放尔了無一点氣格既知其味方敢及
之有近詩雜文否求教首合明可申意

又

貴眷万福少尹公今在家將已入都不權用未見也慶
長聞已就吏部選頭腦尖次第不作外官矣向所家藏

古墨久未見寄及試為督之去言間亦在儀真多日欲
作書則聞入浙矣許者冊子遂不寄來何也後信願不
食言宣田尚可料理都不見說相從得兩日比日差肥
英爽愈逼人可惜閑處放着尋常每欲作書則巨細布
之臨筆又省記不來老態然也奈何

又

老境無一種如意處肖之口占六七闋皆云遊戲中語
雖一形容要是天尊地卑等語不是過也聳然擊節
如見絕韻而肖之每出一則如壇上之盟端不妄付与

其得者亦如是也日來觸境形容想不乏苟如惠無聊
振起顏墮得筆吏一大軸何啻萬金之賜邪

與李去言

二年不接款倍薰然向人之不已者其可能一日而忘
也過從中屢獲咨叩多能道形迹間轉糟粕而起特絕擬
如金精之在鑛美玉之未剖曾未有畧与欽承之素同
者惟德愈充才愈高韻加粵腹則姑領以自為慰耳一
向窘率無聊仰候行李不固未遽踈絕待迂翰墨中輝
展轉殆猶蚕繭讀之恐其或斷佩服感刺何以借况春

暄日來起居復何似况甚頗留來人少待而竟三疎簡
臨筆倍深致詠

又

晚暮何堪交遊如君子者無几枉求之日固久而相從
之樂曾未得少款念、常若有所負而要之此况良未
艾也前日人行嗣固占叙妄謂江上風月或有幸于藻
飾故延致命途頃刻以之比奉委教乃審三任已暮而
稍荒不免復乃淮上之歸高與蓋無所不在不特拳、
未有以慰釋可量惜企暑候已涼迺日復不審起居何

似老境勃窣分從井蛙以寄餘日扁舟訪戴勢或可期
但時間未能向風滋不能已

又

吳中風物如人意處多但能擺落世境超出三界之外
則隨地皆我有也彫琢物象造化之所秘奧想見盈編
溢軸遂富流傳之盛而吟哦擊節吳越之人似無復他
語之間矣孤悻不堪惟劇欽企故居之還定在何日設
可度今歲則秋末定獲披奉苟或差池冀書問不我遐
棄也敬仰欽仰

又

說禪作詩本無差別但打得逼者絕少以不見佳句有
便無惜大軸見寄洪覺範報應如此每令人短氣聞已
歸不知何在得近信否某人超邁不倫落筆即在人上
間有底滯不排遣則想像其人吟哦其妙語以當良藥
端如人以手推下曾高問別是一般境界之其家維揚
環堵條然不妨挽袖相與卒歲庶几到吳中因得扣尺
孫肖之見在宣城不晚復來矣野夫公擇皆平日師仰
之地諸郎豪賢尚恨不能編識独某人因到揚州曲蒙

惇萬以知投分款密今復官守適階行道想見超然物
表曰有交相警策之勝未即瞻叩良可嘆也繼此可以
接武交馳似亦不惡但吾友無或輕動寔深引詠香盞
姪惇朴有守中甚耿々或相見東望開卷

與楊元發

大暑伏惟起居佳勝初相別時作一月計指日如約忽
感寒疾而中汗垂絕于朝昏間先辱書示人迴不審曾
及之否于是再枉手筆以病未間尋失布謝慙負不
能已然必有以見亮得舟便行千万遲回貴得追隨少

日粗賞素念作書多不暇周悉

又

金陵住久人情必漸熟登覽之盛想所得為多恨不獲
追隨先後也或少依細舟來即在步武間幸田念

又

大暑日來侍奉為况何似人回荷垂振意厚情親感刺
無已病後氣未完又去此之意殊迫過一日如一年祝
舟似許不許今再于之更託密諭某人得一隻且般得
起為幸千萬留意仍為申意不久相見更不作書也

又

比三得書所籍周悉飲諭歲晚碩鄙陋不足負荷而恩
勤至此但懷仰愈不自勝耳日來侍奉起居復何似早
未見元載云此月末當暫歸然不肖遂去此審然則正
若相避然或無別急願少留過中秋同為金陵月下笑
也急書不及詳究其諸可以意索得之傾企

又

每奉來問如接款語久要乃尔其仰德宜何如哉舟已
有涯實出厚我縷筆下固不可見况無暇邪

又

寒暄相乘不審旅况何似累到使舟承謝客比修問輒
云已出相從于此乃是素期不謂勢地懸絕一至此即
瞻歧瞻歧示教敦款尤佩過情或辱少降崇高使得周
旋步武不負平昔豈勝欽慕介還具記草略望貸誅戮

与胡淵明

改歲恭惟起居佳勝一別早年間承意外初則震駭几
失已箸已而度必無慮者所謂非其罪也當在是矣斷
斷之力無地可見毫髮徒有愧于雅眷逼歲到家首固

叅候以無人可出遂至稍緩比款第稍緩相失亦蒙重
顧又阻披迎方欲早晚再諸左右乃先翰墨感愧餘非
筆下可見臨紙增吝

又

晚暮未知稅駕之地茫然殆不知所控偶得卜差便不
免遷就以投生遊死葬之計方奔走將一周歲乃克寔
窆非敢謂勞特有幸于有果尔當塗今何慶長似是天
心見佐而全付其助于斯人不然孰能極力見濟使無
纖介可憾即慶長雅与君子相厚故反別有一事非但

滕不究一二日專造門下

又

午刻伏惟起居住勝早來承寵訪少奉周旋感愧無喻
辱手示并諸帖背軸甚精足見雅上地少留二三日詳
納次方又有容具報稽晚皇恐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二十九終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

趙郡李之儀端叔

手簡

与吳思道

改月伏惟起居住勝久欲相款到此遂獲自慰而累辱
見頌評詩論文脩尽相予之意既深開警又以知超然
特立不愧所問為欽幸也方因造謝遽被書問感佩無
已乍遠更新善自保護

又

佳詞尤畏風味恨未得酬對也異時遇相知者時一出
碌、輩妄自低昂迹足取輕為累其諸皆望如此既荷
見察不罪僭易

又

相別遂見改歲倦游落莫求深夜論詩清話展轉一時
之勝了不可得但常頌秀句以聳動吳越我輩中人尔
还家方教日多事未暇偏作書所以具問稍緩日未起
居復何似未獲尋旧夢以寄雅况區、徒知美才不即
相會為可嘆尔

又

別後多在道路故書問無從可致还家見儲子椿則聞
動止上審書問常往來每荷存記便欲申叙兩經除席
哀苦無况加之在處疲曳稍休方覺如在醉夢間因而
不逮想見亮也比來詩句必愈工嘗作小詞否不妨傳
寄使頽 得以擊節振起也故都春物漸侈登覽之勝
不与伴處苟定應不乏追隨吟嘯之適陋邦老病無異
凍蠅身世所值乃尔故人當為我一嘆也

又

近專遣人奉書常晚左右還家忽易久然而雨雪寒甚
意况不佳甚思前日會聚從容之適也于是遽枉書示
佩服盛義甚厚然不知前書何處留滯猶未達又恐今
日所既偶不及尔乍晴可喜伏審侍奉起居万福欲見
未可得音郵時有一接語之慰可無殫勞否浸暖千万
加愛

又

相別將半年一向道路然勝處必奉思也到家則為亡
者作少佛事隨分牽迫數日前方回便奉書近來戰事

必多休暇新詩佳闕想已盈篋時幸流布使得我拭目
為榮何慰如之遍節多故作書殊草略不盡鄙意當俟

後信

又

春間寓書尔後瘡瘍寒疾意外百色見窘几与茲世民
然况過從書問交馳之際哉然好音未嘗去耳懷思奉
拳畧不間斷似非形迹所能疎密之忽披手示愧畏不
已伏審大暑侍奉佳勝感流滋甚區區去此之念已久
荏苒至此實自囿耳今已有涯同幸便道少逢會倍之

慰尤非細事百冗殊不逮念

又

別來昏塞無一点佳况每逢來者道琢句愈工作字不
輟進襲某人朝夕往還談笑恨不得從容其間以奉勝
致但深慨嘆終解舟便獲展奉諸懇不復詳盡

又

近托揚元發奉書當徹左右相別忽復近一年雖有瞻
見之期踴躍輟未契向風可量傾跂秋高暑退日來起
居何似更十許日可以面懇當幸披寫

又

鄙陋于作詩尤非所工推借過重率尔冒瀆不謂厚意
遽勒之石亦為非據及深奉玷之愧曲蒙摹印為寄加
之背軸精詣愈增愧場比來夜涼燈火可親南禪款語
展轉恍如到眼艤舟得地庶几復有此幸也冗甚未暇

周悉瞻致

又

日者先蒙枉問告以圖舟之策尤佩相予之厚轍如所
命遂有可行之期感刻盖非急欲見我豈如是尤愧盛

眷為不易當也并俟面謝

又

竊現筆力愈勁麗欽歎不已新詩佳閱想朝夕于是咨請有期豫劇欽仰

又

累承寵顧辱迫未果叩謝亦未能相從周旋邑下常以為懷也乍冷清晨伏惟起居佳勝辱手示感愧容再叩之續奉聞事極毫末但人各有所見也徐第尤荷展

轉

與吳禹功主簿

伏蒙寵寄詩編讀之忽忽宜是正元、和間人而抑揚頓挫老眼為督而不知首之屢肯也固非知音者乃辱假借如此感刺豈易披寫而珍藏為貴當與吳家共固不朽獲承下風已復累年早時同寓尺寸地自可朝夕周旋而滯留今日遂有不及之嘆况瞻望數千百年後論世而尚友哉收之桑榆仰賴俯應適營葺暑居叢冗別當修染次瞻企

又

相得殆累年矣而漠然姑得于往來寒溫間雖物色以
謂必有過人者而披寫投懷曾未得其一二也未路何
堪數定于交游之後以其潦倒不振知自愛仰而已又
不知高明所以見高者何如哉方相接時固乎其甚
款密別後繼續几不相捨未知古人真解如是否其見
于傳記簡冊中則滋有愧于不逮也冰雪不渝更期晚
節

又

累日幸相接竟不得少奉眷勤早來就別復不得一見因

然無以為况向晚獲况何似後當去此庶几再來得以
展叙

又

采石之遇已成陳迹足為嘉話遂欲回之不輟交馳投
老何堪尚乘習氣之餘獲承超軼不謂初書已復鉅錕
方且偵伺為問以就紬繹未問燦然何異金篦之刮膜
也已而趙君歸且能道動靜不問遠涉衝冒嘗移度少
日春物浸侈想見支頤吟諷日與融和力低昂拭目他
時窈深企向

又
流落累年解后官所寓然一番搶攘遽促異地竟不能
從容旦暮念之殊不知其味也論世尚友古人常想像
于數千百年之後所以見其傾慕企金陵殆不容應接
日思復尋野舍之樂特未暇輟身以往只尺勝倍方且
園之初暄更希善爰

又

過歲更園復去回入城一瞻見泪沒眼前殆不容捨置
感歎不已日來戒事優簡新政定須情通祿仕固不期

此要亦常情低昂不得不尔也金陵畧無可喜處穷日
力只了得人事侯少遣免即在治下庶几得以展叙也
一事勢不得已輒具公文仍屬趙彥強面致

又

近別伏惟起居住勝三日太平居三得展奉固足以為
感而一日病不能與一日登門不得見二者皆從容而
勢輒見奪極不滿意別來瞻跋尤不知所遣免日來大
暑履况何似只尺未即會倍千万加爰

又

比介还便作書適在紛擾中叙意踈畧頗蒙俯察已否
忽、遂涉暑候早園登門今則难于道臨定應未遷君
間能復見待乎欽跋欽跋專介枉教如對燕倍恭審日
來侍奉起居佳勝佩服延挹弥激向慕其感不待言者
才高位下前人所難孰謂和棘終能安鸞鳳之棲即瞻
望軒展可量依向

又

近蒙專委迫行輟忙為對深恃憐愛三審被差考試今
必已歸方眷仍在下車之始政事一新人情孚合体况

當復何如相見無所不宜坐膺多祉也才高器博信所
謂割雞為用牛刀隨過低回少时即有迂召胡君遽歸
不欲無書其詳俟後記

又

數月來家私窘蹙哭泣未間而疾病隨之治死營生穷
于一力其勞弊搶攘殆不堪命非筆下所可形容惟見
者知烏頃辱慰問以故未即為訴想在深亮比來應物
莽源發其緒餘已見于驚世絕俗之文而捐其上直使
老安少懷凡託治下者靡不得其所欽慕有自來于是

九劇傾逝少日或得躬叙纏繞回風不勝系吝

又

不通問又復月餘時有人來頗能道比日動止殊慰馳
仰且審兼領理會而推鞠甚多想勞區處有才為累平
昔所嘆必有以裕如也秋熱日來体况佳適不晚或得
會聚其諸非面不悉

又

新醞燕鵲皆村居所未嘗識忝冒珍既同不皇而貪得
忘愧輒已祇捧独未果一覲瑞飲大嚼揮毫疾于驟而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終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一

趙郡李之儀端叔

手簡

與吳禹功主簿

昨日專人歸上記當晚几下氣候益暄几有暑天意象
為况當復何似稍開塞疏堦以遣絃寒蔚滯之倦遂迎
三伏以故不無應接之勞小間便因近次

又

近作書偶失投徹之便初意已沉浮矣比審已歸則鄙

懷當幸塵境方闔其然以冀申叙遽被專委情文兼盡
固已不勝佩荷而屬辭雅麗揮染勁秀又得之矜式為
多感向拳、特未知所借况也春寒不解逐日恭惟尊
履佳勝蹄涉之迫乃能暫寓而略無纖芥可指以議者
九万里而固南渠不信于今日哉竊寄下風庶几一息
可附也如何

又

江上解后謂得從容少慰欣慕遽問還轅悵然不知其
况豈牢落盛寒中勢不容少遷延耶尋欲作書屬風便

徑歸以故未果改歲伏惟動履清勝雨雪相仍春物頗
遭抑勒一晴則不可過矣美才盛年自是當日有佳趣
老人但賤得眼尔可及亦可歎也系詠勝倍倍深依仰

又

晚得從玉趾之未起軼絕塵每自嘆其不可及而曲記
爰忘不以莫齒為不類乃有間方且抑揚頓挫竊幸其
先後不謂行色在望一念所乘但深悵仰改歲已復初
暑日來恭惟動止佳勝引詠治下同在江上然順風揚
艫杳未有此便臨筆不知其况也

又

別後即奉葬事用去歲一力酌對臘尽方少林間承感
屈弦歌之樂雖常格所物是忘一隅解后之福尔三月
末從家當塗旋茸謁陋數日未終息肩以故書問稍滯
同知牽制不獲已要忘在所矜照專介墜問疊、挽之
不能斷冰霜下移信乎相悅于我滋茂也感激愧佩無
物以喻人品瑰爽似非鄙拙得以形容要將擊節衆人
之後以承峻擢愈遠千万加愛

又

前書曲蒙寄示諸文紬繹妙悟盛哉文章久不到此矣
復熟不已几至成頌于合只在几案間意有不能遣則
藉以當珍劑別後佳製必已堆積雖入秦府庫眩奪不
自持其如皆絕世之產也安得一篇就得擊節于其側
耶日來竭涸不異背井辱寄縑紬犹未有以塞自少須
從容因以請教然極有愧于瑰意也

又

竊寃盛文遂得周覽治下景物之勝追逐吟咲實出幸
遇而羽翰不傳咫尺千里春已去憑陵節物想多翰墨

之傳繼此日有未便之望亦當因之或自鞭策也

与友人往还

希韓昨日承見訪經宿尊候安勝不及別啟會吹幸展
轉異時可以聯步相適并得奉教督實為慰願狂斐得
之一時偶氣類所鍾因竊藉之以為請教之地而賤家
鳴貴野雉遂有所取于晚際袖絳高妙栗然汗下庶侵
尋未軌以投自効其諸更冀委曲掩覆無至咄、于太
甚也千万見察

又

欽向有自來每以相遠不得接武披承為眷、于是特
辱存顧遂獲瞻拂色夷而親可畏而親者其在是乎別
後資養之茂重歎以為不可及也累日大熱又客至不
已脩謝後時皇恐早來伏惟起居佳勝無緣趨謁想蒙
加照繼此尚得一再見否未敢必冀傾跋無喻

又

春暉前日誤寫為迎春惡詩或未用可賤付修完以稱
題意或參差亦不妨將錯就錯也一笑向須長春軒詩
必是因花得名轉錄奉呈日來勾屈俱達藻思低昂正

當相与形容或已得錄無惜問警延企延企

又

昨日承書累幅詳縟未暇披絳而家問失望何上交編
見責不離于坐再遣來人亦于少室公處約累想已塵
浼晚來起居佳勝青詞謾輒注思元不知黃籙儀物所
置与夫事之本宗始如常醮叙致而已大匠不吝斧斤
而槩括之良工之側多曲木固有論次得所模範乃未
季之幸也遂即紬繹謹錄呈左右以勤斲削如前于猥
瑣正在滾沸中早得一出手如中流失舩一壺千金也

足为用恃不敢不遵稟尔溪堂佳詞鋪寫精詣兼吐
于一时景物無毫髮不尽不独宛轉高妙攀跋莫及復
喚索所遺亦不容措手勉投匠手以与斥削甚媿狂率
少間元谷家能俯同否

又

老倦素不工詩又久不作特与衲子輩代口鼓为戲尔
不謂流傳仰玷匠者更煩注思俯同借寵靴糠皇恐無
地陋闥頓有此獲真一时盛遇也詩固難二得來尤以
为屠老而不復振起欽承高遠非止區區蒙被他佇面

又

早來起居佳勝昨日過辱相求遂獲從容動懇可勝愧
佩昨日脾胃曾不得一出氣竟至汗瀆珍藏望恐不已
細思誤用字處須著改正如蚪作科隸作穎之類輒望
從旁注出庶几掩惡集賢李士如堵墻觀我落筆中書
堂以氣吞之爾勝人之語尚尔脫錯區、如裏德何一
二日再上一面与限勝事而彥固不起令人氣短

又

昨日承寵碩偶未食不果款面清倍良眷、也經者体
况復何似佳句憑陵殆不容出手特不敢坐享連城之
瑞尔雖不二重以氣類尤覓牽強值飯數僧未獲叅候
起居悚灰然勿廣为禱一則掩惡二則不欲知为尚敢
作文字也

又

久不獲展近瞻仰無喻初暄狀惟起居佳勝蒙手示爛
然滿紙讀之汗下但欽嘆畏仰之不暇盖文章之盛久
不到此矣哀陋雖不足以擊節然管中之窺執及一班

之幸也其梗槩若有所辯訢者不謂流言一至于是可
怪可怪果辱以要敢望安織不動使三而後起者有愧
于地下不勝願慕之至旦夕奉謁方有客起草略

又

晴日伏惟起居佳勝竹軒薄有意味或乘閑過此焚香
試一種新茶遂得少接勝晤適所欣幸

又

欽尉卿評嘗謂早時踈畧似有以主之末路周旋豈無
深念故求田問舍所占于此為多志有以見亮也更數

日當暫歸冬初復來獲遂登門上謁次地接闌闌而深
閑自居每想見涇渭內分而光塵無間非有本者豈能
如是欽仰何已

又

多日不展奉伏惟起居佳勝梅花將盛嘗景修或能
展轉雅日一來同尋蘭學餘味會上元齟齬而花亦未
全拆方佇朝、申致乃承暫入試闈不知何日定可出
尚欲与花相期遷就高明臨貺也率易咨稟

又

改月伏惟君子休有多祉昨日灼艾中書賜教并示近
製雄文呻吟古窟遂得超然別在境界信矣文章与造
化争功也前人已有两篇記曾遇眼似不能藩籬是等
格律尤为难工非屈原宋玉未易与夙雅争衡漢儒頗
尽心于此要之止是一时所尚晉魏已後則無足論也
李白數篇奔注汪洋自成一家不若退之子厚僅埒西
漢近时歐陽文忠公秋声乃規摹李白其實則与刘得
杜牧之相先後者東坡自以前後赤壁为得意不知馳
騁前人當在是何步武間擊節高妙固幸垂教

又

天氣昏重老倦從而浸劇願見甚至而不能勉強良眷
也晚來不審为况何似諸帖輒跋其後數日不暇及
遂尔淹回想未見訝德素名書也不可不使之出一隻
眼丁希韓行筆有定力殆進而不已者可示之因問老
人之語頗適理否餘俟面承

又

秋物登衍追隨止为勝日罪垢不擬汗人遂尔屏处春
言游旧可勝致仰不勝履况復何似詩不欲違厚命奉

一哭足矣不必參次成篇也尚冀邂逅瞻近少浣勤懇

又

晚來起居何似數次勉強起枕輒如在磨上邊候見遂
不果致詠勝致但深繾綣前篇和納并元祭明叔所賦
得之皆盛作也老者不度听不量力但有附驥尾之幸
尔乱道宋日錄上

又

濕熱不解早來起居住勝昨日幸後疑倍起熱勝致警
慰多矣方因上問辱手示銘佩增甚見委敬悉惡札豈

又

承手示恭審晚來起居住勝蒙開諭魯門之盛渙然冰
釋自是天聖七年曰久廢此奉再下詔申之而先攷定
進卷乃召自此始耳咸平二年是真廟第一次科場陳
堯咨榜也夫至七年下詔次年系王拱辰榜制策所中
何泳是太常博士應賢良方正科富弼是布衣應茂才
異等科弼第一泳第二此間無文字可攷既可疑須攷
動人頭處也如何如何不知魯門進卷是何等文字魯
與不曾先攷定乃召更煩見教拙語切不惜斤斧一出

則掩覆不及乃所望于匠手也後日早話及千萬

又

蒙枉佳句佳作固所欽仰而愈和愈高至于長短抑揚
固然景嘆未易彷彿其命意也急遣回介徐當牽課次
第恐未及真成疲駕之于駭驥也野外雖耳靜亦目前
事隨分規處艰生如鹽車之足定斃于服勞之下矣良
有愧于勝游款到蕪湖踰年迄茲未契更頃相見得少
豐輟即附驥尾

又

魚軒必已無恙尊候亦計復常常深道潘不愚李文郁
各寫書不及致平時相見否東表近得少款必到家矣
氣類斗別季莫便乎近其人信矣詩人之美也深道千
斛有甚次第莫似獼猴鱣鱈魚否万一舟行之便自青
山到敝庄亦不遠一相見了入城踏不甚迂非所敢望
也火爪細者城中無賣者得一百條已上趁時收藏敢
奉挽否猥事非所以累交游难得此便只是須未取錢
雖微未要須適理尔非疎外也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一終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二

趙郡李之儀端叔

手簡

与翟繪事公遜

皇恐上啟知府給事台坐不獲瞻望踰二十年德業日
新奢望日隆而哀遲流落愈窘愈下勢地曼絕情雖款
通其可得手間承出膺藩服近在咫尺終不敢輒脩記
室之問其如疇昔之念固不捨光明亦妄意氣類之犹
在也秋晚浸寒日來恭惟吾候起居万福道義袖繹休

用宏博方時豈有居其右者抑揚消長自與造物者宜
契而僉允所期天人其速哉日聳降制益邁伊周之蘊
上符全季永為斯文之助

又

皇恐上啟知府鈐轄給事台坐久欲申候記室
于不自果哀晚渝廢詎敢稀光疇昔端恐有玷美玉末路狂
僭固知得度未遽擴絕故妄意一嘆之及遂辱專委備
形想惻醢鷄覆釜未論大全為未治見這說展轉不能
自己霜候浸寒恭審台候起居萬福竊承前驅已戒一

代人物聳動所遇即幸從邦入後瞻望道次分慰不易
得之遇亦意破甑樊箒猶獲一願之寵也

又

款承旦暮既已辭舌妄計便道參近猶幸桑榆之得加
之師幙鼎盛較旧鎮不遠一兩駟自是竊借光明時得
修叙益非苟然而然也但慮席未及暖宣命已在門矣
未使促歸甚迫踈愧踈畧

又

每到田間邂逅地當旧鎮徃來之側時能引睇如望星

日初計鋒車或從吳中前日之路又竊覲幸舟行便道
于此乃心排進儿不知所堪已而聞淮西擇帥就煩開
府則遂有必得親近之幸賜教果如所期豈勝欣跋欽
佇侍坐并叙縉綬

又

某欲為宣城之居者累年矣上嘗得教掾地方議遷
而承被命遠近莫不見慶此特他人妄意耳上未知門
下餘塵尚容擁篲已否久須声問稍通乃期款悟然後
俯慰依投之幸忽、易成蹭蹬竊謂素所欽悒遂委諸

草莽竟茲猶豫實未嘗斯須忘念也近黃大臨元明出
所予書中獲奉批誨則不腆所昧蓋剪、之吝尔激為
追訟未知所以借况方囹問道遽聞被召殆似有以司
之終不得仰承旦莫其如一介之私詎應懷之沒齒故
輒低回筆下庶几省察

又

伏蒙寵寄佳醞大府上樽豈寒鄉所應得祇服盛意倍
深榮感不敢別具公書上謝想荷矜矜

又

太夫人恭惟尊候万福貴聚均慶伯壽况未及書已赴
官鎮江否英偉之姿宏遠之識欽嘆不已近見和韓子
蒼諸詩并評史六論筆勢縱橫如洪河決九衢老億懽
然知莫追也今几孫矣借易及之

与楊晦叔明叔兄弟

別後累承書所以欽承歲晚固知冰雪不愉初不許慶
待遽歸前此鄉人無有見告者久之方聞已愧申叙之
緩首蒙晦叔墮教乃審行李在青小有專人在此叩之
云已歸嗣因上記竊恐未見而以書于礼为筒舍糊至

今未始忘也晦叔簡中代承見及固不出于雅意然示
感愧無喻雪寒伏惟侍奉万福还家當叩門第不勝悵
、輒有所違而致其曲忘投分有来不應小文自措也

又

位中貴眷万福郎娘今几人想皆成立矣別後相遠書
不以时或闻已为蘄黄間居初忘窃疑此承捨舟乃信
所闻之妄里中無復往还如載祭見之忘有时十三四
年居此日忘退缩苟安似是老味自應尔也見仲既歸
可以復理故輒不審門庭之迹犹在否

又

去夏徂秋一向寓于異地涉冬寒甚雪至五六尺今猶未減重裘頗于杜門为宜然春事不無所妨亦不知節物之未去眷懷參陪之際只着意江梅至數十闌不已醉爰扶藜兒無虛日今則如一斷夢時時卷軸間得之未始不引嘆直視也日來交游僅有君俞尔元載數步地累月不一相見元登往高郵未歸其諸藐如路人似此不足怪也筆次偶及之

脾氣作梗忽少况且去矣不應阻滯如是但有愧跋
独处必甚寬涼幽寂頗得趣于白雲甌中否晚來復何
似頃借書數種已多時偶打疊方檢足謹歸書館因循
何罪蒙見察甚幸

又

異鄉邂逅實我雅契見似人而喜固已知所歸向而明
爽敏茂動輒与意等則拳拳相与之心宜何如哉方將
歲晚周旋不謂遽尔阻滯別時躊躇或未見其戚而別
後固然殆不知其所况也累約明叔固便作記竟先遣

問以所拊循之厚尤極感愧日來漸成安居計惟無入
而不自得又復察案多可人則况味日佳當過所期遠
甚何時少話離索方暑千万加愛

又

前日不謂郊外少田甚恨不得与餞客之未尤为不足
日、暑雨不解山漏下濤宛轉數尺地生意從可知已
雖元載元奈明叔相見動十許日其諸恙已阻絕老味
益哀可勝纏綆台下涉吳中氣象風物飲食當不与此
同日語美才在事所倚宜應接少暇然亦不奈過從吟

嘯之適已否胡茂恭我輩人也閑居中必蒙顧恤更為

周盡甚幸

又

哀陋淪落實得欽承于馳馳擔之初回旋淹久所以停隆
資藉日甚一日晚節出處岨岨迺雖如是而拳、不少
間斷然相從則當無曠日既別則音駟繼修此常情之
所必致其如理有適會事無偏吝故吾黨元不在形骸
之內是以論世尚友非崎嶇尺寸之窘可據窮計疇昔
儻能見委而不腆敬志亦幸粗伸于今日也尔未家居

不異老蚕漸圖纏結以投作蠶願一報緣中其得亦已
多惟溺惑者不謀其正而務進取是役定應究竟之謂
何邪何時促膝握手以快擊節向風倍深依

又

別後紛紜終冒寬典實出至幸老境得安田畝飽食杜
門不廢圖史之奉更復何求但交游浸疎間欲披寫則
難其地以故平日之懷尤為系吝中間或傳瑞鶴翔集
昭示美政前日三異與夫鳳皇來下乃表見于曠久全
日所期想已上报將有不次之命矣積累之効因表見

于斯时也欽企以佇承騰希別圖馳慶次

又

蹄涉苟生僅知所得之况欲強分寸則其勢甚于登天
塞遠心存居常自欢且恨無術以縮地也申記不忘書
問過委豈真有所符故是念雖數千万里常如一堂之
上邪佩荷之深不講可諒歲晏凝冰日來侍奉起居万
福如君尚尔殆不容一毫髮于冥力益勵壯圖行被起
擢

又

頃每得書如奉更撲竊計歲月謂受代已多日始輒疑
其緩乃有傳者云結婚蘄黃間名族遂留家矣方固審
諦修馳不虞舟御已屆來者亦不之略不及之其不敏
則殆不知所控也忽披手示大締謹字推輩見嚴恭焉
何堪祇佩惟愧其憐、所素遷落第二則几若自據于
炉炭之上矣日來舍館已定否百懷昨展晤莫究老懶
久廢裁削具振疎率皇恐滋甚

又

久別且相遠馳情固不忘而書問不能相襲于其中問

亦屢獲枉誨回而得以申叙自非委曲見求豈得交修
相尽款承歲晚何以為控盛寒伏惟侍奉起居住勝野
舍低徊輒累月缺甃僂俛姑以寂寞自康尔还家首幸
披展介还聊布其畧

又

浸冷恭惟尊履万福艰生不能他委殆類一日不作一
日不得食、之固無所得甘如不得而棄之何自審營
奉極力止是交游任責之時而独窘于牽制慙負已不
貲曲蒙招延滋畏深厚二十日正在滾沸之際殆尺寸

不容稍遠恭候引緩以至前一日皆當趨詣臨崩則素志也想辱深亮

又

少別未及書問遠無便故亦不虞還軒入遽也偶乍自庄上歸日前如蠟毛然解后叅承未遑繼修謂方切煩之忽板手示欽認增感晦寒恭惟起居佳勝早晚再因瞻近介還草率皇恐

与俞秘校

自去冬南去即不与北事相接比歸亦不復可得不審

涉春有以自樂否成書杳不得期程已有序何日可西上公所謂信道焉而自知明者淹回歲晚不失為揚子雲更期自厚以永終吝新詩寵及益見作者之高興坐汨塵坐徒能諷詠之無窮也感服自餘頻寄声問

与彦文侍禁

久別遂此瞻近恍然畴昔頓还日現流落異方警慰茲可涯耶早来再候再次窃承在禪比就展復相失快詠尤不能已温热晚来伏惟起居佳勝曛夕具記竦赧姑报重意之辱他佇躬致

与王簿秘校

早与君祥遊与丞高明为可畏契濶淹久叅近遂尔不
遠鄙懷常若有所負也于是獲奉餘庇三月矣尚未果
申致少叙畴昔未問遽臨滋愧其晚寒候恭惟尊体動
止万福美才乃勃率不耀要地不得为無罪行有知者
徑席顯用豈碌、常格可限哉未間于万如爰

又

鄙拙再依餘庇方謂未有叅承之便遽茲邂逅慰竹可
知于其既荆復欲作書申叙又蒙先枉翰墨慙負諄懇

益深不逮之貴更書定何時可能知新正否區、止候
事稍就緒敬當公徼治下紛然滿前裁極草略千万矜
察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三

趙郡李之儀端叔

手簡

与霍子惠迪

棲遲江上濱三年矣罪垢未洗不敢輒自齒于一時賢
士大夫之間眷懷好義之勤固無毫髮間斷德譽藹然
每恨相從之晚于是遽先翰墨所以推借甚寵而仰求
見予之自似是傳聞不能無過亦或奉告者率多溢詞
也欽佩盛意但深恐悚歲抄苦寒比日不審燕居体况

何以瞻望絕百餘里杳未有款近之期邇風可勝跋詠
介還其速殊不尽鄙懷尚覲嗣者

又

兒童時道金陵周覽勝致悵然如與古人晤語方時
才半日蟻舟之頃而今日不異掌握間人存地隸苟
得從容指顧之餘則可慕可嘆可嘆可閔班、實同所
寓竊承無復世顧一意文詞翰墨間日與雲煙魚鳥追
逐後先因而自託于徂績款詠之際想象超軼尤恨羽
翰之不我借也

又

蒙諭作字固好之而終不能彷彿來既凌轢遂獲紬繹
妙趣真我師法也近日米芾元章可與正元、和間人
相上下頗得其講貫否尔後可以時復交馳蓋不待相
見而後深契也表德音書下論庶几見錄于遊從之末
以託久要愧企愧企

又

眷聚無恙容易上問金陵諸禪老多奇者必常過從相
樂故人李正支子無咎美奕克肖醫中成德餘無一点

塵埃近得之于一舟往來間爾觸類以求則勝氣無所
不在何時相與周旋物色以投警遇臨筆春

又

欽慕高遠咫尺未得奉殷勤披寫相盡欲為此懷惟付
之有而內訢所乘則未易如是也三月被問四月張
君佐出所予別紙遂溫前所賜始欲展轉叙致既而勢
可以出入巫國一見門下疊々之念期必一售不謂皆
在不可形迹未忘吾罪多矣竊應掃軌春分從謝絕
專介忽領來既擢髮不足以當其罪則所謂多者曾何

足以名之耶系詠寬博臨筆語塞

又

凡此諸况德餘書中略見梗槩比來病困意味殊惡累
日用醫今早方出應接稍湏完養或得一踐素期是乃
疇昔之所欣願也負書蚤晚如著令一方得人之盛固
不能先高明穎者先出不獨古人之賢力疾具問極戚
裂寒暄不常倍希保蓄

又

蒙委諭書墓傍強所不能實愧有玷先烈辱寫下再閱

之不甚滿意固循未能再作便當率奉命後時之罪
庶几寬假

与王君端

以問衆義尽養為鄉里之所欽挹因名自激已有瞻承
晚矣之負于是首辱枉顧、所得何從致之過听不遺
但有愧向不圖方有所役勢不得展叙綢繆申釋加既
歎焉自疚殆不知所容措別來起居復何以非晚登門
款布感遇未間更期以時善衛

又

一水不為遠不謂今日緣得識面又復忽遽不能粗申
所懷仰愧屈臨殆不知所容措尚幸不晚登門庶獲詳
悉燕壽勝緣得結高義何慰如之但拙陋不足以形容
僅得不虛來命尔皇恐皇恐

又

聞風久矣一水独瞻見之晚系懷可知晚來就况佳適
承在却中未果俟謁乘日早望訪及家食容易

又

久不相聞昨日邂逅尊翁方知已叅告辱手示伏審晚

來為况佳勝詩閣遂蒙開卷老來易得齒軟欲勉強少
乘其味輒不能謹歸上異時或得擊節緒餘庶几一寫
知鼎也出沐可以相見否

與董無求

自夏徂秋競傳行李將歸迎侍朝夕伺問覲得一瞻奉
間被來報乃審勢地崇峻不容自輟以便所私雖選任
為可喜而遂阻面叙可勝系吝盛寒日來起居復何似
履歷如是無異乘長風破万里浪雖欲少却其可得哉
更蘄重愛前對異數新正不果為壽倍深祝詠

又

累年江上相從每見未嘗不歎息久之風骨非塵埃中
又而留滯許久果茲進擢其慰浣可應只咫論耶尊夫
人貴春既到必遂安居京師乍到不無與意參差處半
年已後方有况頃所備諳不然安得一坐十七八年也拙
陋平一人復其味犹如此况美才朝夕要近恩數之未
將不可遏則未易先後形容荷相知之深惟恨山不高
尔太平了君文季行義之士必去相見敢望委曲為應

又

里巷落寞久不修馳中間思道子椿繼至奉手華礼重
意動弥佩歲晚尋因申叙而家私疾病相仍至計漂溺
一力酬对其能收所裕以究願布之懷耶繾綣不舍我
劳如何日來樂職奉親履况何似美奢益隆遂將滴步
華要为一时之所歆艷恭馬何堪劇增欽系

又

比會二公備承際遇之盛平日固奉期如此屢曾面尚
矣然自此超特乃其基漸也神和氣秀表裏一如于自
是一二地位更宜靜以待之近聞修建合宮之地稀濶

盛典主人為妙選想已在延辟續當馳慶次

又

比得佳篇欽嘆不知其已想今又更超邈資養有未宜
其一出便在人上也別稿有餘無吝開發為別易久踏
踏不獲奉問每過比律見壁間字如獲接奉以故懷思
不少忘也秋高日來起居何似為祿不屑冗瑣古人固
以是蹕厲自起取功名致高遠奉期非只尺更希加愛
俯契勤禱

又

比有去此之期日計瞻悟得以自慰專介忽辱惠書札
數遇厚感愧無已行筆非復昔日几自成一家之季矣
切幸周旋以博不逮冗甚恕草

又

以以多事不果通問眷言雅好不忘欽挹間承恩教優
異但有欣慕而常情所當先者朝夕是懷竟亦速撥其
歸行路或在見亮况畴昔之所蒙者即庚伏近日雍容
美踐居 瞻勝初路之翼方屢振以乘遠奉故九万里
而固南將所願不可望矣魚鳥問無以自寄甘生持于是

時借傳問以投慶慰向風固然揮汗殊不謹肅

又

伏承繼被寵教遂膺簡在是有以致之通茲相值尔欽
仰、、久以夕事尋失修慶悚息都下既久况味不與
外方等盛年正宜奮勉以席享運况共事皆氣類也非
晚果成北去定獲款近大暑未暇周急思企、

又

諸君倡和詩犹未得披覽不謂哀朽亦在記錄實為欣
幸也或蒙不鄙得展餘藁豈非至願

与何知縣慶長

衰晚流落實門下日物欽詠超特固知典型所鍾而參
承之幸不謂嗟訖以至今日仰佩存錄不独有憫疇昔
而至誠俯格似非一報緣中而能致者每一念及未姑
不愕貽自失求其目而不可得必必歸于如是也少別
共惟尊候起居佳勝高才遠器正論自有所歸惟是未
即旦暮親依可量頌遡瞻望欽席倍深纏繞

又

孤苦孱露強顏世軌操二十年遷奉之心竊高素深足

塵辭消而坐增感歎亦已屢矣不曰天假之便實鍾盛
義自得卜至于就寔殆無一毫髮可憾而周旋委曲多
先鄙意而為之地雖已累形遭遇不可忘之誠然与言
每及必屑涕滂徨而不已仰惟泉下積累之厚其必有
兆于傑敏在其他事固不可易以負荷况大事成就之
如此耶歸語家人無間勿賤莫不手加額上嗟嘆相勞
凡所聞皆謂度越數千百年豈復有斯人也行當刊石
以詔不朽批筆可勝系各

又

逼歲到家即欲遣人修謝以去此差久一番酬對不容
少自輟荏苒稽緩慙悚無已大祀後日有餘暇府政必
在迂召之次雖邦人重惜其去然勢恐不能復借以由
審如是則迴避之嫌可以遂寢私淑恩眷於是不得而
兼亦冀近承大馮德澤所被而遠依小馮陶冶之賜也
不勝朝夕跂頌之至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三終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四

趙郡李之儀端叔

手簡

与洪覓範

新正伏惟道履增勝世境所期敢伸善頌逼節自太平
葬事歸奉九月中所寄書恭審相府有請復見本來之
相遇煩委諭固非所堪而致慶長短未免輒乘未執要
之志是幻中一事似可喜也書未得間邂逅入京之便
嘗草略布叙竊計發封不能無疑尔日來为况復何似

自是稍安家居日得通問次瞻跋之動臨紙尤不能已
与明祖印

十年于此欲一到山中尚尔踴躍况本分人在焉其可
輒自緩耶以所期于目前犹有其數則妙倍周旋豈人
事得南計也每念及之固然不忘其咏穷臘氣候將變
庶几春物爛發獲從候虫時鳥飛鳴跳躍以乘物外之
樂前履新正不敢以俗礼自勉伏惟對時受慶

又

不相見動踰數月世蹄間如蜂窠蟻垤擾々自營之不

暇雖德道高風不忘依詠而隨念有所形容則未嘗不
臨紙見奪浩然感嘆之不已也歲杪盛寒共惟起居勝
常老境又添一歲輪迴亦是一事安得明空軟火從容
霜日以承解脫警策之倍系仰奉々非筆下可究適有
田間之行殊愧踈畧

又

劬勞之日伏蒙示遺專委經疏壽香時果曲形贊祝哀
晚何堪豈足辱記錄之如是至于親寓翰墨展轉資藉
祇奉增畏未知何以為称也感激滋甚或云故事當原

軒從一到州中審然遂得一面為慰書所不能載者當
幸披拂以境

又

送石楠人回奉書計已塵浼漸有寒色山中之樂如何
伏惟所履佳勝暫過湖州十日為歸期迺遷圖詣左右
次逼行草率至愧

又

晚來承訪別忽遽不獲寬論入夜欲再奉晤兩大作跬
步亦艰殊恨仰也伏惟起居佳勝來日必不行當幸披

展繁昌雪五寸如到彼小缶分珍歷瘴疫乃一良藥也
浼瀆為愧

與資福堂頭

頃蒙專介枉教巨軸累張率皆相期過情之語難剪烏
弗類未易為據而欽承勤腆祇佩為愧道場日甚季者
至奔走天下而化秦莽為兜率內宮是苟然者耶作禮
未涯日劇系詠

又

伏聞一時勝流多會席下固知有以攝受而因緣至此

更復何來昔人形弓旅矢不為有矣渠不諒哉歎
哀病涉秩稍能扶持但奉勅未免須人故作客不無
過慮須更少日粗涉安健即圖一展奉次時不可失業
根奈何

又

麻帝之既繼枉厚意然亦何用藉手之過又不敢不
皇恐碑文背軸為奇莊炭其飾而復修以多本感
刺感刺茶匙乃鉢囊旧物亦聞久而未識此則尤為珍

与珪首座

流落穷遠几聞足音而喜高義鼎來已出度外而示出
定相不覺汗下從容促膝初不謂所得乃如是之富貴
為欣幸來易只尺可論別後日期作書因尋未達專介
遽至累幅相先紬繹春勤可量銘佩恭審涉夏以來動
履清勝裁報稽遲負愧何已想必諒其懈怠也

又

欽承以正坐元本分會中須其人當此位但極聳嘆政
况日夕會聚其樂可涯以主人之賢而諸高德遂同一

席下而又有一時人物常與往還地當要衝戶外之履
填委信心所廣是亦垂手方便漸冷稍安他佇面款

又

日者不問巨浸一葦見臨特意所隆懷德滋重至于超
出世表寔相期于翰墨中則佛法人事一時俱了眷言
欣慕十日猶恨促別之遽也別來欲作書偶將有所適
故未暇及尚爾贈蹇馳情可涯日來體况復何似只尺
定將再有周旋之幸已否適風耿

又

落莫弗類缺菴生涯苟為日復一日事身昂然相顧遂
得一快意于談笑文字之間久無是境界矣其慰怍宜
如何裁別後有雨雪懸知必屆華藏欲圖修叙而不及
到家在何時斬新福地得吾人數君子相與表祭天其
成就此地將邂逅崛起慰人望之深耶家居為况不佳
何時一咲周旋有間頻冀流問

又

昨日不堪欵然雪中無聊所得亦多矣早來為况何如
以病作都不曾周旋更俟齒疾稍瘳也少間且過此喫

麴比之天寧餘似差勝耳一咲睡不着和得張敏叔詩
謾錄呈冷金乃此紙也未研白者尤佳乃小白者但不
精耳少間面奉

与政書記平叔

秋漸涼伏惟起居清勝中間專人在蒙惠書并見寄与
少馮佳篇感激厚意無任媿服適以失一二十餘歲孫
子追念不能已正在哀荒中不能为答其後疾病相尋
飲食頓減加之遂涉暑候淹、如泉下人亟欲牽強裁
叙終不能如意但引睇傾懷慙負不暫釋尔計亦无以

亮之与世相忘久矣独得于世外諸人不能捨去然倍
衆佛事回而体究归宿乃是素計亦覺境界頗熟非一
世所習而業报纏繞墮此机究竟至不復出頭然不出
頭間輒时自懺悔作来世解脱之念其于妄言綺語游
戲所得姑用以排遣豈足为文、亦何名诗不圖流落
为作者之所収采如高明即叩作者之域何啻所願望
不及端如刘夢得序灵徹诗而録其徑来白马寺僧到
赤烏年及青蝇为吊客黄犬附家書之句也未与元白
相見时得吾友已詳元白来即如詳滋恨未即回旋也

要之我輩相投固不待見、亦有甘時得一念常在足
以為慰資福日來愈盛來者無不贊嘆修建漸完脩此
六世間事無足依昂惟不易得者諸上善人俱會一處
想像斯語今建斯地苟病少間挈舟一昔便在目前但
不使作謝靈運幸甚

与崇因欽長老

張子偉來意斯人雅涉叢林又久在金陵必能深款妙
悟比叩之輒云未始相及固已重嘆潛德不耀高出流
輩竊謂如此正宜抑揚末法紹興祖令閑中但自吐、

辱來示方審果契私念正論所歸詎可回跋予必以力
勝者耶滋畏得之已晚而不果先事一致鄙勤也惟辨
堅力濟之以垂手不倦相見會下不異竟城東際真一
時盛事也未果修敬香火尤劇系詠

又

屏處淹及閱歲初失啓承致先寵問雖重愧不敏而世
外高風尤及跋頌久之方克具記踈懶固不可錄六方
時往來常檢以脫畧然慙負眷懃未能遽至忘念也專
介被手墨疊、數幅殆無一字虛設冰雪不渝倍深聳

慕大暑敬審日來道味增勝只尺未有周旋之期臨筆
耿

又

到此數與天禧通慇懃之常及叢林時昔其振甚悉何
為輒遺吾兄雖不敏之貴不可逃然天禧之當分一半
伏讀來示栗然汗下金陵佳處想日有勝踐未果杖履
周旋庶几翰墨塵迹時有一笑之地如何

又

麻布新綿御木皆珍物也見遇如此被賜增感乍少無

應接處多荷煩致厚過翫愧哉

與天寧誓老

別後累作書總一奉來既常聞動靜如山居甚優裕
計書來不過如是而奉之所系亦在此也伏審迩來休
況休勝老境不異平時振綠渠可逃哉姑兀待盡而
已乘興即遂瞻叩未間糠粕形容不妨一面之慰

與吉祥聰老

相別又復許日扶病還家至路西奉專人所既書存問
勤懇非慈慇故豈能如是伏審起居康勝眷事舟車往

來正當盛時欽承遵化而藏輪声不少輒亦福慧雙修
人事自相應耳過節或當瞻奉

与資福慈愛深禅师

伏承暫歸不得暇奉侍然本求脫離生死于道如是迺
本分用心也禅师書中亦頗贊嘆精進甚善、、永至
又承書遂審体力佳健如閑非晚遊歷更宜子細只是
此事何須緊峭草鞋若疑情已脫直下便是道場所不
易得者師資之地耳無由今倍傾系傾系

又

瞻望門地不忘歸向慈光所臨随处蒙庇秋高伏惟起
居住勝欲見未可得障礙自窘遡風增歎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四終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五

趙郡李之儀端叔

序

折渭州文集序

師曠之聽離婁之明非得之天則豈能見之于視听庖
丁之解于輪扁之斲輪非得之心則豈能應之于手其
用雖不同要之非勉強而至者也昔之能文之士亦莫
不然司馬相如揚雄之于詞賦司馬遷劉向之于叙事
孝陵蘓武之于詩是以其所長自得而因其所自待者

發之于言耳至于離婁之視不能代師曠之聽輪扁庖
丁不能互任其手故能叙事者未必工于詩而善詞賦
者未必達于叙事蓋各有所專而其他雖通終不得而
勝也諸葛孔明崎嶇戎馬間本以經綸為事而出師表
木槩曲瀆之者不得而優劣豈任重邁遠之氣開物成
務之才不期于言而言自至非若視听与手与諸能文
者系于一偏而不可以交奔而相先信矣天下之奇才
也公生將家便馬善射制勝料敵乃其所事而文詞論
議駁欲与古作者並驅爭馳豈非天得而心通之忠義

激于中利害動于外亦不自知其抑揚頓挫交舉相先
而見于筆下耶如是知公于前人凡可以無愧矣既以
世業遺其子彥野屢立戰功嶄然出頭角號名將彥質
介之遵公所令萬于藝學妙蘊而莫登落筆即在人上
天子得其所為文而欲遂易文階又使從天祿石渠之
遊殆若王梁造父秣驥子而問途其志氣已在万里外
矣公薨介之緝公遺稿得詩若干陰符經頌一邇議若
干奏議若干摠為若干卷藏于家而以序見屬公一時
偉人也功在朝廷名在四夷德澤被于所至之地而

軍民如赤子之慕父復其言皆足以聳動後世不止苟
為文詞之工而已豈待予言而後傳耶然予辱公知為
深竊幸託名其傳故不得而辭也

送程穎叔入京序

物所聚則為富而特異則為貴天地萃和之氣無不
在也益有所專為放四方之產不同而于其所專則斯
可以貴矣于其貴又聚而為富則統一二數而于其
所富之品卓然絕出者惟信一州尔于一州又有所產
之地焉貴溪是也凡產于其地者金銀水晶空青石碌

怪奇麗偉之物是皆得而用之雖貴則富苟為所用則
尚安得而貴哉惟能用其貴然后為不曰其人

欤子私疑夫明天子在上闢三舍教養天下士舉三代
之隆典而嗣成先志而歲貢特信未有以異于他州豈
其怪奇麗偉之物勝而有以掩之耶蓋怪奇麗偉之物
天融地結非一朝夕而成况人也哉亦必待時而後出
是不独貴其富抑亦貴其貴也予得罪居太平既歸道
金陵樂其江山風物而不能去回家為間以事來太平
久之遂有生遊死葬之意解后貴溪鄭君穎叔為州學

教授時得一接語則魁然若不可得而同淵然若不可得而測既徙家焉乃得屢從之游而予所舍適在天寧寺側穎叔役閑多過其地予得從容襲之則前所謂不可者非難同也蓋有所規焉非難測也蓋有所擇焉規與擇予固不足以當之而似有以見委之重則予私淑諸人而夷攷之則高明踈通練達而不苟殆非規尺寸錙銖之近者已而訪其在事之詳則強者不之弱者振之程校低昂如权衡之于輕重不踰繩墨而孝者得肆其才隨所區別而條制奉適其用上能承教養之

義下能合同異之衆信乎能用其貴而貴其所貴者也夫貴其所貴矣其于人也孰禦焉比受代將如京師方明天子網羅俊傑極天下之選而布之周行穎叔之貴必有識而荐之于上者予獨慮予所私淑與夷攷之而信者或未及知故于其行序而申之以告夫識之者以脩顧問之所及

張覺夫字序

自形之下者言之高者必曰山深者必曰海謂山高几尺海深几丈則未免于意計要之終不出于度量則捨

尺与丈何適乎至于錙銖毫髮不差則妄矣山果高几尺海果深几丈耶惟古人真積力久推其自得之孝以就聖人之事業則未始不若合符節聖人之事固不可以形論則終見之于形者以其器耳以形而論如山之高海之深猶謂之億計而聖人之事業乃如是器不可以易也今夫曲直長短圓方大小置之安則安置之危則危力右上下惟吾所命此器之不易者渠不信哉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曰予天民之先覺也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如已推而納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

重如此其器也方夏德之衰桀之不道人知其必亡猶就之就之而不售則去而之湯比五就而卒為湯所用何哉非不知桀之不足與有為也猶幸我君之或能用我桀乃湯也湯非不知伊尹也亦五就而後用君子未嘗不謹未嘗不待時而後動知伊尹之必能相予弔民伐罪亦必至于五而後用既用矣蓋有所待也其後果成有一德克享天心遂濟其美以成其事業則其自任之重得不謂之若合符節耶非獨伊尹也凡學者莫不由此故曰學之為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

汲、仲尼皇、其已矣。李之不为王者事，不得謂之
李零陵張君仲先字覺夫，以其名問其字于予，以是
告之。覺夫明爽高秀，雖在場屋而不專為場屋之李。旁
探密取自植物而名之，將種、皆入吾用而後已。家世
以文章行義表見，士大夫間零陵之張海外率知之。而
覺夫乃資其天，得以負荷家之傳，故擴而達之，以見于
事業。則夫名之所因，字之所訓，其可得而已。耶苟不已
矣，則伊尹之志其遠哉。勉之余，將拭目以俟。崇寧五年
五月二十八日姑溪居士序

夾山語錄序

以如是因，得如是果，作如是見，說如是法，不離當處而
盡未來際，由無始有，以至遍周沙界，然皆本于如是。然
雖如是，有一絲頭，即是一絲頭。又况一問一答，提唱展
演，若倡若頌者哉。夾山長老既以如是來復，以如是去。
又以是而再住，为日既久，随时是現，因物流布，門人緝
之以為後錄，乃相謀曰：我師之道既已行矣，其說不可
以不廣。遂命工鏤板，將使在、處、皆得而有之。鑽龜
打尾，固知是成佛作祖。于是或曰：隨緣應感，靡不周

何假此而後廣耶曰以色見我以音声求我皆非所以見夾山也然則夾山何從而見耶如是如是

祥瑛上人字序

古之人所以自厚重其字者誠以其賢否醜美必常与名字相上下而始終昔知委片善可稱春秋褒之曰儀父解者謂名不如字以為極美之談故孔子作春秋記人之行事或名之或字之皆因其行事之善惡而貴賤之是以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字而不名者十二人而已祥瑛上人欲更其字数以名來請告之曰許慎云瑛光

而詞藻振麗殆不容間一語始借之為用耳後之來者可不信乎苟得予文亦不待既到而後信与雖不識道甫固已得真為人也

吳思道藏海齋記

昔之隱者有大隱有中隱有小隱而大隱則不離朝市蓋隱者非為嵩居穴處与猿鳥居麋鹿遊然後為隱也利害不藏于中終業不役于外謂我為牛則与之为牛謂我為馬則与之为馬隨所遇而安因所得而勝惟我之疎密而忘彼之厚薄至于峩冠垂綬從容簾陛之間

可進否退密勿君臣之際而綽然有餘裕夫是之謂能
隱余以是泛觀于世而知隱者之為難也東坡老人云
惟有玉城最堪隱万人如海一身藏信矣其能知隱者
嘗試言之隱無不可也能定則能隱矣苟或未定則岩
居穴處居猿鳥而遊麋鹿亦不得而急故知是之隱則
知朝市之隱知朝市之隱則無所不為隱要之固有漸
焉既能藏則能覺既能覺則能定能定則能隱以都城
之浩穰而寄一身之微渺初固以是而藏既藏矣觸境
可覓既覓矣則能定久之自然而隱矣惟其處之久而

瑩玉色也夫充實之謂美瑛則美之盡也推此則瑛乃
瓊之精其光瑩特可見矣直字之曰瑩中、上人少
啟禪閑得佛二昧異日高提祖印時未可量也然其心
地真淨明妙虛徹美適擇然而瑩于中又豈能掩之哉
庶几不失其責者欤戊戌三月六日姑溪老農書

送戴道人序并詩

戴道人金陵富豪、破得命術与常所論者不同季士
大夫多從授其術者所論不差毫髮奉祖母由廬山涉
江州南康軍蕪湖縣久之凡沿江諸名士得之如朋友

一口稱其長且譽其為人過太平予一見知其不凡已
而稱譽繼至予所不自知者壽而晚日可期固不足問
又無志思以同授者然心實愛之眷眷不欲其去既告
別輒作詩送之并示其所向所負如此而汨沒于窮荒
以老良可惜也改和二年二月二十日姑溪老人

詩

懶將身世問窮通
邂逅僧軒一席同
已嘆故家如墜葉
不堪白髮共飄蓬
冥搜固出能言外
妙用都歸指掌中
咫尺京師莫辭遠
有雲何患不乘風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六

趙郡李之儀端叔

記

分寧縣廳雙松道院記

分寧治洪之西南距州城四百餘里四達皆山縣居衆山間自為一樂園山刻露峭拔溪流四環可鑿毫髮繁竹木富茶紙密蠟人力田不外求以足尚氣一不相下父子兄弟至不相容知形名書頗善頌多解文之士以之名世者接武而出然仕不大顯士大夫論議間喜為

稱道而於其風俗則終有焉以故知為縣者尤難其人非才且明萬于自信而不為勢力之所回欲則未易居也吾友金陵李道甫調官吏部覩是闕榜于部之門而凡可以應格者土榜下睥睨而不敢占道甫問所以然皆能道其詳而相頷嘆息曰非不欲也三年其得一日安乎道甫嘆曰為政在人耳遂躡其前而占之未出人己望風懷服父老相諸曰為吾邦者多逡巡而不敢就其風聲何至是耶是令不但于傳聞而來必高議敏用無所牽制我曾得以是流傳之非而固可以破他日

來者之惑也道甫既到父老復相語曰吾今果如是計一語之出奔走趨承之不暇一令之下家至戶到肅如風雨久之道甫亦如其安吾之政而信其風俗有可易也居數日訢牒無干之七八案牘簿書如質物之挿架文移振應如水之赴壑輸委追炤不失所期訟庭几可張雀羅吏舍與僧舍無異道甫曰是豈易得者可無以自文其遇而慰吾之所不惑而來歎亦足以為後日欲來者之信也乃闢其東伐雜木數百株得地十餘畝因二古松而為道院鑿池種蓮環小洲作亭其上

度以飛橋臨橋為軒對軒為樓面樓為堂依堂為齋以
入皆抱兩廊樓前之松半分以上聳堂前之松樛曲下散
如偃蓋疏泉注齋前絡石嘈雜聲若鳴琴又得山谷老
人旧所書琴堂揭于樓下即之以治事種蘭菊簷葡山
茶數物已既成一方之勝遂無以加而道甫日讀書賦
詩治筆研以延甘勝間与寮友賓客醉笑其中又收其
餘日与絕季二三友談出世事書來歷叙本末且屬予
为之記會天熱踰伏數椽地僅有出入息奈書起然如
濯清風飲冰雪不覺揮兩翼而到其處也固有以振之

後知其然則東坡之語乃吾師也吾友吳師道寓都累
年其職事在秘殿其所聞見皆一時盛事乃于所舍名
之曰海藏卓哉能師東坡之語而知朝市之隱也余与
思道遊久矣一日謂告歸余察其顏色現其詞氣迥不
類處塵迥而寓繁會者一日奉如是則豈特隱而已乎
憑凌八極超出三界不離座而照了一切矣今嘗謂東
坡乃佛菩薩位中来以所示見而寓振緣接物利生期
于成等正覺思道以文章節義名之時終日翰墨議論
間未嘗輒間斷而又所託乃如是昨東坡一會中来詎

解尔耶政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姑溪老農李之儀記

善應軒記

善應軒金陵成君德餘之藥肆也。凡新陳苦良對病而予而戶外之屣常滿無戚踈無高下來者以必能取效見責而至傾東南其先人王副公以名尚遂官太醫嘗手寫所藏得用方界之德餘先從進士踐場屋遊庠序晚乃世其家以所得于義理從容出入雖名者未易先後也。偶過當塗適與予相握手傾盃歎若平生自是往還無毫髮間斷。董然懿好殆將卒歲不渝固非藝術為歸。

歸宿者也。崇寧五年冬余將遊吳越道金陵德餘朝夕相從間留宿軟語紬繹徃來達旦于是渠可斯須忘邪。臨分日其略十月十九日。

炤默堂記

炤默堂靈源老人之所居也。老人以三摩鉢提會一切種智調御諸有緣而為一方大導師。退黃龍祖席而居是堂山谷老人名之曰炤默。雖燕坐不動而未嘗者至奔走天下老人不以其退自嚴而開道誘掖惟恐其器之不成。堂在黃龍昔所住院去縣一百四十里險涉。

峻陟而後能到來學者非一意老人則未易命屨也吾友金陵李道甫為分寧令既到問道人之居而將致禮雜然進曰道几絕前為令者注、不到道甫不顧既見老人問訊相勞苦已而眷、不欲捨去曰吾願見老人久矣今適在吾治境中乃不得朝夕咨叩真自棄也且來學者間闕而往則曷若使平易而得之是亦方便也又况一方之所依止而得香火相尋于礼訊乎今雲巖道場一新即其後創為退居院而咨于老人而請遷焉老人察其誠至矣又謂接物利生惠在下庶惟便且近

而後可廣遂許其遷而昭然之榜因隨以揭于是邦人稽首贊嘆歸德于令君而未夸者相与致其福惠之祝也雖然道無不在也默則文殊師利未能措一詞昭則為八万四千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偈于得老人于惠林佛陀禪師會中所得則畫像佛陀為予誦老人至不容口爾後欲見而不可得敢問老人居是堂昭即是默即是離四方絕百非請致一答庶几為異日相見之地

重修雲巖壽寧禪院記

雲名壽寧禪院在分寧縣中據鳳皇山修水流其前背

山臨流真一方歸向之地而夫善知識行道之區也院
廢不治雖在事者時因祈禱而至然香火不繼止莫之
卹孰人謀曰苟不得所主院將終廢乎乃謀于上得令
黃龍悟新禪師主之既到慨然有志于興葺始作轉輸
藏經成之甚艱而新之志愈勵藏成新遷遷席而事亦
斷續已而通直郎金陵李君來知鼎事既入院問其所
以興廢本末而歎曰是在事者之過也豈有為國焚修
為民植福而衆化導而官不曉諭獎勵而能成者乎聞
者踴躍相告曰吾今君之語如此我輩其可後即輸財

獻二肩相摩足相躡君乃命蜀僧大游董之游本儒者
又富家子有才智尤敏于是學迂就更易凡所以崇奉
提唱安集館待庖厨儲待之所莫不完具而無一椽一
甍之旧又收其餘隨景所聚而迎致之以寄游息既成
君曰非本分人不可分付于是因衆所願請今長老德逢
以承所付逢人邀其所享守宜為之佐佑二冬者妙悟
固相期而資藉紬絳互能表發又于其後作灵源方丈
自黃龍惟清禪師居之故來季者至無挂搭之次此人
又曰微吾令君不能主茲事非二三善知識不能相与

維持苟無以記之則四方無聞來者何以取信殆將委諸草莽矣乃請于君遣使至太平求于文以為記予以為天下無難事頌力行何如身謀之而不能行之而不能至與不謀等吾友黃進堅魯直其里人也于此曰緣尤所實力初功成轉輸藏而為之記叙置固已詳盡是緣新禪師一則語身曾不知後來俊功偉績展衍振起如是豈非默有所說而實待于今日耶君于魯直則氣類也。靈源與逢宜二老皆其平昔所先後者不獨一新壯觀為不易得是亦成吾魯直之素也。與工于大

觀四年冬而落成于政和二年夏院始于唐不知其歲月與所曰其賜額則本朝太宗皇帝誕聖節名也當在其時李君名孝遵字道甫軒闢磊落可人也。能奉魯直之續而葬于其先隴之側又能周旋諸老以究竟一時極則之事是皆可書其位置之適其宜參次之應其序名實不爽而奢儉得中非到其地則不能知要之因人而推之固不待見而已可信也。成之年七月二十一日姑溪老農李之儀記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六終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七

趙郡李之儀端叔

記

穎昌府崇寧萬壽寺元賜天寧萬壽敕賜改作十方住持黃牒刻石記

上即位初有司請以十月十日为天寧節是年穎昌府
奏乞以保壽院为十方住持仍乞以天寧萬壽禪院为
額拓徠四方學者以其焚修上祝新天子子萬壽歲尋
振可復相与謀曰吾君以調御自應緣示現為諸有情

作大饒益非其大威德步、踏佛階梯在、處、依佛
行道而蒙覆退藏如杜口于毗耶如待時于內院其出
也不遺餘力以振起万日融通一切種智同底于無上
正固者不足以主之皆曰南方有号普覺大師道和者
此其人也或曰彼方蔭加木濯清泉金碧相輝芬馥翳
薈享天酥陀味印燥迦邏眼与諸上善人同舍一處而
直曲指迷自为津梁是安得而致哉曰是不知普覺者
也既已为大事因緣而出現而受如来甚深付属固當
以古人家間林下巡門行乞之心而捭土成金變濁惡

而清涼使諸隨喜咸等正覺豈有不可致者哉遂遣使
具叢林儀物走二八百里即杭州之臨安徑山於第
一座下申致迎請果待正念臨福一方此致都人踏肩
累足夾道如山香霧氤氳花雜出欢呼贊嘆曰見未
嘗有入院陞座潮青一振百怪頓息昔之謗者悔罪笑者
草心疑者釋情信者加力若齋若粥凡可以供者恨得
次之晚耻在人之后奔走遠近殆無虛日其輪至肩摩
而轂擊其委至露積而不垣其盛至無地可以容然棟
宇庫隨舍次無序莫不病之竊自謂曰我師去彼即此

何嘗雷壞之異無乃不堪其居耶師聞而笑曰汝等以何事而致我以何道而待我既以不可思議如上所說之念而來我以不退轉屹然山岳之心而以是相契復何彼此霄壤之異哉我願與汝等歷阿僧祇劫日進日勵阿僧祇劫有限願與汝等盡未來際長居此地同轉大法輪同建大法幢此地有盡此願不窮既聞此語皆曰禪師之願是我等所興隆莊嚴上祝吾君至壽之意也願所謂千万者可得而強名耶我等願以師之言以報吾君願吾君如師之言是為我等以止既皆信受奉

行以期必至即以所賜勅語黃牒刻之石而謂臣與聞師言目睹斯事乃屬筆于臣使系而記之蓋所以達師之願而記來者之歸向也臣方應其所屬會臣南遷遂不果書而亦竟未刻石後三年詔京畿諸州軍監皆建崇寧萬壽禪寺聽曰旧为新遂改就今額久之頗奄以一方所化為上所知特加号祖照禪師已而移住大相国寺智海禪院其都人曰師則去矣我之念無时而忘因追昔所欲記而未必刻石者走奔江上以書見微曰子昔許我矣不可以不踐言師雖改席其化如師在也

巨振之曰無所不在者師之道也無時可書者師之願也尚何待巨言而後傳耶曰都人之意也乃為之書姑溪居士李之儀記

代人作褒禪捨田

崇寧二年滎陽鄭公出守和州既到訪境內名山勝跡叅看經載得褒禪曰定明禪師而名其山因得師顯異報應福臨一方之跡為詳乃曰我為是州所以承宣牧養之責實與師均而吾又被遇主上入陪去從出備守臣推我及物之心夙夜不懈是則為不愧所遇知任其

責而上報于吾君矣于是以師之狀請于朝廷願以上之誕全節名冠其院額而歲度一僧以繼香火守報可公又曰此特朝廷加被于師而寵師之恩尔于我之心則未有所及即以私義付院僧命買田歲收其所利以嚴供施日于師塔前点長明燈一盞日齋一僧以其僧誦金剛般若經一卷有餘則為塔下修葺之費與夫度僧之助院僧既奉命則書公命以審于公而請其所願公親書燃長明燈之因曰願無盡法無盡燈亦無盡書齋僧誦經之因曰願一切舍生離苦得樂異時院僧

謂公之客某人曰公所施所命所願既有其目固足以永藏吾山嗣守而相勉矣然默之傳有時而盡不若刻之石庶與吾山共垂不朽能為我記之已否某常為公之屬官^辱公知為厚而人家于是邦目擊盛事其可辭也耶田有頃畝有界至歲有數收之數其奉命始有其人皆具載于碑之陰公去和自翰林李士金紫光祿入為同知福密院事遂知院事今為現文殿李士金紫光祿大夫兼侍讀中太乙官使其黼黻斯文羽儀聖世名在夷狄德在生靈施設固未艾而振施所享亦未易可量

也政和二年十月一日謹記

天禧寺新建法堂記

事正則能立位正則能安人正則能奉事與位相須而惟其人之正然後能奉之而正耳此物理之常而苟不如是則未有能成之者故正者本也本正則無不正矣造物者以是付之人而人由之以應于世蓋自然之理也江寧府天禧寺及長于道場曰葵釋迦真自舍利後寺廢至南唐時為營廬舍雜比行穢蹂踐無復伽藍緒餘因初營廢鞠為葦莽久之舍利數表見感應祥符中

僧可政狀其迹并感應舍利投進有詔復為寺政即其
表見之地建塔賜号圣感舍利宝塔至天禧中又賜今
額寺拘山水形勢坐乙向辛以越王台為案塔之右地
勢傾下政失于迂就不能培築相因始以北廊造院為
安僧之地雖規摹僅足而狹陋劣能庇風雨事既不正
位亦不安以故事不復振元符二年知府事温陵呂公
升卿曰是一大叢林特主之未得其人耳遂請于朝廷
改十方住持既報可即迎致大導師永公為初祖永法
雲圓通禪師高弟綠契都城大作佛事名震四方朝廷

賜方袍加号慧嚴受請入寺受請入寺願瞻太息曰真
福地也所以不振者正坐不振耳乃于塔後塔築福增
疊凡下而上積二丈三尺深入四十尺橫亘二十丈將
建法堂次第以正其位已而信士南昌魏德宝同其妻
王氏見而喜曰如此更易方見形勝慧嚴曰道歷其詳
而德宝願其妻曰此地不植福更將何之独許作堂且
曰不計其資惟成是務慧嚴即鳩材庀工未几堂成高
明靜深万象俱舍宏麗雄特為一方叢林之冠俯視晴
昔無異斧覆破闔如出雲霄之外凡甍栊髹繪摠用錢

五百万慧炭又建寢堂方丈尽所增之深寶籍締構又
建僧堂厨庫移藏經于故院随向展衍各適其正煥然
一新直一大叢林矣異时德宝再至踴躍称賛曰非师
正眼照徹道力超異則不能有奉非我信间经始則衆
縁何從而應遂請僧衆轉大藏经修水陸斋落成其事
人曰叢林既新将不下五六百衆其将何以脩斋粥慧
炭曰子于此地信有縁而我与子殆非今日相遇者恍
知斋粥必继則功德圓滿亦在子耳德宝曰清为师買
田產買蘆場而收其入之利以继之慧炭曰子之有

是願我将为子记之以信不朽乃遣其徒道之走太平
属余为之记余从慧巖遊久矣又始終親覩其事當仰
揚表矣以侈其甚盛之奉而余老且病文思衰耗故直
書以报之自餘典廢本末则有塔記存焉茲得以略政
和六年九月十五日趙郡李之儀記

張氏壁記

崇寧四年立春日會德夫西軒風回氣煖日轉憲明竹
影動搖梅花凌轉德夫燒御香覓夫点團茶听美成彈
履霜操相頷超然似非人間昔有病其貌寢者常邑

不自得一日有異人過門物色久之云子得無有所求
歟病者遽請以實異人出一瓢如指大命病者開口注
之後問其何所竟對曰冥冥不自知矣異人以刀支解
徐收其骨肉若捏塑然既就諦視乃一美丈夫矣忽叩
齒數下嘆之頓醒索異人不復見矣婦語家人皆逆走
久方信而駭之余嘗陋此說誕甚今輒于美成信為不
誣嗚呼易听而彈適在今日雖美成亦不得而知矣異
時洞戶旁書障畔切記當頭會者十人姑溪老農記

姑溪居士文集五十卷附後集二十卷

此集少見有者皆傳鈔本此本鈔手惡劣訛
字極多有極明顯者不知方錢諸氏何一未加
正也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八



趙郡李之儀端叔

題跋

跋東坡四詩

近時以筆墨為事者無如唐彥猷其雅致自將故所錄
皆絕俗其子峒行筆無家法而近累蔡君謨然亦自可
喜家世相同所有多佳墨未嘗妄與人蓋非東坡不可
得孫莘老作字至不工每得佳墨必悵然見東坡方時
初入講筵例有所賜乃以為寄尔東坡捉筆近下時善

運筆而猶喜墨遇作字必濃研凡如糊然後濡染蓄墨
最富多精品自海外歸至廣州失船奔為水所壞良可
惜也

跋東坡大庾嶺所寄詩

予從東坡遊旧矣其所作字每別後所得即與相從時
小異蓋其氣愈老力愈勁也自海外歸至大庾嶺上作
二詩見寄其字改與後二帖相類臨卷慨然凡至流涕

又跋東坡與杜子師書

杜子師臨淮勝士予未嘗識其面顏聞其特立好義不

妄許可寄食于人門館與妻孥輩卒歲相保裕如也惟
東坡老人酬倡往來甚款曲東坡謫僊耳遂欲盡鬻其
家所有携妻以往相依未及行會東坡內徙乃已惜其
老矣意其已與世相忘也

此東坡自海外歸時所與書東坡尤喜淵明詩在揚州
因飲酒遂和淵明飲酒二十首序其和詩之因則曰將
盡和其詩而後已既留海外卒踐其志雖歸去來亦次
韻今別為一集子由作序

跋東坡書多心經

蘓少公嘗為其先公書是經于人以為真福長公則因
張安道述夢中事作楞伽經已鏤板矣今在金山其他
皆未嘗見也在山中時謂予曰早有意寫華嚴經不謂
因循今則眼力不迨矣良可惜者子能勉之否予亦僅
分黑白每有愧于斯言也後揭近似郭功甫家張良史
帖

為楊元發跋東坡所書蘭皋亭記

明憲淨几華硯紙墨皆極精妍是人間之至樂六一居
士嘗以是為自得至于一時勝流相與周旋隨將草木

榮悴參次則今日之遇惜乎六一不得而與焉然是樂
也正如朝菌與夏蟲爾尚何足為元發道耶回載所自
得者以系歲月

又跋東坡蘭皋園記

世傳蘭亭縱橫運用皆非人意所到故于右軍書中為
第一然而能至此者特心手兩忘初未嘗經意是以僚
之于九秋之于奕輪扁斲輪庖丁解牛直以神遇而不
以力致也自非出于一時乘興淋漓醉笑間亦不復解
尔故曰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巧以黃金注之則昏東

坡此字其六得之于是欤不然豈復度越常日之書遠
甚也

跋東坡玉盤盂詩後

東坡守東武得異花于芍藥品中既已名之又即席賦
二詩以誌其事異時聞其語并得其詩花則未之見也
崇寧四年冬至後七日陽翟人傳君仲訓偶出花圖相
示而東坡小楷二詩于其下蓋當日本也予得此花又
見其字泫然流涕曰其韻

跋東坡帖

東坡從少至老所作字聚而觀之凡不出于一人之手
其于文章在場屋間與海外歸時略無增損豈書或奪
而然文章非奪而然耶

跋東坡觀音贊

予將卜葬亡妻爰金陵山水之勝覲得小以成所志或
傳南城有其地遂訪焉早飯于崇因其長老欽余二十
年之旧也謂余曰子胡不禱于吾觀音大士余即如之
既作礼欽曰東坡南遷嘗禱而應遂頌之前人為刊石
後有詔所在東坡文皆毀棄前人不敢違余問石所在

曰几碎矣索之力乃得于庫中果厚後塵五深數寸稍
曳出加湔洗而燦然如未嘗毀者蓋是石先刻馬祖龐
居士像用其餘刻頌像已断裂而頌獨完相与贊嘆曰
大士妙智力其驗無所不見欽曰毀之人固在也呼出
問焉方毀時惟恐其不碎用巨斧擊數下應斧断裂矣
目指示輒大驚曰今安得如是不覺礼十餘拜而復歸
故處恭惟大士之灵豈独堅信心于人遂此示現殆与
吾東坡畴昔作大緣事故相感如是欽邀余記其事余
亦幸其有應于得卜于是乎書

跋蘓黃眾賢帖

東坡帖乃其子邁所作亦自可喜大抵蘓氏諸子源同
派異往一皆有過人處魯直成就諸生之意可謂尽矣
故率然自知類不相遠盖一本于旧氏也少游自以書
名行華有秀氣無咎駁欲度驂騑要亦不凡睿達特立
不群遂能名家雖未可入神盖可入妙然未嘗以書狂
意者未易窺籓籬也

跋蘓黃陳書

東坡嶺外歸所作字多他人詩文似是有所避就然也

魯直晚喜荆公行筆其得意處往々不能真贗此乃未入川時所作堂中作小楷有秀氣時拘窘自為羞澁或未免墮羊欣域中是帖輒放恣有精神蓋与之相別六七十年豈所謂隔宿不問道歟

跋東坡書圓覺經十一揭後

諸佛菩薩以慈憫故發大誓願度脫一切有情隨所因地而生見于世是以願力昭示不謀而同種々利益無一毫髮自吝東坡老人以文奇議論师表一代忠厚強果獨立不惧蓋其尊主愛民之心為于誠懇豈非願力

昭示隨其所因而出見者歟不然安得雍容純熟略無退轉之如是也政和五年四月二十三日門人李之儀

謹題

跋戚氏

中山控北敵為天下重鎮異時選寄皆一時人物然輕裘緩帶折衝樽俎韓忠獻景文公而已元祐末東坡老人自禮部尚書以端明殿學士加翰林院侍讀學士為定州安撫使開府延辟多取其氣類故之儀以門生從辟而蜀人孫子谷實相與俱于是海陵滕吳公溫陵

曾仲錫為定倅五人者每辨色會于公所碩所事竟按
前所約之地窮日力盡歡而罷或夜則以晚角動為期
方從容醉笑間多令官妓隨意歌于坐側各曰其譜即
席賦詠一日歌者輒于老人之側作戚氏意將索老人
之才於倉卒以驗天下之所向慕者老人笑而頷之解
后方論穆天子事頗謫其虛誕遂資以應之隨聲隨寫
歌竟篇就纔点定五六字尔坐中隨聲擊節終席不間
他辭亦不容別進一語臨分曰足以為中山一时盛事
前固莫與比而後來者未必能繼也方圖剌石以表之

而謫去賓客皆分散政和壬辰八月二十日夜葛大川
出此時于寧園庄姑溪居士李之儀書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九

趙郡李之儀端叔

題跋

跋山谷帖

紹聖中詔元祐史官甚急皆拘之畿縣以保所問倒棟
息失措魯直隨問為報弗隨弗懼一時慄然知其非
儒生文字而已也既而得罪遷今南徙戎兀五六年而
後歸展轉嘉眉謁蘓明允墓上峨嵋山礼普賢大士下
巫峡訪神女祠寓荆渚久之居召为吏部郎辞不拜就

假太平守踰年方到官總七日而罷所至遮道迎覲如
李泰和其去也見思如文翁自是屹々宇宙間凡与三
蘓分路揚鏗矣嗚呼充之至此可無愧于踐形者然書
法亦足聳動後世固以人為重要亦自能名家也草第
一行次之正又次之篆又次之

又

魯直于親旧間上承下逮一以恩意為主故先生長者
徃々為之斂衽不独以其文詞翰墨而張向者其從母
兄也為夔路轉運通判輒奏徙魯直以避嫌而向亦不

能顯嗚呼聖日其可欺耶

跋山谷晋州學銘

荆公解美字從羊從大謂羊之大者方美今同華間羊
之胡頭者其重至百斤食之信天下之美味不能過也
趙景修獨以為不然云四方之味惟適口者為美何獨
羊之大者執此固非通論蓋貴公子輩特以人為輕重
高下未嘗毫髮出于已審如是予將從天下之所同以
回其迷妄雖得罪且無憾是猶魯直之文見擠于今之
季者可勝嘆耶

跋山谷草字

魯直晚年草字尤二得意處自獨優于懷素此字則曰獨宿僧房夜半鬼出來助人故加奇雖未必然要是其甚得意者尔

跋山谷書靡詰詩

魯子固謂籀明允之文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雖春秋立言亦不過如是槩而論之惟明允可以當此非子固亦不能形容至此魯直以摩詰六言詩方得其法乃真知摩詰者惟其能知之然後能發明其秘須咀

嚼久始信其難然則何独詩耶凡落筆皆能如明允斯可以論又矣魯直此字云比他所作為勝盖嘗自贊以為得荆公筆法自是行筆既尔故自為成時之語至荆公飄逸縱橫略無凝滯脱去前人一律而訖能傳世恐魯直未易到也

跋山谷詩中興頌詩

元結云天子幸蜀太子即位于靈武上皇還京師杜甫杜鵑詩云杜鵑暮春至哀哀叫其間我見常再拜重是古帝魂又云生子百鳥巢百鳥不敢嗔仍為餞其子礼

若奉至尊又云君看禽獸情猶解事杜鵑書天子幸蜀者
猶天王狩河陽也書太子即位者猶不當即位也書上皇還
京師者上皇之故物也哀々叫其間者哀其播遷而終不
返正也見而再拜者痛憤其失所也非其巢而輒生子與
饑之者謂能知息而識序也卒云猶解事之云者嫉之々甚也
語言出于二人而忿世嫉邪互相表裏出于一律蓋甫而後
未足與議先後也聖人之言以法于世故能呻吟情性以諷
其上而春秋不沒其實以示一

字褒貶者正在于此

跋山谷草書漁父詞十五章後

家貧不辨素食事忙不及草書此時一時之語耳正不暇則行々不暇則草蓋理之常也間有蔽于不及之語而特于草字行筆故為遲緩從而加馳騁以遂其蔽久之雖欲稍急不復可得今法帖二王部中多告哀問疾家私徃還之書方其作時亦可為迫矣胡不正而反草耶此其據也然而非所造直與神遇則安能至是亦足以自成一象而名于世也崇寧二年九月三十日

跋山谷書

前三帖元祐中在京師所書後一帖似是離西川後所作嘗自謂後來之字方近古人亦必自有得處他人不得而依昂也

跋山谷二詞

當塗僻在一隅與淮南兩浙皆接境距京師亦不甚遠溪山之秀飲食之富他處未易過之異時為守多有薦紳間知名士來者往々愛之以故流傳以為勝地然獨無文詞翰墨表發其勝不免有異之論魯直是放廢中

起吏部即再辭不起遂請無為當塗而得當塗猶踴躍
凡一年方到官既到七日而罷又數日乃去其章句字畫
所不能多而天下固已交口傳誦欲到其地想見其真
蹟及其所及之人物皆不可得為不足由是當塗昂然
真東南佳處矣事固有幸不幸者其來已久卓然自起
有以見稱而有托特無有力者小發明之則淪落湮沒
遂同腐草者固不少如蘓小真娘念奴阿買輩不知其
人物技能果何如而偶借又字一時筆次漁緣以至不
朽則所謂幸者詎不諒哉如歐與梅者斯又幸之甚者

為余居當塗凡五六年魯直所寓華墨無不見之獨求
此二詞竟不知所在比遷金陵又二年一日楊君庶之
以書見抵并以之相示而求記其後方知在楊氏深藏
不妄示人也楊君豈以余與魯直辱故見諉而久之方
出者亦或別有所謂耶

所謂歐與梅者皆當塗官奴也魯直賦二詞且有
詩云歐靚腰放柳一渦大相推拍小梅歌舞餘細
点梨花兩奈此當塗風月何蓋為是也

跋魯直願菴記

人謂一句合頭語千古繫驢馱魯直銘法青道人願

菴引願卦中義作合頭語予竊疑之魯直具正編知為
世矜式不惑如是然予与之厚雅愛其善游戲而于游
戲中未嘗不出眼目清不知何許人而其去不知几何
時今逢老人葺以待靈源老人使魯直而在不知復作
何語以為回互而靈源既居之亦將何以括魯直之語
也魯直不得而見矣靈源又与予相遠予昔与李道甫
相遇于洪竟範之坐或問道甫曰竟範將升清凉高坐
道甫不可不出向語可以遮相布施聞人天眼目道甫
曰何問之有我當推倒禪床拗折拄杖喝散大眾而退

奄範曰真作家手段但恐徒有其話耳奄範既不及升座而此既因緣儼尚在也試為子呈示灵源遂請拈魯直之詩因書見報隔宿不問道並欲知道甫別後進退如何尔

跋山谷所書藥方後

凡物以資品为上比造之者所命而未易毫髮依昂也魯直第一等人其可見者皆如之斯人不可得而見矣流傳到眼凡至出涕崇寧五年十月十九

跋朱元章當儲子椿墨梅詩

予嘗評元章書回旋曲折氣古而韻高上扳李泰和顏清臣為不足下方徐季海柳誠懸為有餘未易只尺論也

跋元章所收荆公詩

荆公得元章詩筆愛之而未見其人後從辟金陵幕下既到而所至者去遂不復就戢荆公奇之摠不可由後親作行筆錄近詩凡二十餘篇寄之字畫與常所見不同凡與晉人不辨頃見此字乃知荆公未嘗不奪書者也元章懷旧恋知故過其墳為之形容讀其詩可見其

意也

跋元章書

服古衣冠凡所運用必欲絕俗故往往以戲謔之名加之苟盡棄是等事一切如行筆則其可以研額望耶

又

米元章為蔡何捨答王元龍為京西北路當平蓋當日所通書也元章與余甚善余于其字每心期之而終不能一到一見一為之注目久之

跋元章與術人劉思道帖

饒陽劉君得郭璞之道行珞琖之術榮辱之兆見

于頃刻相值姑熟解石題記歲月乙酉天寧前一

日米芾

是非邪正亦可移以于好惡至黑白曲直則不得而移也于是乃有以曲為直以白為黑者往往從而和之蓋不得也詰非詰之難知所詰為唯元章作字信所謂曲直白黑而好惡輒為之易位余嘗病之近吾友張文潛評其書凡在鍾王季孟間然後余所病者不藥而愈思道好古喜善類藏其書過于尺璧于珠異時非其人勿

妄出一出常使擊節不已則余与文潛實在其末光焉
崇寧五年正月二十四日

跋黃米書

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或以謂景修其
庶几乎予曰子貢孔門之高弟也孔門之罪人也方是
時彼五國者特無人耳不然匹夫安能操屠鼓舌遂獲
逞于其間者哉黃米以書名天下亦景修之希驥也可
不謹耶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九終

三百四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四十

趙郡李之儀端叔

題跋

跋采石三亭詩

詩見第一卷

王德循余見其初勝寇時如王良造父秣驥子而問途
氣已無万里矣異時天矯盤薄遂欲從八龍游于瑤池
之上信予所初見為不謬也瑞竹後堂當暑如占冰壺
間四五可人實相周旋而猶携茶見飲因出此紙邀余
作此字方采石僧作三亭求名与詩乃用以振之或者

謂我詩之遜題破此詩矣故返其狂率而扶持之未知
果可以扶持否耶要之三亭既新陳迹炳然亦未易能
破也所謂四五可人者釋景祥惠日丁希韓釋文奉姑
溪居士書

跋吳思道詩

東坡嘗謂余曰凡造語貴成就成就則方能自名一家
如蚕作繭不啻鑿隙矣子華韓致光所以獨高于唐末
也吳君詩吐々殊逼近時人未易接武余雖未識其面
呻吟所傳感嘆不已聊摘其警策以實來索姑溪李之

儀

又

文章要當先凌歷而後收斂正如坐而後立立而後走
也豈遂以得坐立間者便期于行走自下因高固余所
病而嘉甫乃以自置定論于予不其虛哉思道近詩度
越唐人多矣豈融渥所能彷彿其妙處略無斧鑿痕而
字々皆有來歷論詩如舒王方可到劇擘之地徧四家
詩從而命優劣茲可見也政和五年二月十四日之儀

書

張大亨
字嘉甫

跋吳思道小詩

長短句于遣詞中最高為難工自有一種風格稍不如格
便覺齟齬唐人但以詩句而不用和声抑揚以就之若
今之歐陽閔是也至唐末遂因其詩之長短句而以意
填之始一变以成音律大抵以花間集中所載為宗然
多少闋至柳耆卿始鈔釭展衍備足無餘形容盛明千
載如逢當日較之花間所集韻中不勝由是知其為難
解也張子野獨矯拂而振起之雖刻意追逐要是才不
足而情有餘良可佳者晏元憲歐陽文忠宗景文則以

其餘力遊戲而夙流間雅超出意表又非其類也啼味
研究字、皆有據而其妙見于卒章語盡而意不盡意
盡而情不盡豈平、可得彷彿哉思道殫思精語專以
花間所集為準其自得處未易只尺可論苟輔之以晏
歐陽宗而取舍于張柳其進也將不可得而禦矣

跋石曼卿二疎墓詩

曼卿疎蕩不羈劇飲尚氣節視天下無有難事不為小
廉曲謹以投瓦合非独不為如己一有相值藐然不少
降意若此等輩終身不敢輒窺藩籬也方时天下無事

嘗感慨論列引物連類一切取力古人君相心竒之而
適以多事為戒故不果用雖在秘書不屑夜遊浮沉里
巷聞見者如遇于雲烟中与所善飲酒其命至無算竟
席不交一語引去至今指其地為神仙所降方大醉間
省而門卧大慶殿廡下衛士前呵問已而知為曼卿也
率辟易以予加額上嗟側而去年纔五十餘竟死于小
官大鵬又鷗九万里而圖南與夫自扶于捨愉枋者固
不可同日語橫海之鱣鯨於蹄涔盈杓之間欲求合
一輒蓋難矣安得不叢驚聚駭或訛且罵耶要亦如吾

所素而無愧焉可也文詞翰墨乃其餘事既不得用聊
復剪所好姑玩勝日而流傳相夸覽之亦足以彷彿
其平生尔崇寧三年八月初一日

跋曼卿帖

寶元康定間上方勵精政事招徠天下賢俊故得人之
盛超軼前古其遺風餘烈使後之人一歷耳一到眼莫
不頽然追誦聳然共起恨不得亟与之俱而遂上下也
曼卿用雖不盡其才然文詞筆墨照映流輩又有得之
者不異南金大貝什襲珍藏以為子孫不朽之傳况其

先世遊從之日迹同而情相好者我宜其尺牘交馳委曲展轉由是以見其傾盡而一時傳玩不独其風流趣尚可以互相表矣且以知當時之物之勝信非前世所能先後也

跋黃正叔帖

胡昭索靖常誕俱季書于張伯英羊欣謂昭得骨靖得其肉誕得其筋蓋以肥瘠為定則肉不勝骨骨不勝筋明矣鍾繇問蔡邕筆法于誕而誕不与以至植骨嘔血魏太祖以五灵丹救之得活誕死使人奈墓其方得

之是知用筆之法正所謂如錐畫沙如印泥乃為極摯余歷覽近日号能書者独于正叔得之不惟得用筆之妙其位置典刑于誕几何而不相先後耶魯直輒以全美之評少之以余所見魯直乃自謂尔惜乎正叔今已失明則此書不復可得矣如伯時右手之廢而畫筆自絕也崇寧三年八月十日之儀題

又

正叔高標清致雖在烈日塵埃中見其字想見其人清風颯然不召自至然其少所許可介潔不撓独于魯直委

曲頌盡每見一語必手錄回而其字所流傳者多魯直語正叔既病日廢而魯直死矣讀之慘然流涕

跋小重山詞

右六詩託長短句寄小童山是譜不傳久矣張先子野始從梨園樂工花日新度之然卒無其詞異時秦觀少遊謂其詩有琴中韻將謂予寫其欲言者竟亦不逮崇寧四年冬予遇故人賀鑄方回遂傳兩闋定轉紉絳能到人所不到處從而和者凡五六篇獨得游酢定甫一篇并予所繼者次第之合沈瑞卿彥固六人于瑞竹方

文彥固出此紙回以識之諸上善人隨喜作現定似天津橋上看弄糊猴不知忠國師見之如何下語

再跋小重山後

予与方回相别五六年解后江上來及見首折簡間勞甚懃懇其末云比多長短句安得与君抑揚于樽俎間以尋平日美况未几遽以相及每为之呻吟絢繹未必中律要將披寫倦滯如与之周旋时有彷彿其妙處輒次第之庶几知所警策也

題賀方回詞

右賀方回詞吳女宛轉有餘韻方回過而悅之遂將委質焉其投懷固在所先也自方回南北垢面蓬首不復與世故接卒歲注望雖傳記抑揚一意不遷者不是過也方回每為我語必悵然恨不即致之一日莫夜叩門墜簡始輒異其來非時果以是見計繼出二闋已嘗振之曰已儲一升許淚以俟佳作于是呻吟不絕韻几為之墮睫尤物不奈久不獨今日所嘆予豈木石哉其与我同者試一度之

跋凌歎引後

凌歎臺表見江左異時詞人墨客形容藻繪多發于詩句而樂府之傳則未聞焉一日余稽賀方回登而賦之借金人捧露盤以寄其声于是昔之形容繪藻者奄如九泉下人矣至其必待到而後知者皆曰語以會其境綠声以同其感亦非深造而自得者不足以擊節方回又以一日所遇固已超然絕詣獨無桓野王輩相與周旋遂于卒章以申其不得已者則方回之人物未可量也

跋魯公帖

魯公墨蹟傳于今者惟此數帖子皆得而臨之後每見
每為之展轉肝膈間以扣其佳處竟不能彷彿乃知古
人用意精微非今人所可到也

又

魯公以正書取重然不見其行亦不知其超然遠韻蓋
不如是不足為魯公也

跋魯公題記後

文詞書畫八人易深然于立身行己了不相干魯公忠
義皎如星日独以字畫儿至蒙昧要之精于藝者不可

不謹也

跋瘞鶴銘

趙景修歸自金陵會于端竹藏院凡七人陳元俞揚元
蔡明叔張德夫竟夫李端叔竟夫出此書相示世以為
右軍書或謂其語不類晉人然卒不能辨也自歐陽文
忠公指華陽真逸乃碩况道号遂知為唐人書而後龔
前說者必相与排詆殆不復容是正其如知耳而不知
目天下之公患吾知为佳字耳何必絲々于唐晉也

跋樂教論

高伸為湖北轉運使道中聞砧聲清遠因得此木于其
覆而已断裂矣遂載以歸完理緝綴積以木箱所可
辨者如此後世之傳布皆至于海宇則其碎而不緝者
良可惜也

跋荆公金剛經書

骨多肉少則瘦肉多骨少則肥惟骨肉相稱然後為盡
善或謂荆公知骨而不知肉今見此經則知傳者不識
荆公書遽以常所見清勁為瘦也

跋李衛公書

予讀紅拂妓傳得衛公之為人蓋此書已落第二也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四十一

趙郡李之儀端叔

題跋

跋荆國公書

魯直嘗謂李顏魯公者務明行筆持重開拓位置取其
似是而已。荆公書得其骨。君謨書得其肉。君謨喜書
多。李意嘗規摹而荆公則固知其未嘗摹也。然其運筆
如插而翼凌。轉于霜空。鷗鷺之後。比其晚年所作。紙上
直欲飛動。信所謂得之心而忘之手。左右逢其原者也。

跋荆公所書藥方後

用藥如用人非知其必可以任此責則未嘗輒用故能終始以收其功古之人多用單方蓋識病知藥乃如是後人浸昧茲理遂雜用諸品至有君有臣有使強自主宰以文其所昧良可歎也

又

作字為文初必謹戾于時造語須有所出行筆須有所自往涉前人轍跡則為可喜久之語以不蹈襲為工字則縱橫皆中程度故能名家傳世自成標準凡學者

從此卷首尾求之當知吾言為不妄矣也宛陵巨孝叔書余三十年前曾見于李正叔家宛陵乃其人也最後一絕集中不載因未嘗見

跋荆公薦醫生德餘文章

始余居當塗蕭然環堵間人不堪之一人秀眉明目持刺字前見如有位与有聞于時者逡巡前後却而不敢進余無与之接則以醫自名稍即之蓋有識能文詞表裏秀出一時之士也云我以君流落至此解后此行故相遇焉又云我家金陵世以醫行先人從王荆公遊寓

于家學實則雅相師友者荆屢勉其進取而辭焉曰是
亦為政奚其為、政醫与任何擇能不愧于人不作其
行足矣荆公曰子果不凡也即以其術上之其所草奏
則當時親筆我以是藏之非謂荆公而有夸也姑誌一
時之事以見我先人之所不可奪余未之信遂請見其
藏而聊識于後比徙金陵居久之而後信其所守為不
妄相与周旋日愈親而愈可愛然相遇不辨色則烛下
問之乃以病告者戶外之足相踵也其未至奔走旁數
百地得一盼死生無所撼得一藥無異自天而下巧登

奇中藥入病去如易置肘掖独不与在事者俱而在事
者亦莫之知也余与所待哺者皆恃以安而日下徐德
父兄弟亦深知之嘗曰德父兄弟君子也我得其知而
君实先焉他不復計其名修字德餘大現二年八月十
一日書

跋荆公補成良臣充太醫士卷草後

山涛啓事盖以一時人物為己先務故上自朝廷公相
下至草澤方伎山所啓者徃々名世荆公自任以天下
之重固不可以涛比然其所因与夫因之者則異也崇

寧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跋君謨帖

東坡老人謂君謨書為世第一要之知書為難能者乃信此語

跋君謨荔枝帖

季書主于行華苟不知此老死不免背馳雖規摹前人
點畫不離法塵要亦氣韻各有所在略不繫其上拙也
君謨自少以能書得名至老以作字為悅然行華遲均
勝骨而此帖乃反是疑得之倉卒間或粉紙枯澁運墨

不勝而然其如堅勁不撓備盡衆體信一代之師表也

跋韓次玉家君謨隸真行草書

君謨美書多學絕倫衆體蓋前輩善作字者類如此惟
不為所制故無不適宜也建中靖國元年某月日次玉
具飲仲孺述之端叔作客并誠常和旧墨飲小鳳團茶
時以雨乍霽霜天陰徹極為勝遇也

跋文安國傳

景修談金陵近事壘壘皆可人意非袖澤展轉不能中
程度諧律呂文安國予与之遊三十年善論難劇諉切

中尤得于樽俎間為多嘗謂其宿構預計不如是必有脫畧可指議處然篆筆方戾勁正未嘗妄立一筆豈舌端筆次自應相契故如是抑几警爽悟不謀而然耶所言觀書如會茲境可勝慨嘆

跋蘭亭記

馮

貞觀中既得蘭亭上命供奉榻書人趙模韓道政烏承素褚萇貞等各榻數本分賜皇太子諸王近臣而一時解書如歐陽虞褚陸輩人皆臨榻相尚故蘭亭刻石流傳最多嘗有類今所傳者叅訂定州本為佳似是鶴

以當時所臨本模勒其位置近位類歐陽詢疑詢筆也此石以為薛向取去見在向家而定州石刻又從而傳模者然亦不能辨直贗若諦現錨銖則較然相遠矣此乃向家本也

跋遺教經

書季盛于魏晉至唐漸衰然當時猶以為事故卓然名家者班、可記中葉以後如徐季海輩号能名以歐虞諸人槩之則始可不同日語頃見季海所作圓覺經字如菴葢大精神位署無一毫髮可以指議則其所學非一

朝夕而能至此也。大抵唐人喜寫經而寫經字多出一律。歐陽文忠公謂此經為經生所作，恐未必然。其格韻頓挫，非士人知書學善行筆者，不能到。謂之晉人書，則不可惜其名字不傳也。

跋麻姑壇記

作字大至方丈，小至粟粒，其位置精神不差毫髮。然後為畫，如以此字與中興頌參校，當知余言為信。

跋陳伯修帖

吾友陳瓘瑩中嘗謂予曰：行已有恥，不懈于位，速安陳

師錫伯修。異日當近之。余固未識伯修，姑以瑩中之言。瑛之一日清羸，少年後一大面長人，解后于唐懿中。美之座既去，中美曰：是少年則陳伯修，而大面則某人也。頗識之否？予曰：伯修得之瑩中已久，而彼將奈何？中美反唇而不荅。後伯修登上第一，命湖州掌書記，特表見于東坡老人。赴逮之際，天下識與不識已想見其人。比叔御史論事不合，亟去已而校秘書，歷中臺，出使為州。再踐御史，堅勁豈弟，所至卓然。予遂與之甚厚，而迄現。夷考則吾瑩中之言，及近之而未盡也。

跋趙汝霖帖

趙君學九成宮刻漏銘于正書尤工刻出殆咄咄逼真矣其行書則別是一家不知何所從來也

跋慎伯筠書

治平中錢塘元積中子登守山陽樂士喜談笑山陽介東南舟車之衝以故客至殆不容館穀伯筠嘗岸幅巾着芒鞋見子登于清晨盛服所覽之際子登為之倒屣即謝他客輟所事命酒三斗挹大觥以沃之語諄々勞苦欽擁之不已伯筠直視取醕了不与酬對酒盡翻然

引去州人謹傳曰吾使君有客是不可徃敬即戶外之屣至無少間伯筠多作字出庾詞為謝而口未嘗啟也予為兒童時亦徃見之輒謂予曰家何在將奉振明日既至索酒滿飯揮滿壁而去方時子登募州人作新橋甫成矣清伯筠記之適據一大几隨請題几上州人亟模之石相与率百金為謝伯筠怒目叱去清晨挈小舟徑歸子登走十餘輩挽之不回嗚呼世豈復有斯人哉

跋論坐位圖

魚朝恩擅國賣叔後世言惡則必稽焉然魯公名重一

時特降意交接而拳、以納于止固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要亦未始輒忘其本也

跋沈睿達帖

予官四明與睿達為僚時纔二十餘雖

好

書而漫不識其徑路始向津于睿達而特展轉開曉後不能副其懇要亦不忘所自其所見晚至于近古無蹈娑媚以悅可世俗為工今則沒溺殆不容出頭矣每有愧于斯言也

跋懷素帖

草書以精神為主傳模既已失真又恐流傳分布逸見行筆次序亦要之骨肉俱無安可語精神耶懷素字肉多當時固已調之云慙肥和尚豈能作清勁字是後稍就瘦硬蓋亦非其故步矣

跋古柏行後

或為子美作此詩備詩家衆體非徒形容一時君臣相遇之盛亦可以自況而又以憫其所值之時不如古也第深考之信然作者苟能周旋于其命意造語之際于詩于履踐皆可追配昔人不當止謂之時而易之蓋自

夙雅之後正宜有取于此世無孔子故罕見淺聞有所
分別良可嘆也政和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積雪初霽
希韓德循携茶相期于天寧園若虛首座之天竺軒希
韓出此紙見邀作字輒以為應之既終二君又作山藥
芋頭蘿蔔晚菘号甜羹為潤筆直一段佳事會者天寧
慶西庵琳禪鑿仁姑溪老農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四十一終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四十二

趙郡李之儀端叔

題跋

題畫贊洛神賦

畫贊在丁文簡公家熙寧初予與公之孫義叟上民遊
嘗密以相示錦囊什襲非甚相好不妄出也後十餘年
始見石刻流落訛缺無復完本不知真跡果何在耶洛
神賦乃絹上書在周安惠家安惠之孫延年翁孺尤見
厚每過其家必傳玩久之其後無聞矣是書亦莫知所

記可勝悵然

跋春秋後

春秋之世先王之迹猶在故一言之出盛衰存亡繫之孔子因而是非以詔後世左立明隨事而解之炳如日星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立明与有力焉然詩書所述訓其未然之教而春秋之法示其已然之實至文詞之所研確記叙之該貫學者所當洗心不独惟法之可勝信也

跋邵仲恭書

邵仲恭字秀有餘而老不足余以是知其為不壽也諸帖皆陝而轉運使時与李獻父者語戾意重所以事尊親前輩常如此

跋醉吟先生書

醉吟老人固善書而未嘗以書自名真善書者也正行蓋嘗見之矣独小字今始得之使古人復作余未知其先後也

跋歐陽率更書

此碑于歐陽率更書中高第一于今所傳正書為第二

從一點一畫求之無一毫髮差舛信所謂如錐畫沙如印印泥者旧藏西京范忠獻家今則破碎殆不勝摹印矣此亦近所摹者其補葺僅能成帙而不知他日又何如也附卷增感

古帖

叙事有法度殆無一字虛設非老成于文孝者不能至是似是吕文靖公所書元方嘉尚皆吕氏子弟余嘗見文靖書故不敢直以為是

跋吳仲鹿書

前輩于所事無不盡仲鹿作此字時已老矣想見其人覽之增敬

跋儲子椿藏書

凡書精神为上結密次之位置又次之楊少師度越前古而一主于精神抑誠懸徐季海穢悉皆本規矩而不自展拓精神有所不足或謂習字正如習馬步驟馳騁各有先後一失其節御者所愧至其奔軼絕塵則乃能見其材魯直草字有類誠懸季海与夫馬之在御者正書行書則爽秀为多要之足以名世也大觀二年八

月四日姑溪居士題

跋梅圣俞与郭公甫書

余為兒童時誦米石月詩愛其詩想見其人既見其人則知聖俞僅能識其詩尔今得盡觀其所与詩帖亦与余曠昔所期無以異豈所謂仁者見之謂之仁崇寧二年十月十九日汝濱刘晦叔建安游定甫趙郡李端叔

又

圣俞以待名世一时偉人合力挽之而竟不得進晚始為国子監直講唐書置局僅得与討論書成將用為館

職而死矣命不可控乃至是耶或者云亦可为功甫三嘆余以為不然聖俞得名如是故如是而止功甫之名不止如是將不止于是孰謂命終不可控哉崇寧二年十一月一日

題柳子厚三戒後

余讀柳子厚三戒未嘗不反覆而屢嘆竊謂倫類中豈復有是事特子厚出奇以為警尔晚遷江上遂于衣冠中遍見之乃知子厚所戒為不誣初有疑于異類而今輒見之于人而又傲然歆艷一隅方且有臨之者是可駭

也可勝嘆耶雖於禍可得而逃哉

題所和丁希韓詩後

姑溪居士將有墳山之役車載暗馬已勒僕夫以日暮
途遠為告甫命駕矣有當其前者頭不裹而髮鬪鬢領
無鬚而立踉蹌持短封頽余欲持而不能語詰之亦不
答比登封展玩則吾希韓之詩意數十語之間鋪叙一
場佛事了無毫髮可間其隙雖欲不報其可得耶既報
之又接武而至蓋愈多而其語益工愈窮之而愈不可
測昔王劇為鳳閣舍人一時号为敏麗嘗大庭班齊同

日七八制下劇命數筆吏環立而口授之筆吏曰舍人少
從容我輩筆不能給懼恐失事既而制出中外傳誦其
後遇于其前信作者之工必在于是余今而後將閣筆
矣苟或見寬幸以此為約庶几追遂獲借餘地希韓以
為何如余既錄所和詩因附見其意法家者流願無以
請求見東

跋黃擬山所藏劉君錫太尉畫

劉瑒為宣武節度使每大饗牙將進歌童舞女瑒以為
非是乃更用壯士介甲胄挾劍戟相搏刺使觀者增氣

史氏躋之殊不知投壺雅歌輕裘緩帶真古昔名將之事也尚何累于歌童舞女哉劉侯以椒房近親致位通顯而恥以之自下輒感慨激勵取名戎馬間卒提衛兵僥得鉞遽不幸視其趣尚幽遠動有典則雖筆墨流傳人爭得而寶之与夫習膏粱以玩于無所事而然者不可同日語也嗚呼天下太平日以矣斯人者不得崛起于功名使衛青霍去病輩獨高于前世而死可勝嘆耶蓋將有拊卷想像欲作而不可得者建中靖國元年六月二十四日姑溪李之儀

書林逋處士詩後

西湖風物固不遷但無和靖輩人物爾覽之悵然姑溪老農

題范巨卿傳後

朋友之道廢久矣託生猶不可得况託死耶凜々若人至今尚有生氣思道獨友之于千有餘年之後豈其金石不渝真有志于是者歟遂假一時善書錄以置座右而時用以自警策且復告諸氣類孰不知有是道孰不知有是人而未彷彿于議論高確者詎能雍容履踐將与

之並驅爭先乎吾知勉矣亦由思道而發之也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四十二終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四十三

趙麗李之儀端叔

祭文薦亡疏文附

祭秦少游文

嗚呼少游子不可得而見矣而子之平生未嘗一日忘
于胸次也想像展轉一嘆一笑拱揖步驟折旋俯仰至
于眉鬚膚髮已來歷々可數可襲如扶携傾倒論難抑
揚之際也晝而思夜則徃々發于夢寐不在扁舟江湖
之上即並轡關廷之下与委蛇班列之中或相与追遂

樽俎之地也嗚呼子一去難冥、寂、無路可從然子
之而寓予已得之而無疑其清都紫府雲衣玉簡實子
之素志而今輒未及者豈有以記之而適乘其絲累也
方其間子之訃也予哭之几不欲生已而丹旒之歸又
得哭于江上蓋嘗寫子之哀而宣之以祭也于是子之
孤羸然哀服執徐夫人之喪來訃之于予曰將遷子之
柩合葬于惠山之陰而用予昔遊之詩以定訃也嗚呼
故鄉義也今子之藏予固所願歸骨似在其左右而一
語動搖遽不能自果忘初不謂子由此而來遂夫阡隴為

隣使子孫歲時展省永不相捨命矣乃天若有所制也
哀疲苟生餘日無几既不得憑棺一慟又不得從撼鐸
之聲以臨其棚而雪涕也不腆儀物聊致一奠庶几不
忘疇昔為予隨所厚薄屬饜而尽醉也

祭折惠州文

理固可期命或難制夫人也間时有同異雖公之出逢
世昌明束髮從軍隱然其名以忠得君以仁得眾談笑
廓清弗鼓而勇彼絕漠來天都甘藪烏窠鼠伏恃此以
么於赫先廟神矣在天既遺聖子又委公賢猷倬重光

收功大現高旌巨節以極欽羨方期都護開府稱觴公
胡不淑正晝而止上自朝廷下至蕃漢嘆息震悼情無
少間矧我以鄙早辱公知登訃失聲既驚猶疑十年江
湖望公天祭公不我遺軫恤相繼公余已矣欲振不
公有令子實我弟昆臨喪無從又阻批緋有淚如泉林
浪胸臆

祭文

嗟我晚生猶及前輩端厚沉懿莫或瑕類固不妄祭
必有對落羿穀中遊豈在表柔裏剛如夫嘗淬一振

貫鏗万牛可膾彼不知我、何彼罪命非力勝誰進誰
退嘗謂涉世有同碾礧運轉循環即公尚背惟我低昂
無彼殿最以是始終一槩諸為白首歸来自信不昧庶
几百年遠與德配如器琉璃忽尔破碎求仁得仁公則
何慙彼諸人者寧不知悔方公之歸亟欲徃會杖履周
旋豁我翦薈差池未及奄隔明晦茹嘆啣哀薦此一醉

祭某氏夫人文

嗚呼不求而得不思而至自非積累豈復如是八十之
年臨終而仙冥告之符孰不謂然夫人之賢乃其自出

端靜柔閑不愧典則來嬪君家實配公我翕然宗之有
德有功公且逝矣奄然先之意將禊除以待公歸茫
青都表、淨上不仙則佛固有其處万世之後瞻望何
及生者之情徒啜其泣敬羞羅列醉筵後先矣声
庶与公俱歆此一奠

祭文

嗚呼霜天之鶚雪野之驥既得其時斯動而銳君相一
德好賢不士知公有方首擢已試淳雪雖作旋亦昭示
事任遷隆冠裳斯泊如何不享使我增喟嗚呼我登公

門公甫數歲氣已食牛信必達器惟文恭公每進諸穉
指公語我此即特慧他時可現吾家几世四十年利
害多契情好之篤無異兄弟我方南遷乃眾所棄公独
不恤問勞相繼間遣其子碩吾窮齋眷言息勤實自高
義比家金陵公且適至暮夜過門握手出涕謂我雖老
壽骨可恃鳩黍田園約我為脩我笑謂公非公所議願
公直前無跋無囊公能信然亦我之利別來兩月忽訃
已逝不覺失声公而止是公有合子敏洽而藝庶其緒
餘必踐無愧雖不終享足以為遺独我報公几至無地

歛不得親器不得致 託長号侑公一醉

藏雲十二月十四日齋僧轉經功德疏是日大雪

歲月易遙恍如夢斷音容雖隔宛在目前念去識之莫追伏真乘而仰導適臨諱日恭詣灵園延西竺之勝流演貝葉之秘說上林震動俄瑞雪之來符歛頌抑揚猶内宮之化現光明說法之地散浸兩花之天召此休徵尤知顯 某人神遊不昧宝界安居徑徹三摩永謝諸緣之漏同會一处长陪上善之人

先妣忌日齋疏

江山雖異所利者葵書阡隴既營適逢于忌日載念劬勞之重難忘追慕之懷祈哀覓皇正位新室庶修崇之不昧連增上以弥高昨徒致讀于莊嚴無六告成于遷奉伏願某人周旋饒盖資藉光明即福地為万世之安躋妙緣于三界之外金沙布施莹如清淨之蓮華玉偈聞音超證飛昇之化佛

二月四日墳山齋僧轉經追荐

與人異轍問佛知因乃能所願必從是故有感斯應眷

言我代既掩泉宮茲臨屬纊之辰尚昧應緣之地恭依
新壘仰達真誠憑齋修持誦之功荐資藉莊嚴之福設
犹沉滯遂獲超昇如在功为更祈增上伏願藉平生之
信向伏今日之修崇地布金沙安居于淨土音聞玉偈
不捨于紺容永辭濁惡輪迴常为般若眷屬

癸巳二月四日齋僧疏

衆生業力未免億劫迷塵諸佛願心務拯一切苦趣恭
惟無上之正覺乃是去識之資糧明誨既殊荐嚴敢昧
伏願某人以平時之素履伏今日之良因沉冥不滯于

闍途安養常居于樂國玉毫光裏親承解脫之音金色
界中永陪清淨之衆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四十四

趙郡李之儀端叔

青詞

癸巳三月二十七日 還醮

人無所知有急則禱天能必應惟意是從故禱應常為
低昂而天人冥相表裏伏念臣男堯光比出瘡痍輒昧
療治勢甚綴旒遂茲叩請振如荅響竟獲痊安同其日
之受生謹乃心而致謝仰冀高明顯降衆聖普臨靡間
蝼蟻之甚微俾享丘山之永固精誠昭格洪造唯酬哲

以始終長依保祐

疏文

請悟老住隱靜

碧霄勝地杯渡道場乃東南第一叢林真佛祖第三境界且得毗耶之士重開唐葛之花啐啄既同机緣斯在悟公老長月涵衆水兩澤群生爛然天下之名信矣僧中之宝諸圣几回推去高情惟務退藏雖巨漫明珠自謂詣光之得便然疾風勁草固應有目之難逃法在已茲理容必致何勞飛錫見成行道之區願副傾心同聲

後天之祝

請誓老再住天寧

諸法各有因緣常情強自起倒况無位真人只于面門上出入而好事君子却于眼界外尋求欲識今日主人便是前時長老誓公禪師了這個事得無碍才神妙通用尽入鉗鎚世締宗風有同水乳此地從來歸向其勢再須住持方朝廷普極修崇於時節尤為際會祝圣人壽既同在處焚修說祖師禪更為重新提掇

請祖登禪師住崇寧

祝圣人寿無出上乘說祖師禪須歸作者惟賜額改新
未久而當人適值為難啐啄既已宴府建立自然相契
僉言斯允今奉是宜祖登禪師負天下名如星中月南
北道靡不適達內外季悉能兼談大雄能仁若到今時
解空多尚俱膺上首可謂青天白日凡眼亦知其清明
無論翠竹黃花有時畢資其運用雖長袖難施于褊小
而慈航實計于通眷言向德之誠何異念家之客既
茲幸會似應宿緣虎步雲驤願赴群心之拭目雲蒸雨
澤佇覩万物之回春法鼓一聲潮音四徹

請祖燈禪師住院

大用現前固有投机時節圓融斯事須憑本分鉗鎚况
此政通人和已是風移俗易尽出吾君之賜不勝臣子
之心爰達法幢鼎延德器庶假一毫之善仰俾万仞之
崇日月增輝龍天共證祖燈禪師四馳令譽三座道場
疑与歷陽之人同受靈山之記瓜瓞蒂落緣熟可知密
就花存因成敢昧輒效觀音之功請遂見弥勒之下生
願震雷音十方普應

請祖燈禪師住大乘

一性融和本無係着諸緣解后遂有去来方截断當塗
要津又復作歷陽上首叢林雖云小大盛衰實係抑揚
聚散有时盖非細事而劝請之主仍是作家幸垂难思
議心重據宝華王座祖燈禪師如日正午似地擎山初
不計其光明遽自成之孤峻声名常在掩覆固难啐啄
已分飛騰斯契天高地厚既同祝于万年川納海容願
均慈于一子

廣慈青山建庵

橫挑拄杖几年遍歷諸方高掛淨瓶今日却尋住處既

認得本從面目又不妨建立門庭珍重青山齒搖髮白
蕭疎生計囊之鉢空維摩大室未建修趙州繩麻無處
頓

又

道人活計忘在林泉禪客生涯心棲雲水草以為菴雖
無丹獲之勤粗有茅茨之費中局基址已憑自己增
二外境莊辰須藉傍人着力

黃助教藏雲山齋僧

諸佛現前有感斯應至誠不昧觸處皆遇既回勝踐以

自期實念常生而致禱輒依福地恭置堂羞庶資饒益
之仁同證圓明之果燦迦邏眼既由種々以普臨不退
轉心更冀重々而無尽

禪岳化修造山門鐘樓佛殿

兜率陀天雖一心之可到妙莊嚴品舍衆力以難圖眷
茲收榛莽以興宗亦既歷歲時之綿遠漸成保社尚缺
津梁如人之身面目最多大者是役之務殿閣豈宜後
哉唯其費用之極多所以經營之反後轉憑不退轉之
誠懇博謀無滯礙之檀那此日世緣暫尔破慳而見助

他時佛會莫云相識之未曾更俟焚修仰資振應

化度牒

祝聖人壽莫如度僧現比立身是亦說法能侔一時之
想即得三昧之門非昔日曾膺受記則今朝豈易發心
輒放廵門之求以接開檀之便跋遮那相果獲助緣境
率陀天定須相見

路西政和圩共修青山中元水府行宮

俗諦自欺異同相党神二不宰正真是師眷盛德之威
明寔吾初之依止每感必應無隱不周將有事于汗菜

後並受于侵冒庶格終始之言常邀輔佑之仁果獲奏成敢忘昭報非醜羞不足以荅丕既非象設不足以顯至灵是用博謀實利之財就啟來臨之館一則便圩農之祠禱一則表福善于無窮窮圖錫禹之圭兼證吠堯之犬

路西圩成脩水陸答謝

大慈大悲則光明四徹無遮無碍則平等一如既能周遍河沙最為利益功德上自諸佛菩薩下至餓鬼畜生靡間幽微普同供奉比奉大役時有異心輒歸命于上

緣冀協謀于茲事果蒙明顯遂獲奏功謹揆日以修崇用酬恩于成就衆生差別父子未免于交攻至道坦夷胡越可回其弗類更祈佑護相与始終為畢悟宗求化為僧

昔自在王應物以化普為有情今畢悟宗順俗而行止求得度念一佛出是一時境界必千人緣乃千處津梁故資一以投誠俟滿十而示相妙高孤絕已知向上之階梯膺摩訶會是本來之面目庶憑願力同結正回

天寧寺翻瓦藏殿印千佛求化疏

風雨其除人事固為先務齋粥之寄禪林豈可後時况
龍宮海藏之所流通而檀那善友之所歸向既敬則安
能不作欲作則未免有求輒觀信心同圓妙果或專一
佛而佈施或兼眾力以修崇庶資無尽光明共證當來
利

還願水陸齋疏

吾佛之于眾生猶親之于愛子凡呻吟之所及必拯救
以無違是故作大醫王務欲酬諸願力然轉誦觀施則
未免于偏係而歌揚贊頌則僅足以莊嚴惟無遮無碍

平等之大齋乃尽善盡美極至之勝事普沾利樂靡間
幽微比登誠心仰投竟振異茲功德之重遂蒙感應之
符果致危疑遽諧解釋謹奉阿難之教律備修天監之
科儀如接晦明悉依召請既荷降臨之不味更期保佑
以相資永賴慈恩益綿世算

南禪推藏疏

仰祿而食悼既往之搏虛求田以歸庶將來之有托比
間路西之役適符令下之新繼始之初潔誠以禱敢邀
佛力之助冀皆農事之成謂一大藏教備載三乘而十

轉地宮全收万善果獲光明之報類償種植之勞謹素
心奉酬夙願塲圃方作尚懷薄厚之疑廩廩所儲更冀
圓滿之益餘自今日常保豐年旁及衆莊永無後患

采石修殿

叢林所居殿宇为之冠冕捨施之利香火乃其津梁一
瞻一禮必自是而精虔万法万緣須乘此而發表此將
徹故而增葺不免有求設非篤信于莊嚴豈能見助惟
茲地最當衝要凡上士常所經行入口則多素願欲还
出江則望好風相送設誠良便奉眼有歸華頭果遂標

題世路倍增饒益

為人作求三衣疏

既見比丘身當受甘露戒沙弥之相尚染于深黃如來
之衣須同壞色雖正法王之子未沾施王之恩願捨諸
漏以發心使備三衣而得度今日孫毫之助他年狐貉
之居若更一念出塵便向三摩受記

修黃山廟疏

嶽鎖安灵随方顯佑嘉寧表異無地不歆眷黃山之崇
隆實江國之依上禱祈雖遠而必至振應如響之吞声

有赫威明常在瞻仰廟貌保存于雄峻棟宇良藉于莊
厯歲月屢遷風雨乘間既有傾頽之慮可忘充葺之圖
是用徧謁于信心蓋欲共成于盛事至誠所格幸偕善
捨之同降福是永式契冥符之驗

又

天無私親蓋委神而表著神則正真寔代天而照臨恭
惟仁至之司全分造化之寄故在上處日戴之如父母
而冥之蠢之因之托死生既昭示以不誣於欽成而敢
後適瞻翳暗且復隳頽非徒邀福之未厯是乃吾邦之

可恥謹投誠于信懇將不顯于增完庶几不日而成共
致如心之報

又

竭虔妥靈廟貌所以建立謀新政旧擅施所以修崇洪
惟德配于兩儀久矣福臨于茲地靡間幽微之側常如
俯仰之親凡念之與應期而答雖慈親一子之愛犹有
異同而神威万變之酬略無厚薄豈位置之侵敵可營
造之不圖敢竭丹誠徧祈正信共致維心之感相成協
力之恭毫髮苟輸立山必報

采石廣濟院求化造塔

高顯所示來遠日之信心建立非難託正緣于衆力眷
茲勝地俯瞰大江實中元水府之鎮臨而前世名流之
履歷舟楫之所輻輳人物之所追尋固宜表見以發明
况復祈禱而感應風濤不測脫性命于頃刻名利是圖
携妻孥而來往方有求于佛力忽孤出于雲瑞何異又
毋之再逢宛若迷途之有遇碩饒益之如是豈修奉之
可遠轍募特達之檀那共成無盡之功德妙莊嚴品既
知步步階梯不退轉心當證重樓閣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四十五

趙郡李之儀端叔

詞曲

水龍吟 中秋

晚來輕拂遊雲
盡捲霽色寒相射
銀潢半掩秋毫欲數
分明不夜玉管傳聲
羽衣催舞此歡難借
凜清輝但覓
圓光罩影冰壺真無價

聞道水晶宮殿
蕙鑪薰珠簾高挂
瓊枝半倚瑤觴更勸
鶯嬌燕姁目斷魂飛
翠縈紅繞空吟小斫
想歸來醉裏

鸞篋鳳朶情何人卸

暮山溪 次韻徐明叔

神仙院宇記得春歸後蜂蝶不勝閑惹殘香縈紆深透
玉微指穩別是一般情方永晝因誰瘦都為天然秀
桐陰未減獨自携芳再弄想前欢拊金樽何時似
憑誰說与潘鬢轉添霜飛隴首雲將皺應念相思久

又 北規避暑次明

金蒸火老欲避几無地誰借一簷風鎖幽香惜暗清遠
瑤階珠砌如膜遇金篋流水外落花前豈是人能致

擘麟泛玉笑語皆真類惆悵月邊人駕雲軿何方適意
么絃咽処空感旧時声蘭易歇恨偏長魂斷成何事

又采石值雪

峨眉亭上今日交冬至已振一陽生更佳雪因時呈瑞
勻飛密舞都是散天花山不見水如山深冰壺裏
平生選勝到此非容易弄月与燃犀謾勞神徒能驚世
事如此際天意巧相符須痛飲慶難逢莫訴厭、醉

又

晚来寒甚密雪穿庭户如在廣寒宮驚滿目瑤林瓊樹

佳人乘興應人得歡多泛新聲催金醖別有留心處
爭知只裡沒個人言語揜盡火邊灰攪愁腸飛花舞絮
憑誰子細說與此時情歡暫歇酒微薰還解相思否

滿庭芳

此八月十六夜景修韻東坡日詞回韻成

一到江南三逢此夜奉頭羞見蟬娟黯然懷抱特地遣
誰寬分外清光添眼迷澗漾無計拘欄天如洗星河盡
掩全勝異時看 佳人還憶否年々此時相見方難謾
紅綾偷寄孤被添寒何事佳期再覩翻悵望重疊闌山
啼來呵休教獨自腸斷對團圓

又有碾龍因為供奉詩者作長短句報之

花陌千條珠簾十里夢中遽是揚州月斜河漢曾記醉
歌樓誰賦紅綾小研回飛絮天与風流春常在仙源路
隔空自泛魚舟 新秋初雨過龍團細碾雲乳浮甌問
殷勤何處時地相流應念長門賦罷消渴甚無物堪酬
情無盡金扉玉榜何日許重遊

玉蝴蝶

九月十日將登黃山為雨阻遂願樊止陳君俞独不至已而以三闋見寄輒次其韻

坐久燈花開盡暗驚風葉初振霜寒冉冉年華推暮顏
已非丹攬回腸蛩吟似織留恨意月彩如攤慘無歡篆

烟縈素空轉雕盤 何難別來几日信沉魚鳥情滿闌
山耳邊依約常記巧語 綿蠻聚愁窟蜂房未密傾淚
眼海水犹慳卷更闊漸移銀漢抵泛簾顏

早梅芳

雪初消斗覺寒將變已報梅稍暖日邊霜外迤邐枝條
自柔軟嫩苞點綴綠萼輕裁剪隱深心未許清香散
漸融和開欲遍密處疑無間天然標韻不与群花同深
淺夕陽波似動曲水風梳懶最消魂弄影無人見

謝池春

殘寒銷盡疎雨過清明後花逗飲餘紅風沼縈新陂乳
燕穿庭戶飛絮沾襟袖正住時仍晚畫著人滋味濃如
酒 頻移帶眼空只恁厭、瘦不見又思量見清溪一派
瀉揉藍岸草毯、記得黃鸝語畫簷喚狂裏醉重三春
風不動垂簾似三五初圓素蟾鎮淚眼廉纖何時歌舞
再和池南

春光好

霜壓曉月收陰斗寒深看尽烛花金鴨冷捲殘衾卯酒
從誰細酌餘香無計重尋把夜來相見夢寫文琴

千秋歲

詠時昔勝會和人韻後篇喜其歸

深簾盡畫綽約閨房秀鮮衣楚製菲文繡凝脂膚理膩
削玉腰圍瘦閑舞袖回身語凭肩久
眉壓橫波皺歌斷青、柳釵邊擘壺頻叩鬢棲清鏡臺
淚泫芳樽酒難再偶沉、夢峽雲歸後

又

柔腸寸折解袂留清血藍橋動似經年別掩門春絮亂
歌枕秋蛩咽檀篆減鴛衾半擁空床月
粧鏡分來缺塵污菱花潔嘶騎遠鳴机歇密封書錦字

巧縮香囊結芳信絕東風半落梅稍雪

再和前意

万紅暄晝占盡人間秀怎生因四如何綉宜推蕭史伴
消得東風瘦垂窄袖花前鎮意相思久
淚裏回紋皺好在章臺柳洞戶隔憑誰叩寄聲雖有雁
會面難同酒無計偶蕭、暮雨黃昏後

又

休嗟磨折看取羅巾血殷勤且語經年別庭花番帳望
簷雨同鳴咽明半滅燈情夜、多如月

無復傷離缺共保冰霜潔不斷夢從今歌收回書上絮
解盡眉頭結猶未絕金徽泛處應能雪

又和人

中秋纔過又是重陽到露乍冷寒將報綠香摧渚艾黃
密攢庭草人未見藍橋漫促霜砧搗
炤影蘭缸暈破戶銀蟾小樽在眼從誰倒弦鋪同處被
愁却歡時帽須信道狂心未歇情難老

又用秦少遊韻

深秋庭院殘暑全消退天幕遠雲客碎地偏人罕到風搖

寒微帶初睡起翻翻戲蝶飛成對

嘆息誰能會猶記逢傾蓋情暫遣心常在沉香信斷
荏苒光陰改紅日晚仙山路隔空雲海

臨江仙

知有良風花解語從來祇許傳罔光明休詠漢宮新擁
自疑有月觀步恨無雲

莫把金樽容易勸坐來几度消魂不知仙骨在何人好
將千歲日占斷四時春

又

九十日春多過了尋常偶到江皋水客山態兩相饒草
平天一色風暖燕雙高

酒病厭、何計那飛紅更送無聊鶯聲猶似耳邊嬌難
回巫峽夢空恨武陵桃

江神子

惱人天氣雪銷時落梅花日初遲小閣幽窗時節听黃
鸝新洗頭來嬌困甚終試、夾羅衣
未梨花拂淡胭脂翠雲歛歛凌眉月淺星深天淡玉繩
低不道有人腸斷也渾不語醉如痴

又

今朝莫惜醉顏紅十分中且從容須信歡情回首似旋
風流落天涯頭白也難得 **再**相逢

十年南北感紅鴻恨應同苦重、休把愁懷容易便書
空只有琴樽堪寄老除此外尽蓬蒿

又

閑干**拍**遍寺新紅酒頻中恨匆匆投得花開還報夜來
風惆悵春光留不住又何似**莫**相逢

何處相歸鳴與誰 意千重婉思柔 一旦總成

空彷彿么弦犹在耳
应为我首如蓬

清平乐 橘

西江霜後万点暄情
晝璀璨寄来光欲洵
正值文君病酒 四屏斜倚
意妙睡痕犹带朝霞
为问清香绝韵何如
解語梅花

又

萧々風葉似与更深接
欲寄明當非为怯
夢斷蘭舟桂楫 季書只寫
鴛鴦却意無奈愁腸
安得一双飛去春風
芳草池塘

又 听揚琴

殷勤仙友劝我千年酒
一曲履霜谁与奏
解后麻姑妙手 生来休歎
塵劳相逢难似今朝
不待親移玉指自無
瘡处都消

再和

當時命友曾借隣家酒
旧曲不知何處奏
夢斷空思纖手 却應去路
非遥今朝还有明朝
漫道金能化石須知
石被人消

又

仙家庭院紅日春，晚一朶梅花挨畔枕。玉指几回拈
看，擁衾不比尋常天涯無限思量。看了又還重嗅，分
明不為清香。

浪淘沙 琴

霞捲與雲舒，月淡星疎。摩徽將軫不曾虛。彈到當時
留意處，誰是相如。

魂斷酒家，爐路隔雲衢。舞鸞鏡裏早粧初。擬
學西眉張內史，略借工夫。

卜算子

我住長江頭，君住長江尾。日日思君不見君，但共飲長
江水。

此水几時休，此恨何時已。只願君心似我心，定不負相
思意。

憶秦娥

太白韻

清溪咽，霜風洗出山頭月。山頭月，迎雲歸，送雲別。
不知今是何時，節節凌敲，望斷音塵絕。音塵絕，帆來
帆去，天際濶。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四十五 終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四十六

趙郡李之儀端叔

詞曲

蝶戀花

天淡雲開晴晝永
庭戶深沉滿地梧桐影
骨冷魂消如酒醒
夢回猶是前時景
取次杯盤催酌
斟酌醉帽頻欵
久被風吹正踏月
歸來人已靜
恍疑自在蓬萊頂

又

玉骨冰肌天所賦似與神仙來作烟霞侶枕畔拈來親
 手付書牋終日常相顧
 几度離披留不住依旧清香只尺能言語再送神仙須
 愛護他時却待親來取

又

万事都歸一夢了曾向邯鄲枕上教知道百歲年老誰
 得到其間憂患知多少

無事且頻開口笑縱酒狂歌消遣閑煩惱金谷繁華春
 正好玉山一擲任前倒

又

為愛梅花知粉面又與工夫不似人間見几度拈來親
 比看工夫却是花枝淺
 覓得歸來臨几硯盡日相看點點情無限更不嗅
 百遍分明銷得人腸斷

浣溪沙

梅

水門頭

玉條能令江漢客魂消只應音信是春潮

了又羞緣我老折來同嗅誰許招憑

又

玉室金 不動 林梢綠編已無春清和 思一番新
道骨仙風雲外侶 綰鬢露鬢月邊人何妨人醉到黃

昏

再和

依旧琅玕不染塵霜風吹斷笑時春一簪華髮為誰新
白雪出蘭猶有韻鵲橋星渚可無人金蓮移處任

昏

昨日霜風入絳帷曲房深院繡簾垂屏風几曲盡生枝
酒韻漸濃歡漸衰羅衣初試 初 已涼天氣未寒

時

西江月 稿

昨夜十分霜重曉來千里書傳吳山秀處洞庭邊不夜
深星垂初編

好事寄來禪侶多情將送琴仙為憐佳果稱彈娟一笑
聊回媚眼

又

醉透香濃斗帳燈深月淺回廊當時背面兩張。何況
臨風懷想

舞柳經春祇瘦遊絲到地能長鴛鴦半調已無腸忽把
弓弦再上

又

念、欲歸未得返、此去何求都緣一点在心頭忘了
霜朝雪後

要見有对有夢想思無處無愁小意若得再綢繆應記
如今時候

鵲橋仙

風清月莹天然標韻自是閨房之秀情多無那不能禁
常時而今時候

雲低攏紅潮微上幕畫梅寒初透一般偏更惱人深
時更把眉兒輕皺

又

雲收尽纖塵不警万里銀河依挂清真風露不勝寒
無計奈双鸞並駕

玉簫聲斷宝釵香遠空賦紅綾小砑度即知有几多愁

怎奈向月明今夜

踏莎行

綠遍東山寒歸西渡分明認得春來處
風輕雨細更愁人高唐何在空朝暮
離恨相尋酒狂無素柳條又折年時
教一番情味有誰知
斷魂送征帆去

又

還是歸來依前門渡好風引到
徑行處几聲啼鳥又催耕草長柳暗
春將暮

收盡微風不見江分明天水共澄光
由來好處輸閑地堪嘆人生有底忙

心既遠味偏長須知簾布勝無裳
從今認得歸田樂何必桃源是故鄉

朝中措

臘窮天際傍危欄
密雪舞初殘
表裏江山如畫
分明不似人間

功名何在文章漫與空嘆流年
獨恨歸來已晚半生孤負魚竿

又

暮山環翠繞層欄時節歲將殘遠雁不傳家信空能嘹
唳雲間

客情無盡歸心易感誰與忘年早晚流凝望
帆催

卸風竿

又

翰林豪放絕拘欄風感離殘一旦荆溪仙了筆頭換

聚時間

錦袍如在雲山頓改苑似當年應笑深陽藪尉鮎魚依

旧緣竿

阮郎歸

朱唇玉羽下蓬萊佳時近早梅惜花情味久安排枝頭
開未開

夢歛斷恨難裁香心休見猜果知何。

何妨入夢來

朱唇玉羽湖湘間謂之倒挂子嶺南謂
之梅花使十二月半方出

採桑子席上送少游之金陵

相逢未几还相别此恨難同細雨濛濛一片離愁醉眼
中明朝去路雲霄外欲見無從滿袂仙風空托雙鳧作

信鳴

如夢令

回首蕪城旧苑还是翠紅深淺春意已無多斜日滿簾
飛燕不見不見門掩落花庭院

臨江仙 登凌歊臺懷感

偶向臨歊臺上望春光已過三分江山重疊倍消魂風
花飛有態烟絮墜無痕

已是年來傷感甚那堪旧恨仍存消愁滿眼共誰論却
應臺下草不解憶王孫

潦倒無成疎慵有素且陪野老酬天數多情惟有面前
山不随潮水來還去

鷓鴣天

節是重陽却斗寒可堪風雨累情懽雖辜早菊同高燕
聊揖殘蕉共小欄
浮蠹嫩炷烟盤恨無鶯唱舞
鸞空驚絕韻天邊落
不許韻顏夢裡看

又

濃麗妖妍不是粧十分艷風奪韶光牡丹開處應難比

繁富尤疑過海棠

須子細更端詳爛霞

梳

暈朝陽千金未足酬真賞

一度相逢一斷腸

又

避暑佳人不着粧水晶冠子薄羅裳摩綿粉飛瓊屑

瀟密調水結絳霜

隨我小蘭堂金盆盛水透牙床時時侵手心頭慰受

盡無人知處涼

又

又景修席上再賦

難得今朝風日好春光佳思十分雖煞公子暗招魂其
如抬眼處俱是旧時痕

酒到強尋歡日路坐來誰為溫存落花流水不堪論何
時弦上意童為拂桐孫

醜奴兒 謝人寄臘梅

春風似有燈前約先振佳期点缀相宜天氣猶寒蝶未

知嫩黃染就蜂鬚巧香壓團枝淡注仙衣方士臨門

未起時

青玉案 用賀方回韻有所禱而作

小蓬有泛曾行路這身世如何去去了還未知几度多情山色有情江水笑我歸無處夕陽杳々還催暮練淨空吟謝卽句試禱波神應見許帆開風轉事諧心遂直到明年雨

更漏子 借陳君俞韻

暑方煩人似溫悵望林泉函峻情會處景偏長心清聞妙香

宝幢依金鏤碎竹影桐陰意外新重日々愁心空嗟不

見人

漁家傲

洗尽秋容天似瑩星稀月淡人初靜策杖縈紆尋遠徑披昏暝隄邊犢母閑相並遙思去舟魂欲凝一番佳思從誰詠憔悴歸來如独星知何境沉々但覓烟村迥

南鄉子

春後雨餘天姪姘黃鸝勝品弦柳葉千燈初報暑階前祇有茶甌味最便

自世几踟躕自覺年來更可憐
欲問此人何所似緣延
看取窻間垂柳線

又

綠水滿池塘
點水蜻蜓避燕忙
杏子壓枝黃
半熟隣墻
風送荷花几陣香

角簾襯牙床
汗透鮫綃畫彩長
點滴芭蕉
疎雨過微涼
西角悠悠送夕陽

又

睡起遠回塘
不見啣泥燕子忙
前日花梢都綠遍
西墻

犹有輕風遍暗香

步懶却尋床
卧看遊絲到地長
自恨無聊長病酒
淒涼
豈有才情似沈陽

又 端午

小雨濕黃昏
重午佳辰獨掩門
巢燕引雛
渾去尽銷魂
空向梁間覓宿痕

客舍宛如村
好事無人載一樽
惟有鶯聲知此恨
殷勤
却似當時枕上聞

又

淚眼轉天昏去路迢迢隔九門角黍滿盤無意奉凝魂
不為當時澤畔痕
腸斷武陵村骨冷難同月下樽強泛菖蒲酬令節空動
風葉蕭蕭不忍聞

驀山溪

少孫永魯直長沙日詞目次韻

青樓薄倖已分終難偶尋徧綺羅間悄無個眼中翹秀
江南春曉花發亂鶯飛情漸透休辭瘦果有人相候
醉鄉路穩常是身偏後誰謂止歡時把相思番成紅豆
千言万語畢竟總成虛章臺柳青否魂夢空搔首

減字木蘭花

亂魂無據黯黯只尋來處路燈尽花殘不覓長更又向
闌几回枕上那件不曾白夢想遍尽星子一滴秋霖是
一莖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四十七

趙郡李之儀端叔

詞曲

減字木蘭花

隄長春晚冉、渾如雲外見。欲語無門略許鶯聲隔岸。
聞錦屏綉幌，猶待歸來，箇何事遲、直恐遊絲

惹住伊

又次韻陳瑩中題常深道獨樂堂

瑩中詞云：世間拘礙人，不堪時渠不改。古有斯人，千載

誰能繼後塵

春風入手樂事自應隨處有與衆
怡何似幽居獨樂
時觸塗是礙一任浮况何必改有個人
自說居塵
不染塵
漫誇千手千物執持都是有氣候融怡
取
青天白日時

又次韻陳堯中題深道寄傲軒

堯中詞云結廬人境万事醉來都不醒
鳥倦雲飛兩得
無心揔是歸

古人逝矣旧日南窓何處是
莫負青春即是昇平寄傲

人
莫非魔境強向中間談
獨醒一葉殘飛便竟年華
太平歸
醉云何矣認着依前还不是
虛過今春有愧
科名得意人

又得金陵報喜甚從趙景修借酒

揉花摧柳一夜陰風几破牖
平曉無雲依旧光明一片
春
披衣起走欲助喜欢
湏是酒惆悵空樽擬就玉孫
借十分走一作舞

天門謠
次韻賀方回登采石峨眉亭

方回詞云牛渚天門險限南北七
雄豪占清霧斂

与閑人登覽

待月上潮平波灩，塞管輕吹新何濫。風滿檻，歷
數西川更點。

天塹休論險，盡遠日与天俱占。山水險，稱霜暗，披覽
正風靜，雲閑平。激灩想見高吟，名不濫，頻香、落沙鷗
數點。

好事近

与黃魯直于當塗花園石洞听楊姝彈
履霜操魯直有詞曰次韻

魯直詞云一弄醒心絃，情在兩山斜。疊彈到古人
愁處，有真珠、淚眼。

使居來去本無心，休淚界紅頰。自恨老來，憎酒負
十分蕉葉。

相見兩無言，愁恨又还千。疊別有惱人深處，在情騰。雙
睫。七弦雖妙，不須彈，惟願醉香頰。只恐近來情緒似
西風秋葉。

又

春到兩初晴，正是小樓時節。柳眼向人微笑，傍欄杆堪
折。暮山濃淡，鎖烟扉，梅杏半明滅。玉笋莫辭沉醉，待

歸時斜月。

又

上尽玉梯雲，還見一番佳節。惆悵旧時行處，把青、輕折。倚欄人醉欲黃昏，飛鳥望中滅。天面碧琉璃，上印灣、新月。

浣溪沙 和人喜雨

鳧折溝塍草，歷隄三農終日望。雲霓一番甘雨，報佳時。問道醉鄉新占，斷更闌詩社互排巖。此時空恨隔雲霓。

又

雨暗軒窗晝日昏，絃歌纖手浴金盆。却回涼思謝飛蚊。

酒量羨君如鵲，奉寒鄉。憐我似鴟，蹲由來同是一乾坤。

又

声名自惜，猶時鳥。日月何常避覆盆。是非多付鬢邊蚊。解后風雷終有用，低徊囊檻要深蹲。酒中聊復比乾坤。

坤

菩薩蠻

五雲深處蓬山杳，寒輕霧重銀蟾小。枕上挹餘香，春風歸路長。

雁來書不到，人靜重門悄。一陣落花風，雲山千萬重。

又

青梅又是花时节粉墙休把青梅折玉鞦偶逢君春情
如乱雪

紅絲牽不断谁信朱顏換莫厭十分斟酒深情更深

雨中花令

休把身心擱就着便醉人如酒富貴功名雖有畢竟用
谁守

看取刀頭切藕厚薄都随他手趁取日中歸去好待黃
昏後

又 王德循東齋瑞香花

点綴葉間如綉開傍小春时候草把豳蘭容易比都

尽人間秀

信是眼前稀有消得千鐘美酒只有些兒堪恨处管不
似人長久

留春令

夢断难寻酒醒独因那堪春暮香閣深沉紅意翠暗莫
羨顛狂絮

綠滿當堦携手路懶見同欢处何时却得低幃昵枕盡

訴情千里

紫燕啣泥黃鶯喚友可人春色正喧晴
王孫一去杳無音斷腸鼠是黃昏後
寶髻懶梳玉釵斜倚凭欄目斷空回首
薄情何事不歸來謾教折盡庭前柳

又

一別芳容五經寒暑回又欲寄無鱗羽
多情猶自夢中來向人分度流如兩

夢破南窓愁腸万縷那听角動城頭鼓
又生彈指事成

空斷魂惆悵無尋處

南鄉子

夜雨滴空階想見尊前賦詠才更覺
鳴蛙如鼓吹安排惆悵流光去不回

万事已成灰只這些兒尚滿懷剛被
北風吹曉角相催不許時間入夢來

万年欢

暖律才中止鶯喉競巧燕語新成
万綠濃陰全与点芳塵門巷朝來
振喜慶佳期此日光榮開華宴
交酌瓊

酥共祝鶴算椿齡
須知最難得處
唯鳳翼一對
和鳴造化無秘
誰教特地多情
惟願疏封大國
綵牋上
頻易佳名
從此去賢子才
孫歲長捧瑤觥

樂語附

賞花亭致語口號

惟難得而易失
要在追尋時去
速而來遲尤宜
愛惜况此萱榴
用事蜂蝶退飛
江亭條變于清
和春物頓驚于
蕭索昨日歌聲
舞節更復何求
明朝樂事賞心
未應必得且據
目前之勝過鄉
為醉裡之佳期
伏惟官才

海內無雙治為
天下第一閭境
遂沉于夜柝編
氓自樂于年豐
既此無所用心
當知不飲非計
况賓僚俱是賢
侯復樂却莫非
選掄從容四座
之綢繆成就一
時之盛麗適之
際會不揣荒蕪
上奉華筵輒陳
口號綠陰初合
燕歸來煮酒新
嘗換撥醅不独
江山想王謝須
知賓客尽卸枚
十分惟意休教
剩万斛愁心亦
自開倒載任他
路人笑更將何
處你春臺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四十八

趙郡李之儀端叔

墓誌銘

羅大夫墓誌銘

太平為州當妨熟溪上大江自東來至西北別為支江
滙溪水于西而南溪水清支江之水濁其分也略不相
染州人以其分各有所况而其清則分也公諱彥輔字
經世、為太平人少依青山讀書雖家人見之亦有時
人有就見者非所願見輒避去書無所不讀下至雜家

藝孝亦皆通貫五与鄉里奏名中加祐四年進士第調
建昌軍南城尉以捕盜賞移揚州江都令用荐者改著
作佐郎知江州湖口縣丁父憂服除知江寧府溧陽縣
辟江南東路根究稅役司勾當公事轉祕書丞遷太常
博士賜六品服進屯田員外郎通判宿州未行辟司農
寺主簿降一官監江州稅丁母憂服除還所降陞朝散
郎通判和州追稅役賞所得官久之還所追知池州以
朝請郎知睦州未行得請管勾江寧府崇禧觀加朝奉
大夫遂告老以元符三年七月六日卒于家享年七十

四即以九月八日葬公于白紵山崇寧五年七月十七
日改卜于山之南公曾祖偉德祖諱明父諱貫皆不
仕父以公故贈中散大夫母康氏追封永康縣太君周
氏封壽安縣太君娶趙氏封安福縣君五男子成南正
夫忠甫餘未名与正甫皆先公卒成甫饒州司理叅
軍亦以卒忠甫以上舍生貫而未第三女子長未行而
卒次嫁里人鄧鴻諸徹孫男五曰泰已卒餘尚幼八女
嫁者六二在室公介潔不苟合精悍自勵讀書外無他
者好居鄉里口不控州縣事与在官者疎于鄉人無少

長貧富戚之如骨肉有為不善者必石而密教之有一善必委曲稱誦之至具忘己之汗而喜自銜鬻盜勢力以欺惑愚衆因而有所利者未嘗扶同假借每見必面折之以故莫不畏且愛而善類則往、倚之以為重其終也哭之皆盡衷到令思之不能已其去南城也有知其貧者袖黃金十餘兩邀公于路而贖之公謝曰荷而知我黃金非所可當也故邀之曰人無知者受之何傷公笑曰真漢之間不遠左右安得為無知尔亦非愛我也贖者負愧而去湖口僚吏有詔公沽酒受所增之數

是時劉公述知州事得所詔即付吏或曰是置毫末而置之可也劉公曰羅湖口蘆史也不窮見其冥則使終身被誣既四多取一絲髮亦不可果得其誣而反坐之先是漂陽歲不登道殣至相枕籍公至則曰此可緩耶亟請發常平米又功有米家量力而出下皆樂輸而就哺者至不遠百里地賴公以生者不可勝計部使者將條其施談而上之公曰救災令之我也飢者命在頃刻又况詔令具存其可忽哉人知惜人命今知謹詔令而已賞非所覲也司農長多便文自營公事無巨細必爭長

患之公知不請去宰相直公而高其義曰自擇
所欲而行會尉氏缺乃得之公到之三日謁孔子廟舍宇
頽圮塑像半為雨所侵公愀然曰州縣有學風化之始
也吾師有像尊所歸向也季不葺像不嚴何以施顏向
以臨斯民首出俸錢補治邑人競相率而應像設館次
俄一新來學者至不能容仍歲繼有登第者教閱保甲
令不擢通事舍人劉瑄提奉畿內瑄以驟得用過自矜
持按視所到吏屬至不敢仰視方闢教場公從瑄至某
地輒命公引繩以信伏天公比其下為引瑄色變徐以

三事將困公、條叙詳諦瑄遽斂衽因厚為容而去既
成第其勞為所隸之最尋召對比到闕下會元豐末命
不果對乃得少府簿復與其長論不合遂撫簿書失銷
鑿二三事用以中公或強公求直公曰九江去家近奉
親良便就使力畜之未必得直將何求公攝和州前為
守者多市公使物更累政負民間逋責多公不受一錢
而率其下未几償足所負皆曰是終身不可得者微公
疇能有之至齋僧誦經祝公以為謝真州有司以法不
應支錢互用奏運司案其事主吏將自引決公被擢推

治或從公報其州令其推所公曰應猝而互其得已耶
姑待之吏聞公語曰是生我也即他管以足之公至其
已足振吏卒獲免有請致仕者黃牒到而疾且草略能
領之賫牒者疑而不受公曰第受之有累非爾及也又
為具其後事保奏其所得任子恩也之地下歲甚水患
加之沮洳不能成公華通逃卒得百人為役日親程之
兼責教幹僧募民力伐九華山石為路自是池有城而
水不為患往來者利之有作託以傳其事者強盜得財
而無所傷邂逅屬縣有訟旱者公即以荒政從事皆寬

以讞之奏誅為本路第一公外雖嚴而中實平恕樂成
就而志培克在官飲食外未嘗買一物過公使應特送
他人如例而已獨不納居崇禧部使者以公清介列名
而上謂還公一州公聞而歎曰晚節末路得從容家居
以盡餘日足矣為州豈所幸也俄有旨還稅役之賞而
有司執文置前歲月不為用故大禮後一月方得應任
子官或謂公理之必可得公笑而不答晚得再生術強
健如社年耽味禪悅遊心內典多得其要妙平居策杖
徜徉里巷間見者必卻文改容曰異日求如斯人不復

有矣願其壽考無窮也公一日微疾屬語家人曰我家
固寒也但以一節自信縱明日餓死不為介每以人之
急難於事而貴之則常使有餘地雖不顯而白首退
休姑造履瞑目何所憾耶素愛白紵山昔所偃泊以寄
吾老者比築菴号妙高當即菴地以為葬謹勿妄求銘
誌設求或昧平生而有請及尔曹憚而託之是穢我也
我既以清白遺而曹万一至餘粥不繼亦不可少屈以
違我所戒言訖索浴更衣而逝後其家併日而食忠甫
教授一時晚生仰以奉偏親至藜藿不厭及久不請銘

者皆所不敢違也公即世十五六年矣州之人每行溪
上俯流水而嘆曰羅公何在溪流如故公胡不畱永為
吾邦之所矜式相与躊躇詠之而不忍去至有流涕者
銘曰涇湄之殊物理所槩時涓于公涇輒未艾霜天皦
日而承負塗浮雲何來及說之孤謂不我相胡畀壽考
一貫終初居晦而長孰得孰失路人奉知琢詞墓道以

照其思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四十九

趙郡李之儀端叔

墓誌銘

楊判官墓誌銘

無為楊氏自傑次公以文學行義有聞于時外至殊方
異國亦知之而以字行以故遂為東南望族且論議激
昂奉止淹雅不問可知為其家子弟或席下諸生也當
次公時各以具得之者互出頭角卓々相見後于今有
抑揚頓挫自為一宗而士論歸之無異辭居次公叔弟

諱作字次文与其仲兄汝次思能羽翼所學差池上下
冉、雲霄間若不可得而親而愈久愈可愛君特恢廓
無停滯重然諾從次公遊官為一時知名士所欽嚮隨
所至較藝多占高第晚登舒王門蓋信其所傳為不昧
鄉校推為前輩場屋以經術取士君首中其選再試復
在第一竟不第遂無復進取意久之近日有以十科交
荐者于是相与勉君出仕君謝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
渠敢以退為進而固自背馳耶後奉經明行修起家調
吉州廬陵主簿或謂君儒者非剽劇之所長君謹簿書

肅期會剖析是正無一毫髮不及上官以為能解后永
豐關令仍歲大歟獄訟充斥即以君捐其事凡振貸招
集悉能奉其要乃審所繫囚得其乏食而自陷于強盜
君愀然曰命在俄頃而苟免罪之法意不如是皆使之
更新既得出欢呼涕淚曰微吾令君可復為良民耶比
君去率遮道挽留几不得行再調池州司理叅軍未到
輒感慨自嘆以謂時非不我与而我自不免因上言自
荐曰騏驥已老致遠尚能鴻雁失群不鳴為恥得是語
老壯之辟而安州天都定戎寨主簿管勾安撫司机宜

文字方時拓復境土經理疆場有志之士輻輳砥礪而
新造之區風俗異宜君能以文采奇術緣飾以相其事
人物細摘莫不師事之與藍池之利南重閩之役資其
規畫為多第其最積階至儒林郎揖開封府考城令益
有治聲達官要人引導惟恐後而君以去坟墓久思得
並家一官以便洒掃調和州防禦判官受八宝恩加承
直郎未几得疾以大觀三年二月十四日卒于官享年
六十五即以其年三月二十八日葬君于無為鄉東歷
村先塋之次君曾祖諱果祖諱明具以文名官雖不顯

為當世推重父諱復左朝散大夫母長壽縣太君趙氏
娶鄴陽姜氏再娶同郡侯氏三男子洵蚤卒汴湊奉進
士四女子抱金適從事李敦頤抱真適戴圮皆進士抱
素適同上舍出身火經抱玉適從事即俞長源君和而
不苟無所不盡誠死已戾而恕于接物於為典蓋家習
也而亦天資所超悟嘗結弥陀杜著決定住往生西方
論劝人修行疾且革語家人曰生死本空無甚悲惱誦
西方佛名不絕口端坐而逝自号白雲子有錦溪集二
十卷嗚呼古人謂松柏之下其草不殖又曰節妻無松

相信乎造化所鍾各有其本非咫尺可得而論也次公之季既行于人而君又能資藉紬繹以見于用可謂盛矣而設施之地犹未能飽足人意豈有所待而然耶待之者亦有所以也積厚流遠當知必有所在銘曰

得自是行靡他而止此如命何弗稼穡

胡取禾後正顯銘不磨

郡太君林氏墓銘

大觀三年朝奉大夫宏中羅吏部員外郎得請監太平州酒稅明年到官適与余相值余稍以遷謫勞之乃曰

君恩厚矣吾親年八十四此距家遠隔一水以所得祿為畚升斗犹万鐘也余愧其語已而完補舍次綴捨器用凡所以娛老之備無所不尽即其舟就迎而來有日矣夫人遽得疾吏部謁急歸侍療治祈禱以夜繼日而憂戚憔悴見者几為出涕未几竟不起余聞報亟欲親往以問饋粥未及行而訃者且以銘見委曰吾親以八月八日棄孤遺下以十一月祔先君中散之兆于和州歷陽縣順天鄉冷水澗之北源願有以銘之先人与中散遊而余未及見于治平間得吏部雖晚其義則景也銘

其可辭耶夫人姓林氏達州建安人自為女子于所事不待教而能事父母惟恐失其意顏出流輩而不以之自異宗族間每歎以為不可及皆曰是難其配也久之戶外之禽相繼而委于是同郡徐氏方以文孝政事接武華顯獨中散奉偏親畜弟幼妹慕藿不厭而隱然名重閭里既從所委建安葉夫人甚愛其子而憂幼稚之未有托比与夫俱閭內之事無復經意佐奉承無一毫不至常所憂者率先期以緝待其婚姻惟視成而已中散仕浸久交游多一時知名士其至必命飲食相与

傾尽夫人佐饔飭器不屑其勞亦不以晝夜為難中散執喪夫人之年六十餘矣夫婦皤然履苦塊弔者既哀之且惧其不能勝自歷陽護其柩歸葬鄉域水陸無既慮數十里不遺餘力以相見卒既老專以佛事為日用誦其書禮其名未常間一日或有以暫休為請者輒曰上以荐吾姑中以報吾夫下以脩吾日後之資幸可勉俟其不能勉休未晚也平居不忘笑語御下寬而有法間有延揖必正容貌整冠裳而後見訓導壺、莫不本于為善自奉養至約喜周人之急其于供施佛家則率先眾

人而略不計有無屬纊之際不啻一語惟合掌誦經以
至瞑目初以中散通籍封永福縣君又以郎中進封永安
以子時中通籍對永封縣太君以閔中任屯田令改封
永康天子既受八宝覃慶中外特許命婦視夫秩為封
而閔中在吏部遂封普安郡太君夫人之先隱德自
晦至皇考諱含章始教子為孝曰衍于夫人為兄以進
士起家以材武自振終左藏庫副使故贈其父率府副
率封其母吳氏寿光縣太君中散諱師回以左朝議大
夫捐館舍贈左中散大夫四子久中藤州軍事官時中

中承議郎剛中安州

先夫人以卒季則閔中

也兩

元范峒次嫁承議

剔

珏林茲秣皆進

蓋子曰王者

迹息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此特一時之論耳王者
之迹蓋無時不在也自秣詩之官不繼故深閨之美無
以為明其隨時自見而達其天得以合于是道者夫人
其可以無愧矣而又典刑所鍾顯有令子雖不克盡其
恭亦庶几無所憾無以愧至于無所憾嗚呼夫人其賢
哉銘曰勤儉慈恕見于用柔慧孝愛資之天昨天則用

豈能見惟用而後知其然借君子之老五福以脩享而
又引之以修年達夢竟于鹿人則知

題高平雜詩後

紹聖四年夏鞠獄原州四月

推五月二十一日

出院人事不復聞與盍獨游息于一堂之上凡三

不能平則聊寓筆墨以遣其

得之

氣隨得隨葺得詩一

不精而擇庶

几与

晤語亦足以見傾倒紬繹若

諧詭往、綿

謂且免矣今復見臨則

所謂險

直脩嘗之矣不在我者乎則

艰难者果可以見虐非耶覽之者

知也

跋重

求帖

会始至常塗得西講院壁間題字不覺失声曰吾元章
何時過此耶主僧曰是諸董所留下余然後知且為祖
習然咄、相逼殆不復能真贗後得是數帖稍索其妙

處則往、過之蓋金陵董君安期所作元章行筆为一
時之冠推而上之柳誠懸徐季海俱在下風董君時年
少尔使年加長筆力愈老勁則吾元章未必不為今日

之徐柳也崇寧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姑溪居士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四十九終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五十

趙郡李之儀端叔

墓誌銘

姑溪居士妻胡氏文柔墓誌銘

文柔諱淑脩字文柔姓胡氏世為常州晉陵著姓祖宿
歷位要顯其子孫族屬多能取美官遂為大族父宗質
娶宣城施亢長之女元長娶丹陽刁民約之妹約館閣
旧人樂善喜賓家公卿巨人多所親厚故相同習以風
範好事互為表發文柔當內外族盛時独能于所聞見

擇而不隨一時翕然以為賢選所宜歸皆侈家達門文
柔辭為于是先人贈登祿仕敝車羸馬奉朝請余方從
孝者遊有以合姓為言者先人難之文柔謂其親曰此
可托也乃歸于我事先人先妣能尽其所以事嫁方數
月先人當赴遠官余將從奉子試皆不欲余相遠去柔
曰君無以我為重而使君有新婚惜別之議九晨昏致
養我之戚也第勉之後先人得疾文柔未嘗去其側藥
餌非親嘗不進甫屬纏謂文柔曰吾幼女及行而不及
見以是累尔文柔涕泣承命既佐先妣營葬事治家外

一意掇拾多取其自隨物為其用卒得佳配以行余既
出仕奉偏親祿不給于畧文柔謹甘旨均有無脫粟不
自厭而門內無間言施夫人卒文柔即褫去服飾不茹
葷血先妣屢強其反常文柔每謝曰內失吾舅外失吾
母何復世間欣艷以相夸耶卒不回先妣棄孤遺于京
師余羸然在疾旁無一力之助文柔經理促辦迨護喪
歸葬無一事不至凡穿穴封殖率与余分任海奉其裏
襦運土以從事而手實之貝松檟淮漑則涕淚与水俱
無慮數十本後無一不榮者父戚疾善醫者曰非灼艾

不能效固請不可文柔泣曰疾已至此得不為兒女念
輒炷香于臂曰願于一炷对一吐至十餘父始覺至
呼親以手捨去犹不已既喪推毀几不勝衣掖之乃能
行京師新闢禪刹召名师主之孝者至奔走天下然一
方犹未全信文柔着壞色衣一飯不粥随诸孝者参問
而所謂明师者皆印其可上自宗室公卿家徃化之倫
類中遂為領袖而名聞京師天下叢林至今稱之文柔
亦以是為己任崇寧二年余以撰故宰相范忠宣公行
狀選繫御史獄方大暑文柔自穎昌兼程野宿追余至

京師就數椽地手自執爨具獄中飯當烈日烜焰中斯
須不暫捨過者為流涕獄詞有所追詔而所追偶寄一
姻家其長雅不相習文柔曰彼若覺則不可取輒給曰
久濶幸一相見先後賂其使令而得其處入門則相与
破鑠茶篋得所追以出長大驚曰一何妙耶亦具以是
訴于人聞者曰審有是乎已而曰豈古所謂烈士者莫
不首肯而嗟賞之不已余既南迁文柔相迎于御史府
頓全泣且喜曰囹圄中何所不有而君乃豐悅過于常
時豈不以之介然耶我當与君俱貶所未必惡也遂同

涉闌闌止旅卽其修途所次具已集矣或曰陸趨良勞
又方庠伏中且久而奈何遂附運糧空舟以行而舟敝
上不能蔽果大靈至加雨衣相擁覆兼晝夜者六七比
舍舟而鹿歷深山大澤夫婦形影相携暑每增熾率達
旦命途時藉草以休其乏既卽貶所異鄉人情齟齬又
以罪來上下觀望几不相誰何蓬蓽蕭然惟薪水相給
而已文柔間謂余曰通塞自有其數苟不偶于今日則
合眼再開未必無佳處要須于向上事精進當能必致
其佳既到此尤甚自策一振緣中不昧者有几遂一意

佛事朝暮禮觀音懺不懈間邀余共之先是文柔三弟
各分俸爲助忽語余曰日月易得食其所分行二年矣
此特以我故分而元与之約遇赦思或得免則還之赦
來而不及彼不能無所望余曰姑少待以成其義文柔
曰弟還之我亦欲履其約也家人輩竊疑其說一日二
三禪者相遇延留飯糲滌奉饋文柔皆不以委人旣徹
微覓疾作居兩日遂革輒自洩瀝更衣屢奉身起欲跏
趺而行家人輩幸其生不爲之掖乃兩手結彌陀印而
逝時四年一月四日也氣候已暄猶停七日以待其子

甫就木顏色光潤如笑嗚呼之儀不幸事先人之日短
文柔間闕相保于窮約中与先妣不異親母子無傾刻
暫相捨比終養見遺像必出涕遇時享荐獻必親而歷
道其平生咨嗟感咽不自禁于仕不偶、又仰祿為生
文柔能使不足為有餘既馮于其姑又不忘其父母之
爰周旋往來常恐有所不及二家中表矜式其所踐而
嚴憚之其二親之葬適在數千里外皆輕裝赴之孤妹
自襁褓拊育至及行又親為紉製以待性高炭喜風節
自許与甚重練達世故喜論事于人物取捨則毫髮不

假借上自六經司馬氏史及諸纂集多所綜識于佛書
則終一大藏作小詩歌詞禪頌皆有師法而尤精于策
數沈括存中余少相師友問有疑忘必邀予質于文柔
屢嘆曰得為男子我益友也余從辟蘓軾子瞻府文柔
屢語予曰子瞻名重一時讀其書使人有殺人成仁之
志君其善同之解后子瞻過余方從容笑語忽有以公
事至前遂力為辦理以竟曲直文柔從屏間歎曰我嘗
謂蘓子瞻未能脫書生談士空文游說之蔽今見其所
臨不苟信一代豪傑也比通家則子瞻命其子婦尊事

之常以至言妙道屬其子婦持以論難呼為法喜上人
子瞻既貶手自製衣以贖曰我一女子得是等人知我
復何憾雅不耐事責已甚常而待人御下必欲如己自
始蔬食迄老不少輟雖疾病亦不易食無鹽酪絕麪糲
屬屢嘗爾隨禪者力行受圓紹宗本師記從其門弟子別
名守慧兩男子長未名而卒次堯行未葬前一年亦已
卒一女子嫁餘杭虞矣孝而義甚似其母而明爽疏通
不膠于事文字一遇眼輒誦為文多魏晉間人語後文
柔數日卒內外孫兒女十三人李氏占數滄州無棣後

徙楚州山陽今得卜于太平州當塗縣藏雲山之致而
峰下遂遷先人妣以葬而以文柔從葬先人諱頌先妣
田氏享年五十八其葬以大觀四年十一月十八日先
以余通籍朝列封蓬萊縣君再以余加大夫特晉封南
華後以余復官追封靜安嘉祐中嘗從其祖母至內庭
見于柔儀殿中宮拊之曰是乃胡氏有季能文之女乎
後因上元節御宣德門觀燈命婦皆在侍又顧胡夫人
曰能文之女何不来文柔適在後遂呼出而賜冠帔文
柔生平可紀之事固多惜非其地而終不能起見其志

宜能文詞者抑揚以信後世然與余四十年伉儷且復所履歷皆人所不能堪亦人之所甚難又多緣我而致加之閨門之外或不及偏知苟非親為直書其事則九原之下所負深矣輒攬涕而銘之尚恨有所不尽也銘曰生之非殫行之則難胡捨彼以即此蓋所遇之適然達我行之必至庶古人之莫能先或謂此丈夫之事也孔子不曰有婦人焉噫求仁而得仁矣賡吾銘之弗護

李氏婦葬記

李氏世葬滄州無隸自先祖出仕從于楚州即以葬

至先人捐館舍以其地不可以從葬乃卜于州之西南安樂鄉與里先妣歿亦奉以祔地近河復以疏鑿變更間為河逼議遷者久之而未果之儀得罪居太平州既許自便北歸道金陵爰其江山勝麗遂有卜葬之意凡距城百里內外求之殆徧而不可得邂逅復遇太平得此地為葬蓋當塗縣歸鄉尊宿杜藏雲山之致兩峯下也以大觀四年四月十八日奉先人先妣合未葬回喪而葬焉于是先人以之儀陞朝累贈光祿大夫先妣追封永嘉郡太夫人孫堯行以通仕郎江州軍事判官次

堯光方四歲曾孫德師郊社齋卽德亨尚幼先人之女
長嫁朝奉卽何景初封德安縣次嫁顯謨閣直學士大
中大夫林卽追封崇國夫人次嫁朝請大夫鄭德封同
安縣君之儀之女嫁承議卽河北西路提点刑獄虞奕
封文昌縣君次方二歲次生未滿月堯行之女亦嫁虞
氏孫徹一未行何氏孫釗儒林卽監秀州鹽場鑄將仕
卽鎮承議卽通判明州林氏孫攄正奉大夫中書侍郎
鄭氏孫耀將仕卽宣州司法叅軍虞氏孫澈浚澤渚外
孫十五人已嫁皆士族七在室嗚呼先人先妣積累之

厚其德澤所鍾當有承之者而之儀無似深懼不克負
荷然報施不昧庶几有待焉故詳書之以昭其成其諸
具載誌銘今并日刻石移置壙中來者可以再見也朝
奉大夫管勾成都尉李之儀謹記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一



趙郡李之儀端叔



古賦

夢遊覽輝亭賦

露下木落天宇澄徹日欲傾頽蟬方淒咽姑溪居士杖
穷步屨臨階之絕顧視節物推遷歲月感覽輝之昔遊
詠生塵之羅襪恟恍差池躊躇騷屑御者不進將誰與
說既鵠立日不怡疑株拘之無別已而人斷風休月出
雲裂繁星不能蔽其光萬籟于此號其穴茲欲遣而不

暇益百糾而千結于是解衣就枕寤寐絕分紅舒綠卷
蘭郁麝薰更笑語于鶯燕襲環珮于烟雲恨秀絕之不
与方展轉而疑魂忽若星墜倏如鸞停拊背藉呂相款
極情柔而見文謂予之約何爽叩予之實弥勒顧倚王
之未及俄司晨之遽聞嗚呼夢邪覺邪則亦莫知其然
哉今已非是昔安可追懲夢幻于逐物割昵網于頑癡
庶几夢覺与今昔不能俯仰于群迷

古詩 七言

晚過王晉卿第移坐池上松杪凌霄爛開

清風習々醒毛骨華屋高明占城北胡床偶伴庾江州
万盖搖香俯澄碧陰森老樹藤千尺刺桷雕楹初未識
忽傳綉障半天來奔頭不是人間色方疑徇塔燈炤耀
更覓麗天星的歷此時遙望若神仙結綺臨春犹可憶
裴回欲去輒不忍百種形容空嘆息乱点金鈿翠被張
主人此况真难得

題王子重出李成所画山水

主人邀我登開軒、前景物祇欠山坐來慘澹若不足
引我忽到營丘間營丘山水天下知全齊十二雄一時

日遊歷，如到眼吾宗華力窮高低峯雲巖靄互隱現
老木蒼藤紛綵絢瓏璵特幹勢將壓奇崛欲夸人未見
石磴流泉似幽噓洞穴縱橫乍明滅奉頭樓觀俯懸崖
定須六月臨飛雪行人初踏山前路款段衝寒怯回顧
蹇驢亦自樂平地躡耳徐行方得趣日西平遠連何處
極目蒼茫天欲暮行人端是我前身斗覺精神相會聚
百年瞬息竟誰真此老應無一点塵主人等是風塵外
豈是閑軒久住人子重家
有閑軒

現子重鐘隱鷄鷹圖就倍傳本画乃文康旧物

千年老木根半拔叉牙枯枝開金鐵蒼鷹見鷄豈復捨
伺隙必挈將雷掣鷄知不免怖且死銅觜窺鷹反噪聒
陰風慘々天為改殺氣憑陵欲翻海画工已證三昧曰
造化精神智能采江南山水多異人遁迹往々隨風塵
等閑應現非一化流落終為絕世珍王公盛德天下歸
想見乾興天聖時進賢退佞乃所嗜不使異趣侵毫釐
喻公為鷹固不可排擊奸邪力尤果開圖瘳々毛髮驚
滯蔚頓攄如破鎖公孫勝致有餘風十年淨土常相同
擬借傳摹應見促意欲曰画時見公

次韵胡希圣登毘陵東山亭

君不見狐裘相齊望前古後日執鞭固欣慕烟雲得趣
更飄蕭常使高人恨無路閑干崢嶸擅空澗寒日低回
得循步朱輪想見不可從南國小棠疑未去百年暴輝
寔之賓俯盛仰哀情易新孤懷直欲共傾倒衣上元無
一点塵又不見三千珠履春申君十年天祿楊子雲極
目平原草索骨秋月春風愁殺人五湖歸去辨之蚤擊
鼓撞鐘犹恨少險語緩絲一劔休九衢相視室草：荆
州万里控上流歌舞翻風甚飛鳥回首蒼梧隔暮雲南

狩不歸何可叫解后相逢情更親芻狗疇能跨已陳欲
書醉語致多感好事今無載酒人斑：微陽度密竹嘖
寒雀喧荒榛常即所紀十無一安得遺老酬謔詢躡
蹻难堪随末俗健論愛君如剪竹寧人負我無人人吐
老瞞徒四目直絃易斷曲未終鳳髓难容斷誰續白
首胡君到孤独在何分金齋鮑叔

送李仲益赴豪梁司戶

炯然五府不受塵深山大澤猛虎蹲豫章千尺若可扶
滄溟万里疑平吞秋天一鷄福正平人物南川龐士元

莫詠豪梁好風月當知猿臂出吾門

閩僧饋紅糟炒笋

食飽舐指老更深飢腸南北常歎嗟曾作閩山對岸客
海舶供看常相尋一路埃塵春几換葷羶裂腦愁卒按
淮陵巨海不多程多情誰殺能鳴雁道人雅好逾千金
短茁漬味羞春林呼兒續飯不知飽未徹已到閩山陰
孤風冷石常齒、不忘南音似君子寂寞相求義逾高
豈特今朝共隣里

胡希圣在毘陵有詩私送比過山陽復呂其韻

送之

寒雲四塞客日短一壺臍裂洪疇中君家大門我父党
覓句聊復相遇從和香索料多甲煎幽蘭几弄理孤桐
尔来行李偶南北幽、不見雲間峯登山臨水不無思
独爰徃、捫長松蓬門春晚燕語好書愧迤邐來清風
五府帶垢一洗盡万里古色開愁胸輞川何在廣文死
比、孺子誇有功楚人僅免三日哭却嗟白壁埋蒿蓬
逡巡取酒叙契濶百川赴吸驚長虹風流未愧正始後
淪落丘范評無鍾君才有用豈特尔我亦相將成老翁

騏驎得路即千里今看拭目天边鴻

登雀樓

大河南奔山北走
臍裂天涯懶回首
撞鐘擊鼓醉橫參
恃險英雄骨已朽
歲暮風烟尤可悲
功名白髮不相期
重来好是當晴日
應有鷄群翡翠兒

送鄭彥莊

酌君白玉杯送君正黃梅
長安風沙眯人眼君行暫詣
黃金臺劇辛已老樂毅去荆棘
平地多龍媒九重深沉
四海遠快便誰許參雲雷
黃金臺高不易上并州雄節

几塵埃當時勲業皎白日餘風表
皆雄才龍睛豕腹
實異相肝膈上下羅瓊瑰丹青
萬物大門壻妙論尔汝
無嫌猜同時舒卷一門盛將見
烈火生寒灰十年早飛
不足歎青雲自此亨途開我暫
追隨極天未有酒取醉
長追陪離亭雨足綠蔽眼徒帆
危挂寒風催黃金臺不
知几子尺功君宰衣直上首回
時和歲豐亦足被君賜

須遠過青山隈

晚步汴堤始見春色
次夜與蔡彥規鄭希仁同
飲進奏官舍

昧日行河堤柳色綠如掃只疑晚烟罩寒林細看始知
春已到春來本不與我期病中嗟却春來時塵埃兩過
風不起但見紅紫吐、陵高枝年、見春隨分喜今年
見春略無意泊然相遇等幻化况是客愁如夢裏前年
隨春入都門去年探春海上村今年作客還到此万里
漂浮誰與論故人邂逅羅酒樽白髮相逢情更親身世
崎嶇有底急終日裂臍如歸雲倚門几夜環連夢勃萃
稚子行逡巡扁舟早晚東南奔車馬紛、愁殺人

送俞叔通歸四明

終軍棄閔繻李斯逐黃犬功名事業自有時吐嗟所得
六蹇淺雷奔電掣千里兩魚變為龍如掌及侯羸抱閨
誰復論公子感之在一言擔登屐履遍列國平揖相仰
須臾間箒中不死魏齊困口中舌在天應旋莫嘆髀肉
消休悲釜生魚揮斤八極神不變秦人豈識照乘珠氣
吁虹蜺亘天地有時一笑海可枯泰山排雲天下小紛
紛何足論賢愚得君本如此君知我無殊几年飛鴻共
搶榆長慙瓦礫叅璠璣都城踰月同朝晡蹙然別我還
日廬引君一杯酒洗君衣上塵我歌雖促非酸辛未忍

祝別惟加飧直教探取虎穴子西來射策黃金門

次韵孔經甫題剡縣史氏鏡秀堂

天姥迤邐沃州緊万壑千岩祖汲引崢嶸不知尽何如
撐突雲烟隨望隕來躡去伏搏虎豹上圓下安蒸芝菌
溪流縈紆湛寒玉飛泉滴瀝調冰軫天造神藏發有時
眼力收羅一朝尽連薨接楠挿星斗檻欄分明噓老蜃
薄遊曾向画图見几欲微吟寫秋蚓登臨更想新醅熟
紫葢堆盤參竹笋排坐歌呼來謫仙落筆篇章陵醉尹
晴春雪霽夜月滿此樂誰能計畦畛到者如行避世村

回首紛々只堪哂曰君歸與不自持安得陵風跨蒼隼

兼江祥瑛上人能書自臣為未工又能詩而求

予詩甚勤予以為非所當病也為賦一首勉之

使進于道云

得句如得仙悟筆如悟禪彈丸流轉即輕奉龍蛇飛動
真超然禪瑛迺醉我顧慙道方戲將字画當杖拂与子
憑軾相周旋筆若運牙稍手如致禪偏眼能接桴鼓心
為制中權棄捐尺度廢繩削似曲还直非方圓適當庖
丁善刀後但見滿紙銀鈎連心眼手筆俱不用擬向底

處觀其全思量不可到此地無中邊政似觀瀾亭上夜
深後滿空白月孤光懸祥瑛侍者書置之魯直卷中畧
柳遺照也右軍帖家有之從後世遂不復有右軍至
近世人書下手便欲逼真古今相絕如此瑛其勉旃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二

趙郡李之儀端叔

古詩

次韻王性之見寄佳句

文質相乘徒野史拔山寨海終軍死早時妄作不朽計
掇拾餘疏自網紀跳梁缺甃固無有白首何堪墮牛李
真行觸柱猶欲前布襪青鞋從茲始春風冒頭問時魚
莫兩洲中吟白芷尔來蹭蹬十二年尚向牛角驚闔蟻
亭、日沒見初月宛是角巾逢綺里万頃烟波渺天末

千丈霜松騰澗底，几從窈窕泛斗槎。終愧婆婆參珮藥，
晚來鵲話頗不凡。俄振翩翮，航一葦。元龍豪氣不少除，
臥樓超然遽思起。問途直指三峯去，盤馬樓前万人喜。
亟發健句壓欲倒，似不見客已無齒。使期脫帽灑風腴，
豫宿寒春絮雲子。定應一笑非等閑，更想華端如瀉水。

唐公兄惠顧海上既行輒有詩奉送

憶昨扁舟下京口，六月江頭浪如吼。一笑還尋浮玉叟，
山半飛雲似招手。月明上船蒙宿酒，倒滴沈星疑犯斗。
夜深歸夢徹東吳，竟來落月穿疎牖。山僧留連強終日，

黃昏歸鳥凌風疾。玉骨蕭森病枕餘，一語才交復相失。
先生高節如古人，薄宦淹回行路塵。海城寄食不自得，
暫喜持盃同探春。風花草未跋，微紅淡綠意旋新。
相從白髮情未壓，底事促別聲悲辛。淮陵歎到嗟無回，
想見蔓草萦龍鱗。浦光亭南拍隄水，冉冉落日低孤墩。
到時春色應已遲，滿樹黃鸝初轉時。憑將一曲原頭淚，
為洒南坎松樹枝。

阮公嘯臺次韻辛正叙

有口莫飲盜泉水，有手莫探驪龍珠。秋風冷落千古意，

追風絕足誰能拘白雲青山避世樂擊鼓撞鐘廊廟居
等閑舒卷四海為之動豈憚一一從吹竽君看事、絕
天險阿房宮在空荒墟野人不識帝者貴直欲炙背同
向茅簷隅由來土苴謾優劣疊、傳習隨有無當時一
嘯亦偶爾至今登覽煩嗟歎吾人妙質素所畏感嘆陳
迹迨盈虛汪清渭濁固可辨未應到海君能殊

王為道東軒梅花小桃相次弄色置酒見邀出

瑠璃盃浸花貯酒半移卽花既醉留名壁間

搔髮蒲瓜垢撲衣滿襟坐百年信几時吾生苦紛紜黃

河源從天上流忽然河底為沙丘張良身不滿三尺從
使沛公君列侯淮陰小兒亦何者俛首無辭出膝下晨
炊蓐食為得計一飯千金豈無價相君之背貴莫言前
趨鼎鑊何等閑使為故主已梟首奏事猶如冕旒前軔
深井里有是妍哀歌壯士不復還伯樂相馬只相骨咄
、常情迷賈鞭春來万事不欲語惟願沽酒不著錢大
鐺長杓酌還引白日如此遇百年相家新有檢正官謂
我落冕早見憐東軒小桃間梅蘂清香秀色能相先不
將貴勢略雅旧脱巾取酒容流連瑠璃盃深花透過爰

花移向花坐邊坐時、飄蕊落盃中冉、天仙空裏墮
醉後草書疑有神墻間怒角掣飛雲掃禿千毫與未
惆悵粉壁何時新盃空不記上馬去曉來但見衣巾污
古人名節堆故紙多少沉埋不知數明朝花落須臾
莫遣高門無入路

次韻參寥杜孝錫

君不見深山窮谷千丈潭懸崖絕壁倒挂松雷霆兩電
有時一洒遍八極繁霜雪霽能邀夜月來高穹又不見
江頭龜手泔澌裂地得侯終有逢長安大雪几千尺

高臥不愧衣玲瓏揖人而相若反掌登天有路非難通
天之可上勢或便得相乃在須臾中朝冠貂蟬暮徽纒
曲肱何在三千鐘方東遽北安足究豈異海舶隨狂風
舞雩而詠吾与点坐中客滿誰知融屹屹、杜夫子靈芝
翳深叢百年轉盼皆腐朽且將逸駕聊我同我慙圭觚
刺人眼空向霜天望飛鴻

送李仲益及第調濠州司戶還錢塘

憶昨西湖弄烟月玉面少年搔紺髮六月正午斷人行
坐上無風不覺熱長安塵沙五月尾汗透織絳其懸水

相逢惆恍秋已深冰骨令人冷如洗吾家謫仙應已朽
采石風流誰可後却恐騎鯨下紫霄斯人豈是人間有
春風標名冠禮部睥睨英豪皆培塿三月飛花試集英
筆下光芒射牛斗共說唱名須第一人事天時良可畢
大任先當益未能何謂揚雄老終吃滄溟洵湧百怪見
鯨鬣蚪鬣豈難辨莫謂卑飛遽自陵功曹曾是將軍願
集賢李士文章旧平日追隨今太守到日應須倒屣迎
還聞下榻南昌秀濠上觀魚、止躍攜手何人知此樂
妙處期君向上求可笑蝸牛爭兩角

為道見還詩回次其韻兼簡孝錫

反衣狐裘矜綠裏月落宵行易淪委崎嶇身世等秋蓬
皎々吾心淡如水青雲有路誰引目肯夸荒踈輟洗髓
經營一飽困南北未易功名輸故紙尔來投迹間諸考
白雪每容參下里何殊溺者得尺素聊謝箕翁徒洗耳
大官供庖事鉛槧時引古人同淨几枉老王郎特我賢
華袞相先慙益美清風冷落勞悵望誰謂雲間見黃綺
因收倦緒聊紡織半是棄餘安足喜一片簫韶送下天
遊遍華胥如喚起從此修途可問津豈復龍頭却地尾

送陳莖中及第歸洪州

七月江南秋已到，江水如天魚尾掉。
處、團橋欲黃時，家、門前艤婦掉西山。
佳氣徹青雲，潘郎門巷如深春。
陳家有兒新及第，就着恩袍歸拜親。
為報行人洗眼看，眷兒如此誰不羨。
願兒不要重科第，事業功名他日貴。

古東門行

元鼎元年東有兵，未央催班不待明。
龍驤虎步擁旄出，蟻、部曲隨鳴鉦。
三千珠履皆上客，囊中有錐誰為發。
莫歌雉兔眼，迷離長城可倚知。
在誰千羊不如一狐腋。

草底寒 謾啾唧 兩口四目未必智
天下奇才余星墜 舟中指可掬
異北馬群空 添身吞炭為國士
射足接延 謀已同義感 丹誠扛貫日
壇上成功方頃刻 縱有明珠 千丈長安能保得
頭長黑

春日同梁十四醺 李公昭朝霞閣侍兒舞梁州
曲徹客有呂潤羅為贈 公昭命玉杯滿酌酬之
又呂金鐘邀兒相屬 既醺出烏絲欄索詩

都城春風吹落花 都城九陌無塵沙
貂裘公子醺何處 開千百尺陵朝霞
鳳箏新調玉指軟 黃金捍揜當眉遮

紫檀屢碎翻成拍紅茸
綫觀鷓頭襪回旋誰許綵雲輕
欲斷還催犹未徹
新鶯弄雛乳燕飛一曲涼州春日遲
百疋纏頭隨玉盃
咿啞一闋爭扶持公子笑不已下客
惟正濃更邀姪姪持金鐘一釀直欲滄溟空從他海若
在平地明珠墮淚愁蛟龍珊瑚突兀撐高峯便疑已姬
御來風月漸滿銀河低歸路促街鼓稀何時再到紅茸
地更倩游絲惹住衣

此篇与前集白紵轄席上所
琵琶歌數句畧同姑兩存之

盧泉之水次韻晁堯民贈張隱人

盧泉之水名河長裂臍不到空
莽蒼讀君詩句心已涼

便覓滿耳清浪、彼方逐臭如竊香
肝膈飽神鷹揚有
客餘水衣朝陽睥睨不語中
何傷過從德君想更樂直
欲造化穷微茫何當相從老
此水築路夷齊均是死

飲散留別希仲自江州倅罷歸壁間掛廬山圖

約為象戲終席不果又約明日而絕
徹余遂行

密雨着地三四尺班駁雲開日已西
坐來指点經行處
問我何年別虎溪十分酒到一奉盡
笑我強飲如登梯
燈火熒々夜未艾回首但覓娥眉低
今朝未食先破趙
明日憑熊歆下齊門外馬嘶獨未起
據鞍纒許趨鷄啼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二 終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三

趙郡李之儀端叔

古詩 七言

和張文潛喜東坡過嶺

紛擾何為哉一身之餘皆儻來當前荆棘誰所樹
到了醞酸蚋方聚公歸斯文乃有主公去妖淫凡人誤
狐狸羅嗥蛟龍象戶外何嫌常滿屨

合流通潘子真出斯文相示因置酒子真黃九
門人

山谷老子久不見豫章詩人何許來章江未覓清徹骨
西山一帶寒烟開文章明鏡現諸相句律蟄戶驚春雷
紅爐勸坐且一醉為我更賦揚州梅

撫須寄傅子淵

一日几回撫白鬚我本于世非葭莩奈何寸沫長自濡
起倒不供須人扶眼前擾：嘈笙竽况于得失隨有無
鼠壤狼藉多棄餘史雲空悲釜生魚抓搔世垢清肌膚
愈下愈拙真挈壺愛極并愛屋上烏古詩有之今輒如
不願百赤滕龜跌不願去為在涖鳧只願卒歲眼長淤

百無所見常踟躕出門擿埴尋君居万里付於千里駒

送保定錢弼遠且約相見後行

平生不願與物迕所向未始值坑谷濁斯濯足清濁纓
世間此理固織曲朱顏見君一笑可兩眼照人光煜
深不可犯毫髮遲暮已許洞松竹去年相逢儼如昨
歎我何殊侵曉烛哀殘壯盛等復虛且可清樽對穀菽
軍興百邑不可與期縱橫猶涕粥念君去無几日
頗復驅馳隨檄東君方撫掌笑我迂物理循環同一局
有來則受去莫追忍看紛：自魚肉我愧君言但首肯

明朝君去追奔軸臨行春色已無有免強歌呼迹紅綠
思君不見一長吁忽得書來親愈萬約我歸來叙離別
滿紙抑揚疑諭蜀豈知重門鎖白日迹雖伏檻心麋鹿
寄声少作旬浹計莫便雲間叅去鵠乘離会合杳难量
君能規、如世俗

得理老莊僧書所振周悉且速東歸既愧其勤
因述書語為謝仍約官滿就見

故人書報新種畦東臯豆麥稻水西更添庄屋成兩脫
築出湧路排沙泥柳挿千本竹万箇难豚母子群相搗

又倚前岡闢場圃更下南泊來鳧鷖兩年課役已似此
數歲漸可如山溪吾師報地適我與胷中營徹真琉璃
一錢不取力為盡只得一飯仍鷄棲我慙泊没落陷窞
眼前差路知幾蹊緬懷吾邦歸未得書來未讀先酸悽
本無去來強繫縛亦非顛倒隨傾擠萬衆過眼即他物
列鼎既能均朝藿明年定作一村老非施委曲誰力至
內侍劉有方畜名画乃內號目夫人夜游圖最
為絕筆東坡館北客都亭驛有方敢跋其後既
作詩以相示時欲和而偶未暇今閱集得詩遂

次其韻以申前志

天街雨過花滿窓萬人壁立驚游龍飄衣袂欲仙去
寶鞭遙指蓬萊宮真人睡起春綉柳誰春琵琶最先手
合惟堂裡謝使人暗香猶帶天階塵宛然相對若可語
筆墨頓失當時痕開眼成今合眼古回頭自有來時路
長風破浪真快哉快處須防倒騎虎

常愛東坡去年花落

在徐州對月酣歌美清夜
今夜黃州見落花小院閉門風露下二詩因即

其韻聊寄目前

老來不慣離家久獨臥一床令八夜抓搔十爪垢已滿
降伏十魔心未下熒病眼日更昏皎孤懷誰與瀉
恨無書帳與睡俱獨有筇枝伴身亞華嚴性海偶深味
甕率陀天聊復惜平生好書陋顏柳近日作詩幾沈謝
百年旅夢行將覺萬里家園猶未舍妄緣儻或未嘗膽
佳境安得如食蔗從來少味燕偏知早已忘机鼠休怕
行當遂作重屏圖闌葺凡材任訛罵世圖白老謂之重屏圖
良霄明月為誰好記得初來正今夜城頭火客喏不斷
花上鵲棲驚欲下更深未覺單衣怯風細只疑清露瀉

漂流南北心已老
綿歷間關身自亞
傷心黃卷不相契
過眼青春難更借
那知交臂輒深局
驟學問因誰與謝
家書杳邈隔重嶺
客飯酸醎真傳舍
慙吳女置雙鯉
璀璨殺蔬勝木蔗
定知何日遂能歸
却憶今朝真可怕
解衣就枕已多三
喘吐多言翻自罵

初夜有雨意欲曉風大作

昨夜雲深疑有雨
五更還作掃雲風
我于此地雖無責
傷時失事心則同
起來帳望一吁歎
又覺裂日侵堦紅
隔牆鼓吹去何許
入戶哀怨號無蹤
尋花慙藥尔自樂

四百五十四

啼夫哭子情無窮
平生感慨垂老別
異時獨與新豐翁
迺來眼力不解事
彷彿推墮此境中
天公豈肯違一物
尔且莫嘆杼柚空
無心致禱必應會
見一兩半年豐

送慕容苦禔公幹環度邠寧

四月邊城氣如煇
問龍乞水將致雨
起我獨有泛蓮人
相與投誠香一縷
腹枵不疑謝僧蔬
愁對焦枯無告語
君時捧檄不我捨
意欲同分神所怒
此誠未契我輒罷
想望繞疑隔州霧
一朝報我檄難留
明日清晨離此去
我慙君住本為我
君行我乃不得祖
固知身世不相期

戚、安能効兒女君還我亦脫疆鎖聞道荆醅如潑乳
使君况是我輩人便約臨高日東注經由第一莫遲回
猶物須知元有主謂楊子直

再次韻并寄寧州孫子發

碩我從來奈烹煮况復顛風并怪雨出門未必趁鴻鵠
閉門何曾下縑縷比來重作坐禪僧日與虛空相晤語
初非小智肯自私終謂大國不可怒倦逢傾蓋得吾人
獨喜山行逢豹霧僅愧衣融累歲留猶勝投閣經宿去
東州勝事久欲講老滕元將效懷祖初欲到邠樓小兒豈知敏

手驟輸君使君方詠羅敷女願持一笑作先容試覺醒
翻分醕乳寧州別乘吾所畏屹然萬弩不得注寄聲到
眼不須論畢竟生涯誰是主

喜雨用前韻

凋瘵厄殘不勝煮欲救鑊湯須是雨天公愛人甚赤子
忍將性命輕毛縷使君屹起石門城歸路壺漿喧笑語
定知此雨必隨來何用与龍爭喜怒初疑默、洒醍醐
漸次濛、紫瑞霧一滴入地須一尺萬室焦枯如洗去
我慙無力助精虔獨致微誠祈佛祖深局不得陪賀燕

坐跋歌姝參舞女近傳一斛出六斗盞面浮蛆泛中乳
煩君說與猿臂翁留得滂沱猛如注醉中寄我慶豐諶
想見今朝賓與主

謝慕容苦禔惠橘皮湯用前韵

有幻色身同一煮誰振楊枝洒甘雨一息不御百虐隨
邪正交差窮脉縷昔人有術我得早自約初到必與語
日來靜坐不能遣痞隘忽作河豚怒腹腸迤邐吼雷霆
嘔啞續紛雜珠霧吾僚思勤謾馳告果為新留陳輒去
君臣辨正叅苦良物：經營本農祖一杯狼藉走三彭

再啜逡巡失魔女恍疑身在清涼國無異金堂逢石乳
便當竄入經驗法何用切：增補注多慙世語必見臨
不會作客勞煩主

謝傅子淵惠薑醋

一罌漱灑香馥郁刻意傳來敵珠玉画屏當伴世俗珍
獨喜小甲隨宜粟老翁病起踈匕箸頓覺加餐不勞
喜輿頗訝併日食庖有力疲憂新續舌根有相未須遮
定應雙笋没春芽只愁此法不能錄歸去尋思空自嗟
天酥辟易醍醐且從樂處為生涯他人若問真消息

請向原州覓傳家

築城詞効張籍體

齊眉去朝天回一聲號千聲催土勻繞布一搏許試錐
只恐錐鋒摧萬仞連雲截川路胡騎回還不敢觀但云
本是漢家地如此攜家渡河去渡河去莫回頭漢家人
人要首級渭州門外截爾喉

寄耀州畢九

造物于我終何功寓形宇宙一粟同由粟而形則可物
自形而我如飄風我初與子未束髮長我一歲今皆翁

間閨世故憂愁集悔不相向但盲聾迹來夢寐亦
無異舩鼓楫葵：逢場作戲固聊尔隨綠應責疇能
充邊城氛埃蔽天赤春物豈暇尋青紅頗知別乘甚相
得共玩雙翠臨雕籠酒闌起舞屢脫帽笑指落月如懸
銅何當容我作鼎足未易歸馬催匆匆

壁間所掛山水圖

老驥無能空在閑首肯既飽思行山誰知尺幅分向背
恍如百里隨躋攀雲烟濛：心共遠草樹陰：日將晚
一聲幽鳥隔前溪萬古回春來疊嶽涼風彷彿飛清霜

奉身九折思王陽嗟我胡為不自愛逐物顛倒輕餘光
眾羅活計知何日相對無言搔短髮芒鞋竹杖清自在
皎々吾心真匪石

送郎祖仁罷九江稅省親仙涼

石磴索紆行一髮下見滄溟湧初月不應佳氣無所歸
十載声名藹吳越香爐峯下新鮮官**延**馬又過桑麻間
知有秦人篆字否不妨高處小乾坤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三

終

四百五十六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四

趙郡李之儀端叔

古詩 七言

四時詞擬徐陵用今體次東坡舊韻

春

紅綠枝頭自開落薄日低雲天一幕可堪困緒尚眠蠶
未擬尚心摧破萼宝環半脫畏侵肌百刺縈香竟屬誰
旋製祿衣宮樣窄慵看架上去年衣

夏

蜀葵易過紅榴永鱗：瑩角波紋冷水光
汗透玉枕涼
扇影風搖深院靜無言一向几回顰
品盡么絃竟不勻
空被梁間偷眼燕黃蜂元是竊香人

秋

畫圖展盡瀟湘綠窈窕新詞寫啼竹
薄衾笑拂又經年
已報莎雞入重屋漸施簾幙作深局
時看明河步廣庭
旋索羅衣防露下隔墻聞叫侍兒聲

冬

休顧車輪生四角莫向金樽嫌酒薄
門外風號鴈陣低

擁衾同看殘燈落
轆轤敲凍驚棲鷓睡紅笑引燕脂霞
未擬雕籠問鸚鵡先投宿酒敵霜花

次韻東坡所畫郭功甫家壁竹木怪石詩

大枝憑陵力爭出小幹縈紆穿瘦石
一盃未釀筆已濡
此理分明來面壁我嘗傍觀不見畫
只見佛祖遭呵罵
人知見畫不見人紛：豈是知公者
汗流几案慘無光
忽然到眼如鋒鏗急將兩耳掩
雙手河海振動電：吼

答吳子友見寄昔與子友同書局
以此韻往來
夫人十二篇今子友仍用元韻
遂復次之各十

三篇矣

憶昔攘題雜梁棟懷壁握珠容抱甕大宛天馬本不羈
揪耳轅駒接就控撈蝦模蟹力易盡搏虎擒蛟殺方痛
君時正射晁董策直把黃金變鉛汞頌我衰遲特相子
許我過此儀韶鳳回頭已數六端午几向夢中自占夢
尔來欲述陷膚記豈謂書詞情愈重琅玕楚虞奏未缺
香：燕鴻日頻送壯君已赴宣室召老來未棄蟭螟動
詩成新月半侵簾更聽樓頭角初弄

答成都侍其純父用其韻

四百字

鹿頭閣下花深處竹馬曾尋綠衣路雖知梨栗是生涯
人道風烟如鄴杜四十年來若斷橋問津無計冷瀟
一聞此語心先醉似向江邊笋自燒羨君材器森諸有
寶帶垂腰今一叟未說常開壇上旗且須再遣雲中守
從來別駕不謀身欲作蛾眉會裡人本是文殊親接引
定應見處必逢君

蘇子瞻因膠西趙明叔賦薄：酒杜孝錫晁堯
民黃魯直從而作孝錫復以屬予意則同也
聊以廣之

薄：酒勝茶湯割麝臍為有香
 斯尾山雞避文章直才
 先代甘井竭誰將列鼎移
 黃梁楊雄玄反嘲白麥蘖
 寧非并丹食却念牛衣見
 女心王郎漫致回天力五湖
 歸去弄煙月伏劍成名室
 玉雪飲薄酒醉後紛：示何
 有
 莫厭薄酒薄莫惡醜婦醜
 君不見王尋百萬驅虎豹千
 兵掃蕩同拉朽又不見高堂
 笙歌午夜飲明日哭聲喧
 正寢莫厭薄酒薄到頭一醉
 亦足樂莫惡醜婦醜攜子
 弄孫同白首高飛遠走固亦
 樂莫抹眼前忘時後

過兩飲臨穎何希仲家蒙督詩即席為贈

君不見張子房素書未授祇遊俠
 又不見蕭望之不能碌々反抱關
 漢業已成赤松去殺吾賢傳終感
 嘆乘時致用固不免要須繪繳無
 由攀八十釣渭濱揮旌伏鉞具艱
 難臂鷹上蔡市復得不可空多言
 周傾秦得漢亦起虎噬鯨吞抵觸
 藩一與一廢竟誰有要之有數歸元
 元元元亦何為與君論子細須將
 劇孟作敵固未信葉公真勇士竊
 借聲名人自歎白公梟首方為是
 乾旋坤轉只等閑收放僅在毫瑞耳
 何即目如電奔驛見童驚

眼光在酒裏一飲黃河傾不作么麼貴公子橫行欲得
千萬兵吾語何即少早之屏有角分麝有臍果知有累
不早計抑揚畢竟何所之滿酌勸君飲吾語無文章鞭
笞六龍駕扶桑上朝元君陪紫皇霞衣玉簡鬚如霜俯
仰八極何茫茫方時與君俱此舉如何煩君蹙起舞
徹聽我歌我歌端為我輩作蠢蠢方類隨江河肯同異
女戰蜗角酒酣兩淚渾滂沱

正旦日大雪過秀州城外間樂裊踏歌打鼓

歲除夜雪一寸許便覺新年喜氣多大現元年第一日

一番勝事信可歌：不已鼓聲起漫壑連村如市裡更
願雪深一尺餘收了去季三尺水

聞傳子淵求冷淘醋

君不見東林木魚催萬指中鉢紛：似流水銀絲百遍
連夜具大斛行蠶如酒醴又不見親賢宅中午睡足花
簇春羔銜紅綠一高隨看髮枕麓妖冶均調笑相續他
日何人叅智海研乳磨薑搗椒薤便覺廬山落眼中誰
為窮邊輒相會往還斷絕惟緘默躑遠葷羶味簷蔔親
賢勝事不可尋且向箇中求一則

五言

兩中自瓜步謂寶覺遂約遊黃杜宝竟處有儀
真之行雨後獨往夜分方到泥清路嶮乘步相
半

夢寢東南遊金山居第一泊船瓜州口風雨繫黑日冒
雨訪老胡脩然出羅革壁間十弟子云是王維筆生者
今何在別有一丈室相期同過之佳思久披拂差池成
獨往敢憚泥沒膝投鞭望橫參露重衣如濕方諸湛漏
魄指顧盡纖悉日眩神為清壺冰蕩肝膈覺相問勞

軟語皆中律頗怪不預知有似驚暴客叔牙薦爐紅桑
脆脩林茁老淚感陸生明盤皎霜橘木魚動曉堂永味
固南畢百年驚枯槁平日膠在漆幅巾行此時歲暮悲
蟋蟀

金山寄懷秦太虛用建除體

建古求亡子寓意一何疎除道声出師老将定胡盧滿
坐語更發誰是囊中珠平生不少貸鮮不相謂迂定分
固有來跛鱉叅乘駒執別絕幾日春：瞻雲衝破碎物
役尔此理君何如危步上傑觀疇昔相攜扶成茲塵外

趨感慨反不舒收我滿盡景課君種樹書開山一百里
玉粒隨香薤開口不復語早晚同歸與

毗陵西城樓感懷

平臯已春風昨夜猶繁霜倦客驚節物遊子思故鄉樓
高白日促遠日空悲涼願言平生歡各在天一方邈遊
不可從山川阻且長安得一樽酒呶啞共深堂孤懷昔
蕭屑壯志猶激昂無階際玄護尚期夢池塘蒼鷹在千
里怒鬣存三湘寒鴉似相求依：度斜陽

秦太虛寄書云想君在毗陵廣坐中白眼望青

天也因錄此語為寄兼簡諸君

白眼望青天我乃厭多酒秦郎才語新高低秀蜀柳春
風昨夜來傳書自汗口固為愁水光物：慙我醜歸程
無多日僧窓不驚帚投懷二三子自許口不朽笑言忌
有累醜等來所有莫問夜如何為君專一斗

維揚會張曼老陳瑩中分柳韻得柳字

我生固有地物：皆可口身行半天下薦飽無不有讀
嘗恨未博每索多掣肘一逢可意人似對靈和柳老耒
益落莫永日類中酒北舟得二妙洗盡平生垢叅軍欲

陵春記室寒掛斗雍容送落日百衲為斗數崎嶇等外
驚撒眼自妍醜真樂極胡越誰可論不朽昔人固欣慕
僅欲操箕帚堂隍幾千仞未易窺戶牖遙巡即千里轉
盼百年久一笑且低回朱顏今皓首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四終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五

趙郡李之儀端叔

古詩

賀李方叔得眉山玉堂賜馬公自書券云

帝閑萬馬皆天寵一一盡是真龍種欲知志氣吞萬里
駿意向人耳雙竦翰林下直出玉堂戔鞍寶鬣聲琅々
傳呼一聲驚里閤新向庭中賜驕驕明年乞得東南守
畫舸西河卧載酒免令此馬老江山故用贈君良獨厚
憐君從來家苦貧坐令儒士喜意新自書券字甚雄偉

作書遠報江河人翰林好士裴丞相知君亦負玉堂望
願君寶此下闕

次韻魯直留別

魯直詩見前集卷首

南北二十年短褐足塵垢九仞未及泉竭心志地厚積
翳開前山月在山之顏目斷兩黃鵠夢寐長躋攀我飯
苦多噎見君遽山氣定有囊中藥痿人果知起枯槁洗
朝露咀嚼玉壺冰漫草豈自得香發湏高陵斷舌真有
味辨口空齒落頓悟孺子歌會當濯其濁乞蹈固未見
能言人亦難得微可齋語引置莊嶽間大路平如掌仁

者貴安宅直絃為君禪萬里等尋尺何年紀渚子相向
犹木雞肝肺已自鏤土苴非所知

鮮于子駿用魯直見寄韻因目為謝

雲間彼上人處汙能見垢咄咄向風雅入國知溫厚別
來仰高山霜風刮衰顏新詩解人頤調古不可攀練練
瑚璉姿森々棟梁氣願學固有歸黯然由此起世味淡
于蠟孤懷冷如水十年問歸路歌舞懷西陵歲晏感飄
蓬老去委瓠落豈無杖頭錢斗酒不問濁尚平累愈重
欲去亦良難安得廁木鴈才與不才間遇君本有地恨

我將為宅引領遡家山一望幾千尺何須驚墮葉會當
鑿攘雞風來北窻下此况誰為知

次韻子瞻古風詩二首

無見晚讀書得之兩河場何待少陵詩閃閃已生光深
山秀蘭芽無人方自香未央鎖千門可知曼修廊俯仰
要自得犧樽浪青黃惡木熟亦蔭盜泉渴須嘗果能奪
固有利 害置兩傍匪我亦匪人用托寧見傷
紅爐一勺水湧沸如雷声德君戒終南為君歌采苓水
盡焰仍裂崎嶇閼修齡由来外一重疇非君死生風物

托茲世異種聊並帝榮謝等春秋何勞驚多計春：後
世雄惟君有以似

子瞻參寥太虛同遊惠山用王武陵竇郡朱宿
三詩韵各有所賦參寥錄以相示余將遊焉用
次其韻

曾為惠山客心已寄蒼茫知今幾何時常在山間堂淹
留情莫繫悵望身疑翔聯翩得秀句古殿逢燈光耳冷
徹孤韵神幽拂清香買舟行有期此興安能忘
三子骨已朽耒耜者非一人蕭声起孤鳳抑按皆清新松

陰貯老月蘚暈涵蒼磷崎嶇固有屬千載無纖塵物
吾已矣今昔均可是何當事一塵頑水終為鄰
膏盲有前人老意繫叢樾差池紛鬢霜味蠟火已絕一
啜風漱液幽思起復滅詎慚數及七緬予在明月疎更
蹇修途景耿重激發冷然儻可御千古同一轍

再登斗野亭路舊韻寄太虛

北舟攬黃氏楚不自平故步聊低回新月微風清蛙
声語莫下汜湧浮修薨何在超世游翳路情難傾西堂
夢不到春草還復生長年漫枯枿有時懷層城適從吳

兒炊又作淮人烹皇不偏諸侯吾人愧安行獨抱照乘
姿花枝似相明拂衣歸待旦南州逢頽榮

秦太虛出魯直所寄詩回次其韻

別子又春杪幽懷誰與誰返復事遠途繚繞如理綿家
山雖入眼尚疑隔晨烟破悶得子詩雞鳴還到船追隨
日苦短容易悲長年犹能共一轍植足臨天旋下澤政
有味萬戶自我捐唯有不捨之心常如俯奔川

次韻家室送別

幾年保新阡託身斗一方閒語得野人禾麥共登場遷

踈儻可老持鬚時抑揚預非馬上才猶懷袖中剛西風
蕩微氣仰視明星光叩齒咏真主白眉誰最良師門守
邊鑰表、南方強逋誅百年寇敢謂莫我當北鷄久司
晨群吠移當陽葷羶固唯律誰可無宮商堂、發天机
右鉞左伏黃一旦會風雲果知籌策長洗滌盡餘滓萬
翼爭回翔能無出囊穎及碩箕子傍平生慣草衣豈堪
事戎行強歌出塞曲天矯參龍章蠅因逸驥速馬為奏
瑟昂尚期驚鼓操奮力起病床賀蘭奪故冗安西還舊
疆歸上千萬壽重膺庶事康

四百九

和參寥過敝廬留宿因見寄之韻為謝

及此仲春月頗欲謝遠步世味久已踈何憚魚生釜青
陰合廣除似失北門路端知雞在埭未媿豹隱霧飄蕭
方外遊繾綣慰遲暮共侍清光來軟語坐良樹呼風破
炎蒸扣齒却忘慮逡巡棲鳥驚不記衣上露臨分期屢
來此梁復誰與

送孫叔靜

浮雲無定着乍合還分離廊開萬里天好是無雲時我
懷苦蕭屑多感不自持奈何情所親容易成南飛秦人

雖受寶睨柱誰瑕疵空能九賓賞終負連城歸此道固
有命如君應未遲且從淮上游霜濃蟹螯肥載取一樽
酒里門相扶攜笑語欲難背古人良可期開編若對面
謔浪尤相宜皎皎澄漢月森森瓊樹枝燕地重郭隗吳
兒輕陸机曉來秋薄露會見高風披

次韻黃魯直晁堯民游馬頰埭

洋洋引天津湍悍誰為寫謀藏袖所勞寧築限修野緬
懷二三子感物寓土苴邛飲東貂裘指頽來其下霜風
面欲黎跟蹌倚羸馬一笑等飛雲吾生竟何者

次韻晁堯民黃魯直蘓子瞻同賦半鞮字韻十
往返而不倦者

耿々萬里心振衣常夜半明星當戶高仰首每自嘆是
身固虛空殆將等閑玩永懷一寸光有之詎能散南山
富蕨薇采々寧待伴不媿郢中曲誰報青玉案千載北
窓風鄭声何可亂子職若崎嶇垢指寧與盪我慙老更
拙欲和知良難但能襲餘塵未易窺重関踰年与君俱
終此意少寬奈何捨我去鴻鵠隨蹇持岑樓起膚寸萬
仞始一拳知君未易量願君更加食親髮日益白何日

為親惟呂義不呂時吾君正求賢只尺明光宮我望
君冠

寄范七平涼有一優者頗相似每見即與從容
聊遣吾思之不能已也 喜施朱常陋其過

吾友范君諠宛侶立遲詩點綴花映草長鶯亂飛詠
詩知吾人因人想其時不知胸中寬西城方鞭笞昔為
守禦策堅壁不容錐今作進討計萬里入鼓鞞相從惜
日短既別恨見遲雖無老成人彷彿頽頽兒每見挽與
語問我將何為我非濁子者我友寔侶之典刑不可見

况復堂上竒邊城氣候晚四月猶夾衣青灯照冷生素
目披重帷孤懷苦蕭屑人事終難期何當命典刑一笑
相淋漓

浴

靜坐已十日聊復資一浴我髮不滿梳安得別置浴
暖連頭澆快哉如出谷我生本離垢妄念即桎梏外物
強扶持何異雨中竹亦不無雨愧亦不有雨足森森自
然徃無榮亦無辱振衣步空庭又見黃梁熟進退葵何
從晨羞詎宜緩叩齒感覓史虛心豈魚貫乃知抱關者

俯首固非懦烈日下巖霜盃水沃熾炭物理自回旋何
方即吾館年來老頓逼四月未覺煖勉力更無念已矣
見此粲

第六郭將求詩久未暇今以寄之

烏延一揮手歲月如奔流誰知頭半白重見須双虬面
冷龐一鉄氣雄吞九州門庭外雖設毫髮終無留此時
可見者如君寔难求人固不易親而我獨見醉半年話
疇昔論極非謬悠但云置是事可貞為冥幽功名本何
為入手如上鈎我每壯其言心肯屢回頭別來已七月

帳望逾三秋近聞復來此只尺不相投元戎奉天討知
與造化謀化城兩馳突直控咽與喉義斬萬餘級少快
姑暫休此且就養彼生豈容偷君謂乃吾射含笑纏
臂鞫今秋取天祁明年入吳州遂復都護府再見萬里
遊汾陽異世勲子政如綴旒未或便相襲且作仲升侯

送靈臺尉徐舜舉

靈臺右鶉 南北兩山間我來春未幾紅葉終 班與
君早相求攜手問兩山折花飲清泉共此一日閑君才
真健敏詩句如芝蘭媚好秀且靜馥郁若可餐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五

終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五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六

趙郡李之儀端叔

古詩 五言

赦到後雨遂大作

昨夜聞有赦今早遂得雨天澤隨君恩一灑遍寰宇彼
玩尚逋誅吾土久未還皇靈實神謀剪復笑談閑崢嶸
若化城掃蕩如破竹開田一百里得土千萬族不雨三
四月壠畝猶燒畚禱祈畧無應居哭行嘆嗟豈知有此
待城就師振旅上不輟板築下不妨野處秋種蓋未晚

及此壯者歸惟呼合著業賣刀買耕犂山頭夜叱牛山
下婦亦斲老稚功勞莫歸宿待我土盡壑俟尔日有餘
歸來笑相向共樂生無虞又聞赦書中逋欠皆除免更
放一年租其細及移變天公回愛我吾君豈遠天乃知
父子間事、必關連野人語可書使我喜不寐誰謂彼
無知况欲迷向背我欲本民言未愧中興詩聞者足以
戒可是輟趨時

端午睡起和韻

豈復記佳節飽食睡亭午雖不負此身倦聽亦良苦念

初入此門只作十日數那知如忍炎條尔到角黍本非
來貞秦蓋異行怨楚端為城旦拘獨與縲紲語深坑偶
未理大鑊僅逃煮淨持諸願力妙地叩祖初會當縱奔
虜遂與搏猛虎蹇余愧平生何適非齟齬

大雨

向晚雲驟合雨點如車輪入夜勢轉暴對面語不分初
疑坤軸裂漸覺河海翻傾注恣豪放溝瀆莫吐吞平地忽
五尺呼叫均四隣下堰上輒隙東塞西遽奔一身應有
給坐卧不得申旦自秉鍤刀 意已昏念茲嗷、農

拱手過一春入夏又將半寸苗無宿根祈禱倍衆伎杳
杳天九閻飢殍漫狼藉極目無烟村及此滂沛澤一洗
瘡痍痕勞我敢有詞故喜氣已溫置酒會賓客耕轍翁
語孫尔年非可期我責亦粗伸欲赴固湧躍感慨局重門

睡起

數日不吟唔已覺舌本強熟處自難忘是乃真苦相簾
空睡起足物我兩俱喪舉頭見南山依舊秃相向解衣
遶屋行未巾已踉蹌翻書試遮眼一抹如白浪目足身
所先二者輒相抗生理從可知何用更惆悵独有梁上

燕憐我本癡蠢時：作好語似欲致勸相見尔初啣泥
生子已頡頏而我猶未歸茲事固難諒安用苦煙無勞
獨悽愴俯仰即陳跡未易煩度量一樽試有求傳來如
鵲盍頓味毒酒酷猛醕投晚餉倦懷豈復有舌爛腹斗
漲抱薪救烈火自取將誰讓夜分方半生劣過逃屬續

試郭底泉和韻

午睡不覺久起坐獨捫腹眊矐相苦魔眩瞽遂為族永
懷建溪春偶尔得藏畜品第雖非貂猶勝狗尾續虛堂
無纖塵百轉紛擊筑破碾頓愕眙屑紛隨輪蹙被褐而

懷壁凡眼真喪瀆聊資定碗黑豈待無托綠以聞城西
角有泉堪寒玉名因所居傳廉惠終可僕殷勤持小罌
甘莖來一掬蟹眼方轉旋色味相芬馥迺來棘荆生未
易梨栗熟一啜便超滕庾愁空萬斛

晚起和韻

今日起差晚持課幾到午飢飽雖難醫葷酒且入務脫
粟快一飮白眼視寰宇固知等浮沉要在極纖縷聒耳
林鳩嗥舉頭梁燕乳我亦盡輪回何必高下數紆懷故
山中泉石漱深塢萬壑響松風千岩澄月露胡為不歸

去乃與朱墨侶只記入門時未有還家路我生詎應尔
炳々莫我顧彼心豈易同吾首易莫俯

讀淵明詩效其体十首

歲月忽云徂人事只如此胡不及此時斗酒勞隣里有
田半荒蕪有屋亦傾圯強顏賓客後畢竟如何尔
淵明棄官歸議者見各別去就須有名豈獨為卑喪折
腰分當尔柴米豈無說舍彼而處此亦不苟自潔

扶疎草木長茲時豈無情未論身得去想像心已清童
山以不雨湯熱氣鬱蒸遣懷一開卷便覺涼風生

操檄烏廷府已復十五年、當三十餘事、隨精堅非
惟會與靈蕪欲還幽燕誰知今白首獄吏輒差肩
晚來風稍回漸見布陰雲乘時得尺而吾農實難動不
願生邊地報施豈無因我雖不在事未能忘戚欣
用舍繫臨時金玉與蒿萊塵埃混瓦礫燔燎參樽壘何
云長與公陳迹 歸來一跌竟不起念之有餘良
我聞瘴癘地去者無生還吾兄三十口歸來盡韻顏死
生非人能得喪亦非天張毅與單豹要之皆偶然
朝從空檐出莫逐頽顏歸既謝爨無烟此外將何為堂

堂十六年子孫反無依莫作如是見隨遇聊差池

吾亦愛吾廬此亦未為得死即瘞路傍要是不免或隨
流認得性有念乃吾賊是呂方丈間予偈終一默
吾友傅子淵每見常熙、人固莫我高我固不人依問
其何因尔我蓋不自知孰為第一義只此是菩提

烏牙義禪師退居金陵予與之都城之舊能詩
喜說修養年七十餘貌類三四十許人以詩道
舊因次韻報之

幻化如空花建立等修竹四海不離身一笑長滿掬相

逢亦何有展轉犹所獨攀緣過九上圓頓擊一宿歲月
屈身臂到此非問卜心清聞妙香老句俱三復何當會
寔際超然發吾覆未尔且逡巡更待梨枣熟

五雲觀

五雲會中天衆山如朝宗相臣夙有約標神期此宮傍
有洞天接面直積金峯常言五百間斯地将修崇廢興
果冥符變化如雲龍緬懷祥符後天意固莫窮一言不
可復此興犹未終知固如知彛尤难邀此翁

崇壽宮梁昭明太子修行之地

鴻禧已不凡崇壽氣尤古經始天監謀餘力保大舉十
圍人何在烏鵲尚如覩井泉翳荆棘像設丰塵土視今
猶視昔一笑終俯仰有媿所坐峯安得參鶴羽

喜客泉

取迳輒林莽得地三尺餘名曰喜客泉客至如湧珠初
驚一穗起逡巡周四隅酌之甘勝醞滄名尤敷腴物理
不可詰感嘆常躊躇于焉知福地未易世眼拘

撫掌泉

泓渟宿寒藻正占山一曲平時常湛然撫掌珠可掬喜

怒去千里氣類若相屬如何輒示異乃尔分遲速霜風
鼓索籥巖樹響絲竹語出若有答路轉疑絕續幽尋力
恨短博採日苦促便擬寄無餘捨策遂留宿

白鶴觀

白鶴不復見荒臺煨燼餘昔時三茅君鶴駕常相一
歲許一會此地幾其廬倏然自一境歷攬莫與俱兄弟
兩羽人玉骨太古須燒丹云未暇彈琴聊自娛日貯駕
鶴來寅緣叅玉虛身世久已忘况復話里間

九錫菴

強臣欲竊命九錫乃所僭奈何得道人亦復有此驗是
非固不同等欲示其漸石地鑿龍跌宕載極詼膽漫減
丰可讀臣是表龜監名存物何在遺製不少欠帝意豈
無謂人事徒妄占何適非偶然隨遇始弛檐

華陽洞天

洞天名此山于此實第八東將秦嶽連西與岷峨軋登
道端可通足亦若相屢我欲踵其武苔徑時見滑屢試
輒復却宛似物所遏周行半天下是等三四閱有無終
可疑雷同慙小點退之同韻顏桃源蓋強說卒謂武陵

傳何殊眼看楔孔子亦獵較此理信難輟

玉簫庵今名天聖菴

白髮不我貸青山亦是情斧斤借羨力遂易當時名吹
簫人可想有念應難平從茲定相忘那更隨戲成松門
揀天半竹迳梳晶炭所期茅茨永丹碧雲願營舍博振
落日拊事悲顏齡吾生儻與歸境界滋光明

陶隱居書堂

山雲自往來人事久蕭索誰為揀小松記此常棲泊坡
陀披淺麓窈窕帶遠壑看書方呻吟誰與會所樂鸞鳳

耿莫追歲月儼如昨隱約玉簫声憔悴金七葉風來萬
籟奏一笑竟難約尚友徒此心相期在廖廓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七

趙郡李之儀端叔

古詩 五言

比都文承制移竹贈初秀才堯民有詩因次其
韻

古人徧愛竹種不虛一席相將共忘年敢憚培且植君
家占何方容易來秀色雜草出明軒倚然聳修碧剪稍
畏風推留葉期鳳食從茲雨重足閉戶忘所適
增築貴堅厚抨繩避欹側朝灌暮復壓深虞枯易得勁

節既能主百蠹遂為客風微吟踈簧日永齒客履此况
倘可期吾甘事潛默晉人知自完皎々良未息不校謝
紛紜斯言愧安國

離穎昌張聖行獨出城相送

黃昏促征鞍別酒已沾醉風威危破臘雪意欲着地超
然氣類人送我奄獨至懸知必如此恐終欲弗類平生
昧歸宿恍若得所詣胡床十餘語彷彿京口例此言固
近俳要之不無謂覺夢猶在馬解鞍定何地百年誰見
宰一已乃許事繾綣兒女情回首端自愧

夜投臨穎陸周仲館待甚恚

冥行眼忽明乃是到臨穎倦馬倚風嘶凍僕望門逞初
非敢此期勢逼豈容傾是身雖無難從者固當省主人
頗料理燈燭分炯々熾炭解噤頤重帷護寒領招魂幾
剪紙感惠非尚聚粲然一笑開那復嗟斷梗我生且莫
落隨遇輒自警轉盼已歸空區々徒画餅

明日阻雪不得行蓋冬至前一日也

終冬即欲雪醞釀非不久旅館黃昏風半夜忽如晝天
公特譎戲不在我先後見心見期心只尺弗得就密洒

良未已兀坐幾忍久遂今相逢心感慨若奔湊紅爐慘
無光短氣猶發餽况茲嚴報本供衛何所售風威果能
神排斥勿宿留非獨寸草榮萬里同錦綉

三家店主人勸飲

早飲欲過午感此去路遙解衣酒家床主人喜相招遂
巡出餽飮勸我飲一瓢舉手謝慙慙宿醒猶未消報言
雪滿野征轡相無聊何如酌酌去更可忘今朝年來頗
解官徑欲隨所邀端愧玉漿期未覺羣心搖偷薄日益
窘妙論輕鴻毛何當受一塵醉到同漁樵

得常州感慈邦長老書求詩魚寄鄰老

清晨得君書遠意來吳中開緘一見面頓覺百慮空書
詞若蕭屑怪我情不通我豈逐物者君亦如冥鴻便當
永相忘何計駟與馳聞君奮鈴槌喝下分華戎晚魚會
千指一一麻中蓬朝叅月破牖暮請燈在籠坐令萬折
異沛然俱向東緣契乃如此想見主壁叢胡為特垂手
千里尋龐公龐公無伎倆只這是家風復知多聞師亦
在梵率宮人間最勝處何必顏如童會當謝朝謁爛漫

寄何德固

元豐初得君賜袍色可摘雍容戎馬間爽氣凌秀色十年不相逢領湏已有白京塵化人衣歲月動阻隔夏屋如深山排日許連席坐中多可人一笑每墮憤人皆指為誇我輩日所惜于今已三見爽氣若初得同言胡乃爾前至作嬌客邊城久不雨旱氣幾燥石俯仰數刻間只尺便南北寄聲不敢輒問訊莫我護但問深閉門鴟坐較定力凜林樞家風龐老真消息莫作分別想認子却為賊開門會有日聊復鋤戈戟准擬詰朝見無或但

堅壁

燕子和韻

依：梁間燕終日密相對本不欲尔期何為尚此會得非緣所遭又恐意有在飛來復飛來好語如湍瀨我亦強維繫尔豈知向背萬事杳藹間一咲沉吟外玄妙第一義為尔除障礙卷簾見天下始信物有大

次韻方叔晚過湖上時積雨新霽夜色如畫傳聞余有興元之命

醜水投過日佳思生襟裳緬懷江上笛相游共胡床星

月弄疎明草木來遠香所得亦餉尔端能謝涼
方叔并用前韵復繼之

蕭然傲環堵信性懶衣裳布坐定何許井：書滿床我
每不欲去鼻現無盡香未始有寒暑彼哉自炎涼

句容澄上人群玉軒求詩

日日不離山愛山終不厭因地端有來及此若尚欠當
軒出嶺以昏膜遽効斲枝撐簷楹窄明滅烟雲暫幽禽
時一鳴隱約隔天塹早聞群玉峯世境未易占却應三
昧力易致茲可驗便擬絕高深兩足恐不瞻幻化浪攀

緣膠擾富囊檻會頃揖清風方暑對枕簟

送忠禪者詣徑山請晉覺住天寧萬壽新刹

我初遊叢林得人如滿月細披雲霧間桂影若可掇旋
遊二十年相半分會別莫途喜可掬妙語等冰雪告我
第一義光艷忽振發老魔俱辟易善類隨擊拂是真萬
里足一舉安能輟徑山 暫豁夜氣尤昭徹異時摩耶
老薦藉意甚切子果識至人指碩石必裂出我連城珍
郊廟冠前列無令朋足翁三獻文為拙

因服藥飲酒一盞

東坡在黃州飲酒只飲濕我今又過之釀漿如蔗汁平生不喜酒興來且莫繫長虹偶尔日復投一吸入口舌欲脫下咽蟲爭泣熯腹將裂宰淚莫裏頑涎雜血唾心搏如鼓集聿尔無一事荆棘強自入主人固好奕素緝如何似見毒使我卧復立彷徨日欲落稍寬困眼涎夢覺失

大暑不可逃偶攜數友過湖上清坐抵晚因詠

四百八十六

老杜槐葉冷淘句凡十人呂君王納涼晚此味亦時須得須字

百年親不足一日樂有餘况茲夏日長而與君子俱號
嗽謝呼笑談論皆詩書門外方爍石坐上如水壺仰懷
冥冥鴻俯愧戢戢魚我老百不堪嗜好終蒲葅殷勤相
得心黃昏尚躊躇追隨自此始莫厭頻招呼何必得美
酒然後可將須

張聖行解官入京僚友餞別分韻勸酒得醇字
密雪不着地朔風煖如春天公豈無心慰此東歸人吾

人晚相投每見每更親
踰年縮梁俱未覺
旦暮頻欲識
分淺深蕩、風中雲問其美如何表裏無淄磷
深湛子雲默高廣太丘真汲、惜日短奄茲奉離樽
莫辭十分斟酒薄情則醇庶几一舉盡注渭
從此分萬里自只尺百歲均塵埃行人定向適
他年期問津

常州感慈邦老相遇甚款聊復申叙

十年不相見一見情愈親
執手語半塞但覺頻沾巾
別來事多矣未易只尺論
感君冒雨歸知君意弥敦
邀我過其廬燈火如春深
金碧炫境界恍然驚一新
為我時

置浴仍為加裨殮止我未
飢暖我衣上塵何勞強
剪紙已復收斷魂添爐接鄰坐
軟語尤殷勤閱我憂患餘
漂泊終此身勸我彞且居
生死相與鄰清晨陟高座
四象如雲屯展轉叙契濶
博辨河海翻句句不妄發
信矣靈巖孫歲暮能幾何
繾綣誰我溫非君美無度
注渭那更分相期在來日
擊節徒諄々

子重相率遊任園

踏雪入窈窕
蔚蔚如深春
左右無佳色
老綠不改新
小帽茅茨下
園翁叙慇懃
主人謂此翁
好事絕等倫
養生

惟養花種、皆躬親每到二三月爛漫如錦茵問翁何
所有品目如何分翁云世間本搜採無遺根牡丹三萬
株魚取洛與陳芍藥揚州來密、揆魚鱗雜花極目是
浩不知涯津四序更代謝顏色常相因我來適非時猶
得聊逡巡約翁待花開許我論主賓

獨坐有懷張聖行王成伯偶讀摩詰詩因惜其
韻

老鶴志千里候蟲戒三秋此理定如何宛在水中洲我
師南榮生去從知北游歲暮良鮮歡不知狐首立寒燈

伴岑寂河漢寔間流緬懷雙白壁路斷水悠悠、摩詰頗
解事好語供我求坐令不可遣奄然隨遇收歸呈只旦
暮妙義思賡酬君謂我輩人吾匪斯人儔且將有限力
相與窮深幽

久旱湫舍殆不可遣免一夕雷雨忽作

半夜一濯雨斷夢失炎蒸汗旣不復鼓蚊雷為之停遂
巡萬竅號破窻風如傾締惟強主宰庭砌已滿盈極護
老推奔摧呼閭里情但覺萬里帆浩蕩隨滄溟掠眼終
閃爍劈耳俄掀轟豈暇計飄溺且護嬰兒驚小休月在

戶却視斗挂囊唧唧與啾唧次第先秋鳴粵從臘雪後
旱魃苦自明焦枯病三農芽田不滋榮隴畝半折裂几
席饒蠅蚤端若一大難眊焉犹宿醒點我讀書燈涼宵
聊與征庶幾簡牘中暫寓虫觸爭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七終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八

趙郡李之儀端叔

律詩七言

讀東坡詩

邊州守禦謝沈机独喜身閑是道师獄吏难堪非素料
病懷無計復何辞空慙南郡三家季賴有東坡一集詩
永日風埃惟惟睡到頭不比在家時

次韻見寄

矩难成方圓难規倦途誰与相多儀門深不擬睡教熟

舌強犹防語或枝無事且尋黃面老閉心休問碧雲姿
此身未必終如此日犹吟十首詩

東坡流落坐多言我欲無言亦未全好辨懸知非獲已
力行到底信為賢抱琴有味無彭澤沽酒何妨問玉川
只擬歛呼出門去強麤置網豈當然

罷官後旋營居舍寄贈存之

常恨官居傳如舍愛君池館葺初成偶因罪垢歸無計
聊喜私巢得暫營關戶開窓白晚日栽花引水趁新晴
此身何處不可老况有吾人侶弟兄

次韻見問

東西南北為誰忙蔡澤欽吟日笑唐路斷不妨頻打睡
心清何必更燒香尋思有侶黃州味潦倒休嗟白髮郎
近免竹筒拘月費主人時亦破慳囊

五月旦日

睡餘落莫肘難支節物依然我自哀已悟龍蛇終不棄
何須龜策強稽疑孤懷佛語雖能遣歸路佳人已歎遲
共弔沉湘無數日却嗟輕負習家池

晚雨寄涇州劉晦叔

晚來又有數點雨聲入鄉人拭淚中漸喜濃雲初蔽日
只愁深夜却回風悶憐焦槁非無意祈禱精虔信有功
聞不茹葷幾兩月使君憂樂與民同

端午

綵絲百縷紉為佩艾葉千窠結作人獸勝何妨兒女戲
漂流不覺歲時新清歌尚記書裙帶舊時安能吊放臣
角黍澄團矜節物一樽聊與寄逡巡

曾約佳人端午歸又期僚友面南池誰知猶阻重門鎖
未擬輕為故國悲九節菖蒲應好在十圍樗木正相宜

微行細約寧忘我却話今朝會有期

傳子昌歸興州

加陵江水接天流州據江流最上游惜昔綠衣隨跋馬
而今白髮任虛舟慶門譽望閑來久塞路殷勤得暫酬
見說明朝却西去長亭揮手恨無由

余入院二十日相知往來寄聲相勞獨何德固
寂然無聞

何郎本是風塵外平日仍同般若回有底新來便如此
定緣何事不相親薰蕕何得同簷蔔簡潔安能別孟津

會借天河三級浪終須流出日精神

田別子淵

等閑相見即相親再、風流一段春未論典刑思日德
便知材業是當仁他年雞黍情無限此日詞章筆有神
落盡節旌未壓疾風勁草定何人

送馮子庄赴秦州將官述其督詩之語呂廣篇

首

我詩易得君休嘆君節難攀我自知問會但嗟歸有日
奏功方看獨先時簫笳部曲催驕馬綿繡山川入綵旗

莫訝黃金偏滿手生平

是男兒

重治寢榻更衣蔬食

五月相將又下旬依前深院度黃昏頻看嶺路占家信
旋完簾旌作燕門斗藪衾綈防垢穢湔除蚤虱斷見孫
不因肉食脾難磨且欲從今習菜根

周臣約過景裕第令飲先寄此詩卒章曰臣投

誠也

懸知昨過鄰家館更挽明璫問玉釵雖喜黃姑論隔歲
偶陪摩詰事長齋嘯歌朱闥雲間接鶯燕難逃席上猜

預帳醒、獨回馬何如為賦酒如淮

次韻題隱居巖

隱居何必在山巖境界全歸指顧間
能把軒裳為外物便應風月勝醜顏
地連紫禁千重邃石繞清泉五色斑
從此夢魂猶可到定知哀廢不容攀

次韻見懷

林泉廢疾固難除杳、觚稜寄夢餘
已謝東山知不免須由北海本來疎
功名謾笑乘軒鶴事業終歸種樹書
聞道江樓巢已穩未應長缺歎無魚

次韻病起

天時人事不相尋遽食蒸豚廢古吟
雖感親顏前約短常知聖日後緣深
風雲疊、天邊路霜露悟、塵上琴
我亦臨風頻拭目看懸金印到山林

次韻子椿見寄

一逢佳節一消魂青徹江山綠滿園
又把鋤犁聊自遣却嗟身世獨難論
三鍾切幸資三徑九奏時猶夢九門
勝處何能偏見憶便應佳思襲香蓀

次韻子椿同閔聖源吳思道贈董無求有懷米

元章

海嶽仙人不我期，碧雲幽恨獨心知。
坐間優孟已難別，筆下羊欣更出奇。
自是人才宜立異，當知臣叔本非癡。
重輕到了存公議，揮扇何勞強執葵。

次韻思道子椿題仲強擣亭

王門平昔早相求，几向擣亭得趣幽。
從別風光應似日，每懷勝處只搔頭。
塵毛抗論傾終日，玉指接花泛晚秋。
老盡鄒陽還憶否，密移空自感藏舟。

次韻子椿九日登高見懷兼呈君俞相約尋春

重陽曾記客京埃，江國相逢又七回。
感旧只如春夢斷，登高未許壯心摧。
方嗟陳迹何時見，底事新詩到眼來。
便好扶攜披節物，犹勝落木對空臺。

次韻閔至源送董無求

何勞楚些為招魂，是處春風侶辟園。
可復京塵難共樂，却應江月要深論。
燈花昨夜占行館，鵲語今朝振里門。
想見慈顏問行李，一樽浮蟻侑初蓀。

次韻聖源無求兼懷元章

羨門不見，安期流水高山。獨我知門限，踏穿行復爾。

靈丹挾活信能奇
換雖得辨纒三紙借恐終還是兩癡
不用艰难成發塚
紅樓親共賦烹葵

次韻思道送董無求兼寄思道

翫麟從來不易儔
低徊身世亦悠悠
離群斷鴈雖難偶
得雨明珠豈待求
強挹餘塵時琢句
閒尋陳迹自經丘
清時醉尉知何在
但是人多識故侯

和人臘日

又听村、臘鼓鳴
年豐物阜慶清平
星霜陟甗歲華晚
时序祇傷今
古情裝景雪花飛
點、催詩雲葉亂
英、

自慚伏臘尤多誤
和語煩公子細評

題壽椿軒

江左風流不乏人
能將佳思洗塵埃
坐中煒燁當時士
庭下扶疎上古椿
日永清陰怒鵬翼
月明翠影鬧龍鱗
雲泥路絕無由到
猶欲乘槎一问津

次韻朱元章

蹭蹬生涯可否間
強扶衰緒欲觀瀾
蓬生雖託麻方直
器就寧嗟木是蟠
晚寄鄉閭端有謂
時容雞黍共論歡
連城未薦誰非璞
莫与堅珉一眼看

仲容李澤遠來相訪感往念今悵然有懷

異鄉流落十三年老日從誰寄往還
以嘆斷蓬飄世外
忽驚連壁下雲間生涯已約同他日
詞華端能慰整顏
准擬新秋便相見為君終日倚柴關

書王子重閑軒壁

經年問疾謾持想今日登軒念自宜
不能碌碌處如許
定應剪了將無同人喧渡口
但爪步木落沙頭疑渚宮
莫辭眼力徧沙界回首臘盡還春風

同子重望長蘆寺

宰堵波寒對水東坐來初報夕陽鐘
回環桑柘疑無際
咫尺雲烟隔几重
听讲存心陪寂寞
杖藜何日許從容
主人境界諸緣尽
應笑規規看畫龍

陪子重游長蘆寺

行來思住竟城東
粥飯隨緣早晚鐘
安得心田荒万有
便驚眼界失千重
笑談喜接真摩詰
秉病休嗟老曼容
餽飲殘羹應不惜
聊分水墨為成龍

德山方老退院索詩送行即席口占

應供都城今几春
屢陪香火是前因
偶來清漢堤邊住

重見東林社裏人青眼畧容談近事白頭同喜得閑身
自言此去尋思大便好乘時繼後塵

朱伯宣才英昆仲見過曲相慰藉因留飲得花
字

新春芳巷几傷嗟聯壁俄來照藪家意厚旋傾新釀酒
眼明初見未開花百尋自是松難老十襲終慙玉有瑕
便覺賦成無用處漫勞憔悴歎長沙

題僧道符天游齋

六鑿相攘不暫林超然誰復与天遊醞雞甕裡自歌舞

野馬窓間空贅疣妙處境界從拈處得生涯須向箇中
求逢場作戲由來事可笑區區問髑髏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九

趙郡李之儀端叔

律詩 七言

除夜寄王性之

老戀穷年怯五更，
可堪爆竹響新聲。
但驚燈火如殘夢，
豈有心情敵後生。
餽競膠牙宜對白，
酒期分歲獨憐清。
賜袍應有天香在，
想見明朝奉九成。

又寄王性之二首

霜髯雪鬢十分侵，
舉盞常思蘸甲深。
雖約依劉同漢上，

猶虛訪戴侶山陰文章歆向傳家日事業韋平奕世心
冰玉相輝方自表何妨佳思屢追尋
平日鵝鷺接武中汪々每嘆不能窮暫煩朱轂圖遺愛
方信清時是至公千載難期人物盛一時休嘆馬群空
何妨坐歎追陳迹應有新詩襲素風

聽惠師琴

牛鬪淹時兩耳昏偶陪沈祝共僧軒數聲抑按披香霧
双屨分明在曉原物節不堪催我老賞心聊復為誰論
初年記得山陰日又見夷中几世孫

春日

芊芊芳草望中迷傳火樓臺麗日西飛絮輕翻遮柳陌
落花亂點晴桃溪琉璃波淨沈漁素玳瑁簾疎阻燕泥
百五良辰最惹情青綠陰行馬過鶯啼

覺老求詩

江南江北久相望常負靈山一炷香會上拈花雖未笑
坐中持鉢頓生光投針技倆空諸有彈指莊嚴自一方
何必湯池能離垢入門心地已清涼

覺老見和復次韻報之時兩行未得

去隴回岡翼兩傍，舊緣來繼鶴林香。隨時解致留客雨，
涉世圓能出定光。運用投机疑有象，縱橫垂手固無方。
倦遊累接通宵語，時覓楊枝洒面涼。

真師約過寄老菴，雨不止兩日不得往小霽。

輒涉淖巨契前約，次其所示韻菴壁有孫莘老

秦少游劉貢父諸君詩

一接深言一點頭，離騷致處未為幽。不嫌壞路容連步，
且欲他年作旧游。翰墨抑揚雖已晚，林泉棲止會終收。
孤雲祇恐元無定，候我歸來共此立。

次韻陳致君題硃砂湯

造化工夫豈偶然，一池如沸自澄鮮。論功但可資沐浴，
有理不須深究研。流落未妨供淨社，升沉何用較溫泉。
更宜易稼猶能就，凡占餘波盡美田。

同祖燈過陳氏書齋主人留飲遂求詩

一牛吼地得林洞，邂逅經行眼暫明。扶策讀書雖未暇，
殺雞炊黍喜相迎。依、高柳來棲鵲，炯、黃花弄晚晴。
自是主人能好事，非閑秋日解多情。

石磧朱希仲館穀甚勤，同題壁間

主人好客久聞名，曾約江魚對酒烹。
邂逅相逢同一笑，逡巡不覺到三更。
屠龍手段元非策，画虎工夫浪有聲。
便欲與君論卒歲，却憂舟子報潮平。

清涼寺覺海召飯出數帖相示覽之愴然求詩
為記

潮去潮來知幾年，依然城郭帶山川。
連虛玉骨元如虎，布地金沙旧種蓮。
垂手鼎開香積供，傳家仍是乳峯禪。
珠庭月角人何在，賴有遺蹤契宿緣。

崇寧求詩時正初老住為初祖

烏衣人物已成空，宰堵纔能記寶公。
請祝驟開新福地，全提還振旧家風。
千巖日上春初到，万里雲收月正中。
欲識投机無意处，江流入海几时穷。

范倅置酒雨花臺

流傳勝致有無間，投老方能一倚欄。
千里江山來極目，万家烟雨鎖初寒。
森雄几許埋秦莽，笑語何妨擁蕙蘭。
便覺寸陰真可惜，須將酒戶為君寬。

寄趙仰上

傾蓋逢君亦偶然，墳荒今日似當年。
仙風宛是金華旧

詩句分明歷水傳故國江山聊徙倚深燈
歎笑屢遷延
相思果許重相見豫約嚴裝振此緣

次韻邦老見既

高風疇昔在烟霞末路芝蘭屬當家
一句轉身元的確
千條差路任紛華才踈意廣雖難契
語款情真時見加
只恐平明便分手相看更待月西斜

宿無錫壽至院贈明祖禪老

靈山相別已多年重把圓光信有緣
愧我天涯真斷梗
喜君居處佞諸天元無浮世多般事
只說我家一味禪

軟語綢繆霜夜永停燈温火共留連

元白挈舟相訪出紙求書回書此
且歸且紙

小蓬不識遠相尋頓喜忘年得斷金
便覓兩華隨脫塵
更能操筆問耒禽投懷方寄朱弦直
搵袂還驚白髮深
獨幸南遊慰真賞他年今見好叢林

同熙績姪登有美堂

雪晴時節臘穷天湖海光浮万井烟
勝槩尚能驚老眼
曠懷無復似當年
難堪塞鴈終聯翼
賴有龍駒特象賢
已約一厘須卜築不妨當此共遷延

錢塘教授宅餽眠齋次其韻

飢時嚙飯困時眠任運騰、信自然豈謂故人投此况
先來佳處作閑仙寓懷何必開三徑得句勝如食万錢
只恐里門驚內史不容同佔好山川

內史見石建傳

次韻錢塘節士見寄

平日剗心欲致君異時攜手但論文
與來只有歸田賦老去何如背水軍
占勝已驚無不尽卜鄰應許鎮相溫
形容豈敢輕酬酢謝傳風流自出群

阿濫堆二首

鐵作驕幢不易催望林誰免渴趨梅院門
報鑰人初斷天氣纔陰日又開倦略已先
衰髮雪思家難遣寸心灰衝風正起還飛
下何物元非阿濫堆年來未竟壯心催昨
夜偏傷三弄梅不貫離家遠如許自然昏
眼六慵開蕭條寂寞思擣蔭細絳華嚴謝
劫灰少味童山莫分別直須直峭比離堆

食牛肉

西來誰為肉牛心惜事拘文不敢尋豈謂鄰邦無百里
驟令饒口得千金登臺未論前人比扞腹翻驚用思深

從此來陽休吊古便思白酒與同斟

元祐末宿秋試院曾和王敏父四詩是時以疾
先出院方欲出而未得况味有類今日追用前

韻再賦四首

堦除又見日將斜若此奔馳尚可誇敢覬陰功鐘定國
未應和樂因王嘉門前禱雨頻催鼓眼底無人但見花
不比負圍當日鎖病來有許便還家

薰材莫作伊翁婦自鬻崎嶇不畏非妾後土龍寧得雨
可堪芻狗強蒙衣移文不報如沉井行路皆疑鎮掩扉

早悟垂頭供立杖好隨四牡去駢

沉：深鎖出無涯白尽于思豈復華准擬歸期叩端午
那知此地見葵花幽憂未論如陰府倏忽翻驚走電車
久病元來最敗眼蠅頭只覓侶棲鴉

十年三拜東門教長是尋燈濯汗裾贏得平安題振曆

不妨朋友校殘書

未引試前與敏父相對校書

歌傳鵲鼠非行露詠

入烏孤愧大車物：背馳將老矣定知身世欲何如

若禋告行再寄二詩

前日报君明日行強憑詩句寫離情懸知比海經句別

須滯韶山半日程環席已甘撓上首餘壘應不負同傾
預期一笑東門外刺記樽前醉裏聲

醉裏新聲解記無祇應琴意似相如近來公道偏難得
從此佳期敢妄荀玉室金堂有阻隔兔葵燕麥恨扶疎
冥鴻不比尋常鴈試覓蕭娘一紙書

辛章代
子直意

陽翟道中有懷存之二首

頑陰將臆襲衣襟倦轡臨風愧白頭一事無成近歲晚
百年過半尚人謀天邊謾鑄黃金印月下何時紫綺裘
擬借東鄰分一徑未應人物謝羊求

夕陽風裏得君心常約清香滯月尋紅萼侶披經几嗅
綠條如弄已難禁野狂不慣娉婷醉蓬鬢偏宜倍蕾侵
准擬歸時更浮動瓊樽寧謝十分斟

次韻梅花二首

送臆迎春亦是常獨高梅蘂報年芳風來彷彿逢荀令
月下分明見壽陽間偏謾誇千種韻天然別是一般香
從君漏泄東君意直到霜前菊蘂黃

嶺上纔分一寸光群花次第促來粧絕勝群玉山頭見
須信昭儀体自香妙賞不逢徒老去佳期難得為誰芳

定應瘁處無人會空怨相邀客姓王

智臣相遇成小詩

智臣善談命

紺髮朱顏氣吐虹崢嶸頭角振家風千金自晦邠王後
一笑時游管郭中老子已應終汨沒諸兒聊為指窮通
他年朱紫相輝地莫惜高軒訪此翁

瑛侍者欲再游方作此勉之

精神秀發真獅子聳壑昂霄侶出林擊竹有声先了悟
拈花微笑已知音新詩旧健疑擒錦妙字清奇不換金
往々秋高又飛錫白雲來去本無心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九終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十

趙郡李之儀端叔

律詩 七言

有送梅花者而彥行適在君俞來

來時点滴繞彷彿今日爛漫將飛揚
春事不知尚多少
客懷空自成悲傷
新名候喜足詩思
旧病維摩難藥方
共飲節食冷相對
少須陳子同飛觴

失題 九首

結束輕裝趁曉風
崎嶇行李偶難同
他年誰謂雙成老

今日翻為無是公祇恐穰侯遲見事固應原憲本非穷
洛陽烟霽回緣在雞黍相期定不空

上番新梢与旧齊啄殘紅腐半成泥畫船侶竟去已晚
麕句犹堪手自題氣候相催雖迅速笑歌贏得暫招攜
紅舒綠卷紛前後全勝當年白集西

君方陵愈我慙郊大瓠為舟浪自要老矣独期雪駛便
歸与長負桂叢招崢嶸紅橋迎風密点滴安榴掠望燒
多謝 萌滋味永便思飛步到楊寥

佳禽百轉不驚風午日濛濛睡眼中几片犹飛殘臍白

数枝初見出墻紅低回節物憐遷客漂泊生涯难老翁
多謝春光相擊拂一樽傾倒許誰同

窺豹魯容見一班孤高凜凜固难攀早應拔宅朝元去
犹有遺跡在世間舒歎歎談雖可想賞風吟月末終閑
諸郎莫為功名老須信移文下北山

映月臨燈万萼披喜随賓客燕芳菲諸姨隊合驪山曉
臘騎夜從雲夢歸須把玉觴酬勝鹿徒勞彩筆強依稀
回頭便見飄紅雨莫惜頻敲金縷衣

映月西湖漾鴨頭随紅飄日正飛浮逢师来自日边路

如我遂歸江上州，嵩嶺異花開未遍。洛城新燕語方柔，
經行須作半年計。歸去當知難再求，
薄雲疎雨洒雕籠。槎拂銀潢月上弓，紅淚半殘歌後燭。
翠涛低湧夢回風，淬餘劍鏑雖為利。解盡犀株未見通，
杳々芝田定何計。斷魂無計晚驚鴻，
華椽曾記孔鳶棲。斷夢還來拂旧題，妙悟從誰識無射。
賞心空自感雌霓，霓干雲寶氣層霄外。埋玉孤墳落照西，
千載相逢定何許。嗚々風雨獨鳴鷄。

尚葵者

鏡鉞高低与哭声同，尋此路不相驚。年來自是多傷感，
簾外何須問晦明。未返耕桑真拙計，長縈韁鎖奈虛名。
無名可恋何貪着，餅罄須休莫強傾。

律詩 五言

過蒲池寺謁田承君

蕭寺經行旧騷人，趣尚幽從來不妄。許相見若為愁，稅駕
終何地乘桴可共舟。感君詩有味，老去復誰求。

子重見過夜話

坐久日將落，窓前雲欲平。倦遊淹歲月，旅悶等坻京。已

謝長楊賦猶懷古劍行擁炉雖有味琢句苦難成一爰
逢吾友諸方舊著名景山慙絕曠擊節愧深耕奧妙方
三際堅剛敵万兵誰知俯冬杪頓覺得春榮縱縷桑榆
恨間閨兒女情金篦何足道閻室斗光明

三家店早飲主人倍喜余至而庭下殘花猶在
也酒客輒見避余固止之因得攬其醉態

再過三家店還投旧酒炉重攀紅躑躅爭認白髭鬚所
惜自拍束無因同拍扶他年遂卜築終為伴歌呼
醉人休見避我恨未如君到了偷他樂何須強自分稻

梁姑取足雞鶩謾離群上馬衝寒去回頭愧壘雲

次韻真師移植新竹

錦棚方有託粉面轉相疑漸露陵雲節微分弄月枝高
僧開檻賞野客帶砧移只恐成龍去空來款此時

宿湯泉示真師二首

睡美不覺曉蛻然猶忘床未能忘夜旦已自懶衣裳供佛
添薪水持經續旧香不知門外路何事有歸艎

粥後復就枕夢中还在家老自知自妄病厭事如麻漸
覺同鳥狗終當悟宝車何妨驀直去細啜趙州茶

朱希仲設榻温密与真师榻相对明日雨止送
過金陵

居士留我宿虛堂照一燈如逢永平夢仍对竹蘭僧仿
佛三無愠間閨百不能平明失簷溜飲喜話金陵

真師自湯泉相送至石磧遂歸索詩為別

流落不我棄如君能几人寧辭迂驛路且喜慰情親
躋還逢雨同循懶問津尤慙遠相送誰謂白頭新

石磧阻雨夜分睡竟枕二

一夜雨不止渡江还不能誰知未歸客獨自对孤燈

食強作主生涯端是僧都来如一夢隨處且騰

遊石磧寺僧以牌求詩

花石鎖風烟軒楹半是山門連虎溪路橋接趙州閨
屈曲深疑步高低屢解顏却應多事夢不伴此身閑

茅山道中抵莫投一客却甚素雅主人喜客乃

一善士為待至厚既別畝此致謝

客緒如縑繭山行侶踏車方疑武陵宿宛是德公家
傾盖君何厚論心我可嗟祇應從此別去路隔雲霞

除夜小舟中雨不止而作雪寄德麟

醉吟今何在寒燈倍黯然却應听雨夢猶是散花天老
境不自得客程誰我憐曉鐘催去路明日又新年

腰痛醫者饋藥巨酒力使命酒對燈欲飲不能
我固不喜酒醉中常自言賢不詞訛護落祇恐負妖妍
迹類懷沙悴心馳濁世翩空樽聊口誑繼畧漫膏然未
分穷技魏長思夜刷燕蛇驚元有影蟻慕本無羶兀坐
疑癡鶴忘形已蛻蟬滄溟雖可徑何意逐鯨鱣

燈下試娶源楊生筆和韵

跼蹐教塚內回旋顯步中艰生乃至此吾道得非穷詢

鞠元無術行移底是功可堪追兔鼠強季注魚虫未壓
朝藿緣生憎夜燭紅呻吟慙杜老感慨謝終童奏剡何
时發微連儿日通親知遙恨望應是轉哀翁

江上独坐

春至犹飄雪江寒未有魚無人慰青眼盡日对紅炉
瑟々定頻響暗々鳥強呼潜然不自覺豈待到穷途

書景寧觀黃道士火柜壁

地肺聞名久崇寧請祝初仙家豈與廢物理自乘除
羽客論欢旧紅炉勸坐俱斯須竟何有聊復慰穷途

同趙德麟宿長河堰僧房德麟適相送至此且約明春再相會有詩見及次其韻

泠々一夜雨皎々百年心歲路無多日僧床有剩衾長卿空滌器季子漫多金賴有緋袍日春風定可尋

大觀四年二月二日自采石過藏雲取路回遠少憇已入夜遂留宿明日聽師相邊登覽偶見西偏地真一方之勝也余方營葬庶儿得之以託妙緣既去因留此詩

批萊逢今日藏雲訪近小路紆知畫永心遠竟身閑未

信塵埃隔猶疑夢寐間佳城更何卜便好輟孱顏

書長子僧房二首

赤手能搏虎青毡不与偷真知外物重未放此緣休平地見山嶽排空回斗牛何須待塵劫才許馨前秋問訊無尺寸順風留歲時傳聞万金積未嘆一生疲况端可想高明还此期他年問初祖却是寧馨兒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十一



趙郡李之儀端叔



絕句七言

和東坡贈嶺上老人

過眼崎嶇寺劫灰到頭榮悴本誰裁
須知此老心如鐵
看尽行人几往回

閒居五絕

簷間百轉已新聲
枕上千山尚未明
老去只知難得睡
兒童何用振陰晴

身世低回不自期
個中消息更誰知
江邊折盡青、柳
才見雲頭月畫眉

一簷疎雨下黃昏
秋花落盡棟花繁
門巷人稀半是村
好事憑誰消濕熱

庭前日轉綠交陰
坐上風來境自深
度曲已嗟千里客
听蟬空寄兩頭心

江南塞北遍曾遊
一飯何方不可留
快箭日嘗便壘耳
垂涎安得飲糟頭

題柳氏園

昔年車馬遠芳叢
倒盡金缸卧醉紅
可惜襍華俱掃地
兔葵燕麦自春風

書真公軒

松陰苔徑曲盤、
古殿殘燈古殿間
却羨老僧無個事
一生長伴白雲閑

偶題

新荷点水麦花齊
一抹殘陽弄淺暉
回首西山歸未得
片心还逐暮雲飛

首夏

嬌紅掃盡綠陰成，便覺庭虛暑氣生。
旋拂藤床方竹枕，不妨鼻息作雷鳴。

晦迹

晦迹丘園敢自圖，幸逢泉石作幽居。
明窓隱几有餘樂，一炷清香臥勘書。

餉茶不容少待二絕

玉骨冰肌体自輕，非關茗飲竟神清。
無端墮落紅塵裏，碾就雲腴不計烹。

厭：酒病結春陰，鄰笛傳來恨更深。
擬借好風聯袂去。

過雲佳處託知音

罷官後稍謝賓客十絕

過從頓謝懶尤添，倦臥終朝不捲簾。
晚飯都無官米氣，始知身已是蒼黔。

独展離騷弔逐臣，尚存殘角抵重圍。
時節自新人易老，未應閑處似他人。

憶逢新火客秦川，繡嶺歸來浴煖泉。
從古盛衰如反掌，纍、何地不新阡。

旋營香火拂塵埃，市井聲傳隱、雷頓。
竟林泉歸已晚。

姑從閑處看花開

貪着崎嶇信可羞誤時鬼錄作天遊東山自是力不足
細論前途有底憂

春風浩蕩思無涯老病縈仍苦忘家推枕不知真早晚
山窻披雨一庭花

極目一作洗眼湖光徹骨清無風枕竟尚堅冰心安處皆

可樂未必西南是得朋

十奴驚湍拂面寒恐人如在百勝竿飛雲舞鶴形容處

英爽端疑共此看

飛雲舞雀東坡咏懸水語參寥方誦以契日前因借為句

求田問舍本無期廢棄衰年適此時未擬沃州那日隱
且從新託試維持

何須嘆世鹿皮翁得句真能發笑容誰謂祖風無与寄

寸莛終愧觸洪鐘

再堅參寥徑營杭第故卒章及之

次韻李方叔宋鎮立秋五絕

渡口人歸月上鉤蕭蕭風葉荻花秋因君指出詩人語

便向庭前欲買舟



兩閣烟昏蔚不開時時白鳥去還來相逢都是江湖上
莫為人声却自猜

秋熱春寒花不老雲濃日薄雨頻侵共言今歲魚偏熟
舊網須教展一尋
撈蝦摸蜆几回來斗笠蓑衣安在哉將謂此生緣已斷
登臨不覓眼重開
南北區區浪自催不妨隨遇且徘徊鮪魚白酒何須得
一醉端從好句來
與晉卿相別忽復春深得書見邀
陶淵明把酒梳送陸修淨過虎溪曾次九流清似鏡
人間万事醉如泥

水仙花二絕

得水能仙天與奇寒香寂寞動冰肌仙風道骨今誰有
淡掃蛾眉慕一枝
借水開花亦自奇冰況為骨玉為肌寒香自壓醪醖倒
只比江梅無好枝

初得馬騎

余有二西馬寄他處

有兩龍駒慰陸沉四年河海每關心今朝款段聊乘興
雙鑠猶堪寄好音

題朱砂湯

憶同德曜涉歌蒸欲濯湯池竟輟行惟悴独来琴瑟变
满怀谁识淚縱橫

石蟹

泉泓石蟹如鳥頭一種為類太微生此地逢君宜見假
終方入手便橫行

再次韻致君

地名平疴鎮昔有兩美人来浴異香累日不散

華清賜浴記當年偶托荒山結勝緣未必興衰異今昔
曾經天女卸金鈿

得延之書、尾戲答

齒豁頭童老可憎艰难相值歷何曾吹簫問渡愧未達
終有心頭一点繩

卞忠烈公墓

叢篁灌木麗霜晴忠孝巖、父子名奉扇西風雖自潔
受遺不至亦何情

冶城

冶城昔是王公宅鵲噪烏啼異昔時不見犢車催塵尾
莫年惆悵蔡家兒

宿天禧日書壁間

月墮風休夜已深寒衾展轉不能禁一番過眼知何處
惟有孤燈識此心

正上人求書

火滅意晴冷似冰隨時活計自脩行客來若問真消息
只有現音是證明

書吳江垂虹亭壁

三十年驚一世人衣中空有淚痕深他年不為鮑魚膾
聊欲江干卜近鄰

書張君書齋憲上次其韻

眼力無窮面、憲知君心不在西涼聊將浮世兩蜚足
共借明朝一線長

時冬至前
一日晚

次韻牡丹四絕

朝陽燦、款爭流已過群紅盡自修
春盡妖妍猶未歇
天札終待几時休

雲低雨細靜無風似著精神染
昇紅駐輦慈恩賞佳句
若論今日定誰工

蓬萊宮闕有神仙解擇春風款
闌妍不是踈狂魯連物
肯將飛燕謂當前

我老迂疎合灌園。強來乘鄣負初暄。多情似識伊川旧，
究竟是韓公第一根。

試陳瞻墨十絕

陽關繞斷一声歌。已覺離愁万斛多。誰信郵亭檻車際，
便驚風露隔關河。
踈簾弄影不驚塵。百憶恒沙認此身。轉盼回眉已陳迹，
那知犹作未歸人。
門無閑鎖何由出。案有詩書敢自期。尋到古人留意處，
絕勝把酒听歌時。

大患于吾為有身。縱橫顛倒竟誰神。祇應靜處天真在，
且作斯須自在人。

雉蝶回環半倚山。市声風順響潺湲。送來省事惟便靜，
他日端能憶此間。

春來多病聖頻中。歛蹙雙青笑拂紅。今日閉門常靜坐，
始知身世已衰翁。

万口弥陀未飯前。西方境界每依然。何須更学王文度，
那處元非極樂天。

今年四月未聞雷。赤地從何問宿莢。劍戟埋身均是死，

生增逋欠踏門催

十年不去有如何得少何須較失多大是駒奴必千里
功名他日莫渠魔

卧听风声坐見山此生長壽有無間等閑撒起能知病
莫厭蕭蕭雪滿顏

偶書

風吹蘇小門前柳雨暗羅敷陌上桑遙想北江春色晚
被花惱得少陵狂

過玩邊亭再見吉先之

姑熟溪頭近請違玩邊亭上再相期
留連話旧忘塵慮
把盞拌茗得自怡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十一終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十二

趙郡李之儀端叔

絕句七言

杏花白鷗

朝來雨過春妖妍
白日板頭雪作團
縞練長拖輕洒墨
不須將作兩般看

竹窟

瘦玉蕭疎觸處宜
仙風一霎散霜威
未應舞罷排雲去
更看丹砂理雪衣

黃精鹿

綠遍前峰到後峰
靈苗厭地几千重
勾班養就無人見
多少狂心欲採茸

荷葉龜

翠蓋相扶兩不敵
多情独許見陽窺
千年自有迹形處
聊与清香約暫時

惠崇扇面小景二絕

耳冷無人唱竹枝
歸心惟有夢魂知
楊花撲面烟波濶
犹記征帆欲却時

風高雨暗不成群
欲下还飛似畏人
已是却尋歸去路
江南休笑水知春

讀華嚴經三絕

紛々作客不歸來
樹本無根何處栽
彈指未應超十地
重々樓閣一時開

老境侵尋上砌苔
自然生意不應裁
便应烈日鱗

能得愁懷几度開

法令端如万頃陂
後來無法只趨時
早知與廢無非命
可嘆禳侯見事遲

學書十絕

雨後堦庭物、新睡餘歎枕梢無
閑只疑日脚隨人意
百刻香綫過一分
簾波不動地無塵
久與相親燕雀馴
似怪衰翁長靜坐
時、回眼輒疑人
未逢四祖且堆、綫見龍潭便眼開
龍去潭空人自老
啣花百鳥漫飛來
閉門不語信深湛
豈可訛時作酒箴
料得門前無好事
解嘲聊復寄初心

不堪細字眼
尤花熟睡分明
暫到家何
独能收小兒淚
客中時可當乘槎

玉壺試叫鴛鴦語
為問仙家似此無
暮就丹砂早歸去
不妨閑處作功夫

大人相好一百種
兀却修來得到今
不犹普賢能演說
淘沙個、得精金

万里無雲天一色
單衣不試似初春
鶴鈴習、遊絲墜
未必他時得此身

歌詞謾与收
狂念詩句聊將代
欠伸鉤棘徒勞割
胃腎

華頭纔住已成塵，
心非可見舌能陳。
隨語成章自有神，
用作功名終底事。
區區雕琢定痴人。

故人李世南西秋山林木平遠三首和韻

晚烟拂々聚無痕，
瘦骨稜々見微根。
細露縈行飢馬疾，
奉頭新月是前村。

曾經歲月几華夷，
兩貌風顏茂晚姿。
自是雪霜心共老，
華頭聊復戲孫枝。

霜清木落見沙洲，
上人家半在舟。
射雁歸來魚滿筍，

甕中先更問扶頭

出院有期

親旧相逢似隔時，
從今無復念歸期。
莫同更寫田連恨，
只擬添成百首詩。

再和觀画三首

歸除不尽自無痕，
底事狂緣尚有根。
几日圖画裏，
祇緣歸思在江村。
何時船上載鷓夷，
海道聊尋一向姿。
不為丹青生著相，
從來卷曲是吾枝。

欲問船師覓空洲
須將大瓠作腰舟
掀天白浪蛟龍吼
纔得隨流一點頭

路西田舍示虞孫小詩二十四首

雪上歸來過了
春枝頭杏子可嘗新
旋追老酒醫佳况
更謝提壺解勸人

一春霖雨不曾休
雪電驚人四月頭
初製單衣方待著
却添炉火換重裘

夢回簷滴不聞聲
殘月披窻分外明
投老逢春能几許
不堪催去与谁争

扶老相邀到隴頭
麥苗如洗未全抽
願天不雨只一月
聊慰艰辛望半收

栽桑插柳展溝塍
共趁清明力倍增
分得只般穷伎倆
却应苦行過于僧

修車浸種一番忙
肚热鄰家見早秧
飽餽未驚心已懶
方知生計要高量

一生著得几輛履
一飽消得几多粮
怕雨望晴心不歇
白頭搔尽眼望羊

須知官職为他人
老去何妨可問津
客賓歡娛童僕飽

到頭活計定誰親

從來人說水晶宮投老方能到眼中未必吾生便休去
溪山隱去再相同

鵝兒成隊草成茵來往馴鷗喜趁人却恐城中無此况
莫辭辛苦且逡巡

疊々柔條動懿筐森々初穗美微黃引鷁飛去蒙朝雨
帶犢歸來卧夕陽

東園掃場方整歇揀秧車水又相催衰年樂得身強健
常願南山到眼來

蘆已藏人水鳥喧草堪留坐午風寒送來偏得田家趣
折莫催歸具已闌

雨後西風日々顛重裘犹自覺輕單春寒秋熱江南候
四月如何尚有寒

轉午風休陡覺暄綿衣晚尽旋開軒乍寒乍熱唯調御
厚薄隨時躰自安

見事遲來五十年何須投老舍艰难暖衣飽食無過此
誰是鮎魚上竹竿

取春蘿擔鴈行來任是因厘亦易推一歲難動方有味

較量猶勝上燕臺

朝衣行市頭顱落六印垂腰手足分旋煮河豚加鱸膾
爭如開處醉醺

荷錢貼水蠹如蟻稻似針芒椹未丹牛角叩殘歌轉
請看平地有波瀾

百事無能一老夫十年江上把犁鋤西莊南畝時來往
常得青山在坐隅

青山于我豈無因到處抬頭便見親時更一班逢好句
玄暉端恐是前身

坐歎宣城迹已賒青山今日屬寒家多情賓客門如市
不獨風流解染花

數畝田荒積漸耕常憂堪損害垂成傳聞趙魏推盟主
便覓如雲照眼明
水已平隄柳已綠洞房犹記鏤婢娟粉雲易散春常在
啼鳥笛人尚可憐

余既觸罪咎遂与时忌求所以寄其餘生者無如
躬耕為可樂適有田數頃分兩處或再或車往來
其間隨時抑揚以寓其所樂而地薄農拙種之輒

身履之然天時一不相契則其至于教倍雖終歸
于有教要是營求完補几頃刻不得暇旁視若不
余堪而我之樂常在也此自湖洲歸邂逅所值者
如此因以其勞苦之餘發為呻吟隨得隨得二
十四篇與田夫蹈歌無異要乃借以自舒則其流
皆尔也虞孫遠來相顧以此軸見邀作草字二非
所工又無以先之遂寫以塞責庶几余所樂者從
而可見異時相攜于其間當知與一字虛誤政和
五年五月十七日

蒙寵惠明樽深佩春意聊奉一嘯

萬國衣冠拱醉容
鉤天夢斷失雲龍
多情尚寄當時約
宛似闍黎餘後鐘

伯成已歸尚阻雨
今聚聊申短唱容
易一笑

髯友新從塞上回
中元罇阻未能開
更堪庭竹添幽思
只欠清風玉雨來

試筆東趙德麟二絕

河朔初歸爨折巖
都城還許謝煩埃
日長窮巷春歸後
萬綠陰、鎖吹臺

寔間多病委枯骸
陌上初收雨後埃
公子風流過不兆
正堪眉嬾傍粧臺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十二終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十三

趙郡李之儀端叔

絕句

次韻見寄兩絕

江湖流落久相依
每嘆朱顏戲彩衣
何事淚痕書上見
他年千隴約同歸
七分年紀十分愁
物理乘除不自由
死葬生遊今得地
却嗟無計共遲留

贈人

雙、小葉襯花房只闌花房不闌
雙拾得不教同伴見
袖中拈出一齊降

再和仇粹夫

曾寄冰綃十幅開竹間紅藥燕
啣來黃筌已去風流
忽見詩翁筆下催

面、軒楹壓水開暑天端恐雪飛來
冰肌玉骨元無汗
更倩殷勤執板催

祈降寺尤池

池方一尋深尺許泉脈涓、盈砌
臺聞道早天能作雨

定應變化自何來

題虞氏外孫扇

處已莫辭三經陋讀書須及五車
多成吾宅相非吾志
直欲五門備四科

失題二絕

投老還家辭肉消霜天何處換金貂
一樽帝所歡猶在
翻恐醒來尚寂寥

楚國曾聞照乘珠間曰齊盜取為娛
人止人得何須計

端有龜腸恨晚厨蕭世誠軍
弁日而粮道不繼軍中號
日軍厨過午不開定非龜腸蟬腹可

俾一戰
遂潰去

次韻子椿五首

會次定多古語華端無復時流翫
巖若非投分崎嶇肯
共徑立

昨夜中秋好月今朝類試終場
遙想容憲對酒未知野
飯同堂

蹈碎瓊瑤聊步行陪笑語多時
一段難道往事五篇消
得新詩

龍欲興雲致雨能虎墜地能班
端是便騎賜馬不須深

戀家山

附見誰為鄒湛獎成無復山
濤豈敢遽名此地不如且
醉歸舫

又次韻三絕

款步音陪下澤劇談今魏高流
又喜秋來相見暫同南
陌東立

華屋暫離星斗滄江歸弄波濤
可得遽博來信便知却
整還舫

早日餘詩傳喜新來投筆從班
身世且依魏闕烟雲休

恋鐘山

挽詞

旌德王承議挽詞

彭蠡湖邊一笑初綠衣相見論葭葦四千里外空搔首
三十年間屢攬鬚方卜他時共菊茗豈知今日奠生芻
窮途只有思君淚無復吟君屋上烏

錢君倚夫人仙源郡君挽詞

春生復秋落物、猶帝力哀哉卹勞思自藟至誠實棘
心詠詩人常恐一旦失何乃不我報皎、如白日痛哉

胡為生每念氣填臆仰君猶長庚華髮萃衆德歲時捧
金樽門戶几万石常云我育子未易先尺璧伯仁非碌
、到此輒自惑庶几德有相睥睨莫我逼頗聞君有言
既跌不見譴李杜苟齊名死且不足惜孰不斯言愧謂
君壽無極豈知屬纊書何為在吾側堂、古益友千載
同此室撼鐸僅能參我淚不虛滴

俞清老挽詞二首

生涯真斷梗身世委虛舟直欲超千劫都將付一漚縱
橫無滯礙遊戲任沉浮報尽隨緣去聊送一笑休

寒食相披拂方時欲適然君應尋故約我亦赴新阡但
怪沉來鴈那知已逝川風流有千里未愧昔人賢

陳氏母夫人挽詞二首

白首巖冰雪清風逼里閭空殘貝葉偈不見錦囊書表
、名終在說、慶有餘全如華夏約他日看高車
子令人空歎孫賢我故欽成家信如玉傳世果非金不
作尋常去方知積累深天花長滿祇應悟本來心

雜挽詩四首

報地三千錄年光八十春却尋來處路重接社中人杖

履空平日幢幡想去塵蓮開布金底又見一番新
方報先同冗俄聞改葬期祇應偕老約不擬異他時已
矣如何憾賢哉有剩悲今看松柏洛陽篆聳豐碑
漢室傳經後唐朝旧族家柔明惟典則專靜輟紛華得
配同高壽流光固未涯定應知去路門外列三車
子令欽平昔多慚接後遊升堂祇有志托真嘆無由遊
水空歸整春風忽變秋蕭聲到原盡千載想風流

詞

次韻子瞻追和淵明歸去來

歸去來兮吾其老矣何時歸悟鳧雀之長短鑿斷續之
哀悲悵野馬之過隙雖絕足而寧追子行年五十有五
蓋知五十四年之非湏前目以命駕豈大寒而方衣茲
物理之必至又何資于登微吾家不遂可跋可奔解我
簪紱即吾蓬門里閤雖異空廬具存祿所有以取給尚
矣擇於餅搏課童僕以供役玩幼稚而開顏將有限以
加節冀無適而不安從賓客之夸戶任風雨之當闕足
可及而必到目可盡而必現非梁燕與庭鵲孰朝往而
暮還寄終日于兀兀絕妄心之恒歸去來兮聊隨緣

以遨遊何吾鄉之必歸姑稍足而無求等天地于逆旅
冒此樂而彼憂有客過門而問予何不返乎先疇羊腸
縱轡夜壑移舟空斷梗之目風味死狐之首立但俯仰
以托物從上下以通流予既謝夫不敏願進言而少休
已笑乎候虫以其能知時禍生有住神豈留美其可久
將安之焉用必歸去自修乃其期想荒蕪之云鑿時載
耨而載耨幸灑然而無着遂寓懷於此詩豈前人之敢
及庶知予自信而不疑

朝中措

望新聞湖有懷少
游用樊良道中韻

新開湖水浸遙天，風葉響珊珊，記得昔遊情味，浩歌不怕朝寒。故人一去高名，万古長對孱顏，惟有落霞孤鷺晚，來依旧爭還。

樊良道中

敗荷枯葦少陽天，時節漸闌珊，獨泛扁舟，歸去老來不耐霜寒。平生志氣消磨，盡也留得蒼顏，寄語山中麋鹿，斷雲相次往還。

臨江仙

江東人得早梅見約探題且訪梅所在目攜戲管就賦花下

初破曉寒無限，思融、臆意全迷，春工從此被人知不

隨蜂蝶長伴玉蟾，依縹緲雲間，應好在盈、淚濕征衣。背人偷拗向東西，清香滿袖，猶記畫堂枝。

又病中存之以長短句
見調回次其韻

病裏不知春早晚，驚心綠暗紅稀，起來初試薄羅衣。多情海燕，還傍旧梁飛。瘦損休文，誰記得，空將銷臂頻圍。眼前多是去年時，不堪追想，魂斷画樓西。

蝶忘花

席上代人送客目載其語

簾外飛花，湖上語，不恨花飛，只恨人難駐。多謝雨來，留得住看，只恐晴催去。寸、離腸須全取，今日寧、

明日送誰訴怎得此身如去路迢々長在君行處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十四

趙郡李之儀端叔

贊

觀世音贊

大慈大悲大盛德補陀落山住孤絕三界輪迴苦熱惱
一閃吾名自清涼名雖可聞見不得隨所達立即如見
施者受者不退心常如心在光明裡

維摩居士贊

毗耶離城此去几許一覩慈光如到其所八万四千翻

風駕雨枯者即榮墮者既舉周徧恒沙了無一語

慧巖永長老贊

我昔同登法雲地道場不弄耆闍山指出後身自在通
當日曾向新受記秀眉明目壞色衣誰其寫作比丘相
只這便是紫金容在、處、成恭敬

西庵琳老真贊

西安老人誰不贊嘆東轍西蹊路頭坐斷維三昧刀化
身千百北雨南雲青天霹靂豈待形容何處不見湏知
鬧市裏便是百草頭荐

常州薦福瑁老真贊

院有梅
甚古

無形而襲人之鼻者香不謀而同人之舌者名、因香
而及遠香因名而有聲然則紅梅老子固如是乎闍技
明即明隨波逐浪應物現形夫是之謂驢手佛脚而真
得無學於保寧者也

雲門大師真贊

織得蒲鞋無脚着大雪漫山却伸脚騁人枉了三則語
傳家只用一字錯至今兒孫滿天下伸頭縮頸如鶴鶴挨
轉背面有高量學得馬騎被驢撲

雪峰真贊

衮球輸了一隻脚
答語失了一隻眼
却將兩隻殺人手
不是撈蝦只摸蜆
踏翻船子月是誰
撞破烟樓如掣電
樹倒藤枯笑呵呵
春光更竟家下遍

晦堂室覓真贊

不勉而中不思而得
從容中道是為極則
胡來胡現漢來漢現
誰所運用莫非方便
在迨求遠知深味淺
頭上安頭以口為眼
以相而現略無異同
一有所扣則猶撞鐘
緣不我契漫尔形容
稽首導師如日方中

李太白贊

龍不可手虎不可縛
矯世路彼自清濁
醉造脫鞵孰貴孰賤
弄月滄波万頃一線
图画如好雖曰糟粕
对之超然鯨尾欲捉

姑溪自贊

萬日以遊于世
鐵心以踐其志
有时端委以即事
忽尔賣針而買醉
豈所謂逆行順行
莫測者歟
盖得之自是不得是以听天命而已

又

偶乘扁舟一日千里若遇勝境終年不移故能屈御手
調羹而親餉命力士脫靴而不疑予私淑諸人也故欲
与之同歸鴉然于腮而不售羊然遠領而犹癡人固欲
其售尔謂之癡也予方遊戲以隨時

李伯時画姑溪濯足圖

濯余足兮寒泉振余衣兮古丘洞胸中之滯礙眇雲散
而水流識此行之非禍乃造物之予休

董曼老画姑溪贊

野老形容公子刷研謂俗則數珠掛于臂上謂生則髭

鬚滿于頰下以我為牛則為之牛以我為馬則為之馬
不妨隨俗流通何必分真辨假

李伯時画馬贊

飲不以鼻投不以趾雖夢亦然理自應爾吾師東坡嘗
有是語天机所同維伯時父東坡形容伯時位置曹韓
少陵俱落第二吾私淑諸恨隔九泉筆頭落处几至潜
然

銘

歛硯銘

琢玉得月惟点之珍洞路下求匪人能因謂物必致有
燥有潤一槩之墨其質始信彬々惟竟用奈其藏文心
繡口波瀾焜煌無窘方習無又所長物与人俱靈璧之
張

當塗硯

青山之英采石之灵上凌汗漫下为堅青磨砢八極包
容四溟爛若星日隱然雷霆揮灑之餘沾丐後生永宝
用之尺璧可輕

丁希韓圓硯銘

潤如玉圓如盤承以鼎足貯之孔安尔書鐘王尔文揚
韓濡毫其間弗羞尔顏

寧先凝福院鐘銘

於皇惟竟務施之博肆及大声以时而作靡昏不驚無
隱不擢一尚其奉振滌踴躍犹闇逢燈如病得藥下徹
幽冥旁周廣莫濬哲吾君乃春忠恪荐之焚脩爰命橐
籥肇自尚方表以傑閣念往既深固今尤卓去識弗昧
孝思永托晉暨有情同資利樂

廬山承天羅漢院第九代南禪師塔銘

師一日晚沐浴次日早更衣升座白衆既歸方丈即跏
趺而逝其語有倒騎鉄馬遂上須弥踏破虚空不留朕
迹之句實紹至元年三月二十四日也時氣候早熟居
五日乃就木儼如平時傳聞四方為宗門希有之事異
時師及人上饒子章遇余于京師与之遊久且相好也
有間出其所述師出處經行大畧示余、談而壯之茲
恨師不得而見也已而從余求銘時刻之石以詔未來
之日嗚呼師既不得而見矣其示寂之際能結信心者
如此其住世抑揚者又如此余銘其可禱耶師諱系南

江州長汀人姓張氏甫十歲告其親願從念佛者遊久
之方得請既去凡三年不歸其親思之因攜酒饌就見
命其師同餐師怒亟請徹去曰汗蠟伽藍罪入無間親
與其師皆有愧色其後偶庭下初植柏秀茂可愛師以
一頌示其師、始異之遂不復以世諦事累師尋得度
受具戒嘗與其屬海評營所事忽流涕語評曰吾佛有
出妙世法而我与若及局促于名相間不求自利、他
以達究竟斯有負于一报身矣乃相与偏叅善知識初
見闍元潭又見隆慶閑仰山偉三人者一時之所臻秦

皆謂法師器也雖降意延挹而師終不契獨于開元賦
中秋月頌會中有百餘衆悉為之歛衽晚遊湖湘入道
林元祐之室然得審符心印自是不復遠矣祐遷羅漢
師超據第一座祐命立僧就季者日盛祐退席師遂繼
之時年三十有九年季者至頃東南又以其餘力
揀 陋若未反者皆一新之壽四十有五僧臘二十
奉全身建塔于院之西昔師與海評 遊歷同
院惠深者夢二大蛇一角黑章長各數丈遠院三匝騰
躍而去黎明師與評別深以所夢告且屬之曰二子善

護持他日吾門龍象也後評住開元與師相鄰俱得名
叢林間號廬山二龍云

銘曰作如是因得如是果只如是行成如是事于大摠
持證如是象不漏絲毫不落第二亘古亘今普天匝地
若乃動着不雜粉碎所以倒騎鉄馬逆上須弥踏破虛
空不啻朕迹嗚呼如是如是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十五

趙郡李之儀端叔

序

歐陽文忠公別集後序

蜀人梅賾公儀為滑州得殘稿數紙文義粲然而不知其所自以類訪之得十人者又數十紙問諸所自亦莫知持歸以贄于公曰此我通判滑州時季書偶至于盈紙不意流落猶在也文章猶日月之在天莫不冒其照臨在地則猶水火也万物必資于以給其可一日而無

耶故其隨得隨散天地不能藏匿而在之處必為神物護持公嘗語人曰筆研我輩假以寓其趣凡有所當寓當隨其所命意細絳展轉而見于筆下不独季書因而可以增益其所未到处久之斯可樂也蓋公之自樂者如此故每日于翰墨者皆抑揚損挫可以為孝者師法信所謂矢口而成言肆筆而成書也汝陰王樂道與其子性之皆博極群書手未嘗釋卷得公家集所不載者集為二十卷余幸得而觀之遂以嘗聞人所誦公之言以記于後亦足以告夫孝者而為之勸也政和四年

三月十三日趙郡李之儀書

仇池翁南浮集序

元祐末予從辟中山實東坡先生幕府後先生到官先生謂予曰子近離京師事時如何予附曰必有所更張先生曰有所問乎予曰無所問以意得之尔先生曰何以得之予曰是固不难得蓋平日未有为先生言者先生曰人有言我未嘗不听我豈拒人者哉予曰先生固不拒人而人自難言尔又曰願為我言之予曰斯言近迹而不免謂之有二心挟二心以幸其術之必售是可

陳于先生長者之前耶此人所臣難言而先生所以無
從而有問也且垂簾共政八年於此主上未嘗可否一
事諸公奉行特太母之令太母叔為正而正固在位也
其未嘗可否者蓋退托而有所待也方其政之在我也
豈無捨舊日而求固于我或有所不納既不得同必退
而為異日之謀今日乃其所謀之時也以八年之所待則
聖志固已定矣一旦群然而進如所定者干有八九欲
不信渠可得乎先生曰太母受先帝顧託保佑聖躬主
上孝養不匱承順盡道共成先帝之志以圖至治故入

年之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但恐不与其事者或有所
不知尔又况人各有心其可得而同耶予曰先生父子
弟兄超自窮遠文奉業論流布四方莫非據古而切于
事比立朝遂將力行其所言難見險猶不止也今日之
事已可知然而君子消息盈虛与时偕行蓋居易以俟
之先生曰二之言是也又曰自是與子相從之日益難

形器中可得而議也其緒餘土苴則縱橫
造次落筆皆為人所取所到之處人、得而有之海熟
而珠富山輝而玉出凡所採擇並皆滿足而去是以殘
章斷簡片文隻字侈如前日之家有藏也蔡君家世輩
藪之下軒輊無所系而能以退為進父子之間自為知
已獨于先生南遷已後所見于抑揭者博訪兼收所較
他日之得為備吾友汝陰王性之實與討論仍為手自

抄錄摠若干為集成若干卷性之將適宣城道太平蔡
君以書并其摠目回性之以相示邀予為之序先生即
世十餘年矣門人之在者無几方其南遷予適在左右
而又疇昔相期蓋有欲得之重者予雖老且病矣而承
穎接辭表裏相盡凡在今日固莫予若也因以予所遇
木末并論次之乃世所未知者是亦先生之志也

題跋

跋東坡諸公追和淵明歸去來引後

歐陽文忠公謂詩非能窮人殆窮而後解二人知誦此

語而不知其工果何在也及觀湖明之賦也其旁可知
皦、數百年間如孤雲之遊太清見者莫不引睇將欲
與追逐先後豈復可得東坡平日自謂淵明後身且將
盡和其詩乃已自知杭州以後時、如所約然此語未
嘗載之筆下予在韻昌一日從容黃門公遂出東坡所
和不獨見知為幸而于其卒章始載其後身尽和平日
談笑間所及公又曰家兄近寄此作令約諸君同賦而
南方已與魯直少游相期矣二君之作未到也居教日
黃門公出其所賦而輒與帝強後又得少游者而魯直

作與不作未可知竟未見也張文潛晁無咎李方叔亦
相繼而作三人者雖未及見其賦之則久矣異日當盡見
之以見知旁而後工者不為虛發藏雲秋日周智臣以
此紙見邀云必滿軸乃已回尋絳所得者次第書之而
不腆之作遂託其後真所謂淘之汰之者也政和元年
八月二十日

雜題跋

作詩字、要有來處但將老杜詩細考之方見其工若
無來處即謂亂道亦可也王舒王解字云詩字從言從

寺者法度之所在也可不信哉近得蔡天啓句法頗
得真趣嘗記其一聯云草長蝴蝶狂深見吳
黃蜂欲退飛乃穿花撲蝶深見與六鷁退飛
過京都也然用之惟在不竟若竟則不工矣

又

晉右將軍王逸少善草書為古今之魁嘗為越州內史
永和九年三月上巳日會子姪輩遊山陰之蘭亭修禊
事也各賦詩為樂遂製游蘭亭叙辭翰精絕為世之寶
後唐太宗泊玉華大漸語高宗曰吾有事語汝必逆

之高宗涕泣引耳而听曰吾身後得蘭亭陪葬吾無恨
矣唐末亂離賊奪諸陵唯取其金玉軸賢書函復落于
人間皆摹刻失真遂甚唯長安薛真極為精絕

偶述

胡史恭公知蘓州蔣公希魯致政歸文恭昔為諸生
嘗幸于蔣公因即其居第表之為難老坊蔣公見之
愀然曰俚俗歌艷內不足而假之人臣為夸者非所望
于故人也願即撤去文恭愧謝欲如其請則營繕已
嚴乃資其嘗獲芝艸之瑞改為灵芝文恭退而語人

曰識必得而達後達蔣公之德蓋所畏而其識如是
固無足疑其如非吾所及也危忠宣公薨朝廷賜其
墓碑之額為世濟忠直時唐公君尽知穎冒為表其
居為忠直坊忠宣之子于夷子默告君益曰公意則
則厚矣此朝廷所賜施金石揭于墓隧假宥于危氏
子孫之傳則有若通塗廣陌泛為往來之現才聳動
流俗尔事体不同君益曰此官司之事也君家何
与子夷子默然曰先祖先人功在朝廷名聞四夷何
待此而後顯且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流俗所尚識者

所當耻異時不独吾家取笑于人于公亦不免指議流
傳浸以不知意之所命則是非混為一區故不得不力
請于適官其地亦以蔣公之語告君益遂徹去于夷子
默輒相謝曰荷公為助復咲謂予曰凡臣伎能物貨自
營固授于人則多曰元本其家至于假供御供使土州
為名者殆与

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故与禹稷
同道當時未聞喪其巷為何坊今在處以松恩相濡間
亦有之然槩之以理象則廉耻之蠹况自營土木取之

在事者一時言端句末竊以為名而使在事者不得而從之者乎

書樂府長短句後

器之上人好事不立畦畛所到人多喜之喜收予書雜造次必錄無擇藏雲歲杪夜長燈暗輒以此軸見邀如醉夢中隨智巨口占隨得隨書不覺軸尽又巨歲月與其令人及其他見邀云將為異日之觀大時觀四年十二月十日夜釋宝之周智臣葛大川釋子長樊圣可并器之与予也人雲際院東房火積中記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十六

趙郡李之儀端叔

手簡

与王樂道工部

皇恐上啓樂道知府鈐轄工部盛暑恭惟鈴閣燕休專
体動止万福流落哀緒竊借光明苟安氣類之未尚寔
異地未有親依之幸眷言欣慕寔在疇昔而強毅萬寔
上極墳典旁綜該載如探肘後物置符契以達于論
辨叅決之際難列向楊旌号為深博度長絮大其在下

夙亦久矣願所期之如是乃一職而犹不可得則蹇薄
何堪分同腐州以死與言至此悵然不知門第越在數
千里之外也何時竟席鄙志向往尤不能已

又

自獲通問記室遂欲接武申叙時冀參承之慰家難之
際養生所資萃于一力而得哺之急卒在太平奔是飢寒
之水火不知風濤鞍馬之勞者累年於茲用是素計不
復少振斬復所期但深愧詎專介戾正恭被翰墨之賜
醇厚深密真有意于推挽殆將進于交遊之後感復繼

縈但有其愧而未知所負荷也庶几附驥尾託騰驥之
便万世之下不失附見之幸臨筆倍劇傾頌

又

碌、既不得申記府之問日幸遷召舟行便道獲承款
席伏讀來誨乃審受代不晚經由陸裝以趨對陞北志
又阻其怀可知婆娑魚鳥之鄉今已老矣杳未有參見
見之涯歸之振地尤劇喟咏然物有必至亦有时而不
可已則安知君子之庭無不肖之迹助向風罔然病者
之側語其改復修樂簡率之甚千万加亮

又

積累蒙罰禍延長子老境孤露尤竟其酷日者聞其補
吏節下不狃驅策是依而動容周旋得所矜式求之者
人不待易地而劇被至教其幸遇豈易得哉旁暨哀晚資
其寓祿之便欽承旦莫則歸頌見昇之德日有羽翰不
傳之望一旦失之其味當不待講而後喻行閱歲矣至
今一念及之不竟酸鼻而天性之感乃其一也伏蒙哀
惻別紙慰藉仰銜勤款哀毒滋甚孤遺逼歲方歸碎小
滿前生意不絕如淺七八日來又次孫得疾甚危上報

殊不逮意可量愧歎

又

伏承日疾頗為梗乃平日討閱之過中年已後理自應
爾然最難藥而此人嗜麵食江上卑濕不得如是老拙
比苦之固無平日之過特憂患悲惱所乘僅分三四分
物日虞其亦也若稍近北當差勝椒与附子青藍三物
尤佳嘗試之否又巴戟枸杞菊花三古法也想已得之

又

久危後塵尚未得一從披寫抑揚之奉然炳如星日常

在歸仰而滄溟之所納山岳之所容一介之微獲与棲
托亦不在衆人之後也剪焉異地日吐、見逼則相期
之素定有周旋之遇已否將來日是固遂委於後緣所
害也悵然此怀何以爲况春寒未解日來燕居尊履何
以造物者固有付予所得者自有定分而君子出處乃
系于一時之低昂要皆不在人尔富計裕處有經日有
美况何時一咲臣了已徃未來之事向風可量依邑

又

自承歸闕遂还旧物屢欲修馳忽忽、不逮久之閉倫

類中有所異同以至動握翻遺卒至投抒之疑初不謂
然既而果不我誑輒爲之失声愕眙罔然無以爲言也
逮性之相見乃審起視廓容略不目毫髮徑意薄禄里
居擁書自娛凜烏一方之所矜式欽慕有來于是尤劇
向往擾、目前有疊、黃卷中事要之是非曲直在我
則不妨稽合取舍使千萬世之往断千一致而因以垂
不朽之劝沮渠不樂哉未有擊節承教之幸批華增吝

又

去夏意外驟來以至他州就对閏歲不得安居實固自

昭然其說亦甚長一觸吏議不無流傳震駭嗟惋閔笑
之及其于門下則玷况多矣本不作竊福計今遂一意
田畝間依稀優悠卒歲之適錙銖上下愈覓命輕而思
重也但參侍蓋不可期其念且何如哉尚冀糟粕形容
不間剽駟高明頗謂然否

又

比遂高志想只安汝陰日居或謂將徙安 墓之寄
即吾家也要之首丘之義終不可忘尔文周翰暫相從
必甚款趙德麟亦同生事稍不如日復有出任意審能

吾第恐未易出也叔弼止此叩天何及盛德之後乃尔
其竟有所負耶當在其後人也彦立明君爽蔚有典刑
不相見十五六年必甚進更在閭里光達君子勉成之
尔自餘故家風範固不乏每相見其勝也

又

性之德愈修季愈進詞華其緒餘而自可與前輩並驅
爭先矣鍾慶所貽与夫德履相踐固無可議特为高小
流水下倍增仰而万里必知其無穷尽也過此一相見遂
約為宣城遊牖前已為之具行而輒為日前一事見止

聞侍下暨欲其歸將復來此亦決為宣城居日幸其相
款也侍下固不之人然水玉相輝更能掇慰公衮之同
亦自不惡而私淑拳、于是為重

又

得罪固荷寬典亦無足道者特介于一二非類適在居
處之地用是或与醞釀或接便覲皇以徼其陋初不謂
人中乃有是等輩然後福何可得而輒乘勢以逞非我
邑會與同未應至此見力苟他徒以避其穢度性之必
能詳悉佩服情昭因寄一歎

与王性之

六年南北声问雖不乏于耳然志同氣合亦不待旦莫
諄、乃能詳悉其知人各有所怀非促膝握手是非可
否之往來則渠激厲增益相投于莫逆之遇耶以故邑
、左右常若有所負不固便道遽叨少款計所願得于別
後者固未能自慰但一見豁然如决積水于千仞之上
而注之廣野矣殆將何人以遇之則其為欣幸可勝道
哉既別則遂欲作書事至輒新勢不免改覲以對適尔
未及蓋非獲已專介被問恭審日來起居佳勝欽佩續

終未易只尺形容疇昔之所期者徒有愧于难堪也引
詠倦、臨筆倍深約結

又

罪垢自汗有玷遊日思与遇厚獲老立園餘生几何未
易負荷也但適有值一方之任事者早不測其着意一
旦借此以逞几破我家固彼不類既有意又平日一嘖
一笑皆在他人則尔後不得不慮其勢殆不容一日安
此徙居之心正如烈火順風而來逼又况冰玉欲慕之
素耶雖委一親戚至之初甚慨然比再道人果决有振

若猶豫止候粗得一蔽風雨處即命途矣願親之切以
日為歲

又

改歲已兩月尚未及一通問不惟疎怠可愧而贈登自窘
不啻于左右如是向往之私衣劇纏繞雨甚加寒日來
恭惟動履清勝目前事尤如蠅毛然一力支持惟知勉
強以对而承承之計以故差池深有負于眷遇之素也
其諸非会晤不展臨紙倍增詠

又

比奉問已三四日尚未知果得塵控已否專介遞被手
筆委論勤款如接更僕哀恭何堪晚得陪勝遊遂蒙相
期若昔之投分始終不渝猶金石交而每謂不足以負
荷乃于是真若他心通者得非誠意密契冥冥自有以
符之也佩服之深滋畏山壓繼而增益未忘聞公袞近
信高明行李既獲豫知而公袞亦旦夕可以相見喜慰
固不能勝而策之甚疎亦不為愧也

又

自有迁居之意宣城勝麗夢寐不捨尤盡見樽俎談笑

揮毫凌鏢朝夕雲烟香藹之間而又人物相先後不減
東晉盛時未論得見之為榮遇而一念所及况如仙去
方且力自策勉冀得於一兩月中不啻高明驟有行色
豈哀蹇不類造物者固不与之全耶良自感歎

又

比得之公袞乃審促歸甚至堅確雖妄意必從此來而
所尚程約近在半月日間公袞云此月十二三日可
復過此月夕企佇香不得耗竊謂宣與金陵別有捷徑
恐公袞由之歸以而性之志從此往矣亟作書并上尊

府書將專遣人特達邂逅必有歸便願的即以委之
定能不沉墜否拳々系各之私茲可量已

又

伏蒙宥示近詩開紙已如闇室得燈已而申絳詠瑞
若驟出沸鼎中而清風四來醍醐甘露相繼沾沃也歎
承有自來至此尤覓逸駕愈遠而高步岌々雲霄之上
笑追逐瞻望其何能及擊節之餘益難勝流周旋妙晤
日有相契景向妍咏尤不能已比亦以俗諦掛置不遣
輒時々自投僂俛方呻吟時似有可意處殆錄出則反

令人作惡固願求教匠手特以老倦勝染極艰徒有愧
于憂忘也

又

叔弼云亡固當致吊而彥立平日尤厚德麟惟好亦願
詳細作書周翰中間得一書未答蔡致君父子不止當
作書亦作荅教書須稍情意鋪叙力輒不遺更俟乘行
季未到間試勉強也

又

不作書咨候已復踰月日計命途遂參式周旋之勝竟

為猥瑣憑凌而其勢無異拔山行止非吾所能及良自
喟歎公袞莫夜過門如夢寐間青都紫府羽衣玉簡之
接所謂得絕數十語疊、淪肌浹髓靡不使人心醉亦
無異寶笈珠囊中所紀而斗竟烟雲蒼蔚而來擁老境
何堪殆是一振綠地鼎焉遽有所期遇也侵尋所自束
固無功行可資特吾性之極力挽引乃茲鈔契其為感
幸但深未易負荷之愧尔以故尤恨杖履回旋几阻雍
客可与同而輒自窘也春物爛發故都登覽是時拒謝
風流沈杜雅致參次先後臣奉吟嘆日來為况當復何

似或問朝夕遂還侍下得是信固然紈不知所遣既而
又問涉秋復來則狀之桑榆猶有後緣之托尚冀行李
順途諧庶一向之慰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十七

趙郡李之儀端叔

手簡

又与王性之

卜居初荷委曲勢須身到乃契高義比既差池姑俟及
門方能披寫遂日幸一日亦不虞贈登至是也公來
一席間十之三四在是事纏繞細絳無不飽足人意使
其自履之亦未能必尔于是又知先为之容非咫尺可
巨喻感月終或出月度可以成行是时行李必已遠矣

緒餘參期預深田帶之嘆既歸侍下涉暑未必能遽還
定無搖落之初必近有耗或遂過此猶及向叙

又

去臆已問途為路西田訟特見及遂遭挽禁迄今未見
其歸非身与之對則不無噬臍之慮是乃如拔小者尔
詠怀登高臨遠晦明杳藹之与俱而穷探力取秘奧幽
深之必索又復人物所同莫非氣類之勝付畀薄厚固
系于人但是一毫髮不容妄得也每念及之但嗟惜自
悼而已其傾倒追逐已成一方極則之事異時猶擊節以

乘其後或能僂俛次第以副都人流傳之託是老境之
幸也如何

又

日者稅鞅適幸密迹舍館曲記不遺屢枉存顧薰然相
予之意坎若平生虛往實歸所得于抑揚間亦多矣少
別遽復改歲江上晚寒不審日來侍奉起居何以盛義
不可忘特未有旦莫參承之地瞻望門庭倍深馳溯

又

頽向門下非一朝夕衰頹不類分從所無罔以老臆詠

一時人物如隔世外君子何緣得之乃先存顧周旋
札意之厚遂欲收之以託氣類感遇固無巨自名其如夜
接不暇無異放舟剡溪一何嶮碎透遠千里万露之多
耶愈叩愈無尽庶几幸掄終在末軌

又

頃得高文几至成誦常謂德与俱進每嘆奔軼絕塵不
可得而企及矣僥奪未忘尽畀副本使得諦味矜式其
眷契成就之賜雖老矣犹知吳起也自到江上筆研几
廢縱有之不足挽匠手姑俟編錄以投至鑿庶蒙不屑

教誨或有巨上副也

又

向自当塗歸道逢令兄方知行事李白滯東陽尋欲專
遣人咨候關中無得力竟尔鉏鋤遂約少回歸軒且復
不契合之殊不自堪蔣山清老歸來犹未得一見然同
前日酌客賦詩累日甚恨矣此况于今誦之近者想
已滿篋固未敢率易有請万一流傳一二使得咀嚼以
滌沉滓似未峻阻也老僂下筆往往不復如昔雖伎止
于此終當騰出巨幸指教曾詩亦未檢得併須別營專

便次見亮：

又

比幸披展適以秋成急于寇盜之至曾未得博探力索
少慰欽幕別來固然爭追訟何及車馬留東陽几時先
約玉元均父子俟歸途之便一報當遣人屈致以幸莊
居累日之數竟不相副良自感嘆村落間了目前事尤
不少輟欲作書咨侯不止無便亦無斯須好況竟辱枉
教而不腆獎志遂落第二其愧何以為控綢重十餘幅字
皆驚策不謂晚節有此勝遇但無以仰對滋不遑尔

乍歸又當改歲人事如蜩毛然未果詳志具報續當馳

謝次

又

日俟私故少休一尋訪戴之吳回以識荊州之面春晚
可期未应有是幸會已否金陵無名廢日尤非老境所
堪但遲莫可虞求田舍不無在再為妨礙焉此懷一
念及之不覓汗下恭惟定省之餘固史環擁泛容古人
感慨之際旁揖勝麗以永佳趣雖江山不足巨契雅
怀然上游之據皆當日名流登覽之餘陳迹班、可紀

者按籍典俱其味宜如何哉尚阻追隨筆倍深依向
又

久不通書固非得已當舟車會通之地而藐然情不接
于上下以不接之一身而應日生無窮之事變加之衰
疲憂患之餘其得一出入息為可休耶而樂者耶坐致
勝晤但時一擊節賞嘆而宣心寫妙不能回于筆下此
非常情之所及僅自知而嘆感爾高明渠得而諒哉忽
披手示累幅息勤方營擊奪死号嗷哀祈之際申昏一
閱灑然不知烈日流汗窘蹙之在我也細絳所命愧不

自容其降意俯求固知虛以受其來若谷若不足皆未
易况之而施之非據祇劇慙歟大暑不審日來定省講習
之餘起居何似病者偶不死今犹在衽席開太平奔葬
只尺用工又復秋收是時非身履之皆不能濟行李在
向念一到其地無復修馳之暇草畧申叙仰冀矜矜批
筆不竟氣長一丈

又

伏蒙卷示所集六一翁遺文并蔡君書与其編次東坡
老南迂後詩文總目且俾附名其後及序其前皆巨題

也固當以不敏求免然二公不可忘也每得其緒餘之
傳無異自天而下况探索討論超出物表非豪杰之勇
峙克爾、輒勉強索課錄呈左右為用則不可但此遇
不易得其高明之既其可虛耶所留背軸素紙適茲紛
擾未敢下筆俟至宣城或能乘興忘吝答不棄未為
定稟也別集三冊摠目冊背軸一卷同元帕護附來介
持納幸祝至

又

後分高明每作書即欲巨細布之巨故尤不得間于搶

攘之地仰佩見賜倍深愧嘆詩軸日置几案間不自得
則必一、歷目適其成詩者呻吟以自寬非特為我矜
式實一時之良藥也比來撰述必已充物篋櫝以超軼
絕塵之資而當賢父兄之間一奉足便有數千萬之達
况山水之勝天下卓絕之境適為朝夕之助耶早時妄
意亡兒之莽獲奉周旋雖瘡痍已瘳尚意固見而悟如
有借於豐艸長林或少振于躋攀騰躍之便尔適茲見
蓄每念及之但深蔚結似非人力所能致也何時一面
而風耿、

又

適方修記左右端使被問垂諭周渥感利未易借况伏
審兩寒起居佳勝哀廢久矣分同腐草一旦頓回生意
則退之所以推譽侯喜之語茲服得之其佩服尤非所
據少頃飲佇降屐

又

天氣未定於渡江

里此固不可不避就而私

淑之怀似物理有以見憐故適投雅意所命也慰、幸

見微拙語實畏巨題又諸作者截斷路口殆十步不

容進更俟章課然亦未敢自必于可以拈出尔惶、悚
悚

又

累枉教翰愧不自堪不独光明頓回葑屋而組績絲錯
縱橫炤爛寒御未始有此也慰幸何已少间恭惟起居佳勝
見微拙陋属思几不聯接重惟推借之重不退避輒牽
課上呈姑奉一笑不必留也餘容面致

又

早來欲作記恐遂行始遣人闖問已而知尚遷延亟且

繼續必未獲浼徹遽被翰墨委誨諄密尤畏俯求之重而
衰万未易為據也雨勢未已道路艰梗恐人力有所不
能勝更須留宿以俟也然黃山亦自虛曠早來伏惟休
况清通方囹獄所肩輿以奉佳趣庶接臨分少款以慰
不能遣忽振田间所積微米水上危被衝注窮餓之水火
不免輟巨赴之危今凡昏類此似是造物者必欲見來
渠可力勝耶向風不竟氣長一丈

又

破甑敝帚時復見錄委曲終不忘則定將何施可以為振

家間至於重複豫計是行似危今已極矣不然安得奉
生所願一時際遇併得之如是也墳山石刻打未足方
欲理之止有三本并羅氏表同浼哲匠餘者續附呈次
遣叙非所止止賴詆訶不妨筆次有以下及也飲、企

又

向承見徵跋尾倉卒以奉來既不謂刻石為寵又煩背
軸見及展玩愧悚尤佩勒春郡首守記前已得之談載
詳尽實一方之幸紫烟之作真大手筆也父子翰墨相
先異日想見半采豈小補哉然題名止患如吏文在處

不免俗韻刘貢父太李直講記以為脫洒今日又高一
着可勝嗟咏

又

哀遲以欲為門下客差池不契竟茲淹晚不謂愛下之
餘遽叨賞遇雖桑榆何堪犹幸振起之光竊借以老也
日者遷徙所擇寔主于幸義為多尚尔牽制盖未始頓
刻輒忘于怀艰生固已類弗為危今見乘初不計物理
憑陵乃至于是于其或者飢餓空乏使平日妄迷之誤
深雪殆尽而遂將旦莫親依爰瓦礫為黃金則未定

定能不愧器就之賜否耶願見之怀日以為歲

与常深道

辱書借米雖李侯之義不減昔人而魯公之拙則亦久
矣方时艰食遠近所同非若藩鎮廩餼之餘得借已出
望外兼蒙專遣津置尤佩厚意共審漸暄日來体力佳
健独力酌对其来如雨電其理如帽毛須少批序即在
左右盖無时不奉思也

与趙彥強

相別逾年初不知行李所稅不得數具间至深傾馳忽

辱垂顧尤愧不逮然遂獲奉晤語有足慰者晚來履况
何似切承慙寓客即無緣抵造想蒙加察未行回出入
無吝見訪耳

又

方作書披手示周書無復遺意而語妙句秀歎不能
已其感慰不待言也湖陰佳處人物尤勝三年歌一投
定竟未可得比來無一毫髮系念徑思問道輒為病留
良可歎者同仲叔仲常兄弟館置甚厚產強可人處固
多甚不惡也力疾修附未暇詳志幸加察

又

別後日凱軒蓋遲回所期不忘傾邇自四月末即病瘥
、如九泉下人欲作一書亦復不乘果然亦未嘗辱寄
声出處既異雖在咫尺蓋与數千里不少間也念之尤
不能已大暑不審日來起居可似或謂已成久居計隨
遇即安要是樂處為不易得所臣去閭里近墳墓不屑
羈旅僥在此耶何時遂獲周旋向風歎、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十八

趙郡李之儀端叔

手簡

与石端若兄弟

淪落不類下士若与之比而卓然儀容乃独收錄遂得
從容教飾得者皆言意之表佩服榮幸固不得俸、盖
已期于必相亮久矣于是方圖中慶愧無以籍手而大
軸雄文遽茲俯暨礼意之隆已不勝其荷戴而属詞典
麗盛哉久不見此體制真遂許緒餘常揚而降以至揚

劉晏宋皆不足道也得我矜式滋有衰老後時之嘆更
當紬絳以遊十駕

又

久聞謁告歸跋首而望何意以日為歲忽承捨舟無異
自天而下亟看就展以涉冬組眷奔走乍還家又一番
目前事倥惚輒未暇及作書申叙止索于終擾之際曾
未獲詳細差池未蒙委振向往之深於是不竟猶豫方
周旋歲計酬對遠近橫來之間欲歎州第与再具書皆
複不逮惟是奉、滋不能已忽枉專教恭審日來體力

佳健偶亡孫小祥津置骨肉往金陵作佛事脩布殊不
逮意仰覲加亮

又

比者觀光稍款方祀成樂作之際想得于古人著意命
駕處為多恃我未聞方切跋詠而乃帝制如此可勝悵
仰間審已具舟特如親膝遂復相遠我勞如何哀恭止
候月初家人輩歸即左右矣兼願致于筆下者筆下亦
安能彷彿

又

不相問未始許久目前易成因循不独高明然也且加
老病杜門無時不奉思以奉思故筆次不得無望、來
向遠貽如獲款近特達出于盛意資畏責已及輕約也
伏審日來動履清勝或云不晚赴燕設若在田間必相
失如在月末當幸迎候

又

適奉先所枉書教罪戾叨復為冒昧然迹犹在楮衣中
而麗句褒予過甚伏讀汗下雖朋友之義以得為喜其
如恭、烏何堪未易負荷謹留以永家傳續當奉課上

振次不愚礼意隆厚非君子推借逾重畴克尔、併因
為謝有愧倚馬輒先布其畧

又

大軸賁耀似一旦躋我于雲霄之外矣末路有此幸遇
豈造物者憐其困殞之甚故特有以振之耶至于親寓
美翰濟以異國精楮古教優擾握倍深慙血别客僂俛
紬律惟其不能故復見于此

又

晚暑起居何似習儀嚴必無事比孫銘督迫可幸得於

玉趾之便輒往望那工夫一閱恐有不穩處幸一見
教無相踈薄也更有一事請益先大門奔別策在何年
是時先進所業用奔者否然國史中則天至上年特下
詔用奔者先進策論各二十五篇命從官考定而後名
試又記得曾讀先大門集中已有進策論此間無文字
可檢所見止是閱試六論并御試策爾無惜開曉明出
必早幸過此早飯而去亦貴少款也閱畢并用詩見及

又

昨者承示佳紙便當奉命為家中几案更移未有下筆

處又惡字不相對不免為物所奪欲少待脩造定疊作
之自使人送去也必不敢贈燈兼欲作書謝不遇尔幸
察孫銘而蒙斤斧望暇付歌遣其僕也亦待換了人頭
處如何見教見教曾門是真廟第一次策試只不記
得甚年也錢子高謝制奉啓云章至臨軒先巨首中
睿明出震李氏登科兩朝之間相繼者父子一門之力
並進者兄弟以此可見尔得先誌可考也

又

今日得久若書并置到海物書中不說歸早晚定來但

問已請長假則遂不復再至都下恐是少躁未應如是
必有家書到左右專人何日回切令至取報柯山銘獨
樂也記偶作得皆不滿意然不敢拈出方欲附去而從
者適來謹上呈敢望斤斧付還也恐須金篇不入用尤
幸諒告則可以別作求教乃見益也至祝至祝

又

眷聚万福親庭必常得書久若尚在京何多日矣若虛
遂叔作安亦主佳何必去住自縛也佳篇警但愧糠粃
之在前亦續再和奉呈次廬居悚感便望与等度施子

良約月末到亦不出宣城湖陰也日來金陵人連有專
人相挽方猶豫豈可失吾友哉次弟宣城不成周王二
居到遂為湖陰老矣但恐居成而昆仲超在顯途損失
依附儼直宜酌中蓋未脩築間日月尚久盍圖其難繼
也

又

少間聲問伏惟起居佳勝哀陋叨蒙過辱見慶形容詩實
祇佩增畏輒忘其鄙而畚放管窺之振遽叨過委愈重
不腆之負悚息滋甚取務薄遽上阻披承系詠尤不能

已後日投箸便可行且何惜頃刻也

又

今日偶食新姜茶動小腸氣適方小間遂方得答不遇
書託人粘紙作圓封未竟間辱手示感愧不已又獲和
篇押韻至此古人未知能到已否東坡每于此尤留意
恨其人不得擊節驚嘆也更俟莊間聊作青唇一笑明
日千万訪及喫飯子去

与友人往还

衰陋過目延予不然之灰乃有亘天之焰殆非人力所

能致也乱道漫写出时自为足豈足免瀆更荷諸作者
拂拭皇恐、自非吾人未易至是近到莊上亦有十
來韻首随遇随应之語未曾錄上深恐散失遺忘乱道
冊子不敢不納便告付还候錄畢再求諸君子指教也
孫銘三在其数元稹再上呈其專人已行报不愚書更
欲入一小紙望速付及腹痛未全止殊草、不愚詩未
暇讀續附納也冊子与二卷並領只未收周詩尔得在
篋中他日可請也

又

雨意未已輒有寒色適非其令但嗜睡尔美况從可知也
尺牘驟臨如接超然之袂豈夢寐中來耶故激可知矣
伏審已視賊事晚來起居佳勝早晚可以瞻奉馳情茲
不能控介还草率展布既謝先辱且及不豫知之愧

又

早來承手示侑以佳句如淮陰用兵多、蓋善至其背
水而陣則真所謂變化若神忽然雷轟電霹章邯之軍
不足破也欽歎 方尔牽課偶一病獲告烈不免申
官檢責適方小休和詩遂成倚閣晚來体况何似早晚

得以瞻奉傾企傾企

又

晚來起居住佳勝今早几似寒潮所薄急作燥劑進方少
許遽奉來誨慰感無已詩句殊不類累和之後自是停
畜有餘用之不匱尔却却追逐多見其不知量也必多
近暑不妨同登^登哀困實向企向白膠其契欣仰初不知
有法如此方患元白倡用教果錄以为况何幸如之更先
沾溉尤不惡賴尔垂涎早晚可道也

又

天氣殊可畏如物蒙罩每承遣既真發吾覆故佩可知
伏審晚來起居住勝未韻益二未易擊節體投亦勞矣
遂欲稍歸地分也一笑然蹈海縱帆亦將有去將
何之：返如何白醪飲荷定在蕪湖去此遠近恨循地
無術也客去方能作答愧不時遣

又

兩意未解履况何似連日為兒女畏佈不欲輒去千萬
保愛

又与悟長老

霜寒伏惟動履清勝自承愛請固知必由州中乃行伺
侯既到即通問遽先垂顧感愧無已行李定能几日上
道無緣謁者詣但深依向穎昌境界純熟風範与南方
絕不同正是一行道為人處也勉旃永为一方作福之
主与諸上人相会幸一一致声作書不及矣来春夏間
或得瞻礼

与崇曰長老

屏处不多与人往还唯是世外高流不廢欽揖况大善
知識為一時前輩者常恨不能一一作礼不啻幸遇象

駕聯步至于十三人之盛而老師寔为上首未語得名
之在其巍、堂、真所謂星中之月也別來贈證未果
申叙繾綣遽勤專委特枉翰墨諭意甚稠豈勝感戴信
後復不審齡况何似前履新正更祈法壽遐遠永為四
衆饒益適作數處報書未暇詳悉別所解免遂命僧持
誦為禱且致厭勝以祛其惑連得二篇發藥多矣牽課
艰拙又尔搶攘須至作隔年还債之計也呵、來篇益
妙飲降不已

与承天長老

早时属望因知在处必得相逢累兹見契自是因地有
自来殆非衆人所到也既深慰幸点以修信行不为無
力尔别便當作書申叙初則偶为事奪次則家难遽及
贈證春緣繾綣倍劇叙系春晚日來不審接物刮生体
况何似門如市心如水此是古人境界後來亦有拈者
要是真能如此不知誰肯承當已否稽首光明可量歸
向

又

伏承惠顧特以專介墜問長牋短幅似於三門外見我

定奪是何心行也諦味周旋且激乎廣方之內既愧且
深感激貶所固無足道但煩惱遽來無力量可以負
荷徒有慊于道始尔尚冀因風不忘登藥漸暄門隨分
擾之甚攀企也回祿足遽神于我輩家似非其地然不
至踈失驚恐否方薄用被除誦經以尉安之早晚少
休當期款奉不一

又

稍踈相問馳系可知晚來起居住勝昨日蒙狂過佳方
作振老草云少故急歸不相待尋遣一借兵持拙語并

間徒手而回云傳語謝簡更不答固深疑之自早其人
不來因宿留至今不允咨叩得振果前所陳不達今輒
再錄上呈過蒙委諭悚

又

遠來附所遣持簡并押昨日通問者去對合沉失方愧
紛擾亟沐垂諭并枉和篇皆青都紫府之語尤愧非據
寄顏無所伏審晚來起居住勝幼稚輩一起一倒極無
况其謝踈畧想蒙深矧

又

晚來為况佳適勿禪輩恐佈追念緣疑相染殆不知罔
上記次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十八終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十九

趙郡李之儀端叔

行狀

故朝請郎直秘閣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副

使贈徽猷閣侍制胡公行狀

本貫常州晉陵吳

魯祖寀故贈太師沂國公

魯祖妣沂國太夫人李氏

祖宿故任樞密副使贈太師魏國公謚文恭

祖妣蜀国太夫人吳氏

祖妣魏国太夫人何氏

父宗盾故贈少師

妣平原郡太夫人施氏

大觀元年妖人張懷素謀叛蜀人范寥詣闕上其事有詔置獄既伏誅乃述其昔所徑行之地以賞以罰而得其常寓蘇州通判呂淵家寓時能臣其術自晦而莫之誰何独而浙運判胡公察知其事收將取以付獄既竟即轉徙他州公命劾淵捕獲素邂逅得罪去輒已以故

就起公為提舉兩浙常平等事俄還公曰物或謂曰物不足以勛功又進公一階貼直秘閣遷轉運使先是公措置兩浙鹽事有勞復南東歲計方有所因革而總其事者久難其人朝廷知公為可任遂以公提云路為制置茶運副使而虛其所其事者不除意若責成于公而不欲分其權續又命公兼云路茶鹽事公固強敏至是愈感慨砥礪今兩浙轉運提點刑獄提舉等事提奉常平提奉市舶提奉澳間等司知杭州事皆闕官詔以公權杭州仍兼願諸司其地當天下一舟車之所聚又復上方

營繕凡數局逆遣須索接武而至冠蓋旁午賓客滿門
詞訢叅萃四方人物情偽多歧證逮散漫門階陛席駢
肩累足率待命于公而公再受目危口酬手畫無不滿
足而去後一頃久而其迹如掃早時陛行充斥至有累
數年不能予奪者公一語而決未几三院諸邑獄遂空
迄公去無一囚之繫風聞諸路不畏則恐文移令應交
馳于道毫髮不敢隱亦不敢踰晷刻于是六路事巨細無
不奉而東南所至如公矣臨之朝廷益知公才而上亦
屢對輔臣稱獎已而公去吳越東南事非公所當領者

多特旨委公，奔走抵命兼晝夜惟恐有所不及寢食
几廢而不知有寒暑風雨之避俄得疾遂請致仕未報
而卒享年五十一大觀二年八月九日也上聞報為之
嘆悼廟堂尤以東南之計未知所託而嗟惜之贈徽猷
閣待制常賻外加賜三百匹勅所葬州具襄事諸孤以
大觀三年四月十七日葬公于常州宜興善繼鄉金
鐘之原公諱奕脩字叔微平原君夢異人降其室而生
力股有黑痣秀眉明目表、群兒中能自警拔文恭曰
是必能世吾家因命名以訓其意既就孝尤激昂奮勉

文恭每退朝廷諸孫列下坐誦所授書而親為策試
間摘其義以問精而不失對者設特榻置酒相與功酬
如賓客用以為別公多在所別胡氏中表遂不敢以常
兒待公以文恭思守將作監主簿官制行換丞務郎十
迂而至朝請起家監秀州稅務姁有為部使者繩州
與甚急既到公迎見曰州守固長者然務寬大任僚屬
皆得其所長以奉職事願使君少留不憚毛數而髮推
之有一不如理請以欺罔受責使者曰少年得無以姁
契故徇我乎公曰度使君必不暇偏及即具曹目邀其

而接之使者笑指稅務曰姑以是觀君之能亦臣驗
君之說又曰弟前往行且至矣公曰幸得從使君以往
庶几知我不取具于臨時也此按視得自公到官後歲
課生增三倍簿書纖悉如律使者歎息久之固勞其守
而行監洛南稻田務未行政太府寺勾當公事管勾出
賣樞密院封樁物帛就差剗刷兩浙夫礼上供錢帛先
是朝廷每有事于郊廟則有司預選官分遣多因其人
以私之姑取文具以復命至有冒請給至踰年不報者
公在太府封樁苟遷就貿易屢奏成效上信其能下不

為擾乃以命之公據藉詰索無一毫得隱徐為區處取其
所餘而不奪其常計欣然得其要領遂先諸路以歸而
所得之數輒倍之河失故道訟者謂其流或東或北
以利害相乘三交相與後務勝其說其費不貲而至
累年不能會朝廷欲知數而今者未知所命僉謂非公
不可即命公以往不喻時而上其實監城南炭場公因
請不外批政曰不歌君稍遠姑以是為命之地亦第少
安之儀薦公帳之籍名存矣正後故闔不足以脩行在
乃以公兼領公曰積弊殆不容鉤致少驗之則主于後

者皆當坐重辟願捨其旧而新是蓋請自今日為之正
既振可德兩目藏貯有地出入有徑近以顏色增浣而
燦然無一物不類創造者下卸之後常不給而雇募夫
力以足其數朝廷惠其費而不能草其槩又命公兼領
仍兼京東排岸司閱籍得、以賄免者數千人寘吏于
法而自是不復雇募排岸獄繫一舟兵至一年睨、械
問且死矣公見之惻然涉其案蓋已三合赦矣但官未
嘗省而吏不以告聞故如是急命釋之遷司農寺丞批
政不悅公者改公監進奏院又召公通判延安府然終

以公議不敢出公于外而留公措置開封府界京西上
供柴炭異時白波輦運司以所漕舟應他用漫不收還
亦不能增置以登其額省曾吏謹五日一催而不責其
報上至禁廷從京師高價旋市以應用內外相持久之
莫之察公上其弊收散補懷罷冗占兵三之一于是舳
艫銜尾而歲計沛然有餘矣崇寧初上意以謂先帝政
事屢變更致祖述憲章之志鈕于異同之論乃相今太
師而置講議司討論潤色簡寘僚屬首以公為檢討文
字以公練達監事而東南為重吳越之地利尤為重乃

以公提舉措置兩浙監事公以法坏之久非家至而戶
曉之則無以達上意輒身自履之山行水迹雖人迹罕
到之地亦不捨乃嚴封字謹出納歛散以時火伏以限
賈敗不得而私而亡命皆轉為良民矣山谷間有至老
不得盜食者亦皆沾足歲中美課以緡計得數百萬捕
私販賞至不支一錢杭州已停配軍顏巽元祐中為州
校主秋倉輸租專覽輸戶米為代輸一日監官以其米
惡甚不為輸巽怒集不逞數百輩即所輸地毆之前為
守者黥隸他州御史希宰相旨論守為不法詔釋之自

尔益無忌憚廣收請益抄以藥塗之而用既毀抹賄主者洗去藥而再用雖老于其事者亦不能辨積累年其欺數至不可計人或知之而終不敢發公因令已毀抹數得其姦而上之特旨黜嶺外盡沒其家財以償所欺有司第課以公為諸路冠就遷轉運判官仍兼益事睦州遂安邑胥造大宅豪佔民地民屢訴州且憚其豪不為之直公命拆屋遷其地蘇州吳江令操下嚴而察胥徒病之求所以去今之策不可得有揚姓者偽作書畝別其家人云令遣我造舟怒不信脩而楚毒脩至我江

死矣其子訴于州、以尚部使者展轉上徹一路喧傳運司具奏牘請公連書而上公曰苟欲就死心不告人且死其屍渠何掩耶遂以是罪令則姦得以售而官与吏將抗矣檄其縣多至購賞以補之果得于他處公以賊事當見上以稟詔從公入覲忌公者乘間起事協言路交章公腹背受敵力不能解遂坐廢于家中揚州杜門絕賓客凡二年或曰公胡不自直使朝廷知為執人所醜造况曲折如立五指不待數而後知也公笑而不答俄有詔起公感激祇謝曰非陛下因事如察則草木

媿蟻之微豈得至此地况親承顧問披眷獎之重耶具言
懷素輩不足以况狐鼠但久在江淮間知我無披故尔
狂率遂陳天下承平久但留意西北而不復脩東南山
川屈折風濤出沒歎聚得以为險當知因循为害甚大
也上又曰東南習俗猥狎因縁为吏而又家世相資在
官者何以制之吏強官弱非痛懲之則法令在其股掌
間矣方且嗇之卿宜審察此患後有詔開帥府置望群
修完城壁教習水戰公实有助焉既又尽遂監司州县
胥募等第人户元而公亦入境首取蘓州二吏素为怀

素吕渊囊橐者奏黥之以隸遠惡处昔之號為強校者
多謝所事以去至有更门户以避者朝廷以怀素事初
有旨申男女結社念經不如葦之禁不竟察者僧其罪
名州县畏或累已几持数珠偶同坐者悉逮捕吴越雅
相習至洵不相保公今必夜聚曉散十人以上逾旬
不罷者先造而後执下遂安有恃蔭暴橫闔巷間目之
而不敢校者適至廷下公号之曰尔非伏路虎耶吾在
此正欲得尔以肅衆人苟能更心退悔不害为善良不
然必不臣常法寘尔後公過其家呼出果自問今後省

刻約不敢輒出配軍因思鄉而歸憐人每恃之以取貨
又欲強娶其女方猶豫中遽歐之及誣以殺已邏者批
与俱公得其情貸配軍而杖誣者兄弟爭田具不能決
而訟于公呼使前而告之曰吾君方以八行旌誘而
乃奪天倫之戚犯至時之教不期賞功而務快私忿是
何意耶即相持揮涕羅拜而去富人三兄弟其季已死
一兄欲併其資產誣季婦以義絕罪而出之累訴不得
理公喻其人使訴而還之即分所有為三命探于庭下
婦果得所欲者尚者以手加額曰陰其可欺即特煩我

公生之尔獄因有連逮至百餘人以情未明啟淹久而
瘦死遇半矣在者亦僅存視息公促其獄有司批以為
不可公叱曰推數年而不行尚何待耶即出以待之請
于朝俄報可方時禁小黃錢如束濕至有投隙伏之以
誣奪人物者猖狂日熾行旅几絕迹而此闕為甚公捕
其魁黠諫千里外餘肯籍為軍道路乃通群盜白晝公
取人物相夸為能號白日鬼人不得安居公召至庭下
命与邏者結為保任令曰一有竊發并坐尔曹而先簿
其資儲償夫物主而後責其同捕賊用是屏息居人至

外戶不閉無賴輩以賭博為名誘陷良家子往。至破
產俗呼松子量鮮衣美食自相為曹在處有之而抗繁
盛故時甚入其中者初不自覺計所得隨手分散以鈴
衆口而把持之號分子錢公張榜于市主賞許告犯者
給例物拉刺為軍田是遂絕昔被誘陷者與其父兄出
屏于道間以謝公德錢塘有善水者結為私渡所載可
取則江至中故為覆溺而取其物歲以水死者甚衆公
增置官渡而絕之青龍之大姓陳旺故司農卿倩之子
有官不出仕憑所持畜兌悍輩為廝僕結連上下廣放

私錢以取厚息苟失期會則追呼批繫峻于官府至虛
立券契沒其資產甚則并取其妻女間分遺所親厚遠
至廣南福建至死不得脫公請于上詔取旺編管湖外
而黥諸僕以配惡弱之地又索其所遺雖遠必致移所
在因使人護之以歸狂人趙天啓陰刺人長短造為飛
語以幸中傷以是入官亦以是所至事之如奴要又
隨其處題寫憲壁動搖訛訛天下皆惡之而無与对者
公密疏以聞詔竄廣西杭人既德公甚相率擊登聞鼓
諸公即真亘浙東西多畫公像于浮圖而立祠之或香

火于其家每食必祭其去也扶携涕泗或遮道或挽其車不得出公結為暫出巡按嘗復來乃得登舟而又爭其舟不得登至安夜開閤方能出所遇壺漿花江夾兩岸老者執手妒少者頂拜香烟相隨不間斷呼曰願公無久于外卒為我父母也公治杭其政日有紀可而甚著者如此大抵不為姑息不立畦畛不邀聲譽一切以身任之而只知有是事而已雖家世榮顯履踐如寒士自少喜周人急問人有難處之事必委曲營度而期必于濟甯中無留物人有不及未嘗不忠告或護前文飾

則面折之雖取怒不已其歸蓋主于愛人之深而雖恐其不返以蹈悔吝也事親孝篤于兄弟朋友凡宗族鄉党一以誠意接之方其盛時遇之或有間及其淪落倉卒之間際則周旋所之無不尽力不營生事不侈長物在板尤謹日給飲食外錙銖不及有托于公者亦以是謝絕視其外若甚封殖而家人僅免飢寒兄弟有無相通後奉公葬諸孤力不足而兄弟皆出力以相之從叔父修簡公歆以恩例及公、推与其叔兄平居遇盛冬雨雪里巷間告飢則必計供家外尽散以給之所活前

後無慮万人里人朱思之子死無以歛公為買棺仍葬之思之死後如之色孝肅公子後與公進奏為代後以罪去貧不能奉皆取給與公所姜魯百禮寓京師欲赴官而妻病且方就蓐至衣食不繼公日過其家物不應之而又助其行辟召徽問李儼為監香同屬官徽問夫婦相繼卒子幼方病公力辦其後事仍資其子而遣儼病几瘳公兼其職事第使食其俸而儼固未嘗去衽席其卒于揚也公時在遷責中亦為之買棺具舟貴人子以非嫡出後于一庸僧且殍矣公為收券如子女奴既

信知其家世且猶死也呼其父母捐所直而厚遺使嫁人鹽法知既新前白般載脚乘之費責價于主收舉其家所有猶不足于償累然相系出入官府而無免可之期公為奏而免之再遇其州聚千餘老幼婦女相雜夾道焚香迎公以謝公在朝廷改當五錢為當三以制私鑄市肆晝閉民間几至絕食公曰良法而不能奉行恨我不在其事也適有米斛尽出以救之井市交易如初杭之公帑費倍他處責賣醋之息尤其故事統以數十羸老之卒巡門就市日額不登則治之甚酷至賣妻女

以足之公曰錢塘酒課歲以三十六萬為數人食醋多
于飲酒而區區近取給于有限之力又復強所不能徒
使之坐因而無以取盈若募人買撲則所得何翅此數
即具以岡村落岡迤呼多州縣承帖家人三五為魯被
酒夜叩人門驅曳叫呼民不能堪公曰募後之法蓋朝
廷之美意人不得以橫設者特節外害之而不知禁也
公命立賞擒捕而請流為令二設皆未振而公捐館舍
後無繼請者人皆恨之於運司藏百餘艘以備奏計每
出則延袤數里不絕平時兵坐食所至為因而所遇異

無螟蝗入境異鎮之類倉庫几至一空公計合用數外
緣取十餘艘而已朝廷以轉般迂繞命轉運司真達而
上計所用舟多不足公前期刷諸路積欠錢盡以造舟
得千艘公濟其乏江寧界接真州江面元濶而多暗石
風濤一作無可避之地前人開李家漾為備而歲久汗
涸雖魚舟不能進公首命浚治不十日而巨艦可藏
到者無不感嘆公以先見之明晚方進用常另惜分陰
以濟所事間語人曰知無不為臣子之分守也既委質
而仕則身非我有若天假吾年庶几不愧所遇不謂公

隨地抑揚大小施設卓然一時之所難者後見于杭州
數月之政此上自人主所以嘆息不已而贈恤至于絕
儼也疾已革犹若語人曰王事雖暑毒豈敢憚勞罔者
皆為之出涕訃聞錢塘人相与命即僧舍發哀受吊于
生祠地仍集衆力度僧以薦冥福歲以為常瀕海鹽戶
有為之服喪者娶鄭氏封仁壽郡君尚書右丞雍之子
有賢行四子績偉紳維公為篤信因果平生未嘗殺活
物在杭時因其人善食鮮多細碎水類日不下千万公
諄諄誘勸食者遂絕而業者為改喜建立叢林請有名

行僧住持吳越號六伽藍主之者多公所命大通禪師
遷化公以私力致供邀其僚屬即其虛焚香作禮戒諸
禪刹次第荐麗特表其素語加謚號賜塔名歲度一僧
以專洒掃少嘗得一疾鑿不能工日以為虞默有所禱
期遇人以收其功忽于通衢中途一妻者鬻紙撻人爭
市之而不与偶見公独授之比開乃公姓氏年甲公异
之遂約同過酒肆追其步相去纔一尺許追時不可及
既飲告公曰汝有病吾為汝治之必效出丹一粒公服
之立愈酒闌又語公曰此去二十年當再相見非甲年

得申姓人不可說果至申年得申姓人公始與語而遂
傳比疾草寔二十年矣又嘗夢有所授既得疾有二衣
如童子狀侍公左右時有見之者後目追荐家人具黃
籛醮于所結生天堂上得甘露數斗鄉人多取而食之
嗚呼非自信不欺積累深遠其報也可復如是耶胡氏
自文恭臣清德懿季奮身遇主方在位時以一物不得
其所為已憂每推至以教人曰必以是為本故其子孫若
多能行其所問則其陰功在人者可知矣至公又能格
以至誠不苟雖不得年不得極其用而四子端靜敏克

森然平相發揮則其所鍾固可表見矣亦足以為季士
大夫之勛也謹狀大觀四年三月十五日趙郡李之儀
狀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二十

墓誌銘

淮康軍節度蔡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持節蔡
州諸軍事蔡州刺史涇原路經略安撫使兼馬
步軍都總管兼知渭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
西河郡國侯食邑一千四百戶食寔封四百戶
上柱國折公墓誌銘

夏人自元昊以來服叛不常雖朝廷務為優容然疆場

未嘗馳備熙寧初出師廊延方時公年十六七已能從軍斬獲至四十餘年無一日不在兵間每戰必克屢立奇功恩威並行諸將無復居其右故能被遇上王秉旄伏鉞專制一路既去復來迄終于位兵民懷之如父母朝廷倚之如長城信一時之豪也公諱可適字遵正其先與後魏道武俱起雲中世以材武長雄一方遂為代北著姓徙後可西有号太山公者曰其所居人爭附之李克用為晉王知太山公可付以事收諫帳下凡力所不能制者悉命統之而能輯睦昭聚橫捍西北二虜封

上柱國以其地為府谷鎮又以為吳為節州為節鎮更五代皆許之相傳襲其：次至御鄉入本朝尤為太祖皇帝所信任數下語書獎慰賜賚不貲是生鄭國公從既生禮賓副使德源：生諱惟讓贈左清道率府副率則公之曾祖也祖諱繼長內殿承制閣門祗候左千牛衛上將軍考諱克儁文思副使贈左領軍衛上將軍公生數歲尤羸弱凡不能勝衣独于牛識之曰奇兒也後來易量已而果聳拔絕類沈厚有智畧敏決而斷以功名為已任馳射超軼殆不習而能郭達師廊延見公

而嘆曰真將種也遂薦之試其莠于廷中補披帶班殿
侍就充廊延路徑畧司准備差使從种諤出塞遇敵于
馬戶川城有以年易公者公索與鬪即斬其首獲其所
乘馬進葭芦川輒大俘獲遂有名行陣間朝廷既成綏
德夏人遣其親信楊已良者分畫地界徑畧同命領軍
就收其要領而以公從行公語其間其及復屢折之已
良至不敢仰視立界堠築中山堡而歸即以領軍治綏
德而畝公为之助新造之區營置多目地壓賊境所奉
非一朝一夕事凡巨細公必參議而後定至今不能改

易領軍捐館舍乃出仕為烏波川堡把截日用漢番捉
生戶更戍然有力者家居而自便貧乏者長上而無糧
公曰弊難遽革姑今居者月輸以餉上者而以為便辟
安南安撫司奇兵隊將勒所部過谿洞肅然秋毫不敢
犯以便親求為滋州永寧閩元豐五年廊延進討辟副
軍期為五隊將戰三角嶺收復米脂城獲級為多間自
安定堡摺運糧草以赴軍前賊邀我于蒲桃山公獨出
擊敗之東兵久不得食數千人于盧堤門或曰掩殺可
有功公曰飢不任役而苟為逃避者非叛也單馬就誥

輒穀鞶相向公曰尔輩何為而至是得不为父母妻子
念而甘心于異域之鬼耶遽回所向而喏或至流涕曰
得公一言遂再生矣公各遣歸所隸遷第一部將從討
金揚白豹戰六掌平下葭芦入義合皆先登斬級辟環
州洪德塞主杖第二副將破訛子野鷄塞先是平遠塞
番兵多逃匿及已勝兵而未係籍公鈎索而籍之得八
百餘人騎自是無敢蔽隱遷第三將破曲律六掌平又
破安州川改第七將夏人將併兵入寇公先得其守降
人姓名乃給為界外默烽首領就以所得姓名呼出而

盡所之烽不傳回卷甲倍道大破尾丁磴斬獲萬計由
過揜楊溝遽下令第三海下營皆曰日方午到漢界犹
三百里不即歸可無後慮耶公笑而不答復選兵臨溝
持滿又分勁騎據山西賊果踴吾後与選兵遇而西山
騎乘之腹背受敵遂之賊既斃乃大卒而來公所提
兵纔八千自啓樓鋪逢遊騎轉戰至馬嶺公度賊未能
深入乃取他路趨洪德邀其歸路分遣二十騎屯肅遠
入洪德川公設伏以待伏發賊前軍乱後兵为肅遠所
制几匹馬隻輪不得返偽国毋踰山而遁衆相蹂踐赴

崖洞死者不可勝計輜重盡棄雖惟帳首飾之類我皆
得之夏人之敗莫此為甚進環度路兵馬都監時元祐
六年也移注源第三將擢知寧州改岷州兼安撫又改
鎮戎軍與師臣議不合朝廷是公初到而未備也亟屯
羅山以覘我兵以麾下兵大破之由是累前後實功積
官至皇城使成州防禦使復知鎮戎軍紹至二年以公
知澗州兼安撫時己未冬詔從公行湏河未凍到官將
委公以事未凡章榘帥涇原請築石門峽好水川而
謂其地當鎮戎之衝非公不能佐己以成其事乃請公

鎮戎章甫上而後可詔以熙河奉鳳環慶三路兵會涇
原之師無慮三十万而听命于榘近時出師之盛未有
其比榘以總管王文振為統制而以公為前軍而副之
今日追賊不得過一百里又曰事或警急勢難稟議聽
行而後振前軍伏路頭重而求援于公公即稟于文振
文振曰好又恐一軍不足自蓄其銳再約文振發熙河
兵熙河兵驕而貪功主將不能制即振曰已發二千矣
偶失道尽赴坑各死文振惧為自全計輒障其好而劾
公以擅與違節制榘得所劾即下公吏奏到宰相亦惧

具惜熙何之失乃歸罪于公而請行軍法上曰彼方治
俟案到未晚也案上而公追賊後四十里餘又得報而
後行宰相志曰誕也請從京師遣官以治上難之爭不
已即以審覆為名寔則再治也既而不移前治猶卒降
公十三官而罷梁請留公以收後効力以公叔第十
將軍盪羗寨賊兵出沒萌芦川公曰此至在平夏城也
日作樂享將士使之不疑夜出勁兵抗之凡十餘日賊
遁去時賊中号統軍冤名阿理及監軍昧勤都通皆西
界用事桀黠首領也朝廷密詔公圖之解后以收放為

不復逞既而至銀冶關而公適頓兵瓦亭寨遂一夕而
遁適上以傳奏不通密以手語問公而命公訪傳所在
仍許便宜從事詔到而賊已遁公條上其畧上奏覽嗟
賞傳又請以本路兵直據靈州徐堡寨以接聲援上召公
入覲將面議未行而環慶請乘西賊無功而歸氣沮疲
乏之餘際尾擊之詔以涇原之師會于靈州川帥司委
選方騎以往然報到後時公取捷徑由萌芦川廣狹
孤瀾漫抵岱嶺掠靈州川賊携老幼趨靈州時已半夜
火明如晝門不得閉城內外大援往：隨濠塹相枕藉

而死明日俘獲甚衆牛馬橐駝蔽川而下環慶失約我軍勢孤不可以畝命裨將當前公以精騎為殿而還賊果見襲公令少憩食而後行分兵迎戰賊又以數百騎持我于兩脇間以邀中軍公親率兵出其不意賊果不利將依山自保官軍掩其後得脫者總數千騎俘斬几千人而首領居三分之一上即詔公入覲既見上慰諭甚款乃以傳所請盾于公曰傳知其一不知其二得之雖易守之則難若不先削其地弱其勢藩籬完固饋運可以相接而後圖之未見其可上曰卿之言是也遂

名會境上其意則瞰我乘間也公既知即請出兵以所部兵分兩路銜枚以趨用夜半叩其巢穴圍匝二首始大驚曰天兵何自而來又問曰將之者誰曰折安撫曰我父也幸免我死公即以上恩慰諭俘其家屬族部凡三千餘人皆許以不死簿所得約十萬餘計哲宗特御前受俘百官稱賀即日遣中使賜公袍帶兵器及以內庫白銀衣幣為藉拜公面上閣門使沿洲防禦使沿原路兵馬鈐轄繼以賞不稱功再遷東上閣門使其所得地即天都山也有詔就委公經理公以接連一帶秋葺

川南牟会地適熙何秦鳳形勝相控制皆賊牧養要害
处若不乘利势據之異时不能無患遂以秋葦为審南牟
为州詔以寨名臨羌州名南安而以公知州事兼安撫
使在治七年止以所得部族丁壯为用人、皆放死力
以捍边面累遷引進客省使正为和州防禦使進明州
观察使为泾原路副使都提管崇寧三年鍾傳將师泾原
以万人出巡賊出平夏州圍鎮戎分兵掠山外傳不得
歸公以輕騎尋朱危勝界隨賊所向而先奪其險賊意
初欲托石佛峽以制官軍而從兵大掠岡公之出也乃

進公武安軍節度观察畝後烏步軍都虞候賜賚有加
他日再力陳開墾廣土進築要害之利上皆嘉納俄促
公还以摠其事尋有者先城蕭關既与傳議不同而凡
所振应無不鉅銘夏人知之稍点集为脩傳又申前議
而会未可築公批不可傳道其辟客數輩強公曰
国事也师臣將佐義均一体苟情不通則不無膠柱頌
自冒矢石是筭事皆在所志其如势有先後設不審計
則噬臍何及尤歎如师司所议未見其便傳度公不可
回乃從蕭關之後終快反覆而諸將皆覩望傳亟云賊

且至不可不擊師司檄公曰不管不擊意將冒此以伸其灵武之請徑以他將統兵兼晝夜出界賊竟遽襲其後所得不補其失傳沮及劾公為專輒故敗我事乃罷公管軍仍令條具以報公以所得傳節制狀上之朝廷悟即還公旧物而上益知公為可委寄也乃以公為涇原路徑畧安撫使馬步軍都提管知渭州公謂減泊口磨移隘朱龍烏雞三岔減并子皆藩籬之要也遂築五塞以控之自是边面雖濶遠而如在一堂之上矣又展西安州增置定戎塞廣平夏城為懷德安興定戎鹽池

歲得鹽七十万石從始事至成功未嘗調奪而民間不知其役輒更歎駭曰是何神耶兩被手詔褒諭有更其無擾用副子怀之語在鎮二年拜淮康軍節度使又二年公以守邊分事已就序將求解龍少休与安逸未及請而轉運使有以边面既開拓糧餉不能無缺絕請于平夏通峽鎮戎西安四處分置五百万粮草倉場公以所費大難之曰如不得已止可用旧舍屋為用而平夏通峽相距無二十里可省其一俄有詔罷轉運使又借帥司係籍車戶為運又欲以十万斛助熙河之計而以

涇原隨軍中駟橐駝致之公不從疊是數端故造為可慮之謗以申公于是召公還朝除佑神觀使既而所造皆証上疑遂解尋命公對拊諭委曲公泣曰臣老以守邊無狀致煩物議以惑上聽賴陛下終始保全万死何以報上無一語自辨特賜錢叁百萬為京師居第之費俄以甘子煥文除少府監丞少日請歸省故墓有詔許其行明年召還復以公師涇原比入對上尤敦勉公乃辭不可得即以少府丞煥貼直秘閣書寫机宜文字到鎮四月感疾遂告老未報而以十月二十九日薨享年

六十一乃大觀四年也後數日御宝批所奏不許公去位賜灵宝丹二十粒勉以自衛報到上嗟愴不已命本路走馬承受問其家安葬之地及遺表陳乞恩例等公第皇城使可通知岢嵐軍應副葬事即以致和元年二月七日葬公軍之北安仁鄉道生谷我家會領軍墓之西公夫人趙氏繼室王氏梁氏皆先公卒兩男子彥野西梁院便奏鳳路第一副將次彥質朝請即乃直閣君也三女在班殿直朱挺李侁內殿崇班郭浩其婿也孫男宗丞三班奉戒兩女尚幼公平生不妄笑望之若不

可得而親而即之弥温好孝樂善、讀書雖巨藥占卜
無不通貫論議哀、愈叩愈無窮其忠義仁恕不苟而
自信盖天得也為文長于敘事作詩有唐人風俗事親
孝友爱兄弟宗族間一以恩意周旋惟恐失其欢丁由
外艰皆以边制不許終喪而請之每至三四事間即請
持餘服可振不安南班師遂歸營阡隴蔬食序于墓次
永樂之变大夫夫人初不知公徑歸先見其弟乃相与寧
觀仲父早世徃有六喪皆在殯悉奉以葬又官其從弟
嫁其二女雖顯貴奉養不少加不昵声色不飾厨傳以

邀虛譽歸鄉里与親旧握手相尽出入才以四人肩舁
遇輩行間長者必下輟財好施所得賜手必先族人隨
親疎緩急以次而均其尤不能自存者分俸以給保德
陽汚有世遺產諸父既離析而推所得分及公、悉均
入諸分置別業于長安以調孤遺又置義庄于崑崙以
贍近親而為松楸洒掃之奉自始即我未嘗妄戮一人
接物遇下一以誠意所与遊談以長而所去必見思其
罷鎮戎而待命于原川也昔為將而駐扎又嘗攝州事
聞公之來扶携出迎不遠數千里至巷無居人夜則望

公所舍焚香膜拜其所履歷之地皆家画公像而生相
之有至海食必禱者不事权貴不為勢利所奪不自矜
伐有言必踐利害或不同雖在人主前亦必展轉開陳
期感悟奏報往來情不遠已灵武之訖鍾傳至出政府
秘書示公而以語撼公曰奈何捨節錢而就竄遂和更
不從當以報政府公曰所繫甚大非敢有所吝也尋已
言其密奏曰臣只知以忠義事陛下今政府不知臣為
帥臣又務邀近功堅持所見臣迹不安願罷臣边任上
遣中使報公曰我自主張夏人奉國以城為練泉詔公

以一路兵破之公曰衆寡不敵難以奉詔又促公曰若
不行常行軍法將佐亦勉公如詔旨公曰我之首領不
足惜一有不虞辱國為重亦以是報上曰惟陛下幸登
尋語公曰覽御所奏誠如是言又界外衆材植將立保
障或詔公可引兵撲滅公密遣人焚其所聚彼但見烟
焰屬天而不知其所自嘗與人同鎮兵討蕩已回軍而
共事者方至即推其功為先與同僚約為婚姻未定而
同僚死公往哭之呼出其子而定婚每行軍與士卒同
甘苦雖深入賊境露宿不闢壕深遠性命之理視在官

如傳舍于死生禍福略不少界蒂語子弟及武將士必
曰無貪賞生事安門邊隙重貽朝廷之憂又嘗語其子
曰三世為將道家所忌况家世為之耶尔曹當以業如
自勉無以箕裘為累有文集十卷奏議三十卷晚著邊
議十篇未及上而終嗚呼天都又腹心之地也披險隘
而地寬平水草豐美糧餉饒聚所以
敢中國抗者
蓋在于此元豐中之儀在廊延幕下親覩詔旨覩先帝
所以規畫必取之意可謂深矣俄而報者當時不副上
意所在曾不知上与天通畝遺至嗣故公奉行天討不

血刃而取之又復能隨所控扼且城且耕使之略不得
回向而浸尋未歸之地進窺玉闕以還都護之旧矣以
是求當日之中輟難乃在今日也而公上成先志增重
國威天人合符君臣相濟照映今古於是為盛
銘曰天之降材豈無所謂若文若武以時而至乃至乃
神有命承之雖作則規風虎龍雲景彼殘羌遊魂未殄尚竊
吾第間輒鼻吁奮天之威時哉折公推陷恢招所向必
功天子曰咨予肘予臂公曰忠臣捨帝何持高于大蠹
拊有全師就去孰來天子之知何西朔方暨安西府郡

縣可期公胡弗預軫帝之懷漢著是悼維其不止勒銘
有詔

二八二

姑溪居士後集卷第二十終

